

自由叢書

第四種

革命的先驅

陳兆山研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381B

陈礼山藏书

~~160740~~

革
命
的
先
驅



革命的先驅目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 (一) 芝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後的四十年……………一
- (二) 斷頭台上……………九五
- (三) 俄國虛無黨人的故事……………一二七
- (四) 法國無政府黨人的故事……………一四七
- (五) 東京的殉道者……………一六九
- (六) 死囚牢中的六年……………一九九
- (七) 薩珂與凡宰特之死……………二三一
- (八) 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二四三

目 錄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略傳

- (一) 蒲魯東……………二八五
- (二) 巴枯甯……………二九一
- (三) 葛費樂……………二九三
- (四) 德卡……………三〇三
- (五) 梅曉若……………三〇七
- (六) 卻可侶……………三一三
- (七) 非勒……………三二一
- (八) 師復……………三四九
- (九) 克魯泡特金……………三七一
- (十) 紐文許士……………三九九

- (十一) 大杉榮……………四〇三
- (十二) 柴爾凱索夫……………四四九
- (十三) 馬拉特斯塔……………四五七
- (十四) 若克爾……………四五九
- (十五) 愛瑪高德曼……………四六一

革命的先驅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

殉道者的壯劇

(一) 芝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後的四十年

(1) 殉道者的祭壇前

社會的進步是一部殉道的記錄。人類進化的每個時代中都浸透着殉道者的熱血。大刀下，槍彈下，絞繩上，十字架上，斷頭台上，電椅上，在那裏，古今來不知有若干的「好人」已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了。從野蠻的「過去」到所謂文明的「現在」，這其間總是重演着同樣的慘劇。世界上最慘酷的事更沒有勝過人們對於他同類的虐待了。除了大批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屠殺，零碎的剝削而外，還有許多的人被活埋在監獄中，被活埋在「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爲什麼呢？

人類確實是在不斷地進步的，然而人類的大多數却又害怕進步。人類崇拜超時代的先驅者，然而人類又害怕這些先驅者。所以向前進的人們最初總是受着一般人的仇視，而每一次的進步總是受着大多數人的阻礙。（二十世紀的燦爛的文明在前世紀的人們看來何嘗不是妖魔的世界）先加以威嚇，然後，繼之以屠殺。超時代的先驅者中誰能逃出這樣的命運？死了的耶穌受人崇拜，而活着的耶穌總是受人虐待的；這是多麼矛盾的可悲的一件事呵！

我們計算着：這許多年來爲了人類的進步已不知有若干的殉道者流盡了他們的熱血了。他們的血不斷的流，零碎的流，流了無數的年代，現在已積成了一個小小的血海。總有一天這血海中的波浪會衝上岸來，把一切阻礙人類進步的東西衝倒，洗出一個新鮮的世界！

將來到了那一天的時候，自由平等的社會實現的時候，歷史會把我們這些慘苦的年代的故事告訴我們的後代的。他們會來嗤笑他們祖先的愚蠢，然而對於那些爲人類幸福而死的殉道者，他們却是極其感激，極其尊敬的。只有我們的後代才是最好的裁判者！他們會來裁判我們的一切的！

我們，生活在這些慘苦的年代中的我們，將怎樣的被後代裁判呢？這在我們是無從推測的。然而在殉道者的祭壇前，在支加哥慘劇過了四十年後的今日，我們當明白向前進的道路了，我們當明白我們現在所應做的工作了。在我們的後面有黑暗慘痛的「過去」，在我們的前面有光明燦爛的「將來」，難道我們還應該徘徊在泥濘的狹道中麼？殉道者的光榮的一生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今天，在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後四十年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在黑暗的泥濘道中徘徊，我們不應該再在殉道者的祭壇前悲哀。殉道者的身軀雖已在黃土中長埋，而他們的精神却將永遠存在。真理是不死的，正義是不滅的，宣傳真理，爲真理奮鬥的人是

終於會得勝的。記着這個，我們且不顧一切的向前猛進罷！我們是會得着最後的勝利的。

(2) 一件渺小的祭品

偉大的殉道者在你們殉道後四十年的今日，在你們的祭壇前，我們呈獻上這一個渺小的祭品，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了。我們不曾生活在你們殉道的日子，也不能從絞刑台上奪回你們的生命來，我們是你們在遺書中所說的「未出世的孩子」。在我們尚未出世的時候，你們便爲我們的幸福而昂然地走上了絞刑台，我們得着你們遺留下來的這點榮光，而得認識真理和正義，而得生活在光明的理想世界中，不致墜落在黑暗的地獄裏與吃人的畜牲爲伍。我們是被壓迫被虐待的人，在這強權的世界中我們曾被「人」像狗一般地屠殺和囚辱。然而得着了你們遺留下來的這點榮光，我們也能夠鼓起勇氣赤手空拳像獅子一般地去打那些吃人的惡魔了。在我們年幼的時候，我們的父母想激起我們的高貴的感情，常常興奮地向我們說：「孩子，你長大的時候，你要愛真理，愛正義，你要做一個好好的！」然而他們不曾告訴過我們什麼是真理，什麼是正義。從聽了那

樣興奮的話以來，我們也就抱了最大的決心去尋求那比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真理和正義了。不幸在這強權的世界中，對於人們的最可怕的東西再沒有過於真理和正義的！很多年以來，我們受了人們的騙，跑到退後的路，上為強權者和野心家張目；很多年以來我們因為堅持着尋求「真實的」真理和正義，不肯相信那冒牌的東西的緣故，竟被惡魔畜牲屠殺或活埋了。最後由於你們，你們的殉道，我們才得到了我們尋求了一生的寶貴東西，從此我們的冰冷的心中才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我們的殺得死的身軀中才有了殺不死的精神。從此我們真正地知道而且痛愛那真理和正義了！在我們的父母的墳墓前，我們興奮地禱告說：『你們的孩子現在是在愛真理愛正義了！』然而在你們——偉大的殉道者——我們的「永遠的父親」的祭壇前，我們（你們的「未出世的孩子」）將怎樣的禱告呢？假若你們現在還能夠說話，我們相信你們的答覆一定是：『我的孩子，愛真理罷，愛正義罷！』

吃人的畜牲因為不能壓下你們的聲音，他們便來縊殺了牠，因為不能冷卻你們的

熱情，他們便來停止了牠；因為不能收買你們的生命，他們便來殺死了牠。然而結果他們仍縊不住你們的聲音，冷不了你們的熱情，殺不死你們的生命。

現在，四十年後的今日，你們的聲音更是響亮的了，讓我們也來同樣的高叫罷。我們的這件渺小的祭品不僅把你們的聲音很廣地傳與後代，假若你們還有知覺的話，從這裏面你們也可知道你們是怎樣的映在「你們的未出世的孩子」的眼裏，而且也可以聽得見我們的呼聲了。柏爾森司在殉道時叫着「讓民衆的呼聲起來罷。」現在我們是在叫了！

(3) 一八八六年芝加哥的「五一」

一八八六年可算是美國工業界最混亂的時期。在美國，自一八三二年以來，縮短工作時間的運動常發生於各地，直到了一八七八年八小時制才被國會通過。工人出了很大的犧牲爭得來的八小時制的法令，不過是一紙具文，在工廠內並沒有實行。這樣自然會激起了工人心中的怒潮。一八八四年十月美國及加拿大的勞働組合與職工聯盟在

芝加哥開會決定採用直接行動，並議決若到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八小時制尙未實現，則於五月一日這一天舉行總同盟罷工。這一次資產階級總算是屈服了。然而在這一年資本家與勞動者間的鬭爭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激烈，「勞工組合」的會員大都被資本家辭退而失工了。雙方方面都在秣馬厲兵，準備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大大的決鬪一下。在這種黑雲密布，勢將降雨的時候，天空中忽然起了一陣雷聲，霎時風雨大作。這雷聲就是麥可米克工場 (Mc Cormick Harvester Factory) 的工潮。於是勞資間的血戰因此雷聲便開始了。

芝加哥麥可米克工場在這年二月裏無故開除工人一千二百名，因此發生罷工潮，雙方條件相差甚遠，久無解決辦法。被開除的工人於五月二日開會商議對付方法，柏爾森 (A. R. Parsons) 與失瓦伯 (Michel Schwab) 會到會演說。第二日 (五月三日) 搬運木料工人組合又在麥可米克工場附近開會，討論恢復工作的條件。司柏司 (August Sgies) 亦到場演說。在四點鐘時，那些在工場裏私自上工的工人放工出來了，於是

一部份的羣衆便向他們走去，當時有少數人擲了幾塊石子，雙方便發生小的衝突。不久大隊的警察到場，向羣衆開槍。羣衆憑着一股勇氣，赤手空拳地和蠻橫的警察相搏戰，立刻死了六人，傷了無數。自然死者都是羣衆這方面的，那些有槍的「狗」能被赤手的婦女小孩打壞麼？不會的。

(4) 階級戰爭已經開始了！

司柏司目擊着這樣的慘劇，激動到了極點。回到報館裏（他是德文報「勞工新聞」的編輯），用德文和英文寫下了有名的「復仇檄文」，印成傳單散發。「復仇檄文」四個字是排字工人加上去的。司柏司在事前並不知道。

「工人們武裝起來！」

「今天下午你們的主人派遣他們的走狗（警察）殺了你們的六個同胞在麥可米克工場前面了。他們殺了這些可憐的窮人，因為這些人正和你們一樣有勇氣來反抗主人的命令。他們殺了這些人，因為這些人敢於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他們殺了這些人，是

要向你們（自由的美國國民）表示；叫你們必須以他們所給你們的東西爲滿足，否則你們也是要被殺的！

『這許多年來你們已經忍了很大的侮辱了；這許多年來你們已經受了無限的苦痛了；你們作工，把自己的生命也要作盡了；你們挨餓受凍也已很久了；你們的孩子也被工場的大口吞下去了；總之，你們已經做了忠順的可憐的奴隸，而且做了無數的年代了。爲什麼？爲的是要滿足那一般懶惰的強盜似的主人之無厭的貪慾，裝滿他們之無盡的財庫！當你們向他們要求減輕你們的負擔時，他們便派遣他們的走狗來槍斃你們，屠殺你們！』

『假若你們還是一個人，假若你們還承認是那些流了血來爭回你們的自由之你們祖先的子孫，你們便要起來，用你們的全力打倒那正在吸你們的血液的魔鬼！』

『武裝起來，我們請求你們，武裝起來！
你們的弟兄們』

屠殺事件發生的第二日（五月四日）失瓦伯在「勞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論

文，內容是：

『階級戰爭已經開始了！許多工人昨日在麥可米克收刈工場前被槍擊死了！他們的血正在那裏叫喊復仇！現在萬不可遲疑了。一羣如鷹似虎的軍警正要喝我們的血呢！然而工人們並不是一羣任人屠殺的馴獸。白刃臨頭，紅血相報，甯可爲爭自由而死，不可在痛苦中苟且偷生！既是他們以槍炮對待我們，我們也要使他們永遠不能夠安甯。在現在的情形中，我們也應該武裝起來了！昨天晚上正當許多寡婦哭他們已死的丈夫，許多小孩哭他們已經死的父親時，富人們正在他們的高樓大廈裏，舉酒狂歡慶賀勝利呢！婦人們！孩子們！擦乾你們的眼淚；奴隸們！都起來罷！暴動呀！革命呀！』

讀了這篇浸着血淚，燃着憤怒的檄文，誰能不被感動呢？

(5) 草市場羣衆大會

五月四日的上午，又出現了下面的傳單：

『工人們注意！今晚七點三十分鐘在德司勃林與好司台特間的南道爾夫街的草

市場 (Haymarket) 開羣衆大會，抗議昨午警察槍殺我們工人的暴行，並有著名演說者到會演說。

執行委員會』

然而這次大會一直到了這晚八點半鐘才開始。到會的人據當時報紙的記載有一萬餘人，但事實上只有幾千。一輛小貨車做了演講壇。司拍司是第一個演說者。柏爾森司這天早晨剛從星星拿底回來，不知道羣衆大會的事，這晚他和斐爾登等正在警鐘報館開會。司拍司叫人來請他和斐爾登去演說，他和他的妻子小孩等都去了。司拍司演說完畢後，柏爾森司便繼續着演說，其次就是斐爾登的演說。柏爾森司因這時空中黑雲密布，怕要落雨，便帶了他的兩個小孩同他的妻子離開會場了。

這次的大會是很和平而且很有秩序的。支加哥市長哈利生八點半鐘到場，直等到十點鐘才離開。他又到警察局去向警察長幫非爾得說這次會議中不會有軌外的行動，不必去干涉。他後來在審訊的時候，並證明那天晚上並沒有一個演說者暗示着對於任何人施用暴力的，並且沒有看見什麼人帶了武器到場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到會的人衆漸漸的散了，斐爾登已決定在數分鐘後使宣告閉會了。忽然幫非爾得領了一隊帶着手槍的警察共一百八十人跑步到了會場，下令立刻解散這次集會。長官向斐爾登說：『奉伊利諾瓦州政府命令來解散你們。』斐爾登回答說：『我們這次集會是很和平的，』說完便走下講壇。幫非爾得並不再說什麼，轉身就發令開槍。在混戰中，突然從旁邊巷子裏拋來了一個炸彈，落在警察隊裏。立刻死了一個警察，還傷了幾個。於是血戰便開始了。司拍司的兄弟也受了重傷，羣衆中受傷的不計其數。

(6) 畜牲們的亂咬狂吠

芝加哥的政府當局大起恐慌，在草市場事件發生後的第二日（五月五日）這吃人的畜牲們便開始亂咬狂吠了。這天早晨司拍司在勞工新聞報館被捕，失瓦伯和斐爾登也被捕了。失瓦伯那天並未到會。司拍司和斐爾登當炸彈爆發時雖在會場，但和炸彈事件並沒有絲毫關係。「勞工新聞」的排字工人斐失兒（Adolph Fischer）在這天下午被捕了。然而警察還不甘心，且逐日搜索無政府主義者和勞動運動者的住宅，封禁報

館恩格爾 (George Engel) 塞利格爾 (W. Seliger) 林格 (Louis Linde) 也陸續被捕了，他們並未參加草市場大會，但在林格的屋子裏尋出了製造炸彈的藥品及器械來。尼伯的被捕是偶然的。五月五日兩個偵探到「勞工新聞」報館，看見了尼伯便問他，誰是「勞工新聞」的主筆，尼伯回答說：『司拍司和失瓦伯被捕後就由我來負責。』於是他也被捕了。

柏爾森司不知在什麼地方去了，法庭會懸賞五千元來緝拿他，警察局派出許多偵探四處密訪；還有失瓦伯的親戚雪老柏爾特 (R. Schnaubelt) 也沒有被拿着，那些「狗」的嗅覺雖靈敏，也嗅不出一點兒蹤跡來。

(7) 法庭公然受賄

在審訊之前，便開始選擇陪審官。陪審名錄中雖有千餘人，但只有五六個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被召集的人一個個發表他們反對無政府主義及勞動運動的偏見，說他們一定可以判決被告席中那些無辜的人的死罪。那個手定陪審員名單的特別捕役曾宣言：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這些人（指被告）應該絞死。』到後來十二個偏見最深的人便被選出來做陪審官了。

五月二十五日法庭以謀殺警察狄更的罪名提起公訴，控告司拍司，失瓦伯，拍爾森司，斐失兒，斐爾登，恩格爾，林格，尼伯，雪老柏爾特，塞利格爾十人。在六月二十一日這次最卑鄙的審訊便開始了。而且法庭公然受賄。資本家的報紙上開始為十二個陪審員募集款項。三百個領袖資本家所組織的芝加哥公民聯合會也募集了十萬元來報酬法庭，對於警察廳他們也允許在裁判後每年以十萬元作報酬，計五年間他們實際上擔任了四十八萬五千元。

(8) 柏爾森司的自首

六月二十一日法庭開始審訊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自投羅網的人，他愛真理，愛正義勝過於愛他的生命。他明知資本家和政府要喝他的血，吃他的肉，然而他却不怕。他願慷慨激昂而死，不願苟且偷生。這個人便是柏爾森司。

當草市場炸彈爆發時柏爾森可在「則夫廳」裏正立在窗前看外面的景象。他的妻子和一個女同志何爾門斯夫人 (Mrs. Holmes) 離他也不遠。他聽了炸彈的聲音，便跑到他的妻子的身邊，安慰她們說：『不要害怕！』這時槍彈亂飛，很多的人從外面逃進廳來。他們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過了一陣，秩序稍恢復了一點，他們便出去了。他們是預備回家的。在路上何爾門斯夫人對柏爾森說：『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而我知道一定發生了什麼衝突。所有的人都曉得你，他們曉得你在勞働運動中很有勢力。要是我們的同志有了危險，你一定跑不脫的。不管怎樣，至少你應該暫避幾天。我們現在還不能聽隨你去犧牲。而且在這激動的情形之下，我們不曉得他們會拿什麼手段來對付你。』柏爾森說：『我並不以為我應該走開——你果然這樣想麼？』何爾門斯夫人又說：『是的；你暫避幾天並沒有什麼害處；你且暫時到一個較安全的地方去，等到你覺得這裏需要着你的時候，你再來好了。』柏爾森還不以爲然，他和何爾門斯夫人辯論了許久，最後他聽了她的話。他身邊沒有多的錢，一個朋友布朗借了美金五元與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他。於是他便和何爾門斯夫人一起去西北車站；而柏爾森司夫人獨自回家。柏爾森司並不說什麼話。在車站上，他又問何爾門斯夫人一次，她是否真以為他應該離開芝加哥。臨行因為他的妻子在家沒有錢，他把他身邊僅有的錢分了一半，請何爾門斯夫人交與他的妻子。

在六月十八日，柏爾森司夫人突然來到被告律師商議事件的地方，說她的丈夫這時在威斯康辛州的屋開夏（Waukesha）在那裏他是很安全的，但他覺得他是一個無罪的人，他很願意來法庭自首，他問他的妻子和律師們的意見如何。因此她便來和律師們商議。律師中布拉克大佐極力贊成柏爾森司自首，沙羅孟和布拉克同意。發斯脫爾却極端反對，他以為柏爾森司的自首除了把自己犧牲外，並沒有一點別的好處。柴司奈因為不熟悉美國情形，便沒有表示意見。然而柏爾森司夫人却和布拉克同意，贊成她的丈夫的自首。

柏爾森司二十一日早晨八點三十分鐘到芝加哥，下午兩點鐘便到法庭自首了。情

形是這樣的：

在這天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布拉克大佐在法庭門口的石階上踱來踱去，像等候着什麼人似的。幾分鐘後一輛馬車來了。一個女子和兩個男子從裏面下來。布拉克大佐默然的和那一個帶着莊嚴和聰明的面貌的黑髮男子握了手，並且挽着他的手向裏面去了。在旁邊的一個人問道：『和布拉克一起的人是誰？』一個新聞記者說：『我相信這是柏爾森司。』一個偵探連忙插口道：『不會的，我們正在促拿柏爾森司，難道你忘記了麼？』

法庭中所有的眼睛都注視在布拉克和他的同伴身上。突然檢察長格林奈兒驚喜的站了起叫道：『我看見柏爾森司在這屋子裏了。我要求逮捕他。』然而並沒有人聽他的話。布拉克大佐憤怒的昂然的說道：『這個人現在是在我的保護之下，這樣的要求簡直是在侮辱我了。』柏爾森司向裁判官說：『閣下，我來此自首，願和我的同志一同受審。』裁判官的答覆是：『柏爾森司君，你在罪人席中坐下罷。』

柏爾森司於是坐在他的同志們的旁邊。司柏司悲哀的歡迎他的同伴道：『柏爾森

「司，你跑來送死了。」然而柏爾森一點也不悔恨！在幾分鐘後柏爾森自首的消息就傳遍支加哥了。

這天晚上監獄的門關住了他，從此他便不會活着的跑出來呼吸自由的空氣了。

(9) 兒戲的審判

法律本來是資產階級壓迫工人的工具，然而這次的審判連法律兩個字也沒有顧到。從裁判官以至於原告證人，沒有一個人的舉動不是受着金錢的支配。老實說來就是那四十八萬五千元美金在作怪罷了。

塞利格爾是一個社會黨人，他是林格的房東，他兩夫婦都被法庭收買了。他雖是被告之一，然而他並不會到法庭受審，反而他做了政府的證人。捏造出種種事實來誣陷林格。

法庭說雪老柏爾特是擲炸彈者，然而他的蹤跡既無人知道，法庭也無確實的證據。所以七月十五日檢察長格林奈兒在法庭中辯論時，便把那些「罪人」的罪減輕

爲「造成殺害罪」就是說被告的言語在演說中或著作中不知不覺引誘某一個不知姓名的人來殺害警察的性命。他絕對不能把這些被審訊的人和假定的罪聯起來，也不能證明被告認識那個擲炸彈的人，或有影響於他的這種舉動。在法庭中許多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及勞動運動的小冊子、傳單、雜誌和新聞紙都被引來當作判罪的根據。格林奈兒居然明白的說：『無政府在審訊中！』他們現在不是在審訊殺害警察的罪犯，他們要審訊無政府主義！此輩的法官狂妄於此可見。法律本是設來保護資產階級，更何況法官又受了賄賂。在八月二十的早晨一種慘無人道的判詞決定了，除尼伯判爲十五年的徒刑外，其餘七人都被判處死刑。

(10) 感情的判決書

支加哥法庭的法官既受了賄，又受着他們自己的偏見的支配，於是拋棄了正義，違背了良心，對於這些宣傳真理的人判定了這樣殘酷的刑罰。他們的判決書是對於法律的致命傷，很可使人知道法律的功用究竟是什麼。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柏爾森司批評這判決書說：『你們的判決書是感情的判決書，始則由感情的衝動，繼則受感情的包圍，始終不出乎感情的範圍。感情的判決是什麼？就是沒有理性，缺乏辨別的能力，不能認識真理之所在。你們能否認說你們的判決不是偏於保護資本家一方面的嗎？我們是宣傳真理，替工人鳴不平，爲工人爭自由謀幸福的人。支加哥的資本家正要剷除我們，叫你們來判我們的死罪。』

(11) 第一個演說者

照例，判決了死刑後，法庭方面要問被告有無異議，因此在法庭中每一個先驅者都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教訓。這就是我們現在都知道的支加哥八個無政府黨演說。這些演說不僅僅是辯護他們的無罪，而且把草市場會議的始末，實業階級的情形，無政府主義與勞働運動的性質以及他們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原因都表示出來了。被告八個人共演說了三天，從十月七日到九日。

司柏司是第一個在法庭中演說的人。他的演說是極光榮極能動人的。

『我在這法庭中演說，如像一階級的代表向另一階級的代表發言。我現在用五百年前威尼人發利里（Falieri）於同樣的情形中向法庭演說的話來作我這篇演說的開始。發利里是這樣說的：「我的辯護就是對於你們的控告，我的無辜受刑，就是你們的歷史！」我被你們控告爲犯着謀殺的罪，是一個主謀犯或是一個隨從犯。你們根據這個控告便來判我的罪。州政府並不能拿出證據來證明我曾知道那個拋炸彈的人，或者我與拋炸彈這件事有何種關係。假若沒有證據來明示我對於此事應負法律上的責任，那麼，我的判罪與刑罰的執行不過是故意的，惡毒的，仔細思量出來的謀殺。這種不公正的謀殺在宗教史，政治史以及任何種類關於迫害的記載上常常可以尋得着的。……州政府自己造出大部分的證據，並且選擇了一些法官以這些證據來判實我們的罪。在這法庭之前，在這全體旁聽者之前，我控告檢察長格林奈兒和警察長幫非爾得爲兇惡的謀殺犯。』

我們再把他的演說引一節如下：『格林奈兒君說「無政府在審訊中，」假若這是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的殉道的壯劇

實情，先生，好得很，你可以判我的罪罷，因為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我相信一階級掠奪他一階級的勞力而生活的國家是要消滅的！我相信社會組織的這種野蠻的形式及其法定的搶劫與謀殺是已交死運了！今有一個自由的社會自動的結合或博愛的團結來代替牠。可敬的裁判官，你可以處我以任何刑罰，然而却要讓全世界知道一八八六年在伊利諾瓦州有八個人被判死刑，因為他們相信於較好的將來；因為他們未曾失掉那對於自由與正義的最後勝利的信仰！

他最後的結論是：——『這些就是我的理想。牠們構成了我的身體的一部分，我不能脫離牠們，就是能夠，我也不願。假若你以為你能破滅這些分布日廣的觀念，假若你以為你能把我們送到斷頭台來破滅這些觀念，假若你願意再使平民受死刑，因為他們敢於說真理（我叫你指出我們究竟在何處說過謊話），我說，假若死是對於宣傳真理的刑罰，那麼我願昂然地來付那高貴的代價！叫你們的劊子手來罷！雖然蘇格拉底，基督，布魯諾等因宣傳而受死刑，然而真理却是永不消滅的。他們與他的同伴已先我們向着這

條路前進了。我們預備追隨他們！

(12) 無政府是一個夢

失瓦伯說：『我所要說的話並不多。假若我不發一言不會被人誤認爲對於法官此時的舉動胆小的默許，那麼我就會一言不發了。若把在現在審訊中的訴訟叫做「公道」，要算是一種侮辱。他們法官未曾做過「公道」也不能夠作「公道」的事。假若一階級列席陪審來壓制其他不能列席陪審的一階級，這時還要想到「公道」非呆即幻。檢事長說：「無政府在審訊中」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反對暴力，反對獸行，反抗犯罪制度的社會學說。我因爲在報紙上作文和演說而被處死刑！』

他的演說中有一節最沉痛，我們不可不讀的：

『現在的社會制度不是天天在各處殺人麼？兒童們未到作工的年齡，竟被逼着去作工，夭折多少生靈；婦女們因操勞過度而犧牲性命者成千成萬，男子們死於苦工者日有所聞。我却並未見着法律來阻止這些不人道的事。就拿支加哥一個地方來說，數萬工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的殉道的壯劇

人擁擠於不能容膝的黑屋裏，也沒有新鮮的空氣，也沒有日光，小孩們同着父母吃那些連富人們所養的狗所不食的臭物，疫病到處流行，婦女小孩死於污穢堆中者不計其數。然而富人們却住的是高樓大廈；吃的是豐美的飲食；穿的是華麗的衣服，並且還要虜掠些民間少女來彈唱歌舞以供娛樂。像這種情形所謂文明社會不是率獸食人最可怕的社會麼？

失瓦伯又說：『無政府是個夢。但僅僅在現在是如此。這是終久要實現的。理性不管所有的阻礙會生長的。』

他的主張是『革去這一切不人道的弊端，剷除這一般喝人血吸人腦的富人。使土地和一切財產盡歸平民掌握……每日每人只須工作四小時，便可得到充分的需要，享受充分的安慰。其餘的時間用來探討科學，研究藝術。要說無政府主義者是暴徒是很無理由的。這兩個名詞是絕對不同的。我們固然有時也用暴力，然而這正是用來反抗暴力的。以暴力抵抗暴力，這正是我們不得已的自衛方法。』

(13) 突然而死比較那一寸一寸的被殺而死是要光榮些

尼伯的判罪是很奇怪的，他和草市場羣衆大會一點關係都沒有，便是檢事長也找不出反對他的證據。他在法庭上邊坦白的表示他的態度，他承認他是勞働運動的戰士。他的最後的話是：『諸君，我只有的一件憾事，假若判決能夠改變，假若這是可能的話，我請求你把我也絞死，我以為突然而死比較一寸一寸的被殺而死更要光榮些。我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小孩，假若他們知道他們的爸爸死了，他們會來埋葬他的。他們能夠到他的墳墓那邊去，跪倒在他的墳邊，然而他們却不能到監獄裏來看他們的父親——那個無罪而被處刑的父親。我所要說的已盡於此，諸君，我很以不能和其餘的人一同絞殺爲憾！』

(14) 我正要高聲叫你們絞死我罷！

尼伯的演說完畢後，又繼之以斐失兒的演說。斐失兒的演說是當時演說中最短的一篇，所以我把牠完全引在下面。

『先生，你問我爲什麼我不應該被處死刑。我並不要說許多話。我只要說，我反對被

處死刑，因為我並未會犯過罪。我在這屋裏因謀殺罪而受審，因信無政府而被定罪。我抗議我被處死刑，因為你們不能證明我曾犯過謀殺罪。然而，假若因為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我愛自由，平等，博愛的緣故而被處死刑，我就並不抗議。假若死是我們愛自由，愛人類的刑罰，那麼，便坦然的說，我已經供獻了我的生命了；然而我並不是一個殺人的兇手。我雖然是布置草市場大會諸人之一，但我對於擲炸彈事是毫無關係的，也許檢事長格林奈兒對於此事的關係還要比我深些。我承認我會出席於草市場大會，但這大會並不是為着用武力和犯罪的目的而召集的。否，這會議是召集來抗議在麥可米克工場外警察前日所犯的罪惡和暴行的。州法庭的證人瓦勒爾 (Waller) 及其他的人曾在法庭上證明我們在星期一晚上有過一次會議。在這會議中，我們會討論到恰恰在幾點鐘前發生的麥可米克工場事件，我們決定召集一羣衆大會來抗議警察的獸行。現在我只要重述這話就得了。瓦勒爾是這會議的主席，他自己也動議在草市場開大會。而且還是他派我做一個委員，印刷傳單，邀請演說者；我這樣做了，此外並沒別的事。第二天我便

到威列爾與克來因公司 (Wehrer and Klien) 去，印了二萬五千張傳單，又去邀請司柏司到場講演。在傳單的原稿上，有一句「工友們，到會時要武裝起來」這樣的話，我的理由是不願見在那次大會裏像以前發生的事件一樣，工人們無抵抗的被人橫加槍擊。然而當這傳單在印刷時有人送了幾張印好的樣子到「勞工新聞社」來，司柏司同志看見了一張。我向他說要他到會演講。他把那傳單拿與我看，一面說：「斐失爾，要是這些傳單散布出去了，我便不願意演說什麼。」我承認把那一句話取消，司柏司後來便去演說了。我與這大會的關係不過在這點。我是在晚間八點十五分鐘到會的。後來柏爾森司問斷了斐爾登的演說，他站在台上說，快要下雨了，最好遷到柔夫廳 (Zepp's Hall) 去。這時我才離開草市場到柔夫廳，與我同路去的便是此時還在證人席中的一個朋友。我們揀了兩個座位坐下，各人喝了一杯皮酒。我的朋友柏爾森司偕着其他幾個人進來了。過後我在那裏坐了五分鐘，炸彈便爆發了，我完全料想不到會有這一類的事發生，因為，便是州法庭的證人他們自己也承認那晚並沒有人主張要防衛我們自己。召集這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會議的目的，不過是抗議警察的暴行而已。

而且像我以前已經說過的，在這裏法官的判決並不是對於謀殺罪，而是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我覺得我之被處死刑，或將被處死刑，只是因為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緣故，並不是因為我是一個殺人的兇手。我並不會殺過人。我一生從未犯過罪；然而我知道有個人快要犯殺人罪了，這個謀殺的兇犯便是格林奈兒——檢事長格林奈兒。因為他帶來一些一點事都不知道的偽證人。他也明知道這些人的宣誓都是虛偽的；而且假若我果然被處死刑，我便宣告格林奈兒是一個殺人的兇手。然而假若這支配階級以為殺死我們，殺死幾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便能夠毀滅無政府主義，那麼，我要告訴他們，這是大大的錯誤，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愛他的主義勝於他的生命。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是隨時隨地都預備為主義而死的；然而在這次案件中，你們以殺人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而實際我並不是殺人者。你們要知道，縱然你們能把那些相信主義的人殺死，而主義却是永不能被他們殺掉的。人們為着正當的目的而被處刑的事件愈多，那麼，他們理想的實現

愈速。例如這十二位「可尊敬的」陪審法官之不公正與野蠻的判決對於無政府主義的進行反有很大的幫助，比較我們這幾個被判罪的人在三十年中所能完成的還更大些。這判決是對於這國家內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的一個致命的打擊，人民不久也會知道的。我所要說的話已盡於此。總之若我因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因愛自由與人道的緣故而受絞刑，我便並不覺有什麼痛苦，我要高聲叫你們，絞死我罷！」

(15) 我將快樂的死在絞架上

林格在支加哥殉道中算是年紀最輕的一個。他是德國人，生於一八六四年。他於一八八五年秋到支加哥，即住在賽利格爾 (Seliger) 家裏。他是一個木匠，他便加入一個木工組合。他會製造炸彈。他的死刑的判決，是根據着賽利格爾的偽證。賽利格爾本來也是被告之一，但他因為愛惜生命的緣故，竟受了法庭的賄，做了法庭方面的證人，說支加哥市場四日晚上爆發的炸彈是林格做的。本來被告方面有兩個證人可以推翻賽利格爾的證據的，但法官禁止他們出庭。然而就以賽利格爾的話而論，他也只能證明林格

做過炸彈。

賽利格爾自認他沒有錢，曾得了夏克大佐一次一元；一次半元，一次五元的幫助。夏克大佐叫他在法庭說「實話」，又說夏克大佐在他被捕後曾給了他的妻子幾次的錢，大約二十元或二十五元。他的妻子也出庭做證人。爲了三十多元和自己的生命的緣故，便把友人賣却了。

被告方面的辯護士布拉克大佐在法庭上說道：『賽利格爾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在美國很久了。他有三十一歲，林格僅二十一歲，然而大伊立諾瓦州由其合法的代表（指法官）居然賄買了賽利格爾（一個成年的人）和他的妻子（年紀更大些）所訂的條件是假若他們能夠盡力把圈套放在這個小孩子（指林格）的頸項上，他們便能無罪的被釋放出來。呵！諸君！這是對於正義的怎樣一個侮辱呵！』我不知那一般叫做法官的東西，聽見了這樣的話，捫心自問，能不愧煞！

據後來資產階級的報紙所載十二個陪審官中有五個是發狂死的，大概是慚愧過

甚的緣故罷！

林格與司柏司等同被判處死刑，死刑的執行期是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但十日早晨林格即在獄中「自殺」。情形是這樣的。

據說在十一月的初頭，警察在林格的囚室內發現了四個炸彈。在九日的夜裏他坐在囚室內，靠着洋燭的光讀書。爆裂的聲音聽見了，獄卒跑進林格的囚室，看見他的下顎已被炸落了。這究竟是他自殺或是被敵人暗算，他受傷後自己並不會發一言，實在也不能夠說話了。他的短促的一生就是這樣的終局。那賣友的賽利格爾，那叫人賣友的法官從此該可以滿足了罷！

然而在四十年後的今日，賽利格爾以及那些法官的骨頭早在腐朽了，他們的名字將永被人們引為卑鄙齷齪的符號。而林格的精神却永遠存在。芝加哥殉道者墳墓前的紀念碑將與他們的演說同樣的永垂不朽了。

「法官們你們曾以譏諷的眼光批評我在這『自由的美國土地』上要謀一個人

值得享受的生活的努力，你們現在又以同樣的譏諷的態度，在判決了我的死刑後，允許我有發表最後演講的自由。

我接受了你們的允許，來作這最後的演說；但我的目的是要把你們所加於我的不公道，誣蔑，壓迫的舉動盡量的暴露出來。

你們控告我犯着謀殺的罪，而且判了我的死刑；然而你有什麼證據來證明我的罪呢？

第一，你們叫賽利格爾來證明我的罪。他曾幫助過他來製造炸彈，你們又證明我得到了別人的幫助把那些炸彈運到克利布痕路（Avenue Clynburn）五十八號，但是你們縱然得了你們所收買了的「學舌鸚鵡」賽利格爾（他似乎在這事件裏是一個重要人物）的幫助，也還不能證明那些炸彈曾被用到草市場。

你們又叫了兩個化學家來考驗炸彈，然而結果他們也只能說製造草市場炸彈所用的金屬也與我的炸彈所用的相似，你們的陰幹孟（Ingham）先生拚命說那兩種

炸彈不是不一樣的，但是他的話毫無根據。他也不得不承認那兩種炸彈的直徑相差半英寸，雖然他；隱匿了那兩種炸彈壳相差四分之一英寸的事實。你們便根據了這樣的證據來判決我的死罪。

而且，你們並不是爲着謀殺的事來判我的死罪，裁判官在今晨陳述他的「全案要略」時說得很多。州律師格林奈兒更說過許多次，我們之受審並非爲着謀殺罪而是爲着無政府，因此那判決是——因爲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什麼是無政府？

這一個題目我的同志們已經解釋得很明瞭了，也無須我再來解說。他們已很明白的告訴你們，我們的目的甚是甚麼。然而州律師並沒有向你們說。他並不批評無政府的學說，他所批評的，判斷的只是實現這學說的方法，而且就在這一點，他也完全不曾提到，這是警察的獸行使得我們不得不採取那些方法的，格林奈兒所提出的救濟我們困苦的方法，只是職工組織的團結和投票紙，陰幹孟甚至承認六小時制運動的好處。然而事實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却是這樣：我們對於使用投票紙和團結工人力量兩件每一次的努力都遭了你們的摧殘，你們暴露了警察們的禽獸一般的暴行。這便是我爲甚麼要用暴力來和警察的暴力相戰鬥的緣故了。

你們說我蔑視法律和秩序，我不懂得你們的「法律和秩序」等於什麼東西。他們的代表是警察，然而其中就有許多盜賊。夏克大佐在這裏，他自己曾向我承認我的帽子和書在他的辦公室裏被警察們偷去了，這樣的東西便是你們財產權利的防衛者！

那些拘捕我的偵探，他們跑到我屋裏來，和強盜一樣假冒一個住在柏林敦街的木匠的名字羅輪茲（Lorenz）。他們宣誓說只有我一個人在我的房裏，他們簡直在欺騙自己。你們沒有傳克來因夫人（Mrs Klein）到案作證，她那時在我那裏，她可以證明剛纔所說的那些偵探怎樣假冒別人的名字闖進我的房來，她可以證實他們的證據完全是僞證。

我們再說下去。夏克大佐是警察們的長官，他自己也就在說謊。他宣誓說我曾承認

參加星期一晚的大會，其實我明明白白地告訴過他，那晚我在則夫廳（Zepi's Hall）參加木工會議。他又宣誓說我會告訴他，我從莫斯特（按即 John Most 著名無政府黨）的書裏知道了製造炸彈的方法，這也是在說謊。

我們再進一步來說「法律與秩序」的代表中的較高級的。州律師格林奈兒及其同事也犯了妄誓之罪。我說他們是有意犯罪的。我的律師已經舉出例證了，而且我親眼看見格林奈兒在基爾美（Gibber 法庭方面所收買的證人）出庭的八天以前指示與他，那些要他作證來反對的人們的相貌，叫他認清楚。

如我剛纔所述我相信要使我自己和工人同胞獲得人類應該享受的生活，非靠着武力可不。而同時格林奈兒用他們警察和流氓，收買偽證來謀殺七個人，我便是這七個人中的一個。（註）

（註）這時尼伯已判處十五年徒刑，失瓦伯斐爾登的判決尚未減輕。

格林奈兒實在膽小可憐，他在這不許我防衛自己的法庭中來稱我為一個膽小的

人。鄙夫！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聯絡了一羣卑鄙的被人雇用的流氓來把我弄到斷頭臺上去。因為世俗上的道理除了可鄙的自私，享世上的榮華富貴以及賺利的慾求而外，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棍徒藉着別的棍徒的偽證的幫助來謀害七個人。這個棍徒叫我為一個「膽小的人」！然而你們責備我蔑視那樣的「防衛法律者」——那樣言語所形容不出來的妄人！

無政府的意思是不要人壓迫人的強權和統治，然而你們叫這為「擾亂」。無政府是一種制度，彼絕對不贊成需要匪徒和盜賊的服務來防止那你們所謂「擾亂」的那種「秩序」。

裁判官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州律師並不能證明我與擲炸彈的事有何種關係。然而州律師會用手段，會弄筆墨。他說我是一個「同謀犯」。然而他怎樣能證明呢？他斷言國際工人協會是「謀亂的結黨」。我既然是這團體的一個會員，所以他可以把罪名很安

穩的加在我的身上。這真巧妙！以一個州律師的才幹說來，世間不會有難事的。

我不必回顧我和我那些在不幸中的同伴的關係。我的朋友司柏司已解說過我們怎樣認識的了。我可以誠實的坦白的說，我與共同受審的諸同伴的親密程度尚不及我與夏克大佐的親密。

衆人的困苦和資本主義豺狼的肆虐使得我們一起來做運動。不是像分離的個人，而是一羣爲共同目的的工作者。這便是你們所謂的「謀亂的結黨」，因此你們便判定我的罪。

我反對這定罪，我反對這法庭的判詞。我不認得你們的法律，這是許多世紀以來無數斗筭之徒所混雜的湊起來的東西，我也不認得法庭的判詞。我的律師引了同等級法庭的判詞來證明我們應該有更審的權利。州律師便引了更高級法庭的三倍多的判詞來證明相反的一方面。我相信在另一次審判裏假如受審的仍是無政府主義者，縱然有利於被告的判詞引了二十五冊，他們也會找出一百冊的判詞來證明相反的一方面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而且甚至就在這樣的法律一個小學生都會蔑視的法律之下，他們尚不以合法的手段來判我的罪。他們尚要收買偽證來誣陷我！

我明白的告訴你們，我是贊成用武力的。我早已向夏克大佐說過：『假若他們用大砲來對付我們，我們也要用炸彈來對付他們。』

我再說我是今日之「秩序」的敵人，我更盡力的重覆說着，只要我能呼吸一日，我便仍要來攻擊這「秩序」。我再光明磊落的宣言：我是贊成用武力的。我會向夏克大佐說過，而且我預備履行的：『假若你用大炮來打我們，我們也用炸彈來炸你。』你們在笑也，也許你們會想：『你不會再擲炸彈了；』但是我們將使你們確保我會快樂的死在斷頭臺上，我相信那些會聽過我的演說的千萬的人會記着我的話；而且當你們把我們絞死後，你們也記着我的話，他們會來擲炸彈的。我懷着這個希望向你們說：我輕視你們，我輕視你們的秩序，你們的法律，你們用武力支持的權力。絞死我罷！』

(16) 我的意見如是我的希望如是

恩格爾的演說也是極其雄辯的。

他這樣的說：『在一八七二年我離開了德國，因為在那裏我已不能得着每個人應該享有的生活了。我本來是靠着我雙手的勞働來謀我的衣食，然而機器之使用，破壞了我們這一般小手工藝者，使我們的前途異常黑暗。這樣我便不得不攜着家眷來到美國，因為以前許多人都向我稱讚說是美國自由的國土。

我於一八七三年一月八日到費拉得非亞（Philadelphia），當我的脚踏上這土地的時候，我心裏充滿了快樂，我希望而且相信不久我便要在這自由的國家中與自由的人民一同生活了。我決意做一個美國的良好國民，而且慶祝我自己離開了德國來到這光榮的共和國。我相信我過去的歷史可以證明我曾經努力過要做這國裏的一個良好的國民。我來到美國的法庭上，這要算是第一次，而這一次我便被人控告為殺人犯。然而究竟有什麼理由會使我站在這裏？究竟有什麼理由能控告我為一個殺人犯？這是和使我離開德國的理由同樣的工人階級的貧窮的悲慘。

而且在這裏，在這「自由共和國」在這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內，仍有無數的貧民，我們得不到飲食，他們被現社會所遺棄，痛苦憂愁的過了一生。我曾看見人從街角的垃圾堆裏拾些東西來吃，他們每天的食物便是這個。他們藉此來安靜那每天每天蝕耗着他們身體的饑餓。

我又在每天的報紙上讀到許多事實，使我相信在這偉大的「自由國土」內，人們仍不得不餓死。這使我不得不思想，而且起了這個疑問：使現社會發生這樣情形的特別原因，究竟是什麼？從此我對於政治制度更加注意。我的研究結果，使我發現出來在德國所有的社會罪惡，這裏也是一樣有的。這便是爲麼什我要研究社會問題，要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的原因。而且從此我便盡力去研究這種新學說。

在一八七八年我從費拉得非亞來到此地，我極力想改善我的生活情形，我相信在這里謀生活總會較在費拉得非亞容易一些，實在，在那里（費城）我已無法維持生活了。然而在這里，我也是異常失望。我才知道無論在紐約在費拉得非亞，在支加哥，對於貧

民都是一樣的。在我作工的工廠裏，我認識了一個同伴，他告訴我爲什麼工人爲謀生活要經過如許的困難，而且沒有什麼效果。他把那原因指示與我了。他以科學社會主義的邏輯向我解釋說，只要機器原料等，仍然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而且得着國家的保證，那麼，要想着我的兩手的勞働來維持獨立的生活是不可能的；我從前的想法是大大的錯誤。因爲要更進一層地明瞭這些事實，我便以我自己和家屬的勞働所掙來的錢購買了許多社會學的書籍。讀了這些書籍後，我便明白爲什麼在這個富饒的國家內一個工人還不夠安穩地生活下去了。我現在便想用什麼方法來救濟這個。我最初想到投票箱；因爲我常常聽見人說工人用這種方法便可以改善他們的境遇。

我曾以一個好國民那樣的熱心去參加政治活動。然而不久我便知道「自由投票箱」的說法完全是一種神話，我曉得我又受欺騙了。我便得着這樣的意見：只要工人們在經濟上仍爲奴隸，他們在政治上絕對不能自由的。我很清楚勞働階級絕對不能由投票的力量來實現一個保證工作麵包以及幸福生活的社會。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在我對於投票箱的辦法還是信仰的時候，下面的一件事情發露出了，這使我相信在這國家內的政治家是極其腐敗的。我住在第十四區，我也有投票權，在這一區裏社會民主黨異常發達已足危及共和黨與民主黨，於是共和民主兩黨便聯合起來反對社會民主黨。這自然是應有的事，因為他們的利益並不是一致的。然而當社會民主黨的候補人選出來後，他們的勝利的結果，仍被那兩個舊政黨的陰謀所破壞了。投票箱被人偷去了，而且票也被人「改」過了，因此他們無法宣布他們的候補人被選出這回事。工人要在法庭上求得公正的解決，然而結果無效。訴訟的費用共一千五百元，而他們的權利一點也不會爭到。

不久，我又明白政治的腐敗陰謀在社會民主黨裏也是一樣有的。我便退出了社會民主黨，加入當時新組織的國際工人協會。這團體的會員都堅定地相信工人要從資本主義的壓制下解放出來，只有用武力之法，恰如歷史上所講的進步一樣，都是靠武力來實現的。就拿美國的歷史來說罷，第一次殖民地的人獲得他們的自由，也只是靠着武力；

奴隸制之廢除也只是靠着武力，而且因爲那個反對奴隸制的人被迫上了斷頭台，所以我們也必定要像他那樣。在現在替工人說話的人也必要受絞刑。爲什麼呢？因爲管治這個共和國的並不是那些忠於職務的人民。

所謂保衛國家的利益的人——住在華盛頓城的首領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他們是由於人民選舉出來的呢？或是靠着金錢的幫助呢？他們沒有權利來替我們製定律律，因爲他們並不是由人民選出來的。我並不尊重你們美國的法律！

因爲機器的改良遂使許多人陷於失業的困境中，有的人減少了一半作工的時間，這樣便使他們有思索的機會了。他們有空閒的時間，他們思索怎樣才可以改善他們的境遇。那些替他們說話保衛他們利益的書報到了他們的手裏，雖然他們不曾受過良好的教育，但要撮取這些書報中所含的真理，在他們是做得到的。這自然是資本家所不高興的事，但他們也沒法來阻止。我始終相信，在較短的時期內，那極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會明白要脫離多年的束縛，只有由無政府主義的一條路。我們總該記得加爾蘇爾士(Carl

ri Schurz) 差不多距今八年前曾說過：『在這國內並沒有社會主義活動的餘地。』然而今天社會主義便出現於這法庭上了。因此更相信要是這幾年內足以使社會主義成了一般人極其注意的問題，那麼，只要很短的時間便可把牠施諸實行了。

關於我的判決我所要說的話，是我一點也不驚駭；因為那些努力開導他的同胞求他們的進步的人，常常被投入監獄或被處死刑：自古已如是，約翰暴爾 (John Ball) 英國農民暴動的領袖，後被殺。的事件便是這樣。我久已覺察出美國的工人所有的權利，並不比他國工人所有的多一點。檢察長說我們不是美國的國民，我早已是美國的國民了，但我並不會要求過國民的權利，我知道這也沒有什麼分別的。國民也好，不是國民也好——我是一個工人，所以我沒有權利，因此我也不尊重你們的權利和你們的法律，這都是一階級製造出來，而且指揮着來壓制其他一階級的——勞動階級的東西。

我的罪名究竟是什麼呢？

我的目的是要建設一個新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絕對不會有人利用機械的改良獲

得百萬的財產，而大多數的羣衆，却陷在墮落與困苦的深淵裏。既然水和空氣是大家可以自由享用的，那麼，科學家的發明也應該用在大衆的利益上。我們所有的成文法是和自然律相反對的，那些法律把大多數羣衆之自由，生活，以及求幸福的權利都剝奪去了。我的罪名不過如此！

我是一個極富於感情的人，因此不能不和現社會情形宣戰。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應該攻擊那個使幾個人能在數年之間聚集了百萬財產，而同時使千萬的人成了乞丐和游民的惡制度。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人們便起來了，他們努力來創造另一種環境，在這新環境中第一被重視的就是人道，這難道是可驚奇的事麼？這便是社會主義的目的，而爲我所樂意贊助的。

檢事長說無政府在審訊中。

無政府主義在我看來是與社會主義一樣的。我說：不要再相信投票的辦法，只要使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用一切可由你處置的其他手段。因為我們這樣做了，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裏被人審判——因為我們會把正當的路指示與人民。在各處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為此被搜索被迫害了，然而其結果反使無政府主義得到更多的信仰者，而且假若你割斷了我們公開活動的機會，我們就要祕密的做去。假若檢察長以為他絞殺了七個我們的人，又判了一個人十五年的徒刑，便可以把無政府主義剷除淨盡了，那麼，他完全錯誤了。戰略不久便要改變的，一切都在於此。地上的權力絕對沒有能夠消滅工人們製造炸彈的知識的，他們已有這知識了。我希望檢察長格林奈兒和他的幫手富士蒲（Furthmen）不要遇着警察長龍甫（Rumpf）那樣的運命。

假若無政府主義是可剷除淨盡的，那麼，在別的國家內應該早已做到了。然而究竟怎樣呢？

在這國內第一次炸彈爆發的那晚，我正在我自己的家裏。檢察長極力想證實我們的陰謀事件，其實我完全不知道。

誠然這次被審判的同人中有幾個是我所認識的，然而大都與我並不十分熟識，有時在會場中遇見他們或聽他們演說。我也承認我曾在會場裏演說過，我說，要是每個工人都有一個炸彈在他自己的袋裏，那麼，資本制度的末日就會立刻到了。

我的意見如是；我的希望如是；當我發覺資本制度現在情形的弱點，這便成了我的信仰了。

當數百個工人因為礦坑裏的設備不良喪失了他們的生命時，那礦山主還是異常吝嗇，不想修整和善後的辦法，資本家的報紙也不注意到這樣的事。然而當工人們為要求增加幾分錢的工資來維持生活的緣故被人槍殺時，那資本家報紙上的記載是何等滿意和殘酷呵！

政府是專門給權利於特權階級，並沒有什麼權利給工人們的，這樣的東西會有人覺得應該尊敬麼？最近我們還看見一件事實：幾個煤業領袖聯合起來陰謀提高煤的售價，而同時減少已經很少的工人的工資。為什麼法庭不控訴他們的陰謀呢？然而當人們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要求增加工資的時候，政府便派出軍隊來槍殺他們了。

我蔑視這樣的政府，我要同牠宣戰，我蔑視牠的權力，我更看不起警察和偵探。

我所憎恨的，我所要攻擊的不是資本家個人，而是那個給他以許多特權的制度。我的最大願望是工人不久會認識誰是他們的朋友而誰是他們的敵人。

至於我的判決，我知道這是由資本家的勢力而決定的，我一句話也不說。

(17) 我願自由的犧牲了我的生命

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的法庭演說中，以司柏司斐爾登柏爾森司三人的演說最爲雄辯，最能動人。斐爾登在他的演說的開始背誦了一首有名的詩歌，就是弗勒利格拉斯的「革命頌」。

他先辯駁他和草市場的事件沒有一點關係。他指出他們的判罪，僅僅因爲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的緣故。他又說到勞働階級的慘狀。關於他們的判罪，他說：「我們曾因法官以爲我們有罪而受審判，你們也將因他人以爲你們有罪而受審判的。」

斐爾登又以和平的寬大的態度說：

「湯姆生古貝 (T. Cooper) 在他老年的時候，有一天他的友人來拜訪他。一個小女郎，手裏拿着一本有圖畫的書，跑到他的面前，翻開書的前面，指着空白頁，向他說道：「古貝，與我寫點東西在上面罷。」古貝便寫着：

——「愛真理罷，我的孩子，愛真理罷；

擁護真理使牠光明，

牠會使你的青春之晨歡欣；

雖然這需要着你一生的苦痛和鬥爭，

但牠將永遠使你保持着正直和真誠。」

「我有一個孩子，今天他在西邊街的家裏跪在他的母親的旁邊，告訴他的媽媽說，他想他的爸爸回來。對於他，我決定了，當他能鼓勵他的如簧之舌的時候，我要將這美麗的感情教他。假若我因宣傳真理而被判罪，而受絞刑，那麼，最好不必教這個小孩子讀書，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最好不要將這愛護真理的感情教他。假若他們因敢於宣傳他們所認為的真理而受絞刑，那麼，最好把你們的學校一個個剷成平地，不要留一塊石子在地上。」

斐爾登結論道：『今天當秋天的美麗的太陽以撫人的微風接吻每個自由的人的雙頰時，我却站在這裏，我的頭是永遠不能再沐着陽光了。我愛我的同胞與愛我自己一樣，我恨欺騙，我恨虛妄，我恨罪惡。十九世紀犯了殺害他的最好的朋友的罪，他將要悔恨的。但是，如我以前所說，假若我的死刑能夠有點好處，我願自由的犧牲了我的生命。我相信那個時代會來的，那時將有較好的理解與智慧存在。在那不平，罪惡與行賄的山上，我希望真理，正義與公道的太陽，以牠的光亮洗浴出一個解放的世界來。』

(18) 一生最優美的演說

柏爾森司是著名的演說家。他的每篇演說都是極其動人的。在審訊時，七月九日，他在法庭上把五月四日在草市場講演辭重述出來。第二天支加哥太晤士報批評道：『昨天達到了無政府主義者審訊的最高點。失瓦伯，司柏司，柏爾森司等相繼在證人席上對』

着一羣如着魔一般的聽衆，一些驚愕的陪審員，以及驚惶失措的裁判官，敘述他們自身的故事。柏爾森司尤其雄辯，泰然自若。當司柏司退席之後，柏爾森司繼之走上證人席，他的兄長柏將軍在旁聽席中兩眼注視着他。對於法官嚴重的發問，柏爾森司全以安靜謙和的聲調來回答，毫未露出驚惶之色。後來他被要求把在草市場大會中的演辭重述出來，他這樣做了。自此次審訊開始以來，若說陪審員，法庭聽衆等會受着禮遇，那麼他們便受着這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中的主要煽動者的禮遇了。他從衣袋裏取出一束記錄，便開始對着陪審員演說，他的聲調表示出這演說者是在準備一生的最優美的演說。幸而這證人席的椅子是活動椅，能旋轉的。他左手握着記錄，右手隨着身體的轉動，做出各種姿勢。他以低的合度的聲調開始講演，後來反復申說，從雄辯到技巧，從技巧到邏輯，從邏輯到辯駁。」

這可見柏爾森司的演說之能動人了。而這次最後的一篇演說更是優美，更能動人，並且是最長的。他足足演說了八點鐘。十月八日演說兩點鐘，九日演說六點鐘。他把他一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生所從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與勞働運動完全重說了出來。他說，假若他希望那結黨營私公然受賄的裁判官心中還有一點正義與理性的感覺，他便錯了。他的演說以一首著名的勞働歌開始。便是黑爾威的「自由頌」

「世界冷然的叫道：「勞苦呵。祈禱！」

時間是黃金，不要慢慢地去禱告。

在你的房門前，需要的脚步已敏捷地走到；

快快地祈禱罷！因爲時間就是麵包。

你耕種了田，你斫伐了樹，

你修造了屋，你紡織了布，

你收獲的只是一些荒草；

說罷，人呵，究竟你會得着甚麼了？

你日夜不息地穿梭，

你辛辛苦苦地開礦，

你使大地上的珠寶豐饒。

還有酒呵，穀呵，你造出來的已經很夠了。

但誰會爲你預備下了飲食，

誰又會給了你節令時穿的美衣；

誰又會給了你防禦饑饉的良盾，

呵，哪裏又是你的快樂的家庭？

你會創造了周圍的一切，

但所有你的工作，那一樣爲的是你！

呀！你身上帶着重重鐐銬，

這一切都是由於你自己的鑄造。

鐐銬緊緊地鎖住了你的身軀，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鐐銜緊緊地束縛了你精神之飛翼，

你的小孩們的腳上還帶着重重的腳鐐，

看呵，工人們，這就是你勞苦的酬報！

你們拚命地勞働勤苦，

養活了一般懶惰的人物；

你們辛苦地織五色的絲，

可憐呵，只織成了你們自己的困苦。

你們造好了房屋，自己却不能居住，

你們更沒有蔽風雨的住處；

你們爲那些驕傲的人做了精美的鞋，

穿上了鞋，他們便來踏踐你。

呵，人類的蜜蜂呵，

難道豐富的自然所給你的，就只有那做蜜蜂的本領？

看罷！懶惰的雄蜂四處飛翔，

你的蜂刺呢，爲什麼不把他們刺傷？

勞働的人們，起來罷！

你們要知道你們有的是權力，

在你們有力的手腕之命令下，

一切機械的輪轉皆會停止。

當你不願工作的時候，

你的壓迫者會將他的雙手縮回，

當你說：「已經做夠了！」

放下你的鋤頭，你的事業便開始了。

打倒這相連的二重束縛；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破壞那奴囚你的貧窮的鐐銬？

推翻奴隸制的貧窮與殘暴；

呵！麵包是自由，自由就是麵包。

他重要的話是：『無政府是什麼？——我因為牠而被判死刑。政府是專制；政府是

一個壓制的組織，法律（成文法）就是牠的代理者。無政府是反對政府，反對治人者，反

對獨裁者，反對政黨。無政府是否認武力，是廢除社會事務中的一切強權；他是否認人管

治人的權利。所有的事物只要是進化的，便是社會主義的。在現在世界的勞動運動中有

兩種不同的社會主義。一種是無政府主義，主張廢除政府與強權；其他的一種是國家社

會主義，就是政府管治一切。國家社會主義者要以法律的力量來解放工錢勞動者，要以

合法的法令來解放他們。國家社會主義者要求有選擇治理他們的主人的權利。無政府

主義者不要任何種類的治人者，也不要任何種類的製造法律者……無論是一個人壓

制百萬人的政府，或是百萬人壓制一個人的政府，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多數壓制與

反對少數壓制是一樣的。……多數人來指揮少數人，其結果僅使他們自己變成暴虐者；他們成了剝奪者，他們會否認他人的權利。」

後來他又說：「我們以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會上的財產，凡是文明的產物，都是歷代勞工的成績，都應該屬於人類全體，永遠歸大眾享用。」

柏爾森司最後說：「諸君，你們以為使我們上了斷頭台，社會運動便終止了嗎？你們把我絞死以後，社會革命便停止了嗎？呵！恐怕不至於如此罷！隨着你們對於我們的判決而起的便是美國與全世界的人民對於你們的判決，這個最大的判決，自然要揭出你們的不公，替我們伸冤的。」

(19) 悲壯的結婚

當司伯司等在法庭演說的時候，旁聽席中有一位凡冉特女士（Nina Van Zandt）伊是一個大富豪的女兒。伊受了極大的感動，居然願意和那已經被判死刑的司伯司結婚。伊自述道：「我對於這些被告，一個也不認識。當我進旁聽席的時候……我本是帶着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一種好奇心，來看那些愚頑無知，不識法度，將受絞刑的人。誰知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是大爲驚異，那些被告，不但不是愚頑無知的人，而且都是極聰明極勇敢的義士；他們的態度正引起了我的同情……我很願意和被告處在同樣的地位。我對於他們的熱烈的同情，引起了我對於司伯司濃厚的愛情，並且這愛情立刻就變成不可制止的情慾了。」

凡冉特女士在監獄裏訪過司伯司幾次，他倆便訂了婚。但在監獄是不能行結婚禮的。凡冉特向法庭要求，竟遭拒絕。於是司伯司只得請他的兄弟作代表行結婚禮。一八八七年三月五日的「反抗者」（克魯泡特金創辦的）第四十六號上發表的紐約通信說：「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同志能出監獄來與他的勇敢的妻子同享生活的幸福。」然而出監獄的已不是生龍活虎的司伯司，而是他的屍體了。

凡冉特女士當時曾大受社會的攻擊，伊一點也不害怕。伊的答覆是：「我甯願受着這無理性的社會的攻擊，決不願犧牲自己的主張。他們並不懂得真正的愛情是發生於理想的投合與乎痛苦的同情的。而且我最佩服我這些新朋友，因為他們是認識純潔的

愛情的。」

(20) 一個紐約的牧師

在這金錢勢力瀰滿了的美國內，正義人道的名詞早已成了夢幻了。這時候居然有一個紐約的牧師，他聽見了判決的消息，憤怒到了極點。他犧牲了自己的幾千元的俸金來替被告辯護。他的伸冤狀內有一節如下：

『法庭和政府都是保護富人以及無人格者的東西。工人爲謀改善他們的情形起見，開會討論辦法，本無惡意。但警察竟以暴力來解散他們。投炸彈的人也是以自衛爲目的。既然一方面以暴力壓制，他方面也就可以暴力抵抗。以人權而論並非違法的行爲。』

這個牧師叫做彭特可斯特。他的舉動既可證明司伯司等無罪，又可證明正義人道終久不能消滅的。然而全美國的牧師中只有彭特可斯特一人來爲着殉道者辯護，可見那些「假冒爲善」的牧師教徒原是與資本家狼狽爲奸的。

(21)「我願意死」

在聽了被告的勇敢的驕傲的演說後，裁判官加利竟惱羞成怒，於是陪審員的判詞又經他承認了。在十月九日他便向被告宣讀判詞。被告的律師要求再審，又被裁判官駁回。再上控到本州最高法院去，到了一八八七年九月十四又遭最高法院的駁斥。最後上控到合衆國的最高法庭，又被該法庭以無權受理的託詞拒絕了。法律上的手續都用盡了，只有請求州長減刑的一條路可走了。

當被告律師正預備上控到合衆國最高法院時，林格與恩格爾在監獄中寫了下面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九月十五。

『親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

『我知你們，特別是律師豫備向合衆國的最高法庭上訴，我不得不向你們說我是反對這種舉動，我反對向治人階級去要求「正義」！

『朋友們和同志們！我很憤恨這種辦法，難道我們要使人們疑惑工人們竟是如此

愚蠢，還需得那最高法庭（這是合法的暴政，掠奪和資本的最高的化身）再來證實一次這可恥的判決，才能明白那些匪徒們之所謂正義麼……

『假若有人說我相信在我們的死刑執行時美國的人民會真正覺悟的，那麼我要說我完全不是這樣想。而且我還反對那種思想——就是芝加哥的同志們以為他們有盡力援救我們的義務。因為要能夠救出我們，非有大的暴動不行，這不是幾個人的意志所能做成的。所以要責備我們的同志不努力，這太不公道了。我們應該責備全體的工人羣衆。』

『反而我願意死，我堅決的相信我們的犧牲可以促進資本主義的社會早日滅亡，較之我們再在監獄裏住三四年，等候合衆國最高法庭的決定當好過千萬倍。我以為治人階級的這種「正義」對於全世界的自由的害處，比較他們的狂暴的復仇還要利害些。

『這便是我的決定的理由。』

『無政府萬歲！以兄弟般的感情祝福你們。』

魯意林格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林格的意見也就是我的意見。』

恩格爾』

林格是錯了，他以爲治人階級還有一點冒牌的「正義」，其實那一般畜牲連冒牌的正義也沒有的。到了十一月二日合衆國的最高法庭的決定便公布了。

(22) 絞殺資產階級報紙的編輯

法律的手續既用完了，那麼只有要求州長減刑的一條路可走了。於是在州長阿格列斯拜 (R. Oglesby) 的辦公室裏堆滿了從各處來的請求減刑書。各國無產階級也開會抗議。世界上的著名思想家也表示他們對於「法律下的謀殺」的憎恨。著名社會主義的文學家摩理思 (W. Morris) 在寄詩人勃朗林 (R. Browning) 的信裏說：『我請求你在這請求減刑書上簽名，盡你所能夠做到的去救七個人的生命，他們在經過了一次滑稽的審判後便被判處死刑……我不知你究竟會否留意這件事，英國報紙也少有記載。然而請你相信我是一個誠實的人，我說在支加哥勞動者與資本家鬥爭激烈的時期中，他們爲着他們的主義竟代支加哥全體工人犧牲了……』

克魯泡特金寫了一封告美國人書在紐約明星報發表。他說：『假若我們的同志被絞殺了，我們也要求工人來絞殺資產階級報紙的編輯，因為這是他們激起那一羣匪徒來殺害我們的同志的。』

(23) 司柏司願代同志死

一切都完了，只有盼望着州長來減刑了。照例律師請求減刑時被告應該在狀上簽名。然而這七個人都不肯簽名。他們的同志不忍見他們去死，便寫了無數的信要求他們在減刑狀上簽名，他們的家屬也苦求着。著名紐約的無政府主義者尤斯達斯失瓦伯的一封信感動了斐爾登，失瓦伯，司柏司。他說：『要是你們存在，自由也就存在了……』斐爾登，失瓦伯，司柏司三人便在減刑狀上簽了名。同時司柏司等三人連名寄了一封信與州長，柏爾森等四人也各上書州長，他們要求正義，不要求特赦。司柏司又寫了一封信與州長，要求州長保全他的同伴的生命，只把他一個人殺了來平息資產階級的憤怒。他在这封信裏首先解說何以他和斐爾登，失瓦伯三人簽了名，而柏爾森等又不簽名的

原因。最後他說：『我依這國土的習慣請求你阻止這種七重的謀殺，這些人的唯一的罪名不過因為他們是理想家，他們渴望着全人類的較好的將來。假若這法律的謀殺是免不掉的話，那麼我請求你殺了我一個人好了。』然而伊利諾瓦州不僅殺了他，而且把他四個同志也殺了。

(24) 給我以自由否則便給我以死

柏爾森司本來可以不死的。檢事長格林奈兒在控訴完畢時，曾說被告的罪名是有等級的，其次序如下：司柏司林，格斐失兒，恩格爾，斐爾登，柏爾森司，失瓦伯，尼伯，格林奈兒。後來又向人說斐爾登與失瓦伯可望減刑。柏爾森司因為是自首的緣故，本不應處死刑，柏林奈兒也有意開脫他的。但他的八小時的演說，寒了那畜牲的胆，一線的希望也被剷除盡了。

州長也有意減輕柏爾森司的死刑，然而柏爾森司以為「不自由勿甯死。」他寄州長信裏以輕蔑的態度拒絕特赦，他要完全的自由。在「美國人書」的結尾，他引用亨利

(Patrick Henry) 的話：「難道生命竟是如此的寶貴，和平竟是如此的甜蜜，須得用奴隸的鐵鍊來作代價麼？萬能的神呵，阻止牠罷。我不知道別人將走什麼樣的路，然而至於我呢，給我以自由，否則給我以死。」

布拉克大佐記述當時的經過情形道：「……我明白地告訴柏爾森司，只要他肯在減刑狀上簽名，輿論一定會使州長減輕他的刑罰的……」他回答我道：「我知道我若簽名，我的刑罰會被減輕的。前星期日每日新聞的主筆來我囚室談了兩點鐘。他極力勸我簽名，並且說我若這樣做了，他們的報紙一定替我鼓吹。我明白這個。然而我不這樣做。我志已決，我請求你不要再提這件事了。我是無罪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我的無罪。假若我果然被殺了，這因為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因為我是一個謀殺犯；因為我過去的演說和論文，而不是因為我會擲了草市場的炸彈。假若伊利諾瓦州的人民能夠絞殺這一個自投羅網的無罪的人，我也能夠為我的主義而甘願被絞殺。」我聽了這樣的話竟不知要怎樣答覆才好。我覺得我的面上現出了痛苦的表情，柏爾森司的臉突然溫

和了，他又說道：「我告訴你我的真正的祕密，我相信我罷。我有一線希望（固然是很薄弱的）我希望我的態度能夠救出林格、恩格爾和斐失兒來。司柏司、斐爾登、失瓦伯已簽了名，可望不死。然而政府是決意要殺人的。要是我簽名了，我便可不死，但林格、斐失兒、恩格爾三人就沒有活命的希望了。所以我決定與他們處在同樣的命運中。我知道這希望有限得很，在一千分之中只有一分的希望；然而要想救他們，只有這樣的辦法了。其結果，他們怎樣也就怎樣。我是絕對不願和他們離開的。我恐怕結果定是我會同他們一起被絞殺，我已預備好了。」我不能辯駁他的話，而且我也不想。我明白柏爾森司所說的話是真的。我知道只有這種辦法也許可以救活其他的三個人。我也知道結果大概會是他們一起被殺。然而對於這一個人他安靜的去就死而且決意自己犧牲以求忠實於同志，對於他，我沒有話回答了。我握着他的手，注視着他的臉，而且向他說：「你的行動是值得你的。」就離開監獄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見州長時，他問我柏爾森司簽名沒有。我知道他的命意。在星期三（十一月九日）我最後一次和柏爾森司會面時，我還向他

說，就是在現在他肯簽名，他也不致於死，他安然地答覆道：「我不能夠這樣做，我預備忍受一切的命運！」我只得再握了他的手，便走了。我知道有些人讀了我的敘述會明白何以我愛這個人以及他的同志們。他是一個英雄的材料。我不遲疑地說柏爾森是一個英雄。

美國無政府主義者 郎無 (Dyer. Lunn 後來也是一個殉道者) 敘述當時的情形道：「在死刑執行期逼迫了的時候，柏爾森的事便有了希望。他的自首和他的無畏的態度已激起了人們的同情。律師們和許多有名望的人物都要求他在減刑狀上簽名：：我向他說林格等五人中，只有他 (柏爾森) 可望減刑。他懇切地激動地回答說：「然而斐失兒和恩格爾說假若我肯簽名，他們也願意簽名；他們願聽我來決定。你看他們會得死麼？」我說林格斐失兒，恩格爾，司柏司等四人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他於是站了起來以堅決的態度說：「難道從此以後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早晨起床的時候，我願被那種思想來纏着，說我賣却了同志，叫他們徒然的做出胆小的舉動麼？不，我願和他們同死！」

「在他遇害前的兩晚，他的同志們甚至於他的妻子都被拒絕入獄去看他，然而有人去告訴說每日新聞的主筆司頓君要在圖書館內見他。柏爾森司說非司頓君親到囚室裏來，他是不願見的。司頓便跑到囚室來，他是公民聯合會的主要份子，他和柏爾森司談了三點鐘之久，他以和善的態度又以柏爾森司的妻子兒女的名義要求柏爾森司在減刑狀上簽名，以便保全他的生命。柏爾森司早拒絕了。最後柏爾森司被他說得厭煩了，跳起來用手指着他說道：『司頓君，你對於我的命運也應該負責。我被囚在這裏等候星期五的死刑，大部份也是由於你的力量。我來自首，因為我知道我是無罪的人；然而你們報紙上的惡毒的攻擊幫助判定了我們的死刑。我死，我以一顆坦白的無畏的心同死，而你活着，你會感覺得悔恨和恐懼的，因為我的血噴在你的頭上了。我的話已盡於此去罷！』司頓便走了……這便是這樣的一個人，那一羣無恥的匪徒要想把他絞死的。

(25) 爲未出世的孩子而死

就在這晚上司頓走了以後，柏爾森司在監獄中寫了給他的八歲的男孩七歲的女

孩的一封最後的信。

『我的親愛的孩子們：

『當我寫這個字的時候，我已流了無數的眼淚在你們的名字上了。我們永不能再見了。呵！我的親愛的孩子呵，你們的爸爸是怎樣的痛愛你們。我們拿爲愛人而生的事實來表示我們的愛情，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又拿爲愛人而死的事實來證明我們的愛情。至於我的一生以及我的非自然的殘酷的死。你們可以從他人處聽來。你們的父親是自由與幸福的祭壇上之自願的犧牲。我留與你們的遺產是一個誠實的姓名和盡了的責任。你們保存牠，發揮牠罷！對於你們自己要忠實，那麼對於別人也不會虛僞的。你們要勤勉，要刻苦，要快樂。你們的母親呵，她是一個最偉大最高貴的女人。愛她，敬她，服從她罷。我的孩子們，我的寶貝，我求你們在每年我的忌日中讀一遍這封告別的信。你們要想着他，他不僅是爲你們而死，他也是爲那些未出世的孩子而死的。祝福你們，我的愛兒。永別了。

你們的父親阿爾柏特柏爾森司。』

在這信的封面上他叫他們要等到第二年的十一月十一日（他的週年紀念日）才可以拆開來讀。

（26）我的宗教

在寫這封告別信的前六日，柏爾森司會寄了一封與支加哥民報：

『民報記者在本日民報的「人民之聲」一欄裏，一個讀者來信問道：「敢問無政府主義者柏爾森司的宗教是什麼，或者他究竟有無宗教，請答覆以決衆人之爭論。」你的答覆是：「沒有。」』

『關於我的宗教的問題，在我被法律謀殺了以後，一定會引起爭論的，那時我却不能夠來說話了，所以在現在我還活着的時候，我願意來答覆你們的問題，來決定你們的爭論。宗教一個名詞，照現在一般人的使用上看來，只不過表示一種迷信之盲目的信仰，和奸滑的流氓的假面具罷了。』

『假若果然有一個控制宇宙地球以及人類的萬能的上帝，那麼爲什麼那些信奉

「他」的教義的人們居然來擁護人造的政府和人為的法律，而且不惜違背「他」的教義，侮辱「他」的仁慈，用渴血的武器來防衛這人造的政府和人為的法律呢？

「我的宗教——假若這可以說是宗教的話——就是正當的生，正當的死；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道。而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兒戲，欺騙和圈套。」

(27)「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當殉道者在監獄中等候死刑的時候，全世界的工人也在外面表示他們的憤怒了。
紐約職工聯合的宣言在無數的抗議書中要算是最沈痛的了。

這篇宣言裏有一節：『爲什麼法庭要判定這些忠實的人的死刑呢？——因爲他們敢於使用美國憲法所定的自由的權利。除了這個罪名而外，他們是一點罪名也沒有的。雖裁判官等的誣告以及被賄買來的證人的證據也不能證明出其他的罪來。而且你，美國的人民呵，法庭假借了你們的名義要來殺這些人的。你們能夠聽隨人假借你們的名義來犯這樣可恥的謀殺麼？不，千萬個不，你們快起來使你們的抗議成爲有力的呼聲。你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們不要相信人道之敵的話，把「無政府」當成怪物那樣。「無政府」並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野蠻的鬥爭，牠是人類之博愛的和諧。這是廢止游惰階級對於工人的掠奪，這是廢止專制的暴政；這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無政府——這是人道，這是自由，這是正義。」

宣言的結尾是：『他們要實行恐怖主義了。他們要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了。好罷，他們的恐怖只有用赤血來壓止的。布魯塔斯（BRETTUS 刺殺羅馬大將該撒者）難道還在甜睡麼？對於我們，「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不再是無意義的語句了。』

（28）我何幸而得爲主義犧牲

斐失兒在死刑前六日也寫了一封訣別的信與約翰莫斯特（John Most 著名德國無政府主義者）

『親愛的朋友約翰

『因爲我們只有六天可活了，我願意和你告別。你從新聞紙上當知道我們中有四個人是不肯在減刑狀上簽名的。就是說我們要自由，不然就要死。政府既不能給我們以

自由，那麼我們只有死了。

「約翰，你知道我—想起我的妻子和三個小孩，我的心便強健起來了，我連一點妄念也沒有。社會革命需要着促進的力量，而我們的高貴的主義「無政府」也需要着殉道者。我何幸而得爲我們高貴的主義犧牲了生命！」

「那些可憐的農民應君主之命作了專制的祭壇上的犧牲，難道我們爭真正自由的戰士便不應該爲了我們的偉大的高貴的主義而犧牲生命麼？」

「那些不忠實於主義的胆小的人連爲主義燒灼一根手指的勇氣也沒有。難道我們要學他們麼？我們應該指示與我們的敵人看，無政府主義者是能夠爲主義而死的。我對於我的主義是忠實的，我以我的死來證明。——因此，我就向你告別了。」

「望你仍然像從前那樣忠實於我們的主義，而且不管怎樣困難，仍望你永遠高豎着我們的旗幟。」

「我希望你能活着直到那大戰鬥的日子。呵，我也很願意我自己也在這次戰鬥中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身死在我們旗幟之下。然而這不能夠。我已堅強的決定像一個先驅者的樣子而死，像這次大戰的先鋒的樣子而死。那麼——永別了。

『社會革命萬歲！無政府萬歲！』

阿道爾夫 斐失兒

『問候各同志及各朋友，請你幫助我的家庭，使我的妻兒不致餓死，我的孩子能受教育便夠了。』

斐失兒再及』

(29) 林格有母

林格在死囚牢中拒絕在減刑狀上簽名的時候，他的母親寫信給他說：

『你知道，我也是這樣的。我爲着你，你的妹妹以及我自己的麵包已苦鬥了一生了。你在生我以有你這個兒子而驕傲，你死後我也是以有你這個兒子而驕傲的。雖然我是一個女人，我也願意像你那樣做；假若我是一個男子呵？』

林格的孀母沒有兒子，她平日很愛林格。這時他也寫信給他道：『親愛的魯意：不管你遇着怎樣的命運——卽便是最壞的——千萬不要在這苦痛的情境中露出一點懦

弱的樣子來！

這樣的一個兒子是值得有這樣的一個母親的！林格真正可說是有母了。

(30) 這是一個人一個英雄

『這是一個人，一個英雄』四十年前出版的「反抗」週刊上用了這樣的標題來描寫林格的死，這是不錯的。

林格是在監獄中自殺的，時間是十一月十日的早晨，是在州長的決定還未公布，斐爾登的死刑還未減輕的時候。林格的自殺是必然的，因為像他那樣性質的人絕對不能被人像豬狗一般的絞殺。柏爾森司等是偉大的，然而林格是勇敢的。他絕對不能被絞殺的。

他在囚室內竟能神不知鬼不覺的製造起炸彈來。他的囚室有兩個炸彈：一個是圓的，還有一個，這是在煤氣管裏面裝滿了炸藥和鐵屑，管頭是蓋着的，只要激烈的撞擊一下，至少監獄的大部分是要被掃去的，幾個殉道者自然會同歸於盡了。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然而六日的晚上恩格爾服毒自殺，未成。據他自己說他的妻子很早便把雅牙烟拿進來了。不幸這事被獄卒發覺，立刻帶進醫生來把嘔吐的藥灌進他的口裏又強迫他在天井中走了兩小時。居然把他救回來了。然而在六日之後人們又把他送上絞首台去。

恩格爾的失敗影響了林格的工作。他的囚室第二天便被搜查，炸彈的祕密也被發現了。然而林格是不肯屈服的。同天他又寫信痛罵他的敵人，說他不肯被他們絞死。獄卒又來檢查他的囚室，一無所得。

十日的早晨獄卒站在林格的囚室門口看見林格燃火柴吸烟。突然炸彈爆發，林格倒在地上，他的下顎完全被炸脫了。血不住的流，經過五點鐘的苦痛後，他便死去了。

資產階級究竟不會絞殺了林格。雖然這樣的死比那十幾分鐘的絞刑更苦痛些，然而林格究竟完成了他的性格的一致，就在死的時候他也寒了資產階級的胆了。

(31) 愛正義恨罪惡的斐爾登與失瓦伯

就在林格自殺的那一天，伊立諾瓦州州長的決定公布了。斐爾登與失瓦伯的死刑減

爲無期徒刑。斐爾登失瓦伯的減刑是在一般人意料中的事。因爲資產階級要顧全一點面子，要表示一點他們的仁慈心而且要敷衍那從四面八方來的無數的抗議，他們便不得不保全一兩個被告的生命。斐爾登失瓦伯兩個人的罪名最輕，自然可望保全。

十一月八日裁判官加利在致州長的一封長信中曾批評斐爾登道：『這個人的天性中含得有一種寶愛正義和憎恨罪惡的性質。在他的私人生活中，他又是誠實的，勤勉的，和平的人。他在法庭中的演說又是很和平而且合度的。他以後的言語及行動又是無可指責的。我們並沒有證據證明他和草市場的炸彈事件有一點關係。總之與其說他是一個以演說或文章來引人犯暴行的罪人，不如說他是一個誤入迷途的熱心家。』

格林奈兒在這封信的後面又增加道：『因爲要表示我贊成裁判官加利的陳述，我願意在此加上我的意見，我說失瓦伯也和斐爾登一樣，他在審訊中的行動他在法庭的演說都是很合度而且可讚美的，對於法律亦無不合。我相信失瓦伯是一個溫順的人，是一個較強的意志和那些更好奸滑的人的柔弱的工具。』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這樣在十一月十日斐爾登與失瓦伯的死刑便被州長減輕爲無期徒刑了。斐爾登與失瓦伯聽見了這個消息，臉上頓現出苦痛之色，他們說，他們願意突然而死，不願慢性的被殺。

假若裁判官和檢察長的話是真的，斐爾登是愛正義恨罪惡的人，又是誠實的勤勉的和平的人；失瓦伯是一個溫和的人。他們的演說既是合度的，那麼他們一點罪也沒有。然而就是這同樣的法官借着同樣的法律的名義把這兩個無罪的好人判定了死刑，又由州長出來把他們的死刑減爲終身監禁。

從此還有人肯相信那恨正義愛罪惡的法律麼？

(32) 臨刑的前夕

州長的決定是在十日午後公布的，這時一切的希望都斷絕了。殉道者的家屬及同志們的悲哀自不必說。而殉道者自己却是泰然自若的。斐失兒和恩格爾一點表示也沒有，柏爾森司微笑着，司柏司痛罵那些吃人的畜牲。

恩格爾在這天晚上，盡力向獄卒宣傳無政府主義，有人問他：『你真完全不怕死麼？』他的回答是：『你看我罷！』斐失兒很悔恨不能像林格那樣的死，而讓資產階級來殺他。司柏司見着牧師，牧師說：『我來爲你禱告。』司柏司昂然的答道：『你應該爲你自己禱告，你比較我更應該需要懺悔的。』司柏司拒絕了牧師，便來寫信。在這天晚上他向守着他的兩個獄卒演說無政府主義，和社會革命的眞諦，以及法庭的欺騙。

柏爾森司在這晚上是很快樂的，他和管獄談了三點鐘。最初談社會主義，談無政府，又談草市場事件，後來談到他的妻子和兒女，談到最後，他竟悲哀起來了。他說他的妻子是一個勇敢的婦人，一個忠實的妻子，一個良善的母親。他又唱了許多首的歌。當他唱的時候，他的同志們在鄰近的囚室裏躺在床上用肘支着頭靜靜的聽着。直到三點鐘柏爾森司才安睡。在天井中人們正在築絞刑台，聲音很響亮，殉道者聽見了，並不會現出苦痛的樣子。獄吏勸柏爾森司早點安睡，柏爾森司滑稽的答道：『聽見這築絞刑台的音樂，人怎麼能睡覺呢？』

(33) 最後的一日

在臨刑的那一天，殉道者起得很早。每人都接到很多的電報，他們也發了些回信出去。恩格爾和牧師討論神學，就在最後的幾點鐘內，他還攻擊那一般假冒爲善的教徒。牧師又去找司柏司，然而司柏司一面吸煙一面寫信，並不睬他。斐失兒和獄卒談到他的家鄉和他的兒時的情形。斐失兒又唱馬賽歌，他的同志們也唱革命歌和之。柏爾森和獄吏布南奈德說：『我一生常爲同胞謀幸福。我和一顆清白的心同死。我是爲他人的幸福而死的。』他又向人說他的妻子是一個有「獅心」的女人。有人勸他喝一點刺激性的東西，他拒絕道：『我願清醒的死！』

司柏司在赴絞刑台以前接到一封信，他讀後沈思了半晌。柏爾森司接到四個電報。第一個是他的哥發的：

『親愛的阿爾柏特：今晚有一羣的天使以憐憫的眼光注視着人對於人殘酷的慘劇。現在全歐美有數百萬的心在爲着這幾個「爲人道而死的人」悲痛了。我

以你的高貴，你的剛毅，你的遺傳的英雄氣概而自豪。

你的哥哥十一月十日自紐約發』

接到了第一個電報，柏爾森司把一方紅色的絲帕送與他的哥哥。

第二個——『柏爾森司：不要告別，但爲弟兄們歡呼。從絞刑台上，隊伍的出發快要開始了。我預備來聽鑼鑼的鼓響。』J. T.十一月十日自波士頓發』

第三個——『柏爾森司：光榮的殉道者，爲着社會的進步的緣故勇敢的就死！

C. R. D. 十一月十日自聖路易發』

第四個——『勇敢的柏爾森司：你的名字將長存於世界，不久人們便要問：「阿格列斯拜是什麼人？」了。四公民十一月十一日自舊金山發』

柏爾森司讀了第四個電報後，就在這個電報的背面用鉛筆寫着：「柏爾森司，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便交與獄吏布南奈德說：『我送給你一件紀念品。』

一個獄吏勸柏爾森司喝一杯酒。柏爾森司拒絕道：『謝謝你。我願意喝一杯咖啡。』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杯咖啡和一碗餅乾送來了。他喝了咖啡吃了幾塊餅乾，便向獄吏說：『我覺得什麼都對了。讓我們來弄完那件事罷。』

十一點鐘五十分執行官到獄中來了。四個殉道者穿上了白色的屍衣，便被引到絞首台上去，從當時所留下的許多照片上我們可知道從囚室到絞首台時，司柏司在前，其次是斐失兒，再其次是恩格爾，最後是柏爾森司。

由囚室中出發時，斐失兒向斐爾登和失瓦伯叫道：『失瓦伯兄弟，我們去了，願你能早日出獄，得享幸福的生活。』『別了，散姆』（即散姆爾，斐爾登的縮稱，表示親密的意思。）司柏司和恩格爾也高叫：『散姆，永別了。』失瓦伯站在他的囚室門前，臉緊靠着鐵格子。眼淚流過他的雙頰，流到他的濃密的長髯裏去了。

斐爾登站在囚室裏望着，嘆息道：『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他眼見着他的同志們走向絞刑台上去，他半昏迷的轉過身子，跪在他的床邊，頭放在床褥上，一陣痙攣的悲咽使得他的身子戰慄起來。獄卒走了過來，他才慢慢的止着悲哀。忽然一陣悲感侵襲了

他，這一個強壯的大人竟痛哭得像一個小孩子似的。

(34) 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

站在絞首台上，四個殉道者直立着，一點也不動，讓執行官布置。一切都布置好，只等候執行官發命令了。於是司柏司開口說道：『我們在墳墓中的沉默比我們今天被你縊殺的聲音更有力量的時候快要到了！』

斐失兒叫道：『無政府萬歲！』

恩格爾叫道：『無政府萬歲！』

斐失兒：——『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

柏爾森司極其安靜。當他的脚踏上絞首台的時候，他的形容完全變了。他的精神不再是他的身體的一部份了。在這四個殉道者中只有柏爾森司是一個美國人。他好像要使他臨死的態度給與所有將來的人們以一個重大的影響，使後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殉道者。一個資產階級的報紙批評他說：『全美國的著名悲劇家在戲台上所表演的犧牲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自己的英雄，也不及柏爾森那樣有聲有色。』他的雙眼向上望，注視着遠處。他的態度異常泰然自若。那奇醜的屍衣上的每條摺痕反而使人覺得他的態度更爲明顯。——這便是那幅絞首台全景的圖畫中最能動人的景象了。他直立着以責備的和誠懇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們。他說：『美國人，許我說話麼？』執行官馬會，讓我來說話！讓民衆的呼聲起來罷！——』這時執行官發了行刑的號令，於是在十幾分鐘後，支加哥的殉道者便荷着充滿天地的榮光而長逝了。以這種至仁至勇的態度而就死刑的，古今來究竟會有幾人！

(35) 最後的兩封信

『親愛的同志郎無：午前八點鐘，獄卒來醒了我。我洗了臉，喝了咖啡。醫生問我要服興奮劑否。我拒絕了。親愛的同志恩格爾，斐失兒，司柏司以堅決的聲音招呼我。

『請你去見執行官馬會，索取我的信件及書報等。並請你把我的著作，「無政府主義：其哲學及其科學之基礎」整理出版。

『八點鐘以後——親愛的同志呵，定命的時候快來了。魔王昨晚在建造他的寶座——

！我的絞首台。那鋸子鐵錘的聲音（音樂）使我很久不能入睡。這便是文明！馬會告訴我，說魔王要藏起我的屍體，然而他不答應，他剛才請我把我的妻子的地址告訴他，以便把我的遺骸送去。好，大量的魔王別了！社會革命萬歲！問候所有的同志。

柏爾森司。

『伊立諾瓦州苦克縣執行官馬會君：我請求你將我的遺骸交與我的妻子魯西柏爾森司，寓密爾何基路七百八十五號。』

柏爾森司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午前九點十分，

『觀此可知道那般魔王的用心了。支加哥公民聯合會叫馬會將殉道者的遺骸藏起，馬會不聽。他因此叫殉道者各人寫了一封請託書，表示他們願將遺骸交與家屬。然後他把請託書交與担任葬事的人，叫這些人在監獄外面等着，防備盜屍的事。這兩封遺書已足表示出資產階級的兇狠了。』

不僅如是！柏爾森司夫人這一天早晨同着何爾門斯夫人帶了她的兩個小孩到監獄裏去和她的丈夫作最後的訣別，並叫小孩子來見他們父親的最後一面。她不但不能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進去，而且被警察拘捕了。她的孩子和何爾門斯夫人被關在警察署裏且被搜查，直到三點鐘才被釋放出來。這時已是死刑執行過後的三小時了。

(36) 柏爾森司的遺著

「無政府主義其哲學及其科學之基礎」是柏爾森司在臨死前三十日開始寫的一部書。在這裏面他不僅敘述他的思想，並且把他最後的生活以及他對於快來的死刑的感想都詳細寫出來了。這部書的題詞是：

「當人民在專制之前靜默着的時候，他們的冷淡便是他們死期的預兆。」

在這書中他說：「無政府主義的哲學可用一個字來包括，這個字就是自由。」

(37) 最後的休息地方

十一月十四日舉行殉道者的葬禮，送葬的人不計其數。除了五個殉道者的靈襖外，有幾千部的馬車，裏面坐的盡是死者的家屬，親友和同志們。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幾部馬車，便是死者家屬的車子。第一部車裏坐着兩個穿黑衣的女人：一個是白髮的老婦，她在

這幾天之中竟長大了十多歲。這就是司拍司的母親。靠着她而且握着她的手的是一個美麗的青年女郎，眼裏還留着晶瑩的淚珠。這便是司拍司在判了死刑後結婚的妻子凡冉特·恩份爾夫人和她的十九歲的女兒同林格的未婚妻蜜勒爾女士 (*Edna Miller*) 坐一部車。斐失兒夫人和失瓦伯夫人坐一部車。柏爾森司夫人帶了她的兩個小孩坐一部車……放靈槨的車子經過的每條街滿街都是行人。行人的帽子一概脫下來了，他們並且表示誠懇的敬意。『他們不知道這個，但他們多少覺得他們是在偉大的死者之前，那些人是死得極其高尚的。』

到了墓地，因為送葬的人太多，已把草地踏出了一條平路。在墳前有六個人用英文及德文演說，最動人的要算是布拉克的一篇演說。『從此在各處所贈的花圈堆積的花山下面，在無數悲哀的親屬和同志的面前，我們的親愛的同志便安靜的睡在他們最後休息的地方——德司勃林河畔了。』

送葬的十五萬工人在殉道者的墳墓前立了一塊巍峨的紀念碑，石座上刻着：『我

們在墳墓中的沉默比我們被你們殺死的聲音更有力量的時候快到了。」

(38) 劫獄計劃的失敗

法律下的大謀殺完成了，五個最好的人在絞刑台上死了。資產階級的快樂是言語所不能形容出來的，勞働階級的憤怒和悲哀也不是言語所能形容出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呢？他們並不是在旁邊坐視着同志們的被害，他們也會想法援救那些殉道者來。

在殉道者的刑期逼近了的時候，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帶着武器到芝加哥來的共有數百人，他們預備劫獄，然而監獄外有數千名軍警在守衛，他們衝不進去。同時芝加哥較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每人都受着三四個警察的監視。在十月內報紙上便登載出無政府主義者武裝劫獄的計劃了。報紙上並載出其中最活動的三十八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他們的身後都有偵探追隨着，所以他們的一舉一動警察署都會接着報告的。

最後警察當局竟採用英國政府在利物浦對待愛爾蘭革命黨的辦法，派三個全付武裝的警察監視着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執行死刑的前幾天芝加哥完全在特別戒嚴的

狀態中。這樣劫獄的計劃自然會失敗了。

(39) 陰謀的發現

六年的長時間在痛苦中過去了。一八九三年正月阿爾結爾德 (J. P. Allgeld) 被選舉為伊立諾瓦州州長，殉道者的友人們請求他重查這個案件。阿爾結爾德精細的把全案卷宗檢閱一遍，發現了真相。他在六月二十六日發出理由書宣告法官受賄枉法，並替殉道者洗去一切的罪名，說警察攻擊草市場羣衆大會的舉動是一種罪惡。斐爾登 失瓦伯，尼伯也立刻被釋出來了。

阿爾結爾德的理由書很長，最後的一節是：

『全案的事實只能表示草市場炸彈的爆發是個人復仇的舉動。原告方面並不能證明擲炸彈的人是誰，而且也沒有確實的證據證明擲炸彈者曾聽過被告的演說或讀過被告的論文；因此便不能證明擲炸彈者是受着被告的勸告才來擲炸彈的。既然他不曾受着被告的勸告，那麼被告便是完全無罪；即裁判官加利引證的法款也不證明他們

是有罪的。』

在最後敘述裁判官兇狠殘酷的事實中，有一節是：『最近裁判官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雖然事情已過了六年，這篇文章裏仍含有毒意。他把在六年前審判完結後一個激動的婦人寫與一家報紙的信轉錄出來，並且極力攻擊這婦人，想引起人們的偏見來反對死者與生者。不僅如是，在此文中他還極力攻擊某被告律師（指布拉克譯者）因為在五個被告的屍體下葬時，那個律師曾在被告的墳前演說讚揚他們，他相信他們是無罪的。這種兇狠殘酷是為有史以來所未見的。他絞殺了被告尚不夠，在他們死後他還要來侮辱他們。』

從此在警察，法官，資本家和政府所犯的罪惡上又添上了這一次最兇狠最卑鄙的罪惡了。這不過是「法律與秩序」的最無恥的陰謀已發覺了的一件而已，然而就只這一件，已經可以把支加哥（全美國）警察的蠻橫，法官的腐敗和殘酷的裁判官加利的罪惡顯露於世界了。

(40) 致後死者

在四十年後的今天生存着的也沒有理由再來哀悼這些死者。我們已經哭得夠多了，然而誰曾見過我們的一滴淚來，誰又曾聽過我們的一聲哭來！假若我們的呼聲不能成爲一種力量，難道我們哭到天搖地撼，就會把已死的人哭得回來麼？可憐的後死者們！假若你覺得你的眼淚是流出來了，那麼來聽柏爾森司的最後的話：

『到我的墓前不要帶來你們的悲傷，

也不要帶來眼淚和悽惶，

更不要帶來憎恨和恐慌！

當我的嘴唇已經啞了時，

我不願你們這樣的來到我的墓場。

.....

『不要用你們的憐憫來侮辱我的死灰，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要知道你們還留存在這荒涼的都城，

你們還要忍受着絕大的慘痛和苦辛。

只有我，只有我應該來憐憫你們！

.....

四十年前德國無政府主義奈柴爾 (R. Reitzel) 在殉道者墓前說的話是不錯的。他的演說的結尾是：

『我們沒有理由來哀悼死者，他們是死得極其勇敢的。而且像十字架曾是愛的象徵一樣，十九世紀的絞刑台也就是自由的象徵了。但是我們應該來哀悼我們自己，為我們自己的羞恥悲，為我們的懦弱悲，為我們的遲疑寡斷悲。』

我們離開這些墳墓時，大家記着赫爾威的話：

「我們已經愛的夠多了，

讓我們開始來憎恨罷！」

兩年前我曾在民鐘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支加哥的慘劇」後來又經美洲平社印爲小冊。那篇文章的材料是從一本英文小冊及一本法文小冊的譯文來的。不幸，英文小冊既不完全，法文小冊原本又錯得一塌糊塗，譯文更是錯上加錯，所以我的文章也免不掉錯誤了。現在乘殉道者四十年祭紀念的時機，寫出這一篇改正的文章來。一面紀念先烈，一面懺悔自己的罪過。

凡讀過支加哥慘劇的人，我希望他們來讀這篇文章。這次的主要參考書是：柏爾森司傳；郎無的「一八八六年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審判記」；拉密斯的「支加哥殉道者」；自由社的小冊「支加哥殉道者」；伊立諾瓦州法學雜誌二十一卷三號的「無政府主義者案的回憶」（柴司奈著）；四十年前反抗週刊的支加哥殉道者特號等等。

芾甘著

此
页
空
白

(二) 斷頭台上

(1) 斷頭台上

一八九二年在丕芝波格刺殺美國資本家福利克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柏克曼後來在他的「獄中記」內這樣的寫着：

『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除了把他的生命拿來爲着人民的犧牲而外，更無其他的目的。』

『他是人類的戰士，他把他的生命供獻與人民，幫助人民鬥爭。他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來使「自由的勝利」早日實現。他的生命是屬於人民的，當他人受苦的時候，他沒有來生活與享樂的權利。』

柏克曼雖然不會在斷頭台上供獻了他的生命，但却也被活埋在「人間地獄」內整整過了十四年，受盡了無限的苦痛。這幾句話是他的極誠懇的呼聲，我們誰能不爲之

感動呢？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俄國青年革命黨人恰是這樣：

「熱心於改革事業的青年的眼前，自然會顯現出那些苦於饑餓疲於勞働尙不能立足的農民，以及那葡萄於階級的特權之下受着束縛和虐待的奴隸們的面影了。他們見着那無數無慰安無休息無快樂的死於勞働的人們的苦痛，便不得不拔劍而起。他們現在得到了對於「應當怎樣做呢？」這個問題的解答。他們所下的斷案即是要建設平和的理想鄉，不得不靠着刀劍的力量。青年們以火一般的熱誠，高唱着自由的福音，謳歌着勞働階級的救濟。」

「這些青年抱着不屈不撓的決心，拋錦衣，棄玉食，身着襤褸的衣服，足穿木皮的舊鞋，離開了生身的故鄉，辭別了慈愛的父母，走上了農民遊說的旅途，一路去宣傳他們的主義。或入山間的僻地和樵夫獵人共談大義，或到田畔風暖之地與農民爲伍，把鋤推犁，共嘗甘苦，在偷閑吸烟的一瞬間，把社會的同胞主義的福音傳與農民。」

「他們的意志比鐵石還要堅固。什麼死刑的宣告，什麼西伯利亞的流罪，在他們看來是毫不足畏的。」

「他們恰如初世紀的耶蘇的使徒，不恨仇敵不憎他人，以至誠博愛之心和嚴格的態度走上革命的祭壇，和斷頭台上的露一同消失去了。」（見司特普尼克的地底的俄

羅斯）

俄國女革命黨人韋露妃格念爾，是虛無黨的老將，她從前在彼得堡時，黨人稱她的家爲「武器及炸彈的山」。她曾有一首題爲「斷頭台上」的詩，很能表示出革命的殉道者在斷頭台上一剎那間的心情，又足爲上面所引的司特普尼克的記載的印證。雖然我的譯文是異常拙劣的，但多少總能把原文的意思表現一點出來。

再見罷，不幸的鄉土喇！

再見罷，我的親友們喇！

我的末日快要到臨。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看呀，絞繩已在動搖，

劊子手已在旁等候。

要是說我生前不能爲你們的幸福。

充分地貢獻了我的生命，

那麼，請原諒我，朋友們！

我無限地愛你們，

我的愛是無限的。

再見罷，請原諒我，絞繩已在動搖了。

周圍雖是無窮的黑暗，

我的心地却是異常光明。

這是去到民衆中的我的最後呼聲：

爲着自由，真理，愛的緣故，

不斷地向前猛進！

我自己早已在心靈中築就了一個祭壇，供奉着一切爲人民的緣故在斷頭台上犧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這個祭壇前立下了一個誓願：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揚殉道者的偉大崇高的行爲，一面繼續着他們的壯志前進，從那時起我便盡力蒐集關於此類的材料，這幾年來的蒐集也有了微小的成績了。大概在寂寞得忍受不住的時候，便寫下一點東西，現在把牠們整理了一下，借着本誌每期的幾頁篇幅發表出來。想來對於那些偉大的殉道者，大家總願意認識的。

以上的話不過是個引子，現在才說到正文。

(2) 蘇菲亞之死 (Sophia Perovskaya)

一八八一年四月十六日的克爾尼雪新聞 (Kölnische) 上有一則俄國通信如下：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我在亞細亞曾目擊幾次死刑的執行，但從不曾看過這樣悲慘的死刑。

『啓巴爾次克 (Kibalctic) 與額利亞博夫 (Geliaboff) 異常靜肅密海諾夫 (T. Micalloff) 顏色稍帶灰白，但仍活潑，利沙可夫 (Rissakoff) 與平時不稍異；蘇菲亞 則發露其道德的特性，兩頰豐滿，帶薔薇色，在其毫無一點虛飾的莊嚴的態度中，更顯出不屈不撓的精神。

『蘇菲亞於午前九時十五分絕命，時年二十有八歲。』

讀了這段資產階級通信員的記事，我們可知道蘇菲亞之死是何等的勇敢了！

蘇菲亞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據司特普尼克說，她是著名的美人。『寬廣的額下輝耀着碧眼一對，勝過白雪的容顏，黃金一般的頭髮，微笑時露出的白玉一般的齒……還有那瀟灑的風姿，優美的舉止和動人的音聲。』

然而誰料得她就是刺殺俄皇亞歷山大的主謀者呢！以鉛筆寫就作戰計劃分送同志們的，是她，以確定實行的方法指示與陰謀的同志的，也是她，最後身入虎穴在萬歲聲

中搖動信號手巾叫同志擲炸彈的，也就是她。

她在表面上看來，不過是一個溫柔可親的好女子；然而在做事的時候，她便是一個陰謀的天才。她是下列三種特性的混合一體：深遠廣大的能力；熱心激烈的性情；鐵石一般的意思。

蘇菲亞生於一八五四年，出身俄國最高貴族，屬於彼得大帝之女伊利沙白女王夫家的家系。祖和父都做過俄國的大官。她的父親性情暴躁，喜壓制，幸而她的母親溫良慈愛，待她很好。

她的少女時代所踐的徑路，實俄國一般青年女子所踐踏的同一的徑路。八歲始入尋常女子小學，未卒業即伴其母赴克里米別墅，十五歲才得入中學。這其間她不知與她的父親衝突了許多次了。她屢次請求她父親允許她進學校，這時才得允許，入學後與虛無黨人交遊，被她父親聽見了，禁之於家。她便想法從家裏逃出，隱匿在她友人的屋裏。她的母親幫助她的學費，她便進大學讀書，這時讀巧爾南賽夫斯基（Cherniscevsky）

等人的著作，很受感動。

她的時代正是虛無黨秘密運動最激烈的時代，俄國各地都有反抗政府的秘密結社。她後來也和著名革命黨柴可屋斯基（Tchaykovsky）組織柴可屋斯基團，克魯泡特金便是團員之一。

這時候她過着極端嚴刻苦的生活，有時假裝爲一教士，建立鄉村小學，教育貧家小孩，有時跋涉山顛水涯，向農民傳播革命的福音。柴可屋斯基團最初的目的只是在青年中傳播他們的信仰，但後來逐漸擴張，及於勞働者及農民，這都是這個青年女子的力量。

一八七一年巡行烏拉山傳道，冒風雪，忍饑寒，抱極大的決心，排萬難來傳播她的信仰，很得勞働者的同情，後又裝爲農婦，住在彼得堡城外三十里，黨員聚會的地方便在她的家內。克魯泡特金在他的自敘傳「一革命家的回憶」裏描寫當時的情形說：

「我們的團體常常聚會，我不會缺席過一次。會所在彼得堡郊外的一所小屋，這是蘇菲亞用了假名和假造的一個工人妻子的護照租來的。她出身最高貴族，父會做過彼

得堡總督……現在她裝爲工人妻子，身穿着厚棉衣，足履男子所用的長靴，頭戴棉帽，肩着兩個桶，從奈瓦河提了水來，看見了這樣子，誰能知道在幾年前她還是京都最闊氣的客廳中的一個小姐呢？他很得我們的歡心，我們中的任何人一進這房子，便向她表示最和氣友愛的微笑；她性喜清潔，我們有時走過了城外的泥滯道路，曳起污泥的農家皮靴走進來，她常同我們爭鬧，然而在這時我們仍以這微笑相報。她極力要在她天真爛漫的聰明的，女孩似的小臉上表現極莊嚴的表情。在她的道德概念上，她是一個「嚴肅主義者」，但絲毫沒有傳教的態度。當她不满意於某人的行動時，她即睨目視之；然而從她的眼光裏我們可看出她的光明磊落和溫柔慈愛的性情，這性情知道人類的一切弱點。有一次談及某人她忽然說道：「他是婦女一般的男子」她說話時仍不停止她的工作，她的聲音，她的態度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不能忘去了。」

一八七三年因亞歷山大奈屋斯基街煽動事件，同幾個勞動者一齊被捕，但官廳方面找不出確實的證據，拘留了一年，得她父親的保釋，便放免了。釋放後她回到克里米別

聖，受嚴格監視者三年。

一八七七年著名一九三三事件發生，柴可屋斯基團員大半被逮，蘇菲亞亦以嫌疑被捕。第二年被流放到阿羅來，在中途得一個同志的幫助，從車站逃歸彼得堡。到了彼得堡。復努力從事革命運動。她常向同志們敘述她此次逃走的顛末，說罷，破顏一笑說：『這回的事是我半生之中冒險的徑路之絕頂，恰如行於千仞絕壁之上，披開了亂開着的南國之花走着一般。』

既歸彼得堡，蘇菲亞便投身新組織的「土地與自由」社擔任與莫斯科，哈爾可夫等地聯絡的工作，夏，從哈爾可夫率黨員一隊偽裝憲兵軍官攜帶武器，直趨中央監獄劫奪同黨維伊拉那斯基（Voinarsky）可惜沒有成功。從這時起她的勇氣更增加百倍，一切陰謀的計劃，她都參加。八月在彼得堡謀殺赫脫曼（Hartmann）將軍，事洩，大隊的警察偵探來圍住她的住所，她投了一個炸彈，當時瓦石齊飛，房屋被焚，她在濃烟之中居然逃走了。

一八七九年革命黨人謀殺皇帝的事件，她也是一個主謀的人。她和同志們把地雷裝置在鐵道線下，預備皇帝的車過鐵道時，即燃地雷。蘇菲亞就做發暗號的人，一切都預備好了。果然亞歷山大的車一過，轟然一聲，地雷爆發。不幸以五分鐘的差誤，竟中其副車。許多日的心血全付諸流水，亞歷山大第二又得苟延殘喘。革命黨人的憤怒，貴族的驚心，自不必說。

蘇菲亞至此更不甘心，她又與同志們商議第二次的陰謀。以後的冬宮炸藥事件，以及皇后出葬時的地雷事件，無一次不有她參加其間，然而都得着失敗的結果。

一八八一年機會終於來了，這年皇帝要行閱兵的典禮，蘇菲亞和她的同志們便下了大的決心，定要在這次殺死那獨夫民賊。她在事前僞裝爲衛生隊的牧師，到他鄰溝渠及其附近實地測量何處可以立，何處可以行，那裏設一個機關，那裏放幾個同志；投第一個炸彈的人站在什麼地方，擲第二個炸彈的人藏在什麼地方。一一的記下來詳細與各實行委員討論。一切都預備好了，她焦急地等候三月十三日的到來。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一八八一年三月十三日（即俄歷三月一日）果然來了。這一天革命黨人安排下了天大的羅網讓統治全俄的獨夫亞歷山大二世跑進來。有的人裝成迎接鑾駕的貴官，有的人裝成來看熱鬧的遊女；有的裝爲工人，有的裝爲平民。各人都化裝起來，蘇菲亞自己也裝成一個工人立在居中的地方僚望皇帝車來用白色手巾做暗號。

亞歷山大第二呢，他以爲他的衛隊很多，革命黨人不會怎樣的。他這一天也很得意，在萬歲聲中他閱完了兵，預備回宮了。馬車走近了加他鄰溝。突然在輪蹄雜踏間，一個炸彈從車下爆發，轟然一聲，隨着起了一陣烟，皇帝的車窗破了。傷了幾個侍從的人。擲炸彈者利沙可夫當場被捕。車雖稍有損壞，然而御者仍可驅車前進。亞歷山大第二自己定要下來慰問受傷的侍從者。他也走近利沙可夫，問了幾句話；當他走過一個青年的旁邊，那個青年忽然瞋目向前，擲了一個炸彈在亞歷山大第二的脚下，震雷一聲，血肉橫飛，這兩個人也都倒了。亞歷山大躺在雪上，兩足粉碎，血把雪都染紅了。侍從的人把他擡回宮去，到了午後三點三十分就死了。

那個擲炸彈的青年的名字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革里奈斯基（Grinevsky）死在病院裏。

皇帝雖殺掉，但繼起者更有人在，革命的工作尙未完成，這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成功。還有更重要的事業在後面。蘇非亞當時未被捕，但她不肯離開彼得堡，她知道還有許多事要待她做。一八八三年民意雜誌的記者發表了一篇懷蘇非亞，其中有一節說：「皇帝被殺後，蘇非亞忽寄信與我說：『某日某地謹俟君來。』我得了信很喜歡，到了她所約的日期和地方，我便得與她相會，我勸她趕快離開彼得堡。她不以為然，還說「在重要的時期，不應該他去。我們今日應做的事正多，怎能離開衆人呢？」（她與同志們的希望是殺了皇帝之後，內地的暴動必相繼而起，革命之精神亦必因之而振。）她又告我謀殺皇帝的人已被捕。她知我與某將軍相識（這個將軍常和虛無黨人，祕密通音訊）叫我去探聽被捕者的判決如何。我答應了……我後來又告訴她，要她暫往邊境遊歷，離開這危險的地方過了二十日後再回來，她故意用別的話攪開了。第二天我訪某將軍後知道額利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亞博夫等的罪不能倖免。當晚六點鐘的時候，我即到和蘇菲亞相約密會的地方，但她直到了九點鐘才來。她聽了我的話，默然不語。我又叫她暫時跑到阿德沙（Odessa）去躲避一下，她回答說：「……我若驟然他往，則只有我一個人偷生在他們就死刑之後，我不能這樣做。」我又說：「將軍曾說額利亞博夫的勇壯，氣度之高，真令人景仰不已！」她聽見了，喟然長歎，後又縱論現在和將來的時勢。這時已是半夜。我們約第二天兩三點鐘時再會於此。第二天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去到那裏，她已先到等不及我，便走了。從此我們再沒有相會的時候。再過了兩天，蘇菲亞也被逮捕了。」

蘇菲亞天性至孝，和她母親的感情很好。雖處如何危險的境地，也不會忘記她的母親。本來死刑囚在執行死刑以前有接見家屬的權利，然而他們却連這個權利也被剝奪了。蘇菲亞的母親從克里米跑來，要見她最愛的女兒一面，也不會得着允許。只有到了四月十五日死刑執行的那一天才見着一面。她的母親在牢門口等着，牢門開了，幾個如狼的獄卒擁着她的愛兒上了馬車，風馳雲湧般的飛去了。她的母親看見這樣的情景，想到

她的愛兒一瞬間便要身首異處。望着那馳去的馬車的她的心情，我真不能以言語形容出來。對於這個失了愛兒的老婦，再沒有更殘酷舉動的更甚於此的了。我真不知那些政府官吏是怎樣殘酷的東西！

到了刑場，蘇菲亞的態度並不稍異。西例以婦人弱於男子，每見慘殺之事，不能自持，所以執行時必先婦女。蘇菲亞這時向監刑官說：『我雖是女子，但我常做實行委員的指導者，他們都是我最寶愛的人，我不忍一刻離之而去。這次雖是最後的實行，我也不願失常度。請最後殺我，使我一息尚存，還得見我黨實行委員的顏色。』臨死時還叫『母親，我們從此別了。』她的最後便是這樣。

司特普尼克批評蘇菲亞說：『她的精力可以比譬成，一個饕餮者的胃，牠把萬事咀嚼下去來裁斷，一個人可以處理幾個人的事。從不知道困倦。而她的神出鬼沒的本領，實世界上的第一。她的遊說力特別可驚。那種明快的論理帶着崇高的道義之熱情說出來時，任何人都要感服的。她以這樣天真熱誠的辯舌向勞動者宣傳真理時，他們極其信服，

甚至崇拜的如神。

「她有知人善任之明，也有領袖之才。然而她的統御人，絕對不弄什麼術策，只以崇高的道理，熱烈的同情與乎獨特的遊說力，人們會自然的集在她的指導之下。因為她有火熱的獻身的熱情為其唯一之統御力，所以能做到以上所述的。

「她是充滿了浩然之氣的革命天使。在她的武裝的甲冑之下仍有一個女性的優美的心臟鼓動着。

「她不僅是組織家，而且自己常身先同志去蹈危地。她之所以能夠得別人的信任，全在此點。」

克魯泡特金批評她說：「蘇菲亞是一個徹頭徹尾異常堅定的「民衆主義者，」同時是一個革命黨人，鋼鐵一般堅強的戰士。她並不說工人和農民有理想的美德才來愛他們為他們勞苦。他們是怎樣，她便把他們當作怎樣，她會向我說：「我們已開始了偉大的事業。也許兩代的人都要犧牲來從事這種工作，然而這是應該做下去的。」蘇菲亞的

常見的肖像，是異常之好，這能表現出她的熱烈勇氣，光榮的智慧，以及她仁愛的性情。在地上斷頭臺時寫與她母親的信，最能表現出女人情感裏的慈愛的靈魂來。」

她寄母親的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母親：我每次想到這次的遭遇，給母親心上的——一個打擊，我總覺得說不出的難受。請你自己寬慰罷，不要過於悲傷。我對於我的運命一點也不怨恨，我安靜的等着死刑之到來。」

「我早已知道這是遲早必有的事，所以現在我一點也不驚惶。我的運命不過是順着我的信仰自然得到的結果。違背良心的生活是我不能忍受下去的，所以這運命簡直可以說是當然的歸結，沒有什麼可悲的，在這一點，任隨什麼樣的命運到來我都是安然的心甘承受。只是，母親！我的唯一難堪的苦痛和悲哀是什麼？這就是……親愛的母親！……呀！我的母親！……我想到我的親愛的母親對於這個運命一定要悲傷的事，我的小小的胸幾乎要炸裂了。母親！我有什麼方法可以安慰我的母親，使我可以放心一點，

我癡想着的就只是這一件事。

『唉，親愛的母親！在安全的家庭裏，還有你的不少的愛兒，他們還需要你的溫暖的慈愛，倘若你只是一味心軟的忘不了我，這是不對的。我一直到現在都蒙你掛念。雖然可恨我不能走到你的面前，但我這柔弱的心總是一回在想母親的容顏。過一回又改過念頭鼓勵着我的心向着我的信仰。我使我最深愛的母親，最篤慕的母親爲我悲痛，真是我無上的痛苦。母親！你能諒解你女兒這一點苦心，不要爲我的運命傷悲罷，請同情於你女兒這柔弱的身體而能安於自己運命的覺悟，容赦你女兒的不孝，不要責備她。我請求你。母親的怒，在我是再悲苦不過的。』

『兒心裏想着幾次接吻你的手，跪着請你容赦我的不孝。親戚處也請母親千萬爲我致意。』

『我最親愛的母親！我還有一件事請求你，請你替我買兩三條領子和袖口來。領最好窄一點，袖口，因爲這裏禁止用帶花釦的，用普通釦的，就可以了。衣服也舊了，在出庭

受審之前應該修理一下。母親啣在未能再見面時，暫時分手罷！千萬的不要爲悲傷不孝的女兒的緣故，傷及母親的身體，這是兒最後的請求。我的運命並不是那樣悲慘的，請母親一定不要傷心，千萬！

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三日） 母親的愛兒「蘇菲亞」

(3) 聖人利索加布 (Demetrius Lisogub)

著名俄國革命黨人司特普尼克在他的名著地底的俄羅斯內曾批評當時的幾個俄國革命黨人說：『司特潘諾維克 (Stefanovie) 組織家也；克奈門司 (Clemens) 思想家也；阿司新斯基 (Ossinsky) 戰士也；克魯泡特金煽動家也；（此時克氏還是一個青年）利索加布聖人也。』這所謂聖人利索加布究竟是什麼人呢？

司特普尼克於一八七六年十二月爲着商議傳播虛無黨的主義和俄國生活的特徵於青年間的方法，出席於所謂學生會。此種集會自然是爲俄政府所嚴禁的，然而在「白恐怖」最盛的時代，他們居然能常常祕密舉行此種集會。這一次是討論把當時革命

青年所組織的各種秘密團體結合於一個組織的下面的問題。

這個結合問題經過幾次的討論，都沒有什麼結果。因為各團體的主張是不一致的，所以結合終於是不可能的。這一次的討論大概也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在這個時候大家都是半信半疑，議論也漸漸沒有活氣了，大家都覺得索然寡味。這時候一個青年忿激的站了起來。於是滿座的視線都向着這一個人。

這個青年顏色蒼白，身軀瘦長，蓄長髯。他的音調沒有抑揚頓挫，始終都是同一的調子，恰如微風過樹梢，樹葉在私語一樣，聽了，令人起一種特別的感覺。他的服裝極其樸素，而且還破舊了。

閉會後，與會的青年們三五成羣的散去了。只有司特普尼克和一個友人同這個青年還留着。這個青年的外套是很寬很薄的，雖然在這零下二十度的嚴冬裏。他向那個友人招呼了一聲便走了，因為穿的衣服很單薄，要使身體暖有一點，便跑得很快，不出數分點鐘便不見了。

答。
 司特普尼克便問他的友人道：『那個是誰呢？』「就是利索加布」這是友人的回

答。
利索加布本來是一個大富豪；擁有土地，家屋，山林等巨大的財產。但後來全部的財產都供獻於革命運動上面了。他的生活比較他從前養的奴隸的生活還要困苦些。

在當時的虛無黨人中最清廉最正直的理想人物，不得不推利索加布。他的人格的優美，全黨人中沒有能出其右者。雖然在其他的同志中也有不少的人會盡了物質上的貢獻，但要像利索加布那樣的人，却不可多得。他除了革命的大義而外，再沒有別的念頭。家庭不能羈絆他，戀愛也不能束縛他。他把他的全部財產都犧牲了，自己過着極貧苦的生活，每天吃冷麵包幾片，咖啡一杯，也不覺得苦，然而身體却漸漸的衰弱起來了。友人們有時勸他不要過於刻苦，他並不聽從他們的話，他常常回答說：『我的生命是不會永久存在的。』他下了極堅定的決心，即除了爲着革命運動外，絕不多花費一文錢。無論如何，車是絕對不肯乘的。然而對於貧窮的人却肯幫助。俠義熱誠的兩種美點，他兼而有之。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他有一個親戚，假若他死了，他的財產便可以落在他的親戚的手裏。爲着這個緣故，他的親戚便向政府密告說利索加布是革命運動的經濟負擔者。從此他的財產便失去了，革命的團體也因此失了一大助力。利索加布所最引以爲奇恥大辱的，便是那殘酷的裁判官——不問是非理由，不聽別人辯護，只憑着自己的成見來判定他人的罪的裁判官的判決。這種無慈悲的打擊，限制了他的自由活動，使他在這短促的苦痛生涯中感覺到人間的殘酷的侮辱。

由於他的親戚又是他的財產管理者德利可 (Dirio) 的密告，他便於一八七八年秋天在阿狄沙被捕。這個賣親求榮的德利可居然得了利索加布的財產四千盧布。政府所憑藉的本來只有這些不仁不義的舉動。那麼，對於這賣友的人自然要大加獎勵了。

政府所能發布利索加布的罪狀，只是消耗自己的金錢，並無何等表面的罪跡，充其量只能判個四五年的徒刑，或流放到西伯利亞而已。然而那個殘酷的裁判官依據了德利可的證言，便判決利索加布的死刑。

利索加布以冷靜的態度處之，而且拒絕提出減刑的請求書。於是在一八七九年八月八日便和西瓦諾夫（Ciburoff）大衛丁可（Davidniko）二人一起被捕赴死刑場。他不僅泰然自若，而且還愉快的微笑着，和這兩個同伴暢談着。

這是他的不幸生涯中最幸福的一瞬間！

全俄國的虛無黨人聽見了他的死耗，都流涕的嘆息說：『聖人死了！』

(4) 戰士阿新斯基 (V. Ossinsky)

我們既已知道司特普尼克所說的「聖人利索加布」便不可不知道他說的「戰士阿新斯基」了。

阿新斯基是一個極富於活動性的人。今天在東，明天便在西，出沒於俄羅斯全土，特別是所謂活動之中堅的南方司特次堡。他好像風伯的化身一樣，他的活動有如電光，他離開此世界又如疾風一般。

阿氏於一八五一年生於頓河之羅士德，其父為將軍之大地主。然而他却能拋棄富

第一編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貴，置身於社會革命的運動。在他十一歲的時候，某一天聽說他的鄰家遭強盜來搶劫，他便拿了他父親的獵槍，奮不顧身的跑去。而這個鄰家却是殺他父親的仇敵，在遭難的時候，他反而不顧自己的生命去救他們。就這個舉動已可表現出他的勇敢和仁愛了。

他的活動的本領實在利害得很。凡俄羅斯南部的一切革命運動他都以非常的氣力去參加，而且總較別人更努力更勇敢。在他的面前，便是素來不十分努力的同志，也要鼓起勇氣去做事了。這很可看出他的人格感化力之偉大。

革命團體的經費向來是異常枯窘的。然而他的籌款的本領却是異常之大，一萬或五千的款，在他是很容易籌措的。所以，俄國革命團體之能組織無數機關，為政府之大敵，而進行刺殺俄皇之大計劃，他的力量也不小咧！

他的信仰是極其堅的定，他的行動是極其勇敢的。他不是有組織手腕的人物，却是一個多血多情的人。遇着實行問題的時候，便是他的獨擅場了。他總是拚命去做的。

總之，與其說他是理想之人，不如說他是實行之人。他曾助農民暴動的領袖司特潘

諾維克逃獄，又曾刺殺檢事哥德歐來維於基也夫。因為哥德歐來維曾以殘酷的手段對待女囚犯，他便去刺殺哥氏。

阿新司基號稱「虛無黨之鬼將軍」，然而據司特普尼克說他却是鮮如旭日，柔如楊柳，凜如梅花，金絲髮垂於頸際的美男子，而且是富於女性的人，並非殘酷嗜殺者流，如官吏那樣。

他於一八七九年三月末被捕，五月五日受死刑的宣告。他的態度異常安靜，泰然的等那死之降臨。判決後，他的母親同着他的十六歲的妹子到獄裏來看他。他一面拿減刑的話安慰他的母親，一面低聲向他的妹子說：「我不久便要離開此世界，請你以後代替我好好的孝養母親，還望你自己保重……」這時候他的心中充滿着對於母親妹子的愛情和對於政府官吏的憎恨，在這愛與憎在他心中交戰之際，又想到不久要到愛而不能愛和恨而不能恨的境地，眼見着在他面前悲泣的年老的母親，年幼的妹子和旁邊立着的殘酷的獄卒，這時候，他真是痛苦萬狀，然而他並不悔恨，因為他知道革命者是生來

尋求痛苦的人！

他於五月十四日偕同黨安德諾夫 (Antonoff) 布蘭脫勒 (Bronner) 上斷頭台，在這一天他曾送了很長的書翰與他的同志們和親友們。只此信函已可使他不朽了。司特普尼克說：『這可以說，他用自己的手在他的墳上立了一塊不朽的紀念碑。』這是不錯的。

在斷頭台上，他目擊同黨的酷刑苦痛，而且想到這種苦痛不久就要降臨自己之身，這一瞬間，熱血鐵腸的阿新司基的感慨如何是大家可想像得到的。他的面貌突然變了，頭髮一根根的直立起來。便是素來殘忍的憲兵獄卒，目擊這種情狀，也受了極大的感動，希望他哀求減刑。

然而他並不求減刑，泰然自若的立在刑台上。

照例牧師是要來獻十字架，代他所禱的。但當牧師來的時候，他掉頭拒之，且笑着說：『我不知道有神，也用不着祈禱。』又向台下的觀衆說：『爲我呼三聲俄羅斯的好青年』

衆人照這樣做了，他乃笑而就死刑。

(5) 中途變節的人

現在再來敘述一件事，這是實事，並非虛構的。

一個俄國老紳士的家裏，有一天來了一個青年客人，以熱烈的語調問那老主人道：『請問先生對於俄國的將來如何想法？』

主人的答覆是這樣：『我自己是幸福的了。』

充滿了熱血的青年客人聽了這樣的話，不禁憤激起來了。他又說出比刀劍還要鋒利的話刺入那老主人的心：

『自然你是幸福的。我也很知道這個。然而你的鄉土的同胞究竟處於何等的境地，想來你也是知道的罷。他們所有的微少的錢，都被政府剝奪去了。他們的囊中不名一錢，要吃也不能吃，抱着饑餓的小兒徘徊於街頭。他們餓得哭了。然而訴之於人，人不聽；訴之於天，天也不顧；叫寒沒有人給之以衣。人生並非無情的。但在他們看來却不能不說是無』

情的了，他們除了親屬相抱等着死之到來並無他法。你究竟有什麼權利能夠獨享幸福？你並不是不知道人民的悲慘狀態。你怎麼能夠冷眼旁觀呢？你還記得起你在數年前曾宣告過「爲着人民的幸福而戰」的話麼？你現在已入老境了。我不得不獨自曝屍於山野。」

這個老紳士從前也曾參加過革命運動，然而後來中途變了節，只去求個人的幸福，並不管這種幸福是否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是否應該享的。你看他說，「我自己已是幸福的了！」他是何等的得意！其實他自己已墮落到極點了。

個人的幸福算得什麼？而且這果就算得是幸福麼？你以爲你吃的是精美的肴饌，穿的是華麗的衣服，住的是高樓大廈，一生不會在街頭徘徊，不會受饑寒的痛苦，你自己所希望的都能做到。這就是幸福麼？你爲着彼的緣故，便值得拋棄你從前的信仰麼？便要去到你從前所咒罵的人麼？便要離去你的同志們麼？你要在你周圍的人的痛苦中享樂？你要曉得有無數的人在咒罵你，在憎恨你，他們的咒罵，他們的憎恨是永遠的。他們一直

到餓死凍死，總忘記不了你，他們的咒罵和憎恨要傳與子女，傳與子女的子女永遠傳下去，以至無窮，甚至在將來自由平等的新社會實現了的時候，人們偶然記憶起你，也要帶着鄙夷的語調說：『這是民賊，喝血的人！』這樣，你果然是幸福的麼？

而且你的同志——被你拋棄了的同志，他們還是拚命的奮鬥，一直到上了斷頭台為止。在斷頭台上，他們還是要鄙夷你，他們的精神會使後代也起着對於你鄙夷的念頭。一個人對於一種信仰沒有始終如一的精神，他的行動沒有不屈不撓的決心，甚至因為物質上的緣故不惜改變初衷，去做自己從前所咒罵的人，他還要自己掩飾說：『我進步了。』那麼，這樣的人不過是活屍而已！而且萬世萬人提起這種人，總要鄙夷的說道：『這個中途變節的人！』

(9) 海富孟 (Jessy Helfman)

現在再來說到一個殉道者，她的名字已早被人們忘却了，詩人也不會做詩來讚美她，歷史上也不會記載着她的姓名。然而在平民的心中，她的精神却是永久存在的。

這個人便是海富孟。

她於一八五五年生於明司克的一個猶太教徒的家庭。她的父親是猶太富翁，極其頑固。本來猶太教徒對於自己信仰以外的事物均目爲醜惡，對於科學，尤其憎恨。她的母親早亡，繼母又甚殘酷，所謂家庭的幸福她從不曾享到。而且這種頑固的家庭與她的思想本是衝突的。所以後來，她便離開了家庭，離開了父母，到基也夫去做裁縫。未到基也夫時，曾由家庭強迫與科羅特維齊 (N. Holodovic) 結婚，幸科氏爲革命黨中最有名的人。結婚後，她即與科氏相約分居，她說：「我在我家裏已做了許多年的奴隸，現在不能再在你的家裏做奴隸了，我們且分途運動，爲人民做點事罷！」科氏自然是應允的。

一八七四年她加入革命團體，她担任的工作是傳遞信件，組織通信機關等等。一八七五年被捕，監禁二年。後因莫斯科「五十人事件」又被監禁二年，直到一八七九年的秋天，才乘隙逃走出來。到了彼得堡，更一心一意的從事於革命運動。她的身體雖然柔弱，但她却喜歡做勞苦的工作。有一次她拿着實行委員的宣告書，走了十四小時，不曾休息。

後來力竭了，便跑到一個友人的家裏，這時正是夜半，到第二天，天還未明她又起來走了，她不會受過良好的教育，思想也很單純，但她的熱心和勇氣却為許多人不能及！

她的丈夫於一八八一年二月被捕，未幾判決死刑。她得了這個消息並不驚惶，只是更加努力做事罷了。且以懷胎之身與蘇菲亞等進行暗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的計劃，配置炸藥。三月十三亞歷山大果被炸死。但過了一星期，海氏亦被捕，被判處死刑。

為有孕的緣故，她的死刑延期四個月，歐洲輿論多同情於她，俄國政府因此在她分娩的前一星期將她的死刑減輕為無期徒刑，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三日她在監獄中病歿。

蒂甘著

此页空白

(三) 俄國虛無黨人的故事

社會革命黨左派的介紹

(1) 革命的俄羅斯

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史是世界革命史中最動人的最光榮的一頁。

誰都知道俄羅斯是革命思想和行動最富饒的園地，在這些土地上生滿了最美麗的花，這便是『愛自由重於生命』的俄國革命青年。

最初的「虛無黨人」（屬於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的「土地與自由」及「人民之意」兩團體）都是極高尚的純潔的青年。他們富於自己犧牲的精神；他們完全輕視自己身體的快樂；他們不重視自己的生命；爲了理想，爲了救濟他人的困苦，他們拋棄了一切，甚至於愛情和婚姻。他們不顧危險，視死如歸，因爲他們相信他們的死便是達到他們革命的目的的方法。那個『革命的化身』巴枯甯曾說：「……與其蟄伏於淫威之下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苟延殘喘而生，曷若……與惡魔破斧沉舟一戰而亡！」那個因一篇「告新時代的青年」的文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甚至死在那裏的詩人米海洛夫（Miholov）也說「死在家裏並不比死在戰場上容易些。」這些經典，他們終身奉守着。

『我們需要着暴風雨和生命』巴枯甯曾這樣寫過，也可算是「虛無黨人」的心理。不錯，暴風雨果然來了。

(2) 沙皇亞歷山大第二的最後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的事件，參與者有許多青年男女，並且失敗過多少次，然而由於革命黨百折不回的精神，堅強的意志，卒能夠完成偉大的事業。這是何等可感人的事呵！在克魯泡特金的自敘傳「一個革命家的追憶」上有一幅圖畫描寫亞歷山大被刺的情景：

『一個炸彈擲在他的鐵皮包着的馬車下，馬車停了。幾個衛兵受了傷。利沙可夫（Rysakoff）就是擲炸彈的人，當場被捕了。御者要懇切地勸俄皇不要出去，並且說他能

夠駕這輛稍微損壞了的馬車。但他（亞歷山大）一定要下來的。他覺得他的高貴的身分要他來看那受傷的衛兵，安慰他們如像他在俄土戰爭安慰傷兵一樣……他走近利沙可夫，問了他幾句話；當他走過另一個青年格利奈屋次基（Grinevsky）的身旁時，格利奈屋次基拋了一個炸彈。在他們兩人中間爆發了，因此他們兩人僅活了數小時，終免不掉一死。

「亞歷山大第二睡在雪上，一身染滿了雪。他的隨從者都拋棄了他所有的人都不見了。侍從武官團回轉身來。他們從雪中抬起俄皇的身體，把他放入一架雪車內，脫了一件制服覆著他的戰抖着的身體，又拿了一頂制帽放在他的光頭上。一個虛無黨人愛每利安諾夫（Emelianoff）拿着一個炸彈，用紙包着放在他的臂下，竟不顧生命危險，跑到侍從武官團旁邊，來救護那受傷的人。人類的天性每是這樣矛盾的。（原本四三二頁）

（3）馴服的羔羊會變成殘暴的猛虎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在亞歷山大第二被刺死的前一年（一八八〇年）「人民之意」的團員加可屋斯基（Kvjalkovski）因參加暗殺運動被捕。在法庭審判的時候，他這樣的宣言：『我並不願說我們的綱領是和恐怖主義無關的。我承認這是我們的活動之一。但是這還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我們採用這手段是爲着保衛我們團員的緣故，並非想以此實現我們的目的。這是不必最初就做一隻老虎來表示殘暴的性質。但現在社會的情形存在下去，會使馴服的羔羊變成殘暴的猛虎。政治的暗殺是由政府對革命所施的可怕的殘暴手段激起來的。』

這麼的解說他們採用暗殺手段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他們的暴行並非由他們的主義造成的，而是政府的暴行所激起的。『他們是受着內心的驅使的。這樣暗殺工作便是由於道德感情的奮興，使他們不忍看見人民的痛苦和治人者的卑劣行爲，而不立刻起來報復。』（見「俄國革命之靈魂」的「戰鬥者與夢幻者」一章）

這可見他們的動機是爲人類的，他們確是爲人民自由和幸福奮鬥的勇士。在下面

我再介紹幾個勇士與中國的同志們：

(4) 要誓死地去剷除惡魔

在一八八九年虛無黨人伯痕司坦 (I. Cohan-Bernstein) 和若託夫 (Zotov) 等三人在伊爾庫次克被絞死了。他們本來是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囚犯。管理處要把他們和其他囚犯遷移到一所更寂寞孤獨的流放地。他們不答應，實行拒絕。禁卒向他們開槍，殺死了六個，傷了許多。其餘的人重新受着審判，於是他們三人便被處死刑。

伯痕司坦在死囚獄中於臨刑的前一日，寫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親愛的，親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

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來和你們告別。現在差不多已是沒有希望了。然而在我的心裏，我已向你們大家說過告別的話了。我沒有一時一刻不深深地想到你們對我的同情和熱誠。我在世的時間已快要完結了。

親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呵，我們現在互相撒手罷！讓我們所懸望着的痛苦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世界的較好的前途的希望來照耀着我們的告別辭！現在世界還是一個強權的
世界。沒有一個人的生命能夠無益地犧牲的。不是悲傷的人類生命罷！讓死者自己來
愛護死者——你們有完全的生命，——道德的艱苦的生命要與那陷於水深火熱
之中的世界共同前進！千萬不要說也不要想你們的生命是失去了的，他會在無益
的受苦受刑中或在監獄和流放中消失的。那是不對的呵。要為痛苦的世界受苦，要
誓死地去剷除黑暗的惡魔，這才是一件偉大的工作。甚至假若這就是你最後的服
役，又怎麼呢？我們已把我們供獻品帶到「為人民自由而奮鬥的祭壇」了。誰知道，
也許你們會活着這樣一個偉大的時候：那時我們這強權的世界會變成自由的世
界了，他並且要以慈愛的手歡迎他的忠實的可愛的孩子入他的懷抱，和你們共同
來慶祝那偉大的紀念日。

假若到了這個時候，請不要忘却了我們呵。

這就是我們犧牲的最大的報酬！我願這偉大的希望永遠伴隨着你們，如像牠

伴隨着我上斷頭臺那樣。

我以我純潔的靈魂熱烈地來和你們接吻。

你們的伯痕司坦，一八八九年八月六日

於伊爾庫次克。

再說一句罷，別了，親愛的朋友們呵。我懇切地吻你們。』

這封信是在近代俄國史的最黑暗的時期寫的。在亞歷山大第三的暴政之下，一切俄國較好前途的希望似乎都消滅了。在臨刑的日子，伯痕司坦仍然病在床上，因為他前次與禁卒格鬥時受了重傷。禁卒連着床一起把他抬上斷頭台，他無力地臥在枕上，他們把他的頭放進活結裏，一脚踢翻了床，於是伯痕司坦便被絞死了。

(5) 我和一顆光明純潔的心同死

隨着伯痕司坦上絞首台的便是若託夫。在他臨刑前的幾分鐘，他也寫了一封信：

『在後面天井裏，離掛燈處不遠，他們已經把柱竿樹好了。我們已經看見我們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的斷頭臺是怎樣的築起來了。一切都是很簡單的！昨晚八時左右牧師曾來探望過我。我委婉地謝絕了他，我向他說，我既然要死了，我還希望什麼身外的利益呢！

銀耶（Genya 若託夫的新婚的妻子）剛才來看我，這是我與她會面的最後一次了。她要守着我到死，她會把我臨終時的情形告訴你們，我現在不能自己把牠寫出來。我覺得我是很快樂的，我的態度很光明，然而我是很疲倦的，身心兩方面都是很疲倦的。最近兩天來我的神經不知受了多大的刺激！發生了不少敏銳的感覺！

現在，我親愛的朋友們，我心愛的人兒呵，現在就是我掛念你們的最後的一瞬間了！轉瞬間我要失去了知覺。我死——我和一顆純潔的光明的心同死，我覺得我是不錯的。我的心很強健。只有當我想到那些生存着的我的心愛的人兒的命運的時候，我的心才受着重大的打擊。我的痛苦是什麼？這只是幾點鐘的事罷了。但他們生者的痛苦便需要絕大的精力來忍受了。當我看見銀耶的時候，什麼我都不想起

看守的兵士來了；他們把囚服帶來了；我已經把它穿上了。這衣服是雨打濕了的，我穿着，禁不住凍得發抖，連寫字的手也不由得戰慄起來了，你們千萬不要誤會說我是受了刺激呵。再會罷，我心愛的人兒！

你們到墳墓中去的朋友柯立亞 (Колыа)

八月七日午前三時』

(6) 反抗武力的利器便是武力

在一九〇二年四月二日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學生巴爾馬雪夫 (Balmashov) 把內務大臣西皮雅金 (Sipyagin) 暗殺了。在受審判的時候，法官問他的同謀者，他回答說，他唯一的助手便是政府。『我承認我在中學和大學讀書的時候，我曾從事於反政府的宣傳，但是我從不曾主張過用暗殺手段和武力。然而俄國的大官僚使我相信在國內已沒有什麼正義和公道存在了；不公道和蠻橫的武力的制度代替了正義公道的地位。反抗武力的唯一利器便是武力。』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巴爾馬雪夫於五月三日被處死刑。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便寫一封信給與他的雙親：

『我親愛的雙親！我現在得到了一個愉快的機會。我只與你們寫幾行，希望能夠入你們的眼簾。四月二日的事情以及我參加這次運動，你們若知道了，一定要驚懼到萬分，並且要感覺到莫大的痛苦。但請你們不要完全責備我！這是俄國人民生活情形的痛苦驅使我來做這運動，逼迫我來流血，並且還累了你們，使你們在老年而喪失了獨子的痛苦！』

在我做了這件工作，盡了我應盡的義務以後，假若不會想起你們的哀痛，你們的悲傷，那麼我現在一定會感到無限的快樂。

我順從我良心的不可逃避的命令，而感覺到愉快的感情與光明的心境。固然這光明的心境和愉快的情感是誠念及你們的痛苦的思想所擾亂了，然而我決不後悔我所做的事情。

爲什麼我要和那專制政治的最顯著最兇惡的代表戰鬥呢？並且在這場戰鬥

中犧牲是不免的呢？這是可以不必向你們解說的。俄國人民生活的困苦情形，不僅需要着物質的犧牲，並且還要向着父母把他們的獨子領去。我犧牲了我的生命來救濟那被壓迫的同胞們。這件事情在道德上可以辯護我忍心拋棄了你們的舉動。你們，我親愛的，我最親愛的雙親呵！

願你們想到我的行動的重要，我希望這種觀念能夠安慰你們的天性的父母切痛兒子的悲哀。我寄這封信時，同時要求你們一件事，雖然我知道對於你們是很難實行的。以後我無論遇着怎樣的變故，總請你們像我現在一樣地鎮定和安靜。或者你們的鎮定和安靜會透過堅厚的獄牆，而達到我的心境，並且還可以減少我對於你們的焦急的憂慮了。你們的兒子司太朴 (Stepa)

(7) 我昂然的走那死之大道

一九〇五年二月四日加利亞葉夫 (Kal'yayev) 暗殺亞歷山大第二的叔父大公爵亞力山杜洛維支 (S. Alexandrovitch) 這件事成功了，然而加利亞葉夫也被捕處

以死刑。在監獄中他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同志們的；一封給他的母親的。

在他寄同志們的信上寫着：

『親愛的朋友們與同志們：

二月四日的事已經得到勝利了，這是你們知道的。我現在很快樂。我已盡了應盡的責任了，這是在流血的俄羅斯內人人應做的事。

你們知道我素來信仰堅強，感情熱烈，那麼，你們不要因我的死而悲傷罷。

我已犧牲了我的一切來爲工人階級奮鬥；我決不能向專制政治屈服的。假若

由於我一生努力的結果，能夠做一個爲人道，爲正義，反抗壓迫，反抗強權的真正鬥

士，那麼我便昂然地走那死之大道。我的死會以我理想的純潔來裝飾我的工作。一

個人爲信仰而死，便是要叫其他的同志繼續奮鬥。無論推翻專制政治要付多大的

代價，我堅定相信我們的後代會把牠永久推翻的。當俄國人民得着自由的時候，那

麼，在這數百年來匍匐於俄皇暴政的人民之前，社會主義會得到絕大的勝利了。

我親愛的，最親愛的朋友們，我的精神永遠和你們同在。在我艱難困苦的時候，你們都幫助過我；我們也曾分享過快樂和愁苦；倘若將來有一天人民慶祝勝利的時候，還望你們紀念着我的名字。把我的革命工作當作我愛人民的表示，把它當作我獻身於我們的黨應盡的義務。這個黨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自由」。（譯者按「*Narodnaja Volja*」即「人民之意」社）

我看生命好像是神話一樣；以前經過的一切事，在我幼年夢幻中存在着，以及藏在我的心靈深處的都會突然地變成一陣爲一切人們報復的火焰出來四散了。

我應當提起那些永久藏在我心中的親愛的人的名字。讓我在我的生命的最後一瞬間向他們誠懇地致告別的祝福，望他們爲自由而繼續向前奮鬥。

我擁抱你們，並且吻你們。你們的加利亞葉夫」

(8) 我要保持我良心的純潔，信仰的完成

在致他母親的信上，加利亞葉夫寫着：

『我親愛的母親：

我的心情是沒有變動的。我服從我義務的命令，做了這件工作，我是很快樂的。我要保持我良心的純潔，我要保持我信仰的完成。你總知道我以前的一切行爲都是公正無私的；假若我生前受了苦，這是爲着他人的苦痛而受苦呵。

我的最後使我異常快樂，假若現在還想來救我的生命，這便可算是可笑的舉動了。我拒絕了在罪人請求赦免書上簽名，這是什麼緣故，你當然知道的，也不用我來解說了。這並不是因爲我已消耗盡了我身心的力量，而且相反的，在得着最後勝利的死時，我依然保全着生命所給與的一切。我在童年時代便覺得我的命運是斷定了的；我對於我個人的生命是一點都不能愛惜的。我萬不能要求他們的赦免，因爲這是和我的信仰相抵觸的呵。現在我也請你以絕大的勇氣來答應我罷。請你切莫爲我而哭泣；望你自慰自解。自尋快樂罷，好像仍時時在你身旁一樣。實際上我

是永遠不離你左右的。

恐怕我以後再不能和你見面了，——那麼，我親愛的母親呵，別了。

我生平沒有做過什麼錯事，所以我用不着去求人家的原諒，這是敢自信的。

華沙（波蘭都城）生活的景象，街市異常喧鬧，陽光正照在頭上，這些景象一

一呈現於我的眼簾。

『華沙呵，再會罷。你的忠誠的兒子伊凡』

（9）預備着來死的烏克蘭斯基

這幾個視死如歸的鬥士的言行，無論何人聽見都不能不感動的。現在再述一件虛

無黨人烏克蘭斯基（E. Ukhomski）臨刑的故事，這是屋拉底米若夫（Vladimir）的通信。烏克蘭斯基是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被槍斃的。

『我在塞米翁諾屋斯基聯隊中，聽見了不少關於烏克蘭斯基的故事，他在他的最後時間表現出英雄的氣概。塞米翁諾屋斯基聯隊在盧伯爾次（Lubertzy）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把他和其他三個工人槍斃了。下面的紀事一部份便是聯隊的隊長告訴我的。那個隊長目擊他臨死的情形，很受他的人格感動；全隊兵士對於他也表示深刻的敬意……

「他的面貌並不驚人，中等身材，有一雙明亮而活動的眼睛。初次見他，好像他是一個謙和的人呢？」

「他之被捕是偶然的事，他坐馬車旅行，停在一所旅店內，他完全不知道那店裏有兵士。他受着檢查，在他的衣袋裏搜出了一支手槍，兵士就把他逮捕了。於是他被帶去審訊了。」

「執法官問他名字，他不說。執法官便翻閱革命黨人的照片簿，一一和他對照。最後驚訝道：

「你是烏克託姆斯基！你要受着槍斃的刑罰！」

「我也是這樣想」烏克託姆斯基冷冷地回答。

『在是日午後三點鐘左右，刑期到了。他同其他三個工人被帶到刑場。他向執法官會這樣的演說：

『我知道一旦被你們捉住，我是要被槍斃的。我早已預備着死，這便是我現在如此安靜的緣故。現在我要死了，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罷：你們知道那個使裝運革命黨人的火車從莫斯科安然逃出的人是誰？——那輛火車載着武裝的團體及莫斯科暴動的領袖，並有罷工委員會的職員。

『那個司機的人便是我，在那時，各處都佈滿了軍隊，在車站不遠的地方，你們架着機關槍來恐嚇我們。

『這是危險的地方，到處都是荒蕪的土地，各方面都空廠的，沒有東西遮攔。火車是一個絕好的槍靶；然而我加快了速度，每點鐘可到七十俄丈。

『我增加了汽鍋中的蒸氣壓力到十五個大氣壓力。鍋幾乎爆裂了。現在我們的最大危險是恐怕龍頭會炸成粉粹，而不是你們槍彈的傷害了。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當我的火車這樣瘋狂地前進的時候，你們的機關槍開放了。但我們是不怕槍彈的，我們已經身臨危境，在數分鐘便會到粉身碎骨或跌入萬丈懸崖的地步。』

『我這個司機人的熟練的手腕居然把你們所欲得而甘心的人的生命保全了。你們的槍彈傷了我們中六個人，但無一死者。他們都逃脫了。現在他們是很安全的。你們絕對不能到他們身邊。』

『在刑場上他們要把烏克蘭托姆斯基的眼睛蒙着。但他不願，他要坦然的就死。他不願以背向着放槍的兵士，他要面對着兵士的槍而死。』

『他的赴死之路上的同伴要求執法官保全着烏克蘭托姆斯基。他們跪下，甚至哭起來。』

『烏克蘭托姆斯基寂然無聲地守着兵士裝槍，等到預備停當的時候，他便向兵士說：

『你們現在要實行依你們的信仰而行動的義務了。忠實地做去罷，好像我忠

實地盡我依我的信仰而行的義務那樣。我們的信仰是不同的，什麼都包括在這裏面了……隊長，請下命令罷。」

「兵士於是開槍。那三個工人都倒了。烏克託姆斯基沒有受傷。他直立着，手放在胸上。」

「兵士又放槍，他倒在雪上，然而他仍沒有死，神志很清明的。他向周圍看了一眼，眼裏充滿了悲痛。」

「隊長對着他的頭又放了一槍，他便死了。」

(10) 繼續他們的壯志前進

這類的事實本來很多，現在我也不必多引了。對於他們這樣的人，我們除了表示極端的敬意外還能夠做什麼？我們且讀馬沙利克 (Masaryk) 的話罷：

「他們熱烈地愛護着精神的和物質的自由；他們爲着人民的緣故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們完全不顧他們個人的利益個人的生活；他們對於同志也是很忠實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的——這些都是極光榮的特性，也就是最有價值的品質；這些一定會使人對於他們革命者個人和他們所自出的俄國人民表無限的敬意和同情。」

所謂同情就是說要繼續他們的壯志前進。加利亞葉夫不是明白地說過：『一個人爲信仰而死，就是要叫其他的同志繼續向前奮鬥』。

蒂甘著

(四) 法國無政府黨人的故事

(1) 暴徒——和平的人？

平常沒有研究過政治暴行的心理，不會懂得無政府主義的人，一提起無政府黨人，便說他們是搗亂的暴徒，喪心病狂者。在批評者的意思，好像非此不足以表示出來他是一個溫良的君子；然而事實上他所說的暴徒們還比他自己更要和平些，仁愛些哩！

法國小說家左拉在他著名的『巴黎』中描寫出那個犧牲自己的生命來反抗現社會制度的革命者的仁愛，溫良，和他對人類受苦的同情：那個擲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沙爾瓦 (Solvat) 經過無數的困苦，東奔西跑，像一隻被追的狗一樣，有幾天不會進飲食，不會睡眠。終於被捕了。在法庭上演說道：『我不怕死。假若所有的人都有像我一樣的勇氣，那麼，你們這腐敗的社會明天便會崩壞，幸福便要來了。』法官向他說：『你所炸死的是你們一階級的人——一個可憐的女工，伊的祖父靠着伊作工來活命。』他答道：『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只有這件事使我悔恨……我的炸彈自然不是預備來炸伊的；讓所有的工人們所有的饑餓者記着伊與我一樣是爲着他們而流血的。」當法官宣佈他的死刑的時候，「他的臉帶着小孩子天真爛漫的神氣，突然現出光榮的色彩。「這是死刑。諸君，謝謝你們。」他這樣的說。」

固然這是小說，小說裏面所說的事實不一定是人間所必有的事實；然而像沙爾瓦這類的人在法國無政府黨人中的確是很多的。左拉的描寫並不是虛構的，而是根據事實來的。現在我且舉出幾個「沙爾瓦」來，他們的行動便足以證明他們並非暴徒，而是極愛和平的人。

(2) 悲劇時代

在法國有所謂「悲劇時代」(La Periode Tragique) 這個時代自一八九一、年的五一節爲始，計共三年。在這三年中有五個著名的無政府黨人繼續的作暗殺行動。他們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來拯救人類，他們完全輕視個人的快樂。爲了信仰，爲了救濟他

人的困苦的緣故，他們拋棄了一切，不顧危險，視死如歸。他們這種精神，這種高貴的品質，便自然在法國史上劃出了一個恐怖時代，這是人們永遠不會忘却的一個時代。這五個人的名字在革命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便是德康 (Decamps) 拉瓦夏 (Ravachol) 瓦揚 (Vaillant) 項利 (Henry) 加塞利 (Caserio)。

(3) 德康事件

在一八九一年的五一節，無政府黨人和工人在列瓦諾華伯勒 (Levalloisperret) 遊行，遊行者手持黑旗，高呼「自由萬歲」「無政府萬歲。」後來警察出來干涉奪去他們的旗幟，並向他們開槍，無政府黨人也實行抵抗。遊行的羣衆後來進了一所酒店，高唱工人解放歌，警察署長惱羞成怒，遂令向酒店進攻。工人方面不得不出以防衛。結果，警察方面傷了六人，只得暫行退却。

於是又作第二次進攻。這次警察得了勝利，把酒店佔領了。並捕去德康、達爾德爾 (Dardare) 魯福依 (Leveille) 三人。三十個官僚對於這三個無政府主義者施以種種

私刑，踐踏拷打，無所不至。

這三個人的審判在四個月後才開始。德康預備解釋他的行動，法官不許他開口；然而他終於說了幾句話，當檢察官要求判決死刑時，德康聽見了便大呼：『你要我的頭顱！拿去罷。我把牠給與你。我自問對於良心是無愧的。我們的信仰是廢滅神，廢滅主人。萬人都得着自由的幸福。』

因為陪審官較為公平，所以只判了德康監禁五年，遠爾德爾監禁三年，魯福依無罪釋放。

(4) 德康的復仇者——拉瓦夏

第二年，德康的復仇者便出現了。這個人是拉瓦夏。他居然使全巴黎陷於恐怖之中。三月十一日法官伯諾 (M. Benoit) 的住宅被炸燬了，伯諾便是去年八月審判德康的人。十五日諾波 (Lobau) 軍營的窗戶上又發現了一個炸彈。二十七日碧諾 (Bulion) 的住宅也遭了炸彈，碧諾是和德康事件有關係的。後來拉瓦夏被捕了，他的被捕是由於

一個名叫勒若 (Leroy) 的酒店侍者告密的。四月二十六日那個酒店也被炸了。

拉瓦夏在法庭上承認那些炸彈事件是他做的。他說『這是爲我們同志德康、盧福、依達爾、德爾報仇的。』

審判的結果，拉瓦夏未受死刑。然而數月後因爲殺死一個乞丐，他終於上了斷頭台。他說：『一個乞丐，他是一個寄生者，這應該剷除的。當小孩子受餓，母親哭着男子受着窮困的苦痛的時候，人們不應該把珠寶埋藏起。至於爆裂彈，這是弱者對破壓迫的強者復仇的武器。』

拉瓦夏死得異常勇敢，他臨終時唱了一首歌。這叫做「狄勝父」 Pere Duchesne 之歌，後來成爲一首很著名的無政府黨歌。第六節的前三句是：

『要是你要享快樂，

天呀！

絞殺你的主人翁。』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彌塞 (M'usewx) 在社會藝術 (L'art Social) 中批評拉瓦夏說：『拉瓦夏是一個澈始澈終的反抗者。他爲着理想，爲着要使他的理想實現的緣故他犧牲了他的生命。他什麼都不怕，他自承他所做的事……』保羅亞丹在悼拉瓦夏一文中說：『不管資產階級的報紙怎樣嘲罵，不管官僚們怎樣造謠中傷，然而我們仍相信他是沒錯的……』拉瓦夏是偉大理想的宣傳者，他是古代宗教的爲世界進步爲窮人謀幸福而犧牲個人生命和名譽的思想的宣傳者……』卻可侶贊美拉瓦夏道：『我贊美他的勇氣，他的善心，他的靈魂的偉大，他寬恕敵人的仁愛。』

(5) 反抗者瓦揚的呼聲

巴黎的居民剛剛把拉瓦夏事件忘却後，瓦揚的事件又發生了。瓦揚想炸毀巴黎代議院。他果然進了布爾朋宮 (Palais Bourbon) 正要拋炸彈。一個婦人知道了他的意思，便握着他的手，然而炸彈終於拋了，傷了一個議員和幾個旁聽者。瓦揚當場被捕了。在法庭上他演說如下：

「諸君，在幾分鐘內，你要判定我的罪了；然而我得到你們的判決，我却是很滿足的，因為我把現社會傷害了。這是一個應該詛咒的社會，在這社會中我們到處可看見一個人一天的浪費可以養活數千家人而有餘；這是一個何等不名譽的社會呵！少數人壟斷着全社會的財富，而成千成萬的窮人，却甚至終日得不着麵包，這樣的食物，富人的狗都能常常得着吃的；許多家的人甚至因生活必需品缺乏而自殺。

「呵！諸君！我希望支配階級能夠跑到那些不幸的人中間去看看！然而他們絕對不會的，他們好像聾子一樣聽不見貧民的哀訴。「命運」像十八世紀的「君權」一樣把他們驅到了深淵，他們會被吞沒於其中的。那些人是何等可憐呵，他們聽見將餓死的哀號，而裝聾做啞；他們相信自己已是上層階級的人，而有權壓迫在他們下面的貧民。有一個時代來了，那時人民不再與他們講理了。他們像暴風一樣的吹過來，却又像急湍一樣的流程過去了。那時我們會看見他們的頭帶着血被縛在樁上。

「諸君，在被掠奪的貧民中有兩種人。一種人不知道他們自身是什麼？也不知道該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怎樣做？他們隨遇而安，忍受困苦，相信他們生下來便應該做奴隸的，他們以資本家交換他們的勞力後所給的小小報酬爲滿足。但是另外還有一種人，他們却與前一種人恰恰相反，他們思想，研究，並且考察周圍的情形，發現出社會的罪惡。他們看得很清楚，並且他們看見別人受苦心中也很苦痛。難道這都是不應該的麼，他們獻身於爭鬥中，並且替多數貧民要求權利？

『諸君，我便是後面那一種人中的一個。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我都看見許多不幸的貧民匍匐在資本的束縛之下。在各處我都看見同樣的傷痕，使貧民的鮮血一滴一滴的流。甚至在南美洲最遠的地方也是這樣；我起先還以爲那些受慣了文明的苦痛的人在那裏可以休息於櫻樹之下而從事於自然的研究。並且我還看見資本像一個吸血鬼一樣，來吸不幸的貧民的血液。』

『我於是回到了法國，我看見我的家族陷於極困苦的情形中。這是我的憂愁的杯中的最後一滴了。我實在不能再過却受苦的和怯懦的生活了。我便帶了炸彈來送與那

些人他們對於現社會的困苦是負有責任的。

『我受着人們的責罵說我炸傷了幾個人。讓我指出過去的事實來罷：假若中產階級在法國大革命時不會實行屠殺或引起屠殺，那麼他們至今還會匍匐在貴族的羈絆之下。在別一方面，我們要於東汗（Tonquin）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達阿美（Dahomey）的死者及傷者的數目上，加上那些死在工廠礦場及一切資本的勢力所及的地力內的千萬貧民，以及那些餓死凍死的人；我們的議員反以為這是正常的。這樣看來，那麼，你們對於我的責罵，是何等的淺薄呵！

『一個人不應該傷害他人，這是不錯的；然而我們受了在上者的打擊，便不應該防禦麼？我知道定有人要向我說，我不應該犯暴行，只可以用言辭來辯護人民的權利。然而我們能夠期望到的是什麼？要把襲子叫醒，非用大聲不行的。我們已大聲的叫過了。他們對我們的呼聲反以不斷的監禁，絞繩，排槍來回答。要知道：我的炸彈不僅是反抗者瓦揚的呼聲，而且還是一個全階級的呼聲，這階級要繼續的保護他們的權利，並且還要於言

第一齣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辭之外，再出以激烈行動。實在告訴你們說：他們已知道法律是無效的了。思想家的理想絕對不會停止的；在前一世紀，政府的武力就不能阻止狄岱祿（Diderot）服祿特爾（Voltaire）那些人來把解放的思想傳播於人民中，所以現政府的武力也不能阻止卻可侶，達爾文，斯賓塞，易卜生，米爾波（Mirbeau）那些人來傳播自由正義的理想，這理想能夠使那些愚弄羣衆的偏見消滅的。這些理想極爲貧民所歡迎，並且還要發達於反抗的行爲中，如像他們所影響於我的一樣，要到強權消滅時爲止。到那時人人能隨意的自由組織，每個人都可以享受他的勞力的出產品；並且偏見也沒有了，人類過着和諧的生活，除研究科學和愛他們的同胞而外，更無別的慾望。

『諸君，我敢斷定說，現在的社會充滿了一切不平等的情形，在這社會中，我們每日都可看見因貧窮而自殺的事件，以及街角賣淫的事件；並且這個社會的重要紀念物，便只是兵營和監獄。——難道這樣的一個社會，還不應該立刻改造麼？我們應該祝福那些爲這種改造而工作的人們。這就是那個理想，他使我與強權決鬥；但在這次決鬥中，我僅

僅把我的敵人擊傷了，現在應該他來擊我了。

「諸君，無論你們處我以何種刑罰，我並不放在心上；我以理解的眼光來觀察你們，我不能不笑你們的妄爲，你們是什麼東西，居然敢來裁判你們的同胞！」

「呵！諸君，你們和你們的判決在人類歷史上是何等渺小的東西呵；並且人類歷史也不過在一陣旋風中的一個小東西，這旋風會使人類史至於無窮的廣大，這旋風是一定要消滅的，至少也要改換過的；爲着要使同樣的歷史，同樣的事實重現的緣故，武力的普遍的不斷的使用，是永不能停止的。」

(6) 智識階級一致援救

瓦揚這樣的完結了他的演說。他那種反抗的精神，和熱烈的感情，都在這篇演說裏完全表現出來了。智識階級很受他的演說的感動。那個受傷的議員勒米爾 (Abbe Lemire) 還請求減輕瓦揚的罪。社會黨的議員也聯名向法總統請求減刑。

在法國的向例，凡未成功的犯罪，是不會處死刑的，所以大眾都以爲瓦揚的罪名至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多不過是無期徒刑。然而法總統加爾諾 (Carnot) 要判決瓦揚的死刑，瓦揚終於在斷頭台作了悲壯的犧牲者了。

(7) 思想家藝術家又一次表示對於斷頭台的憎恨

法國小說家高貝 (Cope) 批評瓦揚事件說：「我讀到瓦揚被處死刑的詳細情形，我陷於沉思的態度中，我想像他在繩索下伸展他的胸部堅定他的步武直向前進；堅強他的意志，集中他的精力，以堅定的目光注視着刀鋒，最後向現社會吐出他的詛咒的呼聲。這時好像忘却了我自己，另一幕景象又突然顯現於我的眼簾前。我看見一羣男人和婦女擁擠在長方形的馬戲場中間，在上面千萬觀眾的目光的注視下，可怕的叫聲起來了，「獅子」在下面野獸的籠子開了。」蒂甘按這是指羅馬奈龍時代的事。」

「我以前還不相信他會被處死刑的。第一他並未殺死人：這已成了習慣，凡未成功的犯罪都不能處死刑的。這種犯罪，雖然含有可怕的目的，但却是無私的由抽象觀念生出來的。這個人過去的歷史，被拋棄的小孩時代，和他所過的艱難生活，都可以替他辯護

的。在獨立的報紙上一致起了袒護他的呼聲，又宏亮又有充足的理由。這是思想家藝術家的光榮。他們又表示一次他們對於斷頭台的憎恨。」

瓦揚的事件還牽連着保羅卻可侶 (Paul Reclus) 保羅是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卻可侶的姪子。政府說他是瓦揚事件的教唆犯。瓦揚處死刑後，還以缺席裁判處保羅徒刑二十年，保羅遂亡命英國。

(8) 願意死並且知道怎樣來死的項利

在瓦揚處刑後數日，德爾民留 (Hotel Terminus) 咖啡店中有一個人投了炸彈，把那些聽音樂的人傷了。投炸彈者愛米爾項利 (Emile Henry) 與警察搏戰，終於被捕。

項利在法庭上承認二三年前所發生的炸彈事件有許多都是他做的。他並且說他曾預備替加爾莫 (Carmaus) 的礦工罷工者復仇，在公司的辦事室裏安置了一個炸彈，後來被看門的人發覺出來了。炸彈被帶到警察署在那裏爆發了，傷了幾個人。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他在法庭上說他相信富人對於社會的罪惡應負責任的。他演說道：「我聽見人們說生活本來是很容易的，對於一切的智慧和努力都是很有機會的；然而我的經驗却使我相信在宴會中只有強悍的人和善於諂媚的奴隸才能獲得位置。別人告訴我說現社會的組織是基礎在正義與平等上面的，然而我所看見的事實却證明這不過是騙人的謊話罷了。我少年時代的幻想一天一天的消失了。我無論走到何處，我所看見的事實都是一樣的：在我們中間的只是愁苦，在別一階級中間的却永遠是快樂。因此我便知道我所聽見的那些話，不過一具遮現社會的最可恥的罪惡的面網罷了。」

『我極端愛自由，愛個人創意。(Individual Initiative)……我帶着深刻的憎恨

來參加這次鬥爭，我的憎恨因為看見現社會中可憎的景象，便一天一天的增加，現在的社會，在其中一切的事物都是極卑污的……在其中一切的事情都會阻止人類感情和自由思想的發展。我很願正直的猛烈的來攻擊這樣的社會……我們對資產階級宣戰；在這次戰爭中我們並不向誰求寬恕。我們願意死，並且知道要怎樣的來就死。這便是我

對於你們的判決毫不關心的原因。」

項利的事件也有人請求法總統減刑，但是仍遭加爾諾拒絕了。項利在斷頭台殉道的時候，正是瓦揚被害後數日。

(9) 加塞利的匕首上，刻着一個人的名字：『瓦揚』

約一月後，六月二十五日，法總統加爾諾到里昂參預展覽會。那天晚上他往戲園裏去，在路上被一個意大利無政府黨人刺死了。在刺客所用的匕首的柄上，刻着一個人的名字：『瓦揚』

加塞利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本來可以逃脫，然而他並不逃走，因此他便被捕了。在法庭上，他也自由的發表他的意見：

『陪審官諸君！我並不想替我自己辯護，這不過解釋我的行為而已。』

『在我幼年的時候，我便知道現在社會的組織是極壞的，以致許多貧民不得不自殺，留下他們的妻子和小孩受苦。成千成萬的工人每天去尋找工作，但是却不能得到。貧』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民的家族受着餓，受着凍；他們受着極大的困苦；那些小孩子向他們的母親要東西吃，但他們的母親却不能夠給他們，因為家裏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他們所有的極少的東西都已賣盡當絕了。他們所能做到的，只是向人家哀求施捨；他們常常被拘禁起，因為官廳說他是游民。

『我便離開了我的故鄉，因為在那裏我常看見八九歲的小姑娘被迫着去做一天十五點鐘的工，只得着二十生丁的工資，這實在使我覺得難受。還有十八九歲的青年婦女也不得不去做一天十五點鐘的工，爲着要獲得微小的報酬。不僅我們的同國人生活在這樣的困苦情形中，便是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中生活着的；他們終日忙碌，揮着汗來求麵包皮，然而他們的工作出產品却很豐富，很值價的。這些工人，不得不處在最困難的情形中，他們每日的食品只有一小塊麵包，或麵包皮，和一兩杯清水；他們生活在這樣的情形中，所以到三四十歲，他們的精力便竭盡了，跑到病院裏去就死。他們因工作過度和飲食惡劣致病還不算，並且在我們國家內還有一種工人常患的病，據醫生

說這種病也是由於飲食惡劣，生活貧困和勞苦所致。

「我看見許多人受着餓，許多小孩子受着苦，然而城裏却堆滿了衣服和食物。我看見許多店鋪裏堆滿了毛織物和衣服，許多倉庫裏堆滿了麥和玉蜀黍，這些恰恰適合貧民需要的。別一方面，我又看見許多人全不工作，他們並不出產甚麼東西，只靠着他人的勞力而生活；他們每天爲着娛樂用去幾千佛郎；他們姦淫工人的女兒；他們占據着四五十間房屋；二三十匹馬，還有許多僕人；總之，他們享盡了人生的快樂。」

「我從前信仰過上帝，但當我看見人類中的不平等後，我便知道並不是上帝創造人類，實在是人類創造上帝。我更知道那天堂地獄存在的話，都是那些想保持他們財產的人造出來愚弄人民的。」

「最近瓦揚在代議院中擲了一個炸彈，來表示對於現社會制度的反抗。他不曾殺死一個人，僅僅傷了幾個人罷了；然而資產階級的裁判官却判決了他的死刑，並且他們還不以此爲滿足，更開始壓迫無政府黨人；不但把認識瓦揚的人一起拘捕了，甚至連那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些只聽過一兩次無政府黨人演說的人都不能免的。

「政府全不顧到這些人的妻子和兒女。他全不想到把這些人監禁起，不只是他們受苦，他們的小孩子也要受着痛苦的，他們的小孩子會在家中盼望爹爹歸來給東西與他們吃。那些資產階級的裁判官也不想這些什麼事都不懂得的小孩子究竟有罪沒有。他們的父親被監禁，總不能算是他們的罪；他們只要東西吃，他們並不應該挨餓。」

「政府繼續着搜索私人的住宅，拆閱私人的信件，禁阻演說和集會，用最卑鄙的手段來壓迫我們。甚至到現在，還有數百無政府黨人被拘禁起，因為他們會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或者在公衆之前表示過他們的意見。」

「陪審官諸君，你們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代表。假若你們想取我的頭，來拿去罷；但是你們不要以為這樣做去，便可以把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停止了。你們要知道：人們種下什麼，便要收穫什麼。」

(10) 難道現社會能夠要求那個人的生命麼？

加塞利也上了斷頭台不平的呼聲起來了。項脫 (R. Hunter) 在「勞動運動與暴行」中說：『難道現社會能夠要求那個人的生命麼？』然而現社會畢竟殺死了加塞利。項脫批評上面這五個無政府黨人說：『這幾個人都不是平常的人物，他們在法庭上的演說都是極其雄辯，極其動人，所以能夠激動法國光榮的思想家的感情。他們向着社會挑戰。法官不許德康辯護，拉瓦夏便來炸殺法官。瓦揚以爲製造法律者對於現社會的罪惡應負責任，他便把炸彈送與他們。項利却以爲現社會的罪惡的責任應該由那些縱慾的，自私的靠着工人勞力而生活的富人來負擔，他便來炸殺他們。法總統完全不懂得那種激動這些人的情感，反要處他們以死刑，於是加塞利，受着絕大的刺激，便把加爾諾刺死了。』

『這些人說現在所謂的公道只是爲權力階級而存在的，貧民被掠奪了，「他們靈魂的明燈」熄滅了。他們要求我們聽他們的哀訴，但是我們都不去聽。他們要求我們讀他們寫的東西，但我們也不去讀。瓦揚說：「要把聾子叫醒非用大聲不行的。」他們便不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得不以自己的性命作孤注一擲，以這種宣傳的行動來驚醒我們。我們固然可以絞殺他們，然而我們能把他們忘却麼？」

(11) 無政府黨人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樣看來我們還可以說他們無政府黨人是暴徒麼？

一個人富於反抗的精神，不能忍受着壓迫，他熱烈的愛人類，愛自由，他很刻苦的樸素的過他的生活，他具有極端的犧牲自己的精神和無比的勇氣，因此他才敢於做他們所認為正當的事。——這樣的人，我們能說他們是暴徒麼？我們能夠說那些爲着自己的利益來維持現社會制度的人是溫良的君子，而那些爲着全人類的利益來推翻現社會制度的人是暴徒麼？假若暴徒與君子的區別是這樣的，那麼我甯願做暴徒而不願做君子了。

(12) 祝福這一羣犧牲自己生命來拯救人類的先驅者

我們要知道：無政府黨人的暴行，是由我們現社會中的種種罪惡和壓迫做成的，像

暴風雨以前積聚在空中的黑雲一樣的使那暴風雨不可避免。犯此種暴行的無政府黨人，是由於他的對人類的同情心受着現社會罪惡的壓迫，和這種罪惡所表現出來的殘酷事實的刺激，加以終日見着許多同胞陷於困苦的非人生活中，使他更覺得憂愁：這些事情點燃了他內心的情感，於是他才犧牲性命來犯這種暴行。所以這種暴行是救人類的，而非害人類的；只要那種少數人享樂多數人受苦的情形還存在，這種暴行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管我們贊成或反對這種暴行，然而這些犧牲自己生命來拯救人類的先驅者，畢竟是值得我們祝福的！

蒂甘著

此
页
空
白

(五)東京的殉道者

(1)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在一九二三年的九月一日，日本東京發生了空前的大地震，日本政府和軍閥便乘此時機，施行屠殺朝鮮人、中國人、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計劃。他們最初散佈謠言說：「朝鮮人和革命黨要暴動。」資產階級便召集浪人組織自衛團，駐在各街中。還有軍國主義的青年團和退伍軍人團也動員來攻擊社會主義者的住宅，更捕殺了無數的朝鮮人和中國人。九月三日，騎兵刺殺了兩個工團主義者，並把他們的屍和死了的朝鮮人一同焚燬，這兩個臨死的時候，尚為工人祝福，還高呼着「工人萬歲。」

從九月一日到六日，這六天被捕的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有幾百人之多。十六日東亞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伊籐野枝，與其甥橘宗一（一個七歲的小孩）被甘粕正彥大尉等殺於憲兵司令部，屍首拋在井內，直至二十日這幕慘劇才為世人所知。

道。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在巢鴨署內，許多警察用棍棒毆打被囚禁的無政府主義者，平岩巖曾氣絕過四次，石里米山氣絕過一次。在中野監獄內，武良二被反剪着手高吊，而且有人還用水淋濕他的身體。

恐怖管治了全東京，吃人的猛獸四處跳躍。人道已經離開了世界了。這幾天所看見的只有屠殺，所聽聞的也只有屠殺。——這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呵！

(2) 無政府主義者

這次大屠殺，並非偶然的舉動，而是日本政府數年來所處心積慮預備好了的暴行。在那年保守黨檢閱的時候，那些司令官曾訓令說：『在最近的將來，國家將要與社會主義者戰爭，所以……』可見政府方面早已預備好了。這在日本，人人都知道無政府主義者更知道得詳細些。和田久太郎在十二年十二月出版的勞働運動上寫的一篇「大震大火中之騷亂與奴等之逆襲」中，便這樣的說過了：『所謂「高麗人暴動」，「社會主

義者騷亂」完全是欺人的話。』

大杉榮的殺害，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議，日本政府驚嚇着了，把這罪名推倒甘粕一人身上，判了他十年的徒刑；然而一年還不到，又暗暗的從千葉監獄中把他放出來了。政府的舉動，本來是兒戲的；何況甘粕的謀殺，是受命於政府的呢？

日本的民衆，處在政府的淫威之下，完全失去了自由和勇氣。他們眼看着殘暴的政府殺了他們的先驅者，他們又看着政府釋放了他們的仇敵，他們只是看着。

但在這時候，就激起了一些人，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

(3) 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的人

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漢模 (Hamon) 在他的名著無政府主義者的心理中曾解釋過：所謂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個富於反抗精神的形式（至少含有反抗，攷究，批評，革新四種）的人。他熱烈的愛着自由，有銳敏的求知心和好奇心。並且他還應該具有對於他人熱烈的愛情和正義的態度；他並應該浸染着宣傳的熱誠，和濃厚的道德感情。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散薄痕 (Sanbon) 對於上面所述的又加上幾個純正的品質，重要的便是，舉止的莊嚴；生活的樸素，整齊，和刻苦尤其應有一個無比的勇氣。

皮龍生 (Bjornson) 在他的著作「在人類力量之外」裏面，也說及無政府主義者的人格。他說，在無政府主義者中，我們可以尋着近代的殉道者，他們爲着要流他們的血，他們含笑的去受死刑，他們相信他們的殉道是可以拯救人類的。

把以上三段聯合起來，我們至少可以具體的知道無政府主義者是怎樣的人了。

(4) 復仇

因爲無政府主義者是富於反抗精神的，並且又是愛人類愛真理的人，他們願意不斷的爲着人類犧牲了性命，來反抗一切非人道的行動，於是在日本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田久太郎，古田大次郎，村木源次郎，倉地啓司，新谷與一郎，便起來實行暗殺福田大將的計劃，而爲被害的大杉，野枝和無數無辜的朝鮮人，中國人復仇，因爲福田是大震災時的關東戒嚴司令官。

他們在東京市外蛇久保村的一個農家裏，商議這次暗殺的計劃。他們決定在九月十六日（大杉被害日一週紀念日）舉行這驚人的舉動。倉地找得了炸藥；新谷便來製造彈壳，因為他是一個鐵工工人。

（5）手槍

但沒有等到九月十六日。

九月一日是大震災的一週紀念日，東京本鄉區菊坡町會便在本鄉燕樂軒開紀念追悼大會，特別把福田大將請來演講。

在下午六點鐘的時候，福田來了。到了燕樂軒門口，福田下了汽車，突然飛來了一個槍彈，在他的身後，現出一個男子，手中握着一枝手槍，正要向着福田的左肩下施放，不料福田的護衛人，很快的跑上前去，把這男子擒住了。

這個人便是和田久太郎。於是警察把他囚在本鄉富士署留置場，而福田的生命就被保全了。

(6) 炸彈

和田被捕的消息，古田等知道了，他們於是變更了進行的計劃。九月六日，福田家中收到了一個包裹，開封後，轟然爆發，燬了福田的房屋。可是這時福田却不在家，因此又保全了他的生命。

這個包裹是古田等寄發的，已又失敗了。不過古田等是不怕失敗的，仍勇猛的前進，預備在十六日再來。

(7) 失敗了

他們不能忍耐的等着十六日的到來，在這幾天內他們的煩悶，已到了極點。村木有幾次等得不耐煩了，提議急急進行。古田一次在給村木的信上說：『村木君，請你原諒罷。你說要急急進行，但據我看來，必須等到大杉紀念日才好，否則恐怕要失敗的。』

這次是古田錯了。在九月十三日警察便發現了他們的密謀。那天晚上，武裝的警察，圍了他們的住所。一個警察去敲門，好像送電報似的，高叫道：『有電報來了。』古田去開

門，警察便跑了進來，古田被捕了，村木正要發手槍，不過遲了，他也被捕了。

倉地，新谷兩人正在大阪，他們帶着炸彈到大阪與小西弟兄，內田源二郎，箴部同謀，爲破壞大阪天滿警察署及牢獄的舉動，因爲他們的同志濱鐵，河合，殺了一個，銀行員被囚禁在大阪監獄內，故想把他們從監獄中救援出來。

但事情也敗露了，警察知道了他們的祕謀，倉地，新谷同時也在大阪被捕了。

(8) 看看我們先驅者的身世

古田大次郎是「小作人」的編輯者，是一個從事於實際的苦戰的勇士。他是激烈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常喜自稱爲虛無主義者，曾和小西弟兄，濱鐵，河合，內田諸同志組織了一個「Guillotine社」(斷頭機)。前年他們預備實行革命，便去搶奪軍資金，當場殺死了一個銀行員。

和田久太郎是勞動運動社的同志，他家裏很窮，在幼年的時候，便不得不作工以養活自己。他和大杉榮等很盡力於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他的頭腦非常明晰，平常愛讀書，

且還喜歡詩歌。

新谷與一郎是京都人。他是貧苦家庭的小孩。在幼年時候便不能進學校讀書，只得去做鐵工。他的生活使他發見了現社會的罪惡，使他相信無政府主義。

倉地啓司也是貧家的孩子，從小便作工。後來在天滿紡織會社作工時，他便發起組織一個工會——天滿紡織勞動組合。他在工會中，是很活動的。

村木源次郎是一個極富於同情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平常的態度是很溫和的。他的身體素來很弱，久病肺病，但他的精神却是很健全的。

(9) 人間地獄中的殉道者

村木，和田，古田，新谷，倉地五人被捕後，便囚禁在監獄裏，一直到次年五月廿一日才第一次開庭審判。在其間，村木便死去了。

村本是久患肺病的，進了「人間地獄」後，一方面因為復仇的目的沒有達到，心中很是不快；他方面又受着獄吏的虐待；於是他的肺病便一天一天的加重了。

今年一月二十日勞働運動社同志近藤憲二還到獄中去看他，那時他雖能夠自行出來相見，然而他的面色却難看極了。過了三天，刑務所的通知便到了勞働運動社，說村木的病已到危險的時候，快來保釋出獄，同志得信後，便跑去看他，這時他已完全失了知覺了。同志們趕急用臥車把他拉回勞働運動社，在第二天，這替大杉榮復仇的村木源次郎，便在他的同志旁邊安然的死去了。這時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三時！

村木的死，雖由於肺病；但肺病之所以突然沉重，未嘗不是由獄吏的虐待所致。在這「人間地獄」中，便是生龍活虎般的人，也難得保持他的健康和他的生命，何況是身體虛弱而又患着肺病的村木呢？

(10) 裁判終歸是演戲

刺殺福田的事，雖發生於去年九月，但本案第一次的開庭審判却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在六月二十一日，第三次在六月二十七日。

在第三次審判的時候，檢事即要求處和田，右田，倉地三人以死刑，新谷徒刑十年。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這幾次審判確是很滑稽的，好像演戲一樣。古田說：「裁判終歸是演戲，」這句話刺在裁判長的肺腑上如針一樣。

這次裁判，是預定好的，法官是熟練的戲子，在裁判時，他的行動是預先定好的，不過臨時把旨意拿出來宣讀一遍罷了。

固然，在我們看來，裁判是兒戲，其實在法官自己又何嘗不把裁判當作兒戲呢！只苦了爲這兒戲而斷送了性命的無數冤鬼罷了！

(11) 爲死者復仇！

在第二次審判的時候，和田在法庭上慷慨地這樣的演說：

「我此次行動，和我平日所抱定的主義思想，並無何種關係。這次的動機，是在前年的。記得在前年大震災的時候，政府方面利用這混亂時期，就造出一種謠言，說是「社會主義者和朝鮮人的放火暴動」；於是在這震災中，對於朝鮮人和中國人就大加屠殺了。我這次是爲無數的死者復仇的！」

「那時候雖會有處罰流言蜚語的法令，間或也將造謠的人處罰過一兩個，以表示當時的造謠者並非政府，也不是憲兵隊和警察。其實，當時造謠的人中固然有步行的，然而以騎着馬身穿軍服，和坐汽車穿着巡警制服的爲多。這是不可掩的事實，在震災地周圍的人，都親眼見着的。

「那時的謠言是：『殺朝鮮人，不要把社會主義者放了生，』於是就釀出各處都在殺朝鮮人的舉動。平澤計七君十一人被軍隊擒着了，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把他們赤裸地慘殺了，頭是鬃斷了的。我怎樣的知道呢？因爲我偶然在一個地方，看見了平澤君的被害後的像片，頭和身體是分成兩段的。

「他們的殘暴，還不止此呢；十六日，甘粕又把大杉夫婦及其甥橘宗一捉到憲兵司令部慘殺了，這也是誰都知道的。

「同時社會主義者某某的住宅被携着槍劍的軍人侵襲了。某某人的家裏也被武裝的青年團侵入。還有巢鴨警察署拘捕的同志四人在大庭廣衆中被牽出來毆打，並用

竹片亂柴一陣亂打，打得暈死幾次，這也是不可掩的事實。

「我們勞働運動社從九月一日到七日，這七日內只分得二升糙米，其餘一切食料都被市內的青年團阻擋着，不許分配給與我們。」

「到了第七天，我們就被鉤込警察署捉去監禁起來。我那時正患着四十度高的熱病，也被警察捉去，我不能彈動，他們連被蓋一起，把我放在拘留所裏。」

「因為有這樣殘酷的暴虐，所以引起我如許的悲憤。這次我才決定來復仇！」

「這些殘殺的事件，尤其是慘殺了大杉夫婦後，還把那七歲的活潑可愛的宗一兒殺死了的，更使人悲憤欲絕，使我不能不作復仇的舉動！」

「殺朝鮮人，殺平澤君等，你們說是「非常期內的不幸事」，但爲什麼殺了大杉夫妻和宗一兒後，還要把他們的屍體拋在井裏，移屍滅跡呢？」

「政府把行兇的甘粕懲辦，不過是敷衍的舉動罷了。怎見得呢？甘粕殺了三個人，只受了十年徒刑，說是辦得很嚴；但刑期不到十分之一，就在千葉監獄裏把他放出來了。這

算不算是故意的圈套？

「我犯了所謂國法，我不是由於不知法而犯法，我明知犯法而不能不犯……現在我向全社會中營社會生活的人大聲疾呼道：「諸君，你們還知道社會上有正義麼？這次事件的責任，應由那使走卒虐殺無辜者的萬惡政府來負。我這次的暗殺，是根據於正義人道的悲憤而發的。」

「在警察廳的時候，在預審判事審訊我的時候，他們都向我說：「甘粕做的事，爲什麼你向福田大將復仇呢？恐怕看錯了一點罷。」便是福田本人在預審判事的答辯也說：「甘粕做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對於那件事情，也很覺得遺憾的。假若和田對於我的誤解冰釋了，我願請法庭減輕他的罪，但是如果他固執不變，那麼，法庭更應嚴重的注意。」

「福田說：「判罪之輕重在我，」這話是何等地有趣；現在暫且不提了。且讓我來說明「怎樣甘粕的事我要在福田身上來復仇呢？」現在假定預審判事的話和福田的話（甘粕犯罪與福田無干）是真的。然而甘粕的暴行，決不是出於自己的主意。這是大家

都明白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福田自己在預審卷宗上說，「我處於命令者的地位，和田等的這種想法未嘗無理。這是什麼緣故呢？甘粕受審判的時候，他的態度，是很曖昧的，就是我自己也疑惑他受了別人的教唆。但這事已經軍法會議裁判終了，可以不必提了。」——這可以證明了。所以說，無論何人都疑此事為福田所教唆，這是當然的。因此我便以福田為應負此事全責的人，我現在說福田是甘粕事件之主謀者，有三個證據。

「第一，他是當時的戒嚴司令官。

第二，九月二日張貼的告示：「現有朝鮮人社會主義者肆行放火暴動，你等人民宜團結以備不虞。」都是由福田雅太郎署名的。

第三，當時戒嚴司令官發於青年團，退伍軍人團的密令，是用謄寫版印刷的紙張：「應澈底取締社會主義者及韓國人。」

「以上三件事，可證明甘粕事件最明顯的主使者便是福田……所以把大杉夫婦

「取締」了，連七歲的宗一兒也「取締」了。

「縱然再退一步說，「彼輩把密令誤會了，甘粕事件完全沒有關係，」我還要問福田一句，「福田你也疑甘粕事件有教唆的人，幸而甘粕已脫網了。那麼，請你把你的疑惑明白指出來，請你把黑幕揭穿罷！使我知道我想錯了，使我能恍然大悟。」

「但是背後的黑幕裏，尚有多數人在。恐怕福田也不敢說，福田，你是男兒漢，你就出來負這個責任罷！」

「『經過軍法會議是沒法了，』那種黑暗的御用軍法會議便把責任卸却了，這恐怕不是軍人的態度罷。握有部下絕對服從的強的權力的長官，假若其部下在外發生了謬誤的行爲，當然該由長官負着責任，這才算得是軍人罷！」

和田這樣的完結了他的演說。

(12) 男兒漢的行爲

二十七日，在第三次公開審判的時候，檢事向裁判長詳說被告的罪狀。自然這些話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盡是根據於他對於無政府主義的偏見而來的。他說完後，和田便發言：

『檢事的話中有一句，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就是：「暗殺計劃不是男兒漢大丈夫做的事，而是卑怯的行爲！」怎樣叫卑怯？怎樣不是男兒漢？一個有軍隊有警察和裁判所政府，在暗中主動來殺人，這才算是男兒漢的事嗎？這才是勇敢的行動嗎？』

『我們潔己而死。這裁判我們的人不久也要受人裁判，這個日子快到了，我們能夠見得到的，這預兆，我們已可看得見了。看呵！勝利的波浪已湧起來了！』

(13) 法律是政府殺人的工具

與支加哥的慘劇一樣，我們東方的先驅者，經過了幾次滑稽的審訊後，便被處死刑和徒刑了。在這現社會中，政府是萬能的，彼要一個一個的把無產階級的鬥士殺死，彼要一個一個的把好人殺死。沒有正義，沒有人道！法律是什麼？政府殺人的工具罷了！

九月十四日在東京地方裁判所，和田古田等的暗殺事件已被判決了。

古田大次郎

死刑

和田久太郎

無期徒刑

倉地啓司

徒刑十二年

新谷與一郎

徒刑五年

(14) 我的事件是拚命的

這本可以要求再審，然而他們却不願意的。

和田說：『我的事件是拚命的，我不願哀求減刑。我很以不能與古田同死爲憾……』他相信支加哥尼伯的話，「突然而死，比一寸一寸的被殺而死，更要光榮些。」因此他希望判處死刑。在八月四日，他由監獄中寄了一封信給勞働運動社的同志，要求他們在他被處死刑後，把屍體焚燬，然後把灰拿來培養盆花。

古田在九月十四日的獄中感想錄中也寫着下面的話：『我可以從布施律師處曉得你們在外面的同志的意思。我聽了沒有一個反對我們不願再訴的舉動的。我們真感激得很多謝，多謝。我不能止住我的謝意。』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十七日，檢事允許倉地和新谷的再訴。但十八日和田的刑已確定了。二十日他便被送到一個祕密的地方去了。

『和田在什麼地方？』東京的同志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到了十月初旬，同志們才知道他在秋田（日本北部最寒冷的地方）刑務所。這是在黑暗的夜間，政府派人把和田送到浦和，再乘火車到秋田的。

（15）和平的最後

古田靜靜的等候那死刑執行日的到來。

『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裏並沒受什麼打擊，很平靜的。像江口君的話，既已經到了那個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煩悶，只有安然的等候那死的臨頭。』

到了他的最末的日子，古田的心，是很沉靜的。他那喜悅的面色，他那默默的微笑，他那悠悠的態度，——這是和他會面的同志，都看見了的。

十月十五日八點三十分鐘，古田的死刑已被執行了。那晚五點半鐘，他的哥哥和同

志十人，到刑務所取回他的屍體了。此中的經過，有一位同志曾寫了下面的一封信：

『到了牢獄的時候，天色已是暗黑了。禁子提着燈，我們在後隨他沿着高的牆邊走。那個威嚴而和霽的，面帶微笑的同志，出了會面所，可是他的四肢已冰冷了，頸上現出一條深大的絞痕。我們不能忍了！不久牢門開了，我們抬着新棺進去。

『古田……俯着他的首。我們都沒有說話，默默的把他的屍體移到新棺裏，看他的面色，好像在靜靜的睡着。

『依了他父親的意思，把他的屍體送到雜司谷布施的家裏去了。雜司谷是在東京郊外，古田君生前很愛的地方。

『到了十點鐘，自然聯盟，自我人社，及其他無政府主義團體的同志數十人，圍着他的棺，誦讀他的遺書——

「同志諸君：我去了，祝你們健康與活動！」

大正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午前八時廿五分

古田大次郎

『這是他臨死前五分鐘寫的，我們並沒有亂了他的筆跡。

『他帶着一隻狗和一隻貓的照片，以及他妹妹寄他的一片枯葉上了絞首台。那狗是他生前所愛的；貓也是他家裏的；於此我們可以知道，就是在絞首台上，他仍然懷着慈愛心呢。』

看呀，這便是現社會所謂暴徒(?)的最後!

(16) 死的懺悔

古田被宣告死刑後寫的日記，題爲死的懺悔這是血和淚的結晶，他以清淅的筆墨，真摯的感情，寫出了這樣的一本不朽的書，現在已經成了日本的聖經了。從這裏面，我們痛譯出下面一節來：

『被裁判之日

漸漸的已到了今天，快要往裁判所去了，我把我的感想寫了一些來。

我自稱是虛無主義者，到了法庭上，還說什麼不中聽的話嗎？我痛悔我不自殺，不能不怪我沒有勇氣，實在可惜；受了什麼裁判，已把我侮辱到了極點了。

想到這裏，不論什麼都得要反抗。

父親屢次來信，都說在被裁判的時候，應該要穩重些，特別不要想到亂暴的說法。被父親這樣說，願不願都得自家當心，這不能不穩重了。律師的意見，以為不應該禁止旁聽；一方面和田君也，想在大庭廣衆之前，揭穿福田大將的黑幕。因為這個緣故，我就應該格外的穩重了。

父親又說，堂堂正正的受裁判，於父爲孝，於亡故的母亦算敬禮。所以我仍將說的話放在心上，以出席於法庭上。

今天是陰天，像要下雨，還未見傳喚。

怎樣押赴死刑場，是覺得有點心理不安罷。

（午前七時記）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一天就把全案審完了（東京的一部分）晚上回來，要想把預約的感想寫了出來，不過身體是很疲倦的。

但是把當日的寫了出來，是很有價值的，沒法直到了今天一大早起就來寫！

第一，把我歡喜的事寫在前面。

和田，倉地，新谷諸君，都很胆壯，那是當然的很可喜的事。就中比較不大健康的新谷君，全然不恨我們，亦不悲觀自己受刑，尤其使我更加歡喜的。

其次，我最對不住倉地君：「乞寬恕我，」我向他說；「天外飛來，我也一樣，」他這樣的回答我。我心裏十分感激，至於流淚。

和田君熱烈的雄辯，很使我感動，他說到同大杉榮夫婦一起被殺的活潑天真的宗一，我也淚下，恐怕和田君說的時候，自己也是聲淚俱下的。

最後使我喜歡的，就是我案的答辯，也例外的非常的好。自家歡喜自家說的好，也未可知；但是覺得十分滿足的。

許多同志，在旁聽席中坐着，我見了心裏非常歡喜，而胆爲之一壯。

最滑稽的是那個書記和中濱鐵面貌一樣，最初是和田君說出的。仔細一看，越看越像中濱鐵君，說話也像，背影也像。和田君說，簡直當作會着鐵了。」

被我們指着笑着的那位書記先生，變了面色，睨視着我們。

寂寞的就是村木君不在這裏，和田君尤其比我們覺得傷感。他還說「被告席要與村木君留一份纔好吧。」

真的呢，若是源兄在，便熱鬧得很了……

但是還覺得不論在什麼地方，我們都看見他。他那青白的瘦而鼻高的面孔，帶着悽慘的微笑，還在說，哈哈，你們大家都很健壯的。

還有最悽慘的不能忘的一句話，和田君陳述的時候，像布施君在說「可惜他判決了死刑」語不成聲的調子，說了出來，雖一句短語，實在有說不出的無限的同情；我感激他，而那時我也絕望了。

那一句話，到現在我的耳裏還覺得明顯的很。

然而任想到什麼地步，我覺得我雖不是做這運動的好材料的人，但我自己覺得自己對就去做，不要他人說……我本來是這樣的人，這一點是我自己，無論如何不得不自認的。

在公判庭上也想到這一點，覺得是很淒慘的。以外的三人，一個一個的代我辯白，以後我也就忘却了淒慘，我也就喜歡了，對於和田，倉地，新谷，我很感激他，我真正喜歡極了。總之，那公判，熱鬧，歡喜的印象，都享受了。

會着他們三個，實在不能不歡喜的。

最後和田君向我說，「以後還會面幾次呢。」突然把胸一觸，使我不能回答。

一九二五，二二

這篇倉卒而成，遺漏定多，容後補入。和田演說辭和古田遺書都是同志夢仙替我譯的，我不過改了些罷了。其次日本同志山中供給了我不少材料，並書此誌謝。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一九二五，十二月四日
蒂甘著

此页空白

獄中絕筆

五月二十六日

再說對於「灰色馬」的事——

我爲什麼殺人爲的愛？

在我是完全認許了麼？是的。

我感着生的留戀麼？沒有。

對於死的恐怖呢？曾經很利害的感着。

現在，有時感着，有時沒有感着。把死完全忘記了的時候很多。只是死的瞬間的苦痛，是有一點可怕的。

比這樣更正常的生活方法沒有麼？或者會有。但是我不知道。我常常在尋求着。以上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我以為生活是「可以咀咒的空虛的東西麼？」不是的。

我是「不愛那一個，不想去愛那一個。不能去愛那一個的麼？」不是的。

我「具着一種欲求」做了我的事情麼？或者我是以「很想這樣做，所以這樣做」的心情做了的？對於此點，我不能明白的答覆出來。但我決不是以那樣簡單的心思做的。

路卜洵所說的兩條路——「升向基督的路，或者降到斯馬加考夫的路之中，」我對於斯馬加考夫是什麼人物，沒有知道，所以我對於後者，不能具有什麼意識。但這或者與我在上面說過的「完全認許，或是完全拋棄，」是同樣的意義。

「真理是什麼？」「真理在何處？」我為探求真理而殺人，而自己也被殺。我相信貫徹於此點的心，便是「愛，」

「非常注意於理由與他人的意見之中，恐怕含着有怯懦的要素罷？」確實的。

五月二十七日

我會想着到了破壞主義的境地，煩惱，苦痛都會沒有了。會變到很平易。可是，並不是那樣的。

因為這樣的苦惱，就從破壞主義中逃出來嗎？只是爲死的恐怖與生的留戀，就從破壞主義中逃出來的事情，是不能認許的。很多的人因後者的理由，不想進破壞主義裏來，一邊他還可以說在探求真理麼？是可以說，那是虛僞的。

因為怕死，而躊躇於求真理的人，對真理不能說是忠實的。那麼，他的生活，是虛僞的。與其詐僞無甯死！

古田次郎著
非子譯

此
页
空
白

(六)死囚牢中的六年

——薩珂(Sacco)與凡宰持(Vannelli)果然會被殺麼?——

(1)殺人的政府

要說政府不是殺人不眨眼的怪物，恐怕誰也不會相信罷。你看，有兩個人，他們的死刑全世界各處無數的人大聲反對，全世界無論歐洲美洲亞洲的重要都市裏都成立起來了援救他們的委員會。無論是智識階級或勞工階級，無論是無政府黨共產黨社會黨都同聲一致的反對政府殺這兩個人。全世界中凡有良心的人都一致的要援救這兩個人，他們與政府奮鬥了六年了，然而美國麻沙秋謝州 (Massachusetts) 政府仍然要殺這兩個人。難道這許多萬人的意思還敵不上那幾個人的意思麼？在一八八七年美國伊立諾瓦州政府已違反了許多萬人的意思冤枉殺了五個人了，現在，在同樣的情形之下，那兩個人也許會有那同樣的命運。然而我們能眼見着政府隨意殺我們的同胞麼？

要援救他們，而政府却要殺他們。從此我們也許更可了解政府的性質是完全與我們有害的了。我不僅要救我們現在被難的兄弟，也要救我們自己，救我們的子孫，那麼我們非把那殺人不眨眼的怪物除掉不可。

那兩個待死的人便是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薩珂與凡宰特。

(2) 薩珂與凡宰特

薩珂與凡宰特都是意大利人，無政府主義的鬥士，最近十年間他們在美國新英格蘭一帶從事勞働運動甚力。他們本來是工人，所以能糾合工友們組織工會，時與資本家抵抗，遇有罷工運動，他們總是盡力援助的。因此便得罪了資本家。資本家把他們當作最利害的敵人，時時想陷害他們的方法。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麻沙秋謝州南布蘭特列某製靴工廠的守衛和會計被強盜殺死了。這件事本和薩珂與凡宰特毫無關係的，然而法庭會想方法。

薩珂與凡宰特的被捕日期是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他們被捕的真正原因與殺人

事件並無關係。原來政府另有別的用意，是年五月三日在紐約城內有一個行人，在這天早晨看見從警察署的十四層高樓窗子裏拋出一個人的身體，這個人究竟是跌下來的，或是被人謀害了，然後把屍體拋下來，沒有人能夠知道。這個人是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薩爾塞多。（Salseto）薩珂與凡宰特對於這件事異常痛恨。他們是薩爾塞多的親密的同志和友人，在薩爾塞多被捕後未死之前，他們極力奔走運動援救他出獄，誰知正在這運動激烈的時候，他們所要援救的同志竟被人謀害了。這種絕望的悲哀與憤怒使他們不得不從事於激烈的抗議運動，猛烈的攻擊政府當局，他們預備好了開一個羣衆大會，散布了許多傳單，但五月五日他們便被捕了，身邊還有一張傳單。

在被捕後的前幾天，州政府只說他們是過激分子，預備把他們驅逐出境，然而法律上的理由又不充足，於是警察們便極力搜求可以做訴訟理由的證據。最後這些走狗們終於「發明」了很好的辦法。政府當局輕輕的把靴廠守衛和會計的被殺事件的責任放在這兩個「過激份子」的頭上，這真是絕大的發明呵！

(3) 兒戲的審判

說審判是兒戲，也許那些擁護法律的人不肯承認。然而事實上使我們相信如此。你想想看，那些人，他們的人格甚至比一個強盜還壞，他們居然敢來審判那些爲正義人道奮鬥的革命家，真太不自量了。然而就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們還不以合法的手段來審判，他們還收買了許多僞證來誣陷被告。譬如一八八六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的審判開始時，法官便受了賄賂來枉法裁判，於是以莫須有的證據判了五個人的死刑。後來新任伊立諾瓦州的州長，才把那件法官受賄的事宣布出來。從此法庭受賄的事盡人皆知；「審判是兒戲」的話誰都承認了，只苦了那呻吟於法律下的冤鬼！薩珂與凡宰特的事不過是許多不公道的審判中的一件而已。（其實審判不會是公道的。）

法庭方面既把一切的手續預備好了，於是開庭審判。許多無聊的人都被收買來做證人，在法庭上胡亂說了一陣。這樣的審判雖繼續了七個星期，都不過是玩的同樣把戲。那十二個陪審官照例是玩把戲的好手，還有那州律師和裁判官等，也都是上等的劊子。

手。所以審判的結果便是死刑。

說來是很奇怪的，法庭方面在開始審判的時候，把薩珂當成製靴工廠事件的主犯，凡宰特算是在布立奇握達十二月二十四日另一強盜殺人事件的凶手。其實這隔了許久的事居然會連在一起，真正是兒戲的舉動了。

關於凡宰特的公認是祕密進行的：出乎一般想像以外的不公平。先判了凡宰特十五年的監禁。凡宰特爲着準備再審訴訟的緣故請求繳納保證金，保釋出獄，但法庭又以與製靴工廠事件有關拒絕保釋。這種舉動更足以使人明白法律的性質，實在說來更足以使人輕視法律。法官可以隨意收買僞證，來把許久未決的舊案的責任放在他們所欲殺死的人的頭上，法律只不過是他們殺人的工具罷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薩珂與凡宰特自然會得着死刑的判決。果然在第七星期的審判後，麻沙秋謝州法庭便判決了薩珂與凡宰特的死刑。雖然這「電椅的死刑」比較殺頭絞首要文明一點，然而一想到這次審判的內幕，便令人不寒而慄，這何嘗不是最野蠻的

舉動呢？

(4) 法庭的重重黑幕

法庭是公正的麼？絕不！兩個曾服務於聯邦政府的警察署職員奈若爾滿和衛羊特說，薩珂與凡宰特是帕爾麥和警察署員弗林等在一九二〇——二一年組織的渴血的陰謀之下的兩個受害者。而先前死的薩爾塞多也是一個受害人。他們的陰謀是反對一般革命黨——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以既殺了薩爾塞多之後，又要來殺薩珂與凡宰特了。

奈若爾滿又說，波士頓的聯邦警察署員都以爲薩珂與凡宰特實在是和他們所被定的罪名無關的。

波士頓巡迴法庭庭長安德生甚至在薩爾塞多被害以前便嚴重的攻擊帕爾麥，弗林等所組織來陷害無政府主義者的「赤十字軍」的法西斯蒂行動，薩爾塞多的被害應由帕爾麥負責，因他當時是被帕爾麥囚禁起來的。那些劊子手要叫他供出同志的姓

名來，還預備把一九一九年六月的炸彈事件的責任放在他的身上，後來大概是因為這種手段失敗了罷，便率性把他害死了。

這樣可見薩珂與凡宰特的判決完全是法庭做好的圈套，甚麼證據都是假造的。法庭的重重黑幕這次算揭起了一幕，看呀！那裏面是何等黑暗陰鬱！何等的可怕！法律！在你的名義之下，不知有若干無辜的人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了！

然而有許多人還想政府和法庭有一點公道的處置，還希望那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會有一點良心，他們請求再審，但經過了許久的努力後，所得到的是麻沙秋謝州最高法院的拒絕！要是有充分的證據足以證明薩珂與凡宰特的罪，爲什麼又怕再審呢？

(5) 真正凶手馬德諾司的自白

一九二六年夏，一個殺了銀行會計的凶手馬德諾司 (Madericos) 在法庭上自承他和幾個同伴是一九二〇年製靴工廠謀殺事件的凶手，這完全和薩珂與凡宰特無關的。這是很有力的一個證據，假若根據這證據審一次，那麼薩珂與凡宰特的罪名一定可

以洗刷乾淨。然而法庭方面把這重要的證據一筆抹殺了。

裁判官賽葉 (Thayer) 對於再審的請求，駁覆道：『以馬德諾司的供詞而論，法庭可以很輕易的把責任移在別一些陪審官的身上，然而果真要這樣做，便無異乎規避法律所加於法庭上面的嚴重職責了。我爲這嚴重的職責所驅使，不得不費了幾星期的時間不間斷的來考驗和研究關於請求再審的證據和馬德諾司口供的紀錄。我憑着理性和良心的判斷，而且存着對於被告方面的憐憫心，（這憐憫心是在不與法律的原理和對於公家權利的尊重二者相衝突的範圍內的），結果，我不得不判斷馬德諾司的口供是不可靠的，值不得信的，虛偽的。要根據這樣一篇供詞便把這國裏最高法庭所承認的十二個陪審官的判決推翻，這簡直是在侮慢真理和正義了。因此我使用法律所賦予法庭允許請求再審的一切權利，拒絕這次對於再審的請求。』

這樣以極無理的理由就把馬德諾司的口供一筆抹殺，對於請求再審的希望下了這樣一個嚴厲的打擊。薩珂與凡宰特是一定要死的了。然而他們的死刑，並不是因爲他

們有殺人的嫌疑而是因為他們是勞働的主動者，是政府所痛恨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真正罪名不是殺人而是保護工人的利益。

於此可見世界上最卑鄙的莫過於政府的走狗了。他們不敢明明白白的殺人，而必假造一點罪名加在別人身上而藉口以殺之。芝加哥的悲劇已判定了伊立諾瓦州法庭的死刑，而馬德諾司的自白又判定了麻沙秋謝州法庭的死刑。現在不是法庭在審判被告，而是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在審判法庭的日子了。總有一天人們的憤怒堆積到無可隱忍的時候，他們會起來像搗毀法國巴斯底監獄一樣，把一切的法庭搗毀得乾乾淨淨，不留一塊石子在地上。

(6) 凡宰特的身世

凡宰特 (Bartolomeo Vanzetti) 在他的自敘傳「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裏，用很動人的筆敘述他的勞工的生活。他在十三歲的時候，便開始在一個意大利城裏糕餅店裏作工，一直作到他來到美國的時期。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五日他便同薩珂一齊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被捕了。他的全生活裏都是勤勉刻苦的勞動的日子。到美國後常常有失工的時候，連麵包也不能得一飽。在意大利時，他很少讀書，到了美國後，不管生活如何困苦，他仍努力研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自由思想。他讀過克魯泡特金，馬拉鐵斯達，邵可侶，馬克思，馬志尼，斯賓塞，達爾文，託爾斯泰，左拉及其他許多作家的書籍。他承認他的思想力還不足透徹了解這些材料。他說：『但是我又研究對於人們，動物植物以及人的周圍的一切事物之殘酷的繼續的嚴厲的觀察。生活的書：這是書中之書！所有其他的書都不過是教人怎樣去讀那本生活的書罷了。』最後說到他現在的情形，他說：『我在衆人的自由中去求我的自由；在衆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以為要建立一個正當的人類社會，唯一的道德的礎基便是義務，權利事實的平等，只有在這礎基上，正當的人類社會才能夠建立起來。』

這便是那個人，美國警察爲着要保護他們的主人（資本階級）的利益的緣故，不惜收買僞證來誣陷他，用種種手段來謀殺他。然而就不管馬德諾司的自白，你會相信寫

「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的凡宰特會做一個強盜殺人犯麼？

(7) 監獄中的薩珂與凡宰特

最近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波爾基 (A. Borghi) 曾到監獄裏看過一次薩珂與凡宰特出來後，記錄當時的情形如下。

「我到他們的監獄裏去看他們來。進去時我不禁戰慄，出來時我竟哭起來了。

「呵，同志們！他們在那裏很活潑，很康健。他們微笑着。他們談論着我們的理想和我們的奮鬥，好像他們在幾星期後就要出獄似的。假若你不常見他們，你定會忘記他們現在的實在情形了。因為他們的思想是如此清明，面貌是如此安靜，精神是如此平靜。

「然而實際上他們却被判定死刑了。

「在監獄裏，就在凡宰特被囚的地方，那可怕的殺人的電氣刑具已設備起很久了。因此我們的同志每天早晨他的囚室門上的鎖打開的時候，他不知道究竟是獄卒領他出去照例的散步呢，還是上那電氣死刑臺。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凡宰特自己對我講，有些時候，有人把他放在那個離執行死刑的地方很近的囚室裏。他能夠聽見那伴隨着刑具起來的可怕叫聲。』

『我出來時自己心裏異常的激動。我希望這是一場幻夢；我想像到那等候着這兩個被資產階級所拘押的人質的可怕的最後，國際無產階級看着資產階級把他們放在劊子手的手裏而不能阻止。我想到這個，我感覺很大的羞愧！』

『這樣，經過了七年的抗議後，對於這兩個被定罪的同志已是七年的殉道了。』

『他們再沒有什麼希望了。他們以一種激動的確信的態度向你們明白的宣言：「電椅的刑罰遲早總會來的，早一點還要好一點。」』

薩珂在一陣憤怒的時候，他的南意大利人的黑眼爲憤激的火燄燃起來了，他叫道：「我不再簽名請求再審了。不管怎麼樣，這是應該早點完結的。」

『我向這兩個英勇的同志說，現在法國援救他們的運動擴大了，這是法國同志和意大利同志，（特別是在巴黎的）的工作。』

『他們都知道。他們感謝同志們，然而我再說一遍，他們相信是沒有生存的希望了。』
『不管這個，他們現在的精神仍是驚人的。』

『七年……判決了死刑後的六年。』

『這七年之中，薩珂過了七年囚室裏單調寂寞的生活，凡宰特做了七年的苦工。而且時時來到腦裏的思想就是死。』

『今天明天後天？』

『他們是無罪的。便是他們的精神的堅忍力量已足以證明他們是無罪的了。』

『要是在明天，這兩個殉道者在絕望的時候，承認是罪人一死了事，那些科學家法學家能夠不想近代所用來攻擊中世紀的慘酷刑罰的論辯便來承認這種自白麼？』

『一個人生活在電氣死刑的威嚇下過了許多年，每天早晨獄卒來開囚室門時，都有牽出去執行死刑的恐怖，這樣的刑罰，世界上還有比牠更殘酷的麼？』

『怎麼做呢？』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第一，我們應盡我們的力量使我們的敵人沒有機會做事。』

『第二，應使援救薩珂與凡宰特的運動到處蜂起，像現在才開始那樣。』

『我們且假定薩珂凡宰特還有生存的希望，而你們和勞働階級援救他們的奮鬥也是會得着勝利的。』

(8) 我不是一個罪人

美國新聞記者派蘇司 (J. D. Passos) 曾到監獄去訪過凡宰特一次。

『凡宰特坐在一個橙子上，身體粗大，平靜。在他的廣闊的眉下有一對安靜的眼光。他有濃密的鬚鬚，當他微笑時嘴唇並不抖動。』

『我們互相問候了過後，凡宰特說「很不好。我應該勤苦的工作，現在應該更勤苦了。我要寫的東西太多，而且恐怕又沒有好多時間了。」』

『他每天差不多有三點鐘的時間來讀報，寫信，作文。其餘的時間便在工廠裏作汽車的鐵板。』

「他又說：『在監獄裏寫東西很困難。以前我每天可以勞働九點鐘或十一點鐘然後坐下來寫東西……在我的文章裏少有錯的地方。然而現在呢，要一個字一個字的改，在囚室裏寫東西是極其困難的。』

『我們又談到教士。天主教教士和新教的牧師都發表宣言和文章來攻擊他。他們說，別的囚犯看見這個判定了死刑的罪人居然會這樣一年一年的逃掉刑罰，那麼他們便會變壞的。』

『他們之所以恨我者。不過因為我是一個無神論者罷了。假若我肯走到他們那裏去，向他們謙卑的說，『神父呵，我現在懺悔了，請你赦免我罷！』他們便會幫助我的。』凡宰特這樣說。

『最後，我請求見那木爾飛神父。他戰慄得像一片樹葉，我要求見他，向他說，『我對你會做了什麼事會使你這樣的反對我呢？』他戰慄得像一片樹葉，除了溫和甜蜜的話語外什麼也不說了。要是我果真是一個罪人，他願意救我的靈魂，也許甚至紅衣主教也

要替我說情的。他們恨我，因為我不是一個罪人。」

「在監獄中，你一入了法律的陷阱，你的最大罪名便是「無罪」了。

「凡宰特說：「請告訴他們說我拒絕一切寬恕減刑等等的請求。我既然是無罪的了，爲什麼要去要求減刑呢？」他說話的時候是很安靜的，聲音一點也不抖。」

(9) 全世界同聲援救

判決是定了，再審也不能了，一切都完了。這種殘酷的判決自然會引起有良心的人的反對。自一九二一年判決以來，世界各處都有援救薩珂與凡宰特的運動。在波士頓組織了一個「薩珂與凡宰特援救會」，一面宣布法庭的黑幕，一面向全世界報告此事的真相，請求有良心者的援手。已故法國著名文學家法郎士當時還健在，在那年十月三十一日致書英國國民全體，敬請援救兩人，言詞甚爲沉痛。近來羅曼羅蘭、巴比塞等也宣言反對這兩人的死刑。在法國這種運動異常激烈。不僅無政府黨要援救他們的同志，便是共產黨社會黨急進黨等，等都要救這兩個無辜被害的人。所有大的報紙論到此事，無不

反對美國政府的措置。「國際無政府主義者援救會」在法國各大城市組織演講會，演說的人有該城的市長以及著名人物，工團亦有人參加演講，著名音樂批評家比阿席（G. Picot）每次都以他的如火的辯才，把這次殘酷不公道的事件展示於全法國人民之前，叫他們救救他們的無罪而被處刑的弟兄。

此外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德國，英國，日本，等國都有援救薩珂與凡宰特的抗議書致美國人民和政府。就在法西斯蒂勢力下的意大利，多數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和共產黨連名發出抗議書。在南美布威洛士，有人投炸彈於美國公使館示威。

至於美國各地的反抗運動更爲激烈。在紐約自去年十一月以來由 I. W. W. 發起，連日在馬秋生司克亞公園開抗議大會，每次到會者有一萬八千餘人。許多演說家的熱烈辯才感動了無數的人。有名的辯護士泰羅說，「假若盡力如此做去，便可以保證有再審的可能和生命的救助。」I. W. W. 與其他勞動團體組織「國際勞動者防護委員會」屢次向麻沙秋謝州長提出嚴重的抗議書。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全美勞働團體的機關報上一致登出下面的口號：

「從合法的殺人者手裏救出薩珂與凡宰特來！」

「不要讓這兩個同志死了！」

「以相互扶助之鍵打開這兩人監房之鎖，把他們救出到自由的世界來！」

至於資產階級呢，這次他們也要說幾句公道的話了。美國各資產階級的報紙也反對法庭的判決。「波士頓消息」上說：

「薩珂與凡宰特不應照一九二一年的判決施刑。我們對於這兩個人的政治理想並不同情，然而我們的懷疑漸漸使我們確信這兩個人是無罪的。再審的請求是根據於警察吏奈若爾滿與衛羊特二人的供詞以及馬德諾司的供詞。關於前兩個人，裁判官賽葉說他們故意使他們的供詞帶有侵害美國政府的威權的性質，至於馬德諾司，他說這是一個卑鄙的騙子。」

「我們要求考察奈若爾滿與衛羊特所指出文件中關於這案件的一部份。我們不

要忘記薩珂與凡宰特是在壓迫革命黨人最利害的時期裏被定罪的。而且警察長帕爾麥在一九二〇年紐約監獄中的悲劇裏所做的事也很可疑，在其間薩爾塞多在拘留所的十四層樓上墜下死了。

『因為這些理由，我們希望於一九二七年的安靜的空氣裏重審這案件。』

今年四月十二日法國社會黨的報紙「每日新聞」(Quotidien)上也說：

『據可靠的消息，薩珂與凡宰特將於今年七月十日後的一星期裏被執行死刑了，恰恰距現在還有三個月。……我們想像中會看見那被定罪的人縛在那殺人的電椅上，然後放下來擡回監獄，過幾天便行葬禮了。這所經過的一切可算是最殘酷的舉動了。』

『難道那一大羣智慧科學進步的人能冷淡的看着這兩個人受這樣的苦刑麼！』
『他們是無罪的！』

羅曼羅蘭等也致電美國政府抗議他們的死刑：

『法西斯主義及白色恐怖下受害者防護委員會抗議薩珂與凡宰特的死刑，要求

釋放他們。

亨利巴比塞，羅曼羅蘭，愛因斯坦。」

「我們很苦痛的知道麻沙秋謝州律師要求立刻執行薩珂與凡宰特的死刑。

「這兩個人，千萬個有良心的人都說他們是無罪的，他們在一九二一年被判死刑後，等候那最高法庭的決定已六年了，他們長期的殉道已喚醒我們國人的一致的同情。

「我們訴之於美國政府的仁慈，希望以公平的寬恕手段對待他們。」

蓋約（前國務總理）

麥拉爾杜連夫人（萬國人權協會會長）

巴齊（法國人權協會會長）

茹阿（法國勞働總同盟書記）

此外塞威林（Séverine）及比阿席，羅曼羅蘭，巴比塞等二十六人連名致抗議書於美國政府，署名的人都是法國著名文學家和學術界有名望的人。其餘向美國政府抗

議的人不知多少。其他各國抗議這種判決的人更不計其數。意大利政府也向美國政府提起交涉，這些事因篇幅關係也不必多說了。

(10) 勞働階級的憤怒

全世界的工人們看見他們的友伴快被美國政府誣殺，自然異常憤怒。政府本來是工人的仇敵，對於敵人只有奮鬥到底，更何況此時他們的友伴又陷在敵人手裏呢？

美國政府要誣殺薩珂與凡宰特，便無異正式向工人宣戰，工人也只有準備接戰的。柏林革命工團主義的工人國際（第四國際）發出沉痛的繳文，告全世界的勞働階級，要全世界的工人們一致起來援助他們的在危難中的兩個同胞。

法國勞働總同盟致美國勞工同盟表示法國工人的態度與美國工人一致。堅決的反對薩珂與凡宰特死刑。同時又電安士潭工團社會主義國際要求一致反對美國麻沙秋謝州政府的野蠻舉動。

安士潭社會主義國際同時致電麻沙秋謝政府代表七百萬工人表示薩珂與凡宰

特的無罪並反對他們的死刑。

南美阿根庭的布威諾亞列司 (Buenos-Ayres) 地方的碼頭工人罷工四十八小時表示他們的反對。

紐約的工人在最高法院的決定宣布後，四月十一日也罷了一小時的工，並於十四日在聯合廣場舉行示威運動並且還要開會決定同盟罷工的日期。

(11) 最後的一步

雖然全世界中有這麼多的人要救這兩個人，然而那些渴血的惡魔却一定要殺他們。諾爾福克郡地方律師威爾巴說：『我相信薩珂與凡宰特的死刑執行期愈速，則現在的種種運動之消滅期愈早。要是我們早把電氣死刑執行了，那麼決不有像西布立奇握達炸彈那樣的事發生了。』

這樣說來可見支配階級是決心要殺薩珂與凡宰特的了。

今年四月五日午後十一點十五分鐘「薩珂與凡宰特援救委員會」從波士頓發

出下面的電報：

『最後的一步，——電椅——情形很悲慘。』

第二天法國各報都載出來，加以沉痛的評語。

果然，四月九日便宣告最後的決定了。情形是這樣的：

在裁判官賽葉未到之前，州律師連奈把法庭的決定告訴了辯護士湯姆孫。

薩珂與凡宰特知道他們還有九十二天可以活的了。

不久宣判的儀式便開始了，書記起立宣誓，並問：『尼古拉薩珂，你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薩珂便立了起來，先抱歉說他的英語不好，請原諒，然後演說道：

『我從不知道也從不曾聽說過，更不會在歷史上讀過世間還有和這個法庭的殘酷相等的東西。』

『你們經過七年的迫害後，所宣告的判決，是階級的判決，是有產階級反對被壓迫

階級的判決。只要這兩個階級存在一日，他們便會衝突一日。我們是和你們所壓迫的平民一起的。我們要謀他們的解放，而你們却故意煽起各國平民間的惡感，在他們之中築起一道鴻溝。

『裁判官賽葉，你知道我生涯中的一切，你完全明白爲什麼我的妻子和我受着壓迫者的迫害，在那些壓迫者中，你自己也就是一個。你也知道這個人（凡宰特）生涯的詳情，他一生永久爲弱者謀幸福，但是你雖知道他是無罪的，你却兩次判決了他的死刑。』你忘記了那絕大的羣衆，他們七年來用盡了精力和仁愛來阻止你，對於我們的野蠻的判決。我感謝他們。他們是我的朋友：這是有良心的人，普通的人。他們主張正義。然而你却顧他們，殘酷無情地定要貫徹你的目的。你的意思不過就是這樣，什麼正義，什麼人道，你們何嘗顧慮到絲毫！我用不着再向你說什麼了。

『不！我忘記了我的朋友告訴我的一件事。裁判官賽葉，你明白我生涯中的一切，你深知我永不會是罪人：不但昨天，今天，而且永遠，我都不是罪人。』

書記又問凡宰特有什麼話要說。

凡宰持答應了一聲『是』便立了起來。他演說了四十二分鐘，猛烈的攻擊法庭，攻擊裁判官賽葉以及他所代表的秩序。

『我堅持的宣言我不但不會犯南布蘭特列的罪案而且也和布立奇握達事件無關。我不但與這兩件事無關，而且我一生從來不曾殺過一個人，或偷過什麼東西，我也永遠沒有流過別人的血，並且我一生中都是在爲着消滅人類生活中的罪惡而奮鬥的。

『誰知道我這一雙手，便會明白我絕對不會在街上搶劫別人的金錢……』

『我能夠不勞働而生活，然而我自己拒絕了這種社會中良好地位的引誘和榮譽，因爲我以為要靠他人的勞力而生活，這是不公道的事。

『我不僅反對那種法律那種道德所判定的犯罪我還反對這法律道德所承認所尊重的人，對於人的管治和掠奪；因爲這個理由（假若能夠叫這做理由的話）便使我今天在這罪人席上受判決，而且在幾分鐘內便能夠屠殺的。真實的理由除了這個外什

麼也沒有了。

「你知道我們已被監禁了七年了。我們所受的痛苦是不能描寫出來的，然而你可以看得見我今天向你說話，一點畏懼也沒有，我看着你臉一點也不紅；沒有什麼羞愧，沒有什麼畏懼，會使我改變顏色的。」

「我們是反對戰爭的，近十年來的教訓使我們仍是這樣的反對戰爭。我們永遠相信戰爭是一場災禍。我們永久是戰爭的敵人。假若在這裏我能夠向人們說：「小心罷，你們正走向那人類中許多良好份子的墓地去咧！爲什麼呢？所有別人向你們說的允許你們的，都是謊話和幻想。他們允許了你們的自由。自由在哪裏？他們允許了你們的幸福。你們果然亨受到麼？他們允許你們道德的提高。但這道德的提高又在哪裏？」假若我們能向人們說這些話，我便很快樂的去受死刑。」

「我的最後的話是這樣：我決不願意一隻狗一條蛇或一個地上最可憐的生物有一天會受我這樣的苦，無辜而受刑罰。」

『然而我相信我受苦的真正原因我自己是要負責的。這就是因為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實在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

『這就是因為我是一個意大利人，實在我是一個意大利人。』

『我為我的家族以及我親愛的人受苦更甚於為自己受苦。』

『然而我是如此堅決的相信，縱然你裁判了我兩次，或者縱然我有再生的希望，我仍然像以前那樣把生命供獻與主義，走着與從前同樣的路。』

『我的話完了。謝謝你。』

凡宰特的演說感動了傍聽的人。大多數人都哭起來了。全法庭靜默了幾分鐘。檢察官不說什麼。裁判官賽葉也不開口。最後賽葉起立向着被告席宣讀判詞：

『被告等應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受電氣死刑。』(譯意)

薩珂叫道：『我們是無罪的呵！』

賽葉說完，也沒有勇氣說那『仁慈無限的上帝會憐憫你們的靈魂』照例的話了。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投了一瞥驕傲勝利的眼光在不幸的兩個被告身上便匆匆進去了。大概這個時候他會打電話到他家裏報告他的勝利罷！

(12) 勿忘七月十日

在經過激烈的援救運動後，得到這樣的結果，人們的憤怒自然到了極點。在美國總同盟罷工的籌備已快妥當，在最近的將來，就要爆發的。在法國已由各黨派聯合起來組織薩珂與凡宰特委員會。就以巴黎一地來說，隔了幾天便開一次援救薩珂與凡宰特的大會，在街上到處可看見很大的招貼。法國無政府主義者也很活動，「無政府共產主義聯合會」的機關報「自由人」每期特闢一欄登載此項稿件。「薩珂與凡宰特援救委員會」（法國的）發出簽名表四萬份，每份可容一百七十五個人的名字，總共可容七百萬人的簽名。此項簽名表由「晚報」及「自由人」兩報分散。簽名期自五月八號開始六月十九日截止。預計至少可得五百萬人簽名，於六月十九日送到美國公使館。巴黎的「晚報」自四月二十六日起每天登出很多簽名人的姓名和地址，而且簽名的人數

一天比一天增多。這可見援救薩珂與凡宰特的事已不僅是無政府主義單獨的，而是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共同的事了。同時可證明薩珂與凡宰特的判罪全是冤枉的。

七月十日快要到了。薩珂與凡宰特也許會死，然而我們能眼看着他們去坐電椅麼？我們都知道他們是無罪的。難道我們能眼看着他們受着殺人強盜犯的罪名而被害麼？假若我們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假若我們還有一點人性，假若我們知道正義人道是什麼，那麼我們不能——絕對不能——眼看着，親眼看着這兩個無辜的人，甚至就在現社會中也算是人格極高尚的人，毫無證據地被人誣告，被人判罪，甚至就要被人送上電氣死刑臺。我們要起來，要起來救他們，也就是救我們自己。假若我們讓那一般弄法的惡魔去橫行，那麼這世界不久就會弄到人喫人的地步，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兒女，我們自己有一天也會無辜被殺的。我們不願意見別人無辜被殺，不願意自己無辜被殺。那麼，讓我們起來表示我們對於政府的蠻橫殘酷的行動和卑污的謀殺二者的抗議。使那人的劊子手知道我們不是任人屠殺的馴羊。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七月十日快要到了，可悲可痛可怖的七月十日呵……難道我們不是人麼？難道我們的意見都是錯誤的麼？爲什麼我們歐洲美洲亞洲許許多多萬的人，還敵不過那幾個弄法的官吏？他們幾個人便可以任意殺我們許許多多萬人所要救的兩個無罪的人，這是怎樣一個不合理的卑污的制度呵！波士頓「薩珂與凡宰特援救會」費了五萬小時的時間，散佈了二十萬份書報，花了三十萬元美金，爲的是救兩個無辜受罪的工人，然而結果得到的，却是七月十日的死刑。難道人民的力量與政府的力量比起來便是這樣的薄弱麼？從此我們該可明白了政府的罪惡罷。

七月十日快到了，快救我們的薩珂與凡宰特！假若美國工人的總同盟罷工，全世界許多萬工人的援救，全世界無政府主義者的反抗，各黨派以及智識階級的抗議，五百萬人的請求書都換不了薩珂與凡宰特的死刑，假若他們果真死了，那麼，我們要起來替他們復仇！作一個例子給一切的政府看！

勿忘一九二七年的七月十日！

此稿草完後接到美國到「自由之路」號外「國際無政府主義團告工人」的繳文，主張激烈的直接行動，反對要求減刑，『只有總同盟罷工才能夠阻止這兩重的謀殺，爭回我們兩個勞工同胞的自由。』最後的幾句話是：

『美國的工人們，

這是要你們來阻止這反背人道的罪惡了！

現在是你們在受審判！歷史要來裁判你們！

你們的小孩會伸出手指來責罵你們，並且問道：『爸爸，薩珂與凡宰特被謀殺的時候，你到哪裏去了？』

響應我們的呼聲，預備總同盟罷工罷！

採取直接行動！

國際無政府主義團啓

此页空白

(七)薩珂與凡宰特之死

(The Death of Sacco and Vanzetti)

薩珂與凡宰特死了，六年來麻沙秋謝州的慘劇竟這樣悲慘地完結了，這樣的事幾乎使人不能相信！然而事實明白地擺在我們的面前。六年來的一線希望終於被剷除淨盡了。只要有「大拉」的勢力存在，正義是不會來的。

這件事的經過——薩珂與凡宰特之死，確實值得用沙士比亞寫悲劇的筆來描寫的。在此我們既限於篇幅又限於能力，只得簡略的敘述如下：

自從麻沙秋謝州州長弗勒發表了他的決定後，薩珂與凡宰特的命運便被決定了。執行死刑的日子定在八月十日的晚間。

薩珂與凡宰特自七月十八日起便在監獄中開始絕食。

八月五日薩珂在獄中宣言：『我們以死自豪，我們像所有其他的無政府主義者那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樣，陷於同樣的命運。」凡宰特的宣言是：「我們爲無政府而死，無政府萬歲！」

八月十日晚間在預定執行死刑時期的前三刻鐘，弗勒宣布把他們的死刑延期十二日，改在二十二日晚間執行。

這十二日之間，凡宰特的妹妹從意大利趕到了波士頓，他要救他的哥哥。薩珂的妻子及許許多多的人都異常努力想從電椅上救出這兩個無罪的人來。歐美各國各大都市都有人在美國公使館或領事館附近擲炸彈。美國的各大地方也常有炸彈爆發，社會的秩序異常混亂，軍警成了唯一的主人，資產階級真預備着來舉行血宴了。

至於薩珂與凡宰特呢，他們在監獄中安靜地等候着死刑的到來。長期的絕食，使得他們的身體衰弱到了極點，然而他們的精神仍是極其強烈的。

二十二日晚間九點零五分，薩珂的妻子凡宰特的妹妹和全國被告律師去見弗勒。他們談話至一點半鐘之久，這兩個可憐的女子哭着甚至跪着向弗勒哀求，求他不要殺掉那兩個無罪的人，他冷然地答道：「我是依着法律而行的！」薩珂夫人甚至向他叫道：

『你有孩子，我也有孩子，照着父親的地位來處置這件事罷！』那弗勒像狗一般的聽不懂這樣的人話！他絲毫不動心，什麼希望也都沒有了。

到了十點四十八分，獄吏通知薩珂與凡宰特說他們要在今晚被處死刑了。

薩珂正與他的父親寫信便請獄吏代他投郵去。凡宰特在囚室裏閒步聽了獄吏的話冷然地回答道：『人們終於會屈服在真理之前的。』

實在，他們早已知道他們的生命在這天晚上是一定要消失的了。在七點鐘時薩珂的妻子和凡宰特的妹妹便進監獄來和他們的親愛的丈夫和哥哥作最後的訣別，在這一天他們已進了監獄三次了。

被告律師麻司滿諾（Musmanno）在十一點十五分鐘會到監獄來會薩珂與凡宰特，竟被拒絕了。麻司滿諾便向新聞記者宣言：『我願意見他們。我知道他們是無罪的。便是拿全世界的電椅和絞首台來威脅我，我也要說他們是無罪的。』

在十一點三十分鐘監獄長帶着牧師及行刑吏等來了。麻司滿諾和一個新聞記者

這時才得着許可進獄。

教堂的鐘聲鏗鏘的敲着十二下。牧師便來替「罪人」禱告，叫他們懺悔。他們都拒絕了。他們是無神論者，而且他們是無罪的。

馬德諾司的死刑最先執行。他是因強盜殺人案件被判死刑的，他曾自承他是南布南垂槍案的真犯，薩珂與凡宰特完全是沒有關係的。然而裁判官賽葉說他的供詞全是謊話，便把他一筆抹殺了。

馬德諾司在一點零九分氣絕。

薩珂在一點十一分鐘被帶進刑場。他的身體異常衰弱，然而他兩眼放出光輝，以堅定的脚步走到電椅上坐下。他用意大利語叫道：『無政府萬歲！』然後用英語說：『別了，我的妻子，我的小孩，別了，我所有的朋友。』最後又向旁觀者說：『諸位先生，晚安。』他的最後的話說得不甚清楚，但可以分辨得出是『別了，媽媽！』

獄卒握了他的手後便離開了。電流開始通過他的身體，直到一點十九分醫生才宣

告他氣絕身死共經八分鐘的時間。

獄卒剛把他的屍首搬到一個屏風後面，凡宰特便被帶進來了。

凡宰特異常安靜，不露絲毫驚恐之色。一進刑場，他便自己向着電椅走去，他的態度很勇敢。他握了獄吏享得利的手，向他說：『謝謝你，我感謝你爲我所做的一切事。』然後他便向旁觀者說：『諸君，我願意告訴你們，我是無罪的。我從來沒有犯過罪的，自然有時候我也不免有小小的過失。我感謝你們爲我所做過的一切事，我什麼罪都不曾犯過，不僅別人所誣我的罪，我沒有犯過，便是所有其他人間的罪惡我也沒有犯過。他的最後的話是『我願意寬恕那些對我不好的人。』他還想說下去，而那劊子手已把盜兜籠在他的頭上了。

過了六分鐘以後，凡宰特便不生存在這世界上了。

大罪已成，從此在歷史上，這樣的一個污點是洗不去的了。這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一點十一分到二十六分的時間，在人類史上是不朽的。

這時候離監獄不遠一個小小的房子裏有兩個女子。在半點鐘的時間中魯意加凡宰特手裏拿着十字架替她的哥哥祈禱。而露莎薩珂，她和她的丈夫一樣是無神論者，她只是默默的等候時間的到來。最後一點二十九分，一個電話來報告說：『什麼都完了！』那兩個女子便大哭起來。

從此什麼都完了！

薩珂與凡宰特致全體同志的信

親愛的朋友們和同志們：

敵人決定了我們的死期，我們活着的日子已不多了。

你們大家爲了想寬慰我們的苦境，減輕我們的負擔，幫助我們來接受我們的命運的緣故，送了無數感人的話語來——無窮盡的鼓勵和愛情從你們的心裏流注到了我們的心中。

對於你們這樣的信我們如何能夠隨時規則地答覆你們呢？

我們這一封信是寫與你們大家的，請你們原諒我們不能隨時答覆所有的來信，並且告訴你們大家說你們都是在我們的心中，不論是已知道的或不知道的，有信來的，或是沈默着的，都是在我們的心中，我們記憶着你們一直到死！

我們現在不要說死，且來說生罷。親愛的同志們和朋友們，願你們大家勇敢罷，快樂罷！不要因失敗因憂愁，而灰心，而讓步。

敵人能監禁，虐待，殘殺我們，毀壞我們的家庭，我們的機關，燒毀我們的書報，但他不能消滅我們的理想，不能消滅真理和正義！

堅定你們的信仰，勇敢地前進罷！

尼古拉薩珂

巴爾託羅美凡宰特

薩珂給他的兒子但丁最後的一封信

「但丁，不要哭罷。不但不哭而且異常勇敢以便能安慰你的母親。但你要時常記住你父親的話：要去求幸福，不應該去做一個利己主義者。你應該幫助那些正需人援

救的弱者們。還要幫助那些被壓迫的以及受害的人，他們都是我的同志，他們都是像你父親和巴爾託（指凡宰特）那樣的奮鬥，那樣的被害的人。他們是爲着替一切窮苦的工人求自由求幸福而奮鬥而被害的。留存着這可怕的記憶，要把這種殘酷的迫害，這種不公道的死刑，這二十世紀的恥辱告訴給全世界的人知道！

但了，他們能殺死我們的身體，但是他們不能毀滅我們的思想，這思想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牠會是未來青年的福音。我還要請求你，請你愛而且扶助你的母親，請你愛我們在這悲慘的日子中所愛的人們。記住不要再愛我了。巴爾託祝你好。我想你的母親會幫助你了解這封信裏的意思，要是我的身體較好的時候，我也許寫得清楚一點，好一點，然而我現已經是異常衰弱了。

『你的父親你的同志』

凡宰特致美州平等社黑浪同志信

『我的親愛的同志：』

你的信接到了，這很使我感動。

你知道爲什麼在我致全體同志的信中，我要提到「沈默着的同志」呢？正因爲我知道有許多像你那樣年輕的人還有許多年老的男男女女，他們默默和我們的感情共鳴，防護我們的生命，力爭我們的自由，證明我們的無罪，辯護我們的信仰，我們一直到死都是不會忘記他們的。

同志呵，我感謝你們大家不顧我們的時代的殘酷和黑暗，竟爲我們兩個可憐的工人做了這許多的事，這樣的事在從前一般人，只會爲聖哲或帝王做的，我們想這一點，我們受着大的感動，我們的心也就寬慰了。

這畢竟證明出來人類平等的原理（這種權利是基礎在人類的天性上面的，人人都應有，不分什麼階級和社會地位的）已爲數百萬的人承認而實行了。這一點是可以樂觀的。

然而這也並不就是說我們的主義是命定了必勝的。不！我且和你談談這件事罷；人

類的歷史有兩個基本的要素：個人的要素和宇宙的要素；這就是說人類大抵分爲二類：一是專制，一是自由。個人或爲專制的暴君或爲爭自由的戰士，至於宇宙，我們是從那裏來而且生活在其中的。在現在宇宙的要害還是要超過人類的意志和力量之上。除去宇宙的要害而論歷史，那麼歷史可以說是完全由人意而定的。我們要他如何他便如何。像每一個現象一樣，歷史是「質」與「量」的結果，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便是這樣想的。所以要是我們無政府主義者知道如何可以得到爭自由時所必需的「質」與「量」的方法，我們便可以得着勝利的。不然，我們便不能得勝。在我看來，人類和歷史都不是預先決定了的。「自然」給了我們以無量的寶藏，使我們能夠保證生活的安全和提高；牠燃起了我們心中渴望自由不能熄滅之火，而牠賦予我們以如此的能力，假若這能力能夠自由發展起來，其結果一定是很可驚異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衰滅的文明滅亡的民族又告訴我們歷史的相反的一面。我們看：當機器和教化二者的進步使我們的生產力增加時，而工人們仍處在貧困缺乏的苦境中，而且工作愈不衛

生愈加費力；當學術及物質條件大體的提高進步時而人民墮落的程度愈深，道德人格遂歸消滅，體力亦逐漸敗壞；最後看人類普通情形的兩面：要不是革新我們自己而生活，便是滅亡。這些事實都是告訴我們而且向我們證明歷史的另一面。這歷史的消極的一面是很難明白而且更難解釋的。然而就是這個，他使得許多偉大的心靈如巴爾扎克（Balzac）沙士比亞（Shakespeare）等等說人類是在一個緊密的圈子裏走來走去，時常走回到以前的脚步上面去的。你也許會遇過或者將遇着更多的流氓，教徒，愚夫，（要不是三者兼而有之的話）他們會告訴你：『這一切又有什麼用處呢？……世界永遠是這樣而且……』青年的同志呵，不要管他們，你仍然繼續前進罷！爲「無政府」而奮鬥，（縱然有人說是愚蠢的舉動）到底是度過生活的最美麗的方法——要是這個人是值得生活的話。

「無政府」的真意義就是在了解而且以解放生活，解放個人，廢除人對人的壓迫和掠奪等等方法，來消滅這種歷史的消極結果。因此「無政府」便是我們所能處理的

生活的唯一方法和道路。然而這是要由人們希望的，要由人們的努力來決定而且實現的。他自己不會自然實現（中略）

請爲我致意巴黎的一切同志，並請致意中國同志和中國人民！

不要灰心罷，且快樂起來！我以兄弟般的心情擁抱你，我想尼克（指薩珂）也許會寫信與你；然而無論如何我在這封信裏也已表出了他的感情。我代他問候你和所有你的同志們。

蒂甘譯

(八) 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

(巴爾托羅美凡宰特的自敘傳)

(1) 我底青春

我的一生值不得做一部自敘傳來敘述。我是無名者之羣中的一個無名者。從那引導人類到較好的前途之思想和理想中，我不過僅僅思索，見到了一線微光而已。

我於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一日生於意大利筆葉門 (Piedmont) 區枯奈屋 (Cuneo) 省的維亞法也托 (Villafalletto) 村。父親是巴提司凡宰特 (Battista Vanzetti) 母親是焦凡娜凡宰特 (Giovanna Vanzetti) 這小城是一個農業的區域，位置在麥古拉 (Magra) 河的右岸上，被一帶美麗的小山所擁抱着。在這明媚的多陽光的地方，我依在我的雙親的膝下，直到我是十三歲的時候。

我到本地的小學校上課，我那時很愛讀書。我的最早的記憶還是在學校試驗時我

所得的獎品，還有宗教問答一門的第二獎。我的父親當時心裏很是躊躇，究竟要我繼續去求學呢，還是讓我去學習一門手藝。有一天他在「民衆新報」上見到一段紀事，說在杜林 (Turin) 有四十二個律師去競爭一個僅有月薪三十五個「利爾」 (Lire) 的位置。這個消息便決定了我的少年時代的運命，因為牠使我底父親決意叫我去習一門手藝，做一個店商。

因此，在一九〇一年我底父親便把我送到柯林諾 (Corino) 麵包點心店去做學徒，在那里我第一次嘗到那苦辛的無休息的勞働底滋味。我一共在那里作了二十個月的工；每天從早晨七點到晚上十點鐘都是我的工作時間，每月只有兩次三點鐘的休息。從枯奈屋我又到加布爾 (Cavour) 在瓜特別 (Gorice) 的麵包店裏作工，共作了三年。那里的情形並不比在枯奈屋的情形好一點，不過半月一次的休息時間是五點鐘。

我並不愛這種職業，不過我爲了使我底父親安心起見，所以拚命作工，而且實在我自己也不知道選擇那一門職業好一點。在一九〇五年我又離開加布爾到杜林，希望在

那個大城裏尋到一個固定的工作。到了杜林我才明白我底希望原是空虛的。我不得不再往前進走到古爾尼 (Courgen) 在那里我作了六個月的工。於是又回到杜林，找到一件製糖菓的工作。

一九〇七年我在杜林患着重病，我受着很大的痛苦，終日關閉在屋裏，像『一朵悲慘的日蔭花』那樣，享受不到空氣，太陽和快樂。然而我底患病的信息竟傳到了家裏，我底父親從維亞法也托村趕來，把我帶回故鄉。他告訴我，到了家裏，我底母親會來看護我，我底母親，我底賢良的母親，我一生所最愛的母親！

看不見一眼上帝底光榮的世界，呼吸不到一刻自由的空氣，在麵包店和酒樓廚房底惡臭空氣裏作了六年的苦工以後，我便回到我底家庭中了。本來這六年的光陰對於那般熱心向學，渴慕單純的田園生活的青年，是一個何等美滿的時節。從小孩而長成爲大人的奇妙關頭便是這樣的年代。呵！可惜我不會有閒暇來觀察這種奇異的發達！

火車中三小時的時光，我完全在想像我那受着胸膜炎底痛苦的六年來的生活。然

而就在痛苦之際，我尙能從車窗裏望見那美麗的廣大田野，我們底火車正從其間經過，而且我們也成了這幅想像中的圖畫底一部份了。意大利北部底深綠的山谷，甚至於嚴寒的冬季也不能使牠們褪色的。這種美麗的景色，至今尙活潑地留存在我底記憶之中。

我底母親慈祥地接待我；她又是喜又是悲，抱着我痛哭。她把我放在床上——我從來不曾夢想到世間竟有那樣的雙手能夠如此慈祥地來撫愛我。我在那床上病倒了一個月之久，又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我只能扶着一根粗的手杖走路。最後我底健康也恢復了。從那時起一直到我赴美國的時候，我是住在我底父親底家中的。那是我一生中一個最幸福的時期。我是二十歲了。從來這二十歲是希望與幻夢的魔力最大的時期，甚至對於那些像我一樣很早便嘗到了人生底苦痛，翻開了生活之書底篇頁的人也是如此。我交結了許多朋友，而且把那藏在我底心中的愛情自由地傾了出來。我幫助我底父親耕種我底家裏的菜園，我覺得我工作時的那種熱心，是我在城裏時所從不曾感覺到的。

然而這種平靜的生活不久便被一件災禍所擾亂了。災禍之來本是人生所不免的，

但人們所能遇着的最悲慘的災禍也沒有能夠超過這個的了。

在一個悲慘的日子裏，我底母親病了。她和我底家庭以及我所受着痛苦是筆墨所不能形容出來的。偶爾一點微小的聲音也能使她發生劇烈的痙攣。在傍晚的時候，常常有成羣結隊的青年沿着大路快樂地歌頌那初見的星羣，自遠而近，走過我底家門；我連忙跑出去，請求他們爲了愛上帝與愛他們自己的母親的緣故，不要作聲。這樣的事自我底母親病了以來，已不知有許多許多次了。更有多少次我跑出去哀求那些過路的人另走別的一條路，不要經過我底門前，恐怕他們底談話驚動了我底母親。母親臨死前的幾星期間，她底痛苦是如此的可怕，以致我底父親，她底親戚以及她底最親密的朋友都不敢走近她底床邊。只有我一個人終日守在她底病榻之旁，盡我底能力所能做到地去安慰她。無論是晝或是夜我都守在她底身邊，看見她底那種苦狀，我也無異乎在受慘刑。整整有兩個月，我不會脫了衣服安靜睡過。

科學沒有用，愛也是沒有用的。經過了三個月的可怕的重病以後，我底母親終於在

我底懷抱裏死去了。她不會聽見我底哭聲便死去了。這都是我，我親手把她放進棺材；我伴着她直到她底最後安息地；我擲了最初的一把泥土在她底棺上。我這樣做是應該的，因為我是在埋葬我自己底一部分……那時所留下的空處是從來不會填補起的。

然而這是太利害了。時間非但不能寬慰我底失母之悲，反而使得我底痛苦一天一天地更利害起來。我見着我底父親底頭髮在短時間內變成了灰白色；我自己也變成更孤獨更沉靜；有一個時期，我每天幾乎一言不發，終日在麥古拉河畔的樹林中徘徊。有許多次，我走過石橋，便在橋邊佇立着，看下面河底的砂床中的白石，我把牠們當做美妙的睡榻，在那上面我以為再不會有夢魘了。

這種絕望的心境使我決心離開意大利到美國去。在一九〇八年六月九日，我便和我底親愛的人們分別了。在別離的時候我底悲哀是如此的大，我吻着我底親友們，把他們抱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我底父親在他底沉痛的悲哀中，也不能說出一句話來。我底姊妹更大聲地哭着，像她們從前哭母親那樣。我底遠行引起了村裏的人底注意，鄰居

們都跑進來，把我們底屋子裝滿了，每一個人都送了我一些希望的話，一些祝福，一串淚珠。他們成羣的跟隨着我，走了很遠的路，好像有一個村民被判了終身流放罪，現在永離他底故鄉了。

臨行前還發生了一件動人的事，這件事現在我尚記得很清楚；在我動身前的幾點鐘，我走去和一個老婦告別，她自從我底母親死了以後，待我有如她自己的兒子一般。我遠遠地便望見她站在她底門前，她底年輕的兒媳陪伴着她。

『呵！你來了，我正等着你。』她這樣的說，『去罷，上帝底愛會跟隨着你。我從來不會見過一個兒子對於母親所做的事能夠及得上你所做的；我的兒，願你有福。』

我們接吻着。於是那年輕的兒媳說話了。

『也和我接吻罷。我很喜歡你，你是這樣的好。』她說着，一面吞她底眼淚。我又吻了她，便逃走了，我能夠聽見在我底後面的她們底哭聲。

在兩天後我離開了杜林，到邊境上的莫得拉（Modena）城。當火車載我離開意

大利邊境的時候，從我底不常哭泣的眼裏流下了一些淚珠來。我便這樣地離開了我底故鄉，成了一個飄泊的放浪者了！那許多單純的靈魂，那許多高貴的心靈都會是這樣地長成而開花的。

(2) 幸福之島

乘了兩天的火車便到法國，又在海上過了七天，我終於到了「幸福之島」了。遠遠的，我看見紐約在天際出現了，牠底偉大，牠底幸福的幻景都來到我底眼簾前。我站在船尾的甲板上，張大了我底雙眼，想把眼光穿過那站在岸上一羣一羣的石工，看看岸上的景物。那一羣的石工便立刻招呼而且恐嚇那擁擠在三等艙的男女乘客。

自我離開意大利以來這是我底第一次的驚駭。我看見那些下等艙乘客竟像牲畜一般地被官吏牽着。沒有人以一句良善的話，一句鼓勵的話來安慰那些初到美國，人地生疏，心中充滿了恐怖的人。希望，牠會引誘起這般移民到新土地來如今牠又在粗暴兇惡的官吏底接觸之下逐漸地消失了。那一般小孩子本來應該是充滿希望而快樂的，現

在反而拉着他們底母親底衣服，驚懼地哭起來了。那種慘酷無情的空氣充滿了全移民廠中。

我記得很清楚，當我上岸時我一個人站在紐約底炮台前，帶着幾件舊衣服，身邊僅有很少的錢。在前一天我還是生活在能了解我，懂得我的話語的人羣中。這一天早晨我似乎醒在一個奇異的國土上面了，我的語言在這里的居民聽來，無異乎一個不通人話的牲畜底可憐的叫號。我應該到那里去？我應該做什麼？這里就是我所夢想了很久的『幸福之島』。那高架火車轆轤地跑了過去，並不給我一個回答。汽車電車等依舊地急馳過去，並不注意到我。

我赴美時曾抄下了一個意大利人的地址，一個同船的伴侶把我引到了那里去。這是在近第七路的某街。我在那里停留了一些時候，然而我明白那里是沒有地方給我住的，因為那里和其他工人的住所一樣，是堆滿了人的。我懷着深刻的悲傷，在晚上八點鐘離開了那里，去找一個安睡的地方。我於是又回到炮台了，在一個下等的客店裏睡

了一夜。過了三天，我上面所說的那位意大利人替我找到了一件工作。他在那俯瞰赫貞河（Hudson River）的西某街的一個富裕的俱樂部裏做主要的廚師，他便叫我在他的廚房中做一個洗碗碟者。我在那里作了三個月的工。工作時間很長；我們睡眠的地方——一個屋頂小樓又熱得悶人，蚤蟲咬得我不能閉一次眼。差不多每晚我都想逃到公園裏去睡。

離開了這個地方我又在毛金飯店（Monquin Restaurant）裏找到一個同樣的工作。這個飯店現在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然而在那時候（距今十三年前）牠的廚房確是可怕的。在那裏面，一扇窗戶也沒有。終日燃着電燈，一旦電燈因他故而熄滅了，房子裏就完全黑暗，一舉一動非撞着器具不可。在洗滌碟子，鍋，刀叉，調羹等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水點，挾帶着灰塵與污泥，慢慢地向我底頭上打下來，因為我正在下面工作。在工作的時候，真熱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餘，都傾在桶裏；一桶一桶地，這些東西都放在廚房底旁邊，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來。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溝渠。因

此污水常常反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在這廚房底中央有一個排水管。每晚那管子總是閉塞住了，油水愈積愈高，於是我們只得在油膩的水中走來走去了。

我們的工作時間是第一天作十二小時，第二天作十四小時，如此輪流下去，每隔一個星期日有五小時的休息時間。我們吃的食物幾乎趕不上狗子所吃的。工錢是每星期五六元左右。這樣地作了八個月的工以後，我便離開了那里，因為恐怕患着肺病。

那是一個很悲慘很困難的年頭。美國工人們大概都會記得的。窮人們都睡在露天裏，終日在拉拔桶裏翻來覆去地搜索一片白菜葉，或一個腐爛了的馬鈴薯。在三個月之中，我把紐約底街道走遍了，然而一件工作也尋不到。一天早晨我在覓工處裏遇見一個比較我更不幸更無靠的青年人。他在前一天便不會進食了，這時還是在挨餓。我帶他進一個飯店去，幾乎把我所有錢都拿了出來，請他吃了一餐飽滿的飯，他狼嚙虎吞般地吃完了。他吃飽了以後，便告訴我再要是留在紐約是無用的。他說假若他有錢，他一定會到鄉下去，在鄉下找工作是要容易得多，而且鮮明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是人人可以享

受得到的，並不需要什麼代價。我把我所剩餘的錢拿來買了船票，我們兩個人乘小火輪，同天就到了康奈克梯加特（Connecticut）底哈特福德（Hartford）

從哈特福德我們又走到一個小城市，我底同伴曾在那里住過，但這小城底名稱，我現在都記不清了。我們沿着大路步行，後來居然鼓起勇氣去敲一個鄉村人家底門。一個美國的農夫把門開了。我們問有沒有工作給我們做。他並不需要什麼人，然而他爲我們底貧窮和飢餓所感動了。他招待我們進食，然後引着我們走遍全城去覓工作。一件小的工作也不會找得。他着實憐憫我們，雖然他本來需不着我們底幫助，但他竟肯把我們帶回他底田莊去作工。他留我們在那里住了兩個星期。我將永遠寶貴着關於那個美國農家的記憶。他是第一個肯把我們當作人一般地看待的美國人，雖然他知道我們是從丁（Dante）和加里波的（Garibaldi）底國土來的。

我們又繼續出發，去尋找那些肯以麵包和水來交換我們底勞力的人。這里因爲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以後飄流的詳情細寫出了。我們從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從鄉村走

到另一個鄉村，從田莊走到另一個田莊。我們敲了工廠底門，又被遣起走了……『沒有工作做……沒有工作做。』我們真是到了「不名一錢」底地步了，飢餓又在身內嚼着我們底心臟。有一天我們找到了一個荒廢的馬房，可以在那里過夜，我們便以為是幸福的了。某一天早晨我們遇着很好的幸運。在南格拉司頓柏列（South Glastonbury）遇見一個從筆葉門來的意大利人，他款待我們進早餐。我們對於他的感激，自然是不用說的。然而，過後我們又不得不繼續着我們底乏味的路程，去找工作。在這天午後三點鐘，我們到了康奈克梯加持底中城（Middle-town）我們已是異常疲倦，異常飢餓，而且冒雨走了三小時，一身都濕透了。

我們遇見了第一個人，便問他是否知道有意大利北部的人在此。（因為我底那個同伴是北部人，他不喜歡找南部的人）他指點我們到附近的一所人家去。我們去敲門，出來了兩個女人：一個母親和她的女兒，她們都是意大利南部西西利島的人。我們要求她們允許我們在火爐旁邊烘乾我們的濕衣，她們立刻很和氣地應允了我們，並不因什

麼南部北部的分別而發生歧視的。當我們在火爐旁烘衣服的時候，我們便問她們在附近地方有沒有可以找到工作的機會。她們告訴我們說這里連一件小工作也沒有，不如到春田（Springfield）去，那里有三家製磚廠。

這兩個良善的女子看見我們的臉上的青白色和我們的身體的顫抖，便問我們是否飢餓。我們誠實地告訴她們，我們從早晨六點鐘起便沒有進食了。那個女兒便拿了一塊小麵包和一把長的刀給我們。

『我再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拿與你們吃的了。』她說着，眼中流出了誠實的淚。我要養活我的年老的母親和五個孩子。我的丈夫在鐵道上作工，每天所得的工資還不到美金一元三角五分，而且，不幸我又病了很久。」

我在切麵包的時候，那女子又絕望地在那房子裏東找西翻，最後尋出了幾個萍果，她一定要我們完全吃下去了。我們的體力算恢復了，便別了那兩個良善的女人，向製磚廠的方向走去。

我的同伴忽然問我道：『那裏有烟突的地方是什麼？』

『那自然是製磚廠。讓我們到那裏去找一件工作來做。』

他反對說：『現在太遲了！』

我却提說道：『那麼，我們就到廠主家裏去。』

他又抱怨道：『不，讓我們到別處去。那一類的工作一定會使你短命的。你底身體高不适宜於做那類的工作。』

這是顯然的事：我的同伴找了很久的工作，都沒有效果，於是運勞動的興味也失掉了。這種心境是很平常的。在受慣了失望與侮辱，飢寒與窮苦底壓迫之後，那些失工的人到後來甚至對於自身底命運也漠不關心了。這確實是一種可怕的心境，牠使得那些飄泊的遊民永遠成爲不幸者之羣中的最弱者。

我站在那裏，盡力使我底同伴恢復他的常態，注意到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我想到我們剛纔所離開的那所人家。我底回憶使我異常苦痛。她們今晚的晚餐減去了我們先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前所吞下去的麵包，不知會減少到什麼樣的程度；然而一想到我底自身的苦況，我忘却了那個回憶。我記起昨夜的情形，那樣一個寒冷的，不能睡眠的，可怕的長夜呵，我底身體顫抖起來了。我低頭看我自己；我底衣服差不多全破爛了。

今天底黑夜又到了……

(3) 工作！ 工作！ 工作！

我幾乎用了武力才把我底漂泊的同伴拉進城去，我們兩個都在那製磚廠裏尋着了工作，這是我所知道的最辛苦的工作之一。我底同伴實在不能忍受。在兩星期內他便辭了工作走了。我一共作了十個整月。那件工作確實是我底力量所擔任不起的，然而在每日工作完畢之後我卻得到許多快樂。在這裏有很多筆葉門，塔斯加尼 (Tuscany) 威尼斯等處的僑民，這些僑民差不多變成了一個家庭。每到了晚上白天底污穢工作都被忘却了。我們之中有人彈一曲凡亞林或湊一調小風琴以及其他的樂器。許多人便開始跳舞。——我呢，不幸我從不知道跳舞，只得坐在旁邊觀看。我常常觀察別人底幸福，因

而自己也感到快樂了。

我們這些僑民底患病程度也是可驚的，我還記得怎樣一個一個的都相繼患着熱症。幾乎每天都有一兩個人底牙齒在動搖的。

從那時起我底命運漸漸好起來了。我又到康奈梯加特底麥利頓（Meriden）去，在那裏的石礦中作工。我在石礦中共作了兩年工，作的都是最辛苦的粗工；我那時和一對老夫婦同住，他們都是塔斯加尼人，我從他們那裏學得那美麗的塔斯加尼語，我感到很大的樂趣。

當我在春田和在麥利頓的時候，我除了學會了塔斯加尼底土語而外，我還學到了很多的東西。我學到了去愛而且去同情別的人，他們也和我一樣預備着去求得很少的工資來維持他們底生命。我又明白了階級意識這個名詞並不是一般宣傳家捏造出來的，這是一種真正的生命力，那些明白牠底意思的人使不會再是勞役的畜牲而做一個堂堂的人了。

我到處都交了很多的朋友，並不是我自己去找他們，也不是出於我底自願。也許是我在製磚廠和石礦中的同伴們從我底眼裏看出了我對於他們底苦辛的命運的同情，從我底談話裏知道了我想像中的那個理想世界，在那裏，我們大家都可以生活得清潔一點，快樂一點，不再過畜牲般的生活了。

我底朋友們勸我仍去做一個廚師。他們說，在現社會制度中粗工人是一個最下等的畜牲；我要是再做下去，既不能夠維持我底生活，也會受人輕視的。一個紐約的朋友也來信勸我。因此我便到紐約去，很快地在那裏的廣道（Broadway）的沙瓦林飯店找到一個工作，做主要廚師底助手。在六個月或八個月內我被辭退了。在當時我不明白我被辭退的原因。我立刻又到戲園區域的第七路的一家旅館裏做和這同樣的工作。但在五個月之後又被辭退了。這時候我才明白了我被辭退的原因。原來那些主要廚師是和覓工處訂有條約的。凡覓工處介紹來的人，他們都要收用。他們辭退舊人的時候愈多，他們收用新來的人的機會也愈多。他們便可踐他們底約了。

和我同住的那些同國人都勸我不要失望。他們鼓勵我說：『你仍保持着你底職業罷。只要我們能夠有房子給你住，有飯給你吃，你就不必焦心。並且你需要錢用的時候，也請你立刻告訴我們。』

偉大的心靈常常是在平民中的，呵，你法利賽人呵！

五個月來我踏遍了紐約底步道，找不着一件合於我底職業的工作，甚至想做一個洗碗碟者也沒有人雇用。後來我偶爾在毛伯利街的一家覓工處裏找到一件泥木工作。我和一羣襤褸的工人被引到麻沙秋謝州，春田附近樹林中的一座營房裏，在那裏我們開始建造起鐵道來。我在那裏作工的工資都存儲起來。我在失工時候所欠的一百元美金的債都償還清了，還剩餘了一點。於是我便辭了這裏的工作同一個夥伴到渥賽司特爾 (Worcester) 去。在那裏附近的幾個工廠我作了一年多的工。我又結交了許多朋友，這些人至今還存留在我底記憶之中。我每記憶起他們，我便起了強烈的感情和不會改變過也永不能改變的友愛。這些人之中有幾個還是美國工人。

從渥賽司特爾我又到普立毛斯（Plymouth）這是約莫七年前的事。從那時起一直到我被捕時我不曾離開過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引起了我底真摯的愛情，因為牠一天一天地把許多的人拉近我底心，我底房主，同寄宿的人，在我底周圍作工的人以及那些向我買魚的婦人都成了我底親切的友伴了。

在這裏讓我來告訴讀者說，當我明白了在普立毛斯的友伴們對於我也表示出親切的友情時，我是如何地感激他們。他們不僅替我辯護，捐助款項爲我進行訴訟（金錢畢竟是一件很微小的東西），他們還直接或間接地向我表示他們相信我是無罪的。那些自願來幫助我案辯護委員會的人，不僅是工人，還有認識我的其他各處的職員；不僅是意大利人，還有猶太人，波蘭人，希臘人和美國人。

我在那裏作了一年以上的工，隨後又在一家製繩公司作了十八個月的工。製繩公司罷工潮發生，我是罷工工人中的一個活動分子。因此我便被辭退，而且以後也找不到這同樣的工作了。事實上因爲我常在各種工人的集會中演說，以後差不多竟到了什麼

工作也找不到的地步了。有些工場把我當作不好的工人。然而所有會雇用過我的廠主都不能不承認我是一個勤勉而可靠的工人，我底唯一的過失便是我異常努力想帶一線理解之光入我底工友們底黑暗生活之中。

我也曾在這城里的散步生與杜蘭特建築公司裏做這最粗重的手工作。我差不多可以說，在普立毛斯底所有公共事業中都有我底勞力底痕跡。在這城里所有的意大利人以及各工廠的工頭都可以證明我在這時期的生活是異常節儉，而且又很勤勉的。在這時候我又深深地感到對於智慧方面的興趣，我抱懷着很大的希望。這希望燃起了我底心頭的烈火，甚至在現在當我在這監獄底黑暗囚室中等候那無辜而被判定的死刑底執行期之到來的時候，我還是如此活潑，如此有生氣。

我底健康並不見佳。多年來的苦工和失業期中的可怕的狀況漸漸地銷耗了我底精力。我因此想找一件合於衛生的工作來延長我底生命。約在我被捕期的八個月前，一個朋友預備回意大利去，他向我說：『你爲什麼不買我底小車，我底刀，我底秤去做一個

魚販，免得再去受什麼工頭底束縛呢？」我乘着這個機會買了他底小車等，此後就成了
一個魚販了，這大半是因爲我愛自由的緣故。

在那時候，一九一九年，思鄉病來到了我底心頭。我底想回家看我底親愛的人的念
頭一天深似一天。我底父親每次來信都叫我回家去，近來他底希望更熱切了。我底親愛
的妹子魯意加也來信幫助父親勸我回去。我底事業並不好，然而我像一個負重的畜牲
一樣拚命地勞働，一天一天過着機械般的生活，沒有休息過。

聖誕節底前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是我在一年內賣魚的最後一日。在這一天我是
很忙的，因爲意大利人依習慣在聖誕節底前夕的筵席上總要有一樣鱈魚。讀者們也許
還可記得一九一九年底十二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是奇冷的，在聖誕節後天氣還是異常
地冷。我推着一輛小車沿街賣魚，這樣的勞働也不能使身體變熱。在聖誕節後幾天我又
去爲拔君（Mr. Peterseni）作敲冰的工作。有一天他沒有工作給我做，我又去爲
電燈廠堆煤。敲冰的工作做完時，我便受雇於好南特君做掘溝的工作。落大雪的日子到

了，我又是空閒着的人了。然而這只是幾點鐘的事，我在幾點鐘後又在城外去做掃雪的工作，隨後又去掃除鐵道旁的雪。接着又受雇於散步生建築公司去爲某羊毛公司修造水管。

這件工作完畢之後，我又陷於失業的狀態中了。鐵路工人罷工斷絕了水門汀底供給，因此建築工作也不能做下去了。魚底來源也是有限制的，當我能夠得到魚的時候，我便去販魚，不然，我就去捕蛤；然而捕蛤的工作，利益既小，費用又大，是很不合算的。在四月裏我和一個漁人訂了合股的條約。這條約是不會履行的，因爲在五月五日我正預備召集羣衆大會來抗議同志薩爾賽多（Salsedo）在警察署中被害事件的時候，我就被捕了。同我一起被捕的是我底好同志好朋友尼古拉薩珂（Nicola Sacco）。

『又是一件驅逐的案子』我們互說着。

然而這次並不是這樣。全世界現在所已經知道的兇惡的罪名，竟被加到我們底頭上了。我被認爲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布立奇握達（Bridgewater）的搶劫未成

案的兇犯，經過了十一天我一生所僅見的最滑稽的審訊後，我便被定罪，被判決了十五年的徒刑。判決這個刑罰的裁判官就是後來審訊南布蘭垂（South Braintree）強盜殺人案，判決我與薩珂底死刑的裁判官，威布斯脫賽葉（Webster Thayer）

當他判決我們底死刑時，在他底聲音裏沒有一點同情的顫動。我一面聽他底語，一面驚奇爲什麼他竟恨我如此地步！這果然可以說是公正的裁判官麼？然而現在我想我明白了——在他底眼裏我不過是一個奇怪的動物罷了，況且我又是一個簡單的工人，一個外國人，一個激烈派。因此所有我這一方面的證人雖然都是誠實的人而且急於來說真理的，他們竟被法官嘲笑和輕視。爲什麼呢？他們底話語被視爲謊言，因爲他們是外國人。人的證據是應該被相信的，而外國人呢？……呸！

（4）我底精神生活與信仰

我還想再回溯到我底過去的生涯。我已經把我底表面上的行爲描寫出來了。然而一個人底生涯中更深切更真實的故事，並不是在外表的情形，而在他底內心之發展，在

心靈與精神。

我底從六歲到十三歲的時間都是在學校中度過去的。我真正愛好讀書。我在加布爾度過的三年之中，我幸而得認識一個有學問的人。我得着他底幫助，便盡讀了能到我底手裏的所有出版物。我底主人訂了一分葉諾亞（Genoa）地方的天主教雜誌。我當時以為這是很好的幸運，因為我那時正是天主教徒。

在杜林我除了工作的同伴和年輕的店夥外，另無朋友。我底工友們說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譏笑我底宗教的信仰，叫我做一個偽君子 and 執迷者。有一天我和他們中的某一個人竟用拳頭相打起來了。

在現在我對於社會主義底各派倒多少熟悉了，我才知道他們那時連這個字底意義也弄不清楚。他們自稱為社會主義者，說是對於德阿迷西司（Demnicis）底主張表同情，（德君當時是一個過着平靜生活的著作家）說是根據「時」與「地」底精神來的。這種環境所給與我的影響是異常之大，不久我自己也愛起社會主義來了，雖然我

不明白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也不敢相信我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這些人底思想底進步是有利益於我，而且使我也得着很大的進步，這是應該承認的。權利平等和人道主義底原理已開始進到了我底心中。我讀了德阿迷西司底愛的教育 (Cuore) 後來又讀他底遊記和朋友。

在那屋子裏有一本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底書，其中有一句話至今尚留在我底心上，永不會消去的，就是：『殉道者底熱血是自由底種子。』我又找到一本「Pr omessi Sposi」讀了兩遍。後來又得一本破舊的神曲 (但丁著) 呵！我底牙齒是不能啃這種骨頭的；然而我仍絕望地拚命想去嚼碎牠，而且我也相信這不是全然無益的。

在我快要離開意大利的時候我又從醫士弗南西司 (Dr. Francis) 化學家司克利麥吉阿 (Sprimaglio) 獸醫波 (Bo) 三人處得到了不少的智識。我已經知道人類所受的最殘酷的災害便在於愚昧與天然感情之墮落。不久，我底宗教便進了一步，不承認教堂，祭壇和形式上的祈禱。上帝對於我已不復存在了，他只是一個精神上的東西，一

個信仰而已。我底父親常常告訴我，說要抑制人間的情慾，要安慰人類經歷苦難，宗教便是必需的。然而我覺得我自己有我底是非。

懷着這樣的心情我遠渡了重洋。

到了美國，我受着一切的苦痛；失望便來到了我底心頭，從前的幻景逐漸地消失淨盡了。所有的青年人在二十的年齡，不知道生活底情形，心裏充滿着美妙的夢景進了異國的土地，後來都會得着這種結果的。在美國我見着了所有生活底殘酷情形以及道德敗壞，罪惡橫行等等，在其中人類正在絕望地奮鬥着。

然而不管我底生活情形是怎樣地困苦，我仍繼續不斷地努力使我底身心強健。在這里我研究了克魯泡特金，高爾基，麥爾林諾（Merino 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卻可侶，馬拉鐵斯達諸人底著作，我讀了馬克思底資本論和拉布里阿拉（Leone di Labriola）底著作，畢沙堅奈（Carlo Pisacane）底名著，所謂政治上的聖約書，和馬志尼底人權論，以及其他許多關於社會問題的著作。在這里，我讀了關於宗教的愛國的和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各派社會主義的各種雜誌。在這裡我研究了聖經，列朗（Renan）底耶蘇傳和米塞爾波（Miselbo）底耶蘇是沒有的。在這裡我讀了希臘羅馬的歷史，美國史，以及法國革命史和意大利革命史。我研究了達爾文，斯賓塞，拉普拉斯，弗拉馬利洪（Hammarion）諸人底學說。我重讀但丁底神曲和自由的耶路撒冷。我重讀廖怕爾地（Leopardi）底書，和著者同聲一哭。我又讀雨果，（舊譯囂俄）託爾斯太，左拉，甘杜（Cantu）諸人底小說居斯地（Giusti）蓋利尼（Guerrini）拉畢沙爾地（Rapisardi）與加爾杜西（Carducci）諸人底詩集。

我親愛的讀者們，請不要把我當作一個卓越的學者。我底基本學識是不完全的，我底智力又是不足的，不能融化所有這樣廣泛的材料。而且請你們還記着我是在經過了每日的煩重的勞動之後才來開始研究，既無適當的環境，又無良好的工具。呵，我還記得有許多晚上，我伏在案頭研究一卷書，只靠着那一點飄搖的煤氣燈光，我一直讀到天明！我把頭放在枕上，並沒有過了好些時候，工廠中的放汽聲叫了，我又起來到工廠或石礦

裏去。但是我在這樣的研究之外，又加以對於人類，動物，植物簡言之即對於人類周圍的一切事物之繼續的，嚴厲的觀察，我便得到我底現在的信仰生活之書，那是書中之書！所
有其他的書本都不過是寫來解釋這本生活之書，教人怎樣去讀這本大書罷了。我所說
的書本，自然是指那些誠實的人；至於那些騙人的書本反而只能使人誤解生活之書的。
我反覆地思索，誦讀，研究這本大書，其結果便決定了我底行動和主張。所謂「各人
爲自己，上帝爲衆人」的話，我是反對的。我袒護弱者，窮人，被虐待者和被壓迫者們。我讚
美英勇氣概我讚美犧牲，我讚美能力，只要他們是用在爲正義之戰鬥上的。我知道在上
帝，法律，祖國底名義之下，在自由，平等，在最純潔的抽象觀念，在最高尚的人道理想底名
義之下，最兇惡的罪惡已被作過了，而且也要被繼續作下去的；要直到在將來光明普照
了全世界的那一天，才不會有少數人再假借着什麼上帝底名義來向衆人作惡了。

我知道人不能蔑視那管着他的自然律，他也不能打破那把他縛在宇宙上的結
索。所謂「天然的界限」如什麼山，海，河之類不過是由物理作用和化學作用的綜錯而

成，並不是生出來劃分人民的。

我底心裏長起了博愛的根芽，我懷着人類愛的觀念。我以為誰加惠或傷害一個人，便是加惠或傷害全種族。我在衆人底自由中去求我底自由；在衆人底幸福中去求我底幸福。我相信要建設一個正當的人類社會，唯一的道德基礎便是義務、權利、事實三者底平等，只有在這基礎上，正當的人類社會才能建立起來。我拿我底誠實的血汗掙得來我底麵包。我底手上從不曾染過一滴他人底血液，我底良心也是極其請白的。

我知道生活底最上目的就是幸福。而人類幸福底不變的，永久的基礎即是身體康健，良心平靜，生活需要之滿足與一個真誠的信仰。每一個人有兩個「我」；實際的我和理想的我。理想的我才是一切進步底泉源。若有人想使第一個我和第二個我相等，這是錯誤的。在每個人中，第一個我和第二個我間的差別永遠是一樣的，因為無論是完滿或是墮落，這二我間的距離總是一樣的。

我相信人們很難完全地節制自己，真正的智慧在於寬容。

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了麵包，每個心都受着教育，每個智慧都得着光明。

我又相信人的歷史還沒有開始；我們現在還生活在先史時代底末期。我我底智慧之眼看出來天空中已佈滿了新紀元底光輝了。

我以為意志之自由是生活中所不可缺的。我盡我底力量想使人類精神趨向着衆人底福利一方面。我從過去的經驗知道在人類未能趨向完滿以前，權利和特權仍會是用武力來維持着的。

在將來人與人間利益之衝突，特權與階級等等，這些東西都是要廢除的了。在未來人類底真正歷史中進步與改革皆要用智慧與公共利益來決定的。

假若我們和我們底後代還不能走近那個目標，那麼我們永遠得不到真實的東西，而人類也將更爲不幸，更爲困苦。

我是一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而且只要我不會發現我底錯誤，直到最後的一刻，我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還會是一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我之所以成爲一個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因爲我相信共產主義是社會契約之最合於人道的形式，並且我知道只有由於自由[◎]，人才能夠自立，才能夠成爲高尚，成爲完全。

現在？（耶蘇基督底年齡，據某一些著名研究瘋狂病的人說，這又是普通犯罪者底年齡）我便被監禁而且被判了死刑了。然而假若我再能開始來走『生命底旅程』，我一定要重踏舊時的路，並且盡力減少我底錯誤和過失，一方面增加我底良好的行爲。

最後，我以兄弟般的心情致友愛的，熱烈的祝福於我底同志們，朋友們以及所有的好人們。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十二點十一分到二十六分的時間，美國沙秋謝州政府在查理司頓監獄中燒死了二十世紀的兩個最好的人。這兩個人就是張慰慈所說的「無政府黨裏的兩個無名小卒」尼古拉薩珂和巴爾托羅美凡

宰特。薩凡案的經過情形我在「死囚牢中的六年」一文裏已詳說過了。不過那篇文章是在五月裏寫成的，以後的事及薩凡二人之「偉大的最後」都沒有說到。那麼在我預備寫的關於薩凡的書未完成以前，我願把美洲平社出版的平等月刊三四期薩凡紀念號介紹給本誌的讀者。

薩凡案在中國也不能說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不過就我所看見的用中文寫的關於薩凡案的文章來判斷，我可以說在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懂得薩凡案的真相，和薩凡本身的爲人。所有的文章除了少數空泛的幾篇而外，都是對於這兩個殉道者的侮辱。

「人」這個東西真是可恨的，他自己住在安樂窩中，和愛人接吻倦了的時候，拿起筆來，寫幾行關於在另一個世界中的監獄中受了七年的苦刑後無罪而被燒死的兩個「可憐的」工人的事，他不但會捏造出許多事實，而且還要用許多刻薄無聊的話來厚誣死者。他不去照照鏡子看看他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東西！假若他肯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設身處地想像他自己也處在薩凡那樣的境地，我不知他會發生什麼樣的感想。

薩凡不是強盜，不是共產黨，他們是兩個意大利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並不是什麼『無名小卒』，他們是二十世紀中的兩個最好的人。我並不是什麼英雄崇拜者，然而我却深刻地愛這兩個人，我覺得要在歷史上找出一個和他們相像的人物，只有那神話上的耶蘇，但是那些創造出耶蘇的偶像，把生殖器當作神聖一般來崇拜的人却把那真正的耶蘇燒死了。

要知道薩凡案的真相，必先知道薩凡兩人的個性及其為人。他們兩個的命運雖然相同，然而他們的性格是各別的。凡宰特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耶蘇，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傳道者。薩珂便是一個革命家。然而這兩個人都是同樣地為知道他們的人所敬愛的。

我並不會見過這兩個殉道者，然而從凡宰特的自敘傳以及他寫給許多朋友和同志的信裏，從薩珂寫給他的兒女以及朋友同志們的信裏，從凡宰特寫給我的

兩封長信裏，我看出了我所敬愛的兩個人的一切。我確實以我的全心靈愛他們，而且那一個沿街賣魚的意大利人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他甚至在他自己快被燒死的一月以前，忘却了他自身的悲慘的命運，懇切地教我去愛真理愛正義。他甚至忘了他自身的痛苦反來安慰我，像他從前安慰過許多其他的青年那樣。他的不朽的名言：「爲無政府而奮鬥（縱然有人說是愚的舉動）到底是度過生活的最美麗的方法——要是這個人是值得生活的話。」不僅我當永記不忘，也許會是未來青年的福音罷。

這便是中國人所說的「無名小卒」，也就是胡適之所贊成弗勒燒死的人。凡宰特在致我的信中曾說，「請爲我致意中國人民。」然而中國人民呢？

現在是太遲了，無罪的人已經死了。然而我們的後代的判斷是要來的。做祖先的殺了這兩個人，做子孫的是會來崇拜這兩個殉道者，會來懺悔他們祖先的罪惡。薩珂與凡宰特的精神是不會死的。那麼，這本小冊子的翻譯倒是必要的事。而且就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本書的內容說，也有翻譯的價值。

美國近代著名小說家辛克拉（Upton Sinclair）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六日曾在 Boston Advertiser 上發表了一篇介紹的文章，可作本書的序，現在一并譯出：

『讀者在沙若（Henry D. Thareau）的傳記中該尋得出他在美國州政府販賣黑奴時，拒絕納稅的一段軼事罷。他因此犯了法，被囚在監獄中，有一天伊麥孫（R. Waldo Emerson）去看他，問他道：「亨利，你在這里幹什麼？」沙若的回答是：『華多，你不在這里幹什麼？』』

我記着這段軼事，約在一年以前我去拜訪一個全世界中有最優美的精神的人，他現在是被囚禁在查理司登的「麻沙秋謝州監獄。」他並不因我不去照他那樣做，便責備我；反而以他的精神的溫柔 and 美麗，使我異常自愧，不久我自己也設法想做一個囚犯了。殉道的精神是這樣廣布的！

這個麻沙秋謝州的「偉大人物」是誰呢？在我的案前放着他的自敘傳，這是新出版的，書名是「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著者是巴爾託羅美，凡宰特！

從這部書裏我知道他生於意大利，筆葉門的維亞法也托村。他是農家之子，自小便受過教育也很熱心向學；然而當他的父親在一家報紙上看到杜林四十二個律師競爭三十個利爾一月的位置時，他相信教育並不是像他從前所揣想的那樣有用的。

因此在十三歲時，這個小孩就被放在一個麵包店主人的管治之下，每天從早晨七點鐘做到晚上十點鐘，七天算一個星期，然而每隔一個星期的星期日，才有五小時的休息時間。在六年以後，這個小孩患着重病回到了家裏。在家裏他看着他的母親痛苦地病死在他的手臂裏後，他便決定到我們這個「幸福之島」來。他一個朋友也沒有，孤獨的在炮台登了岸。後來在一個「富裕的俱樂部」的廚房裏做一個洗碗碟者。那個俱樂部顯然不是極富裕的，不能夠（？）使那般洗碗碟者受着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較合於人道的待遇，工作時間既長，睡眠的地方又熱得悶人，而且還有那晚上咬得人不能睡熟的蚤蟲。

所以凡宰特又離開了這裏，到一家最著名的紐約城波希米人的飯店裏作工。自然讀者們常常到這飯店去進餐，或者還是和幾位名人一同去的。假若果然是這樣的話，你一定忙着和名人周旋去了，絕對不會想到那些洗碗碟的人。聽罷：

「那廚房確是可怕的，一扇窗戶也沒有，終日燃着電燈。一旦電燈因他故而熄滅了，房子裏就完全黑暗，一舉一動非撞着器具不可。在洗滌碟子，鍋，刀，叉，調羹等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水點，挾帶着灰塵與污泥，慢慢地向我底頭上打下來，因為我正在下面作工。在工作的時候，真熱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餘都傾在桶裏；一桶一桶地這些東西都放在廚房底旁邊，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來。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溝渠。因此污水常常回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在這廚房底中央，有一個排水管。每晚那管子總是閉塞住了，油水愈積愈高，於是我們只得在油膩的水

中走來走去了。」

這個年輕的意大利人恐怕患肺病，不敢再在那飯店作工，便到鄉下去。在那里農夫們和貧家婦女們都很和善地款待他，他又作了一些時候的農工，和製磚工。他不能做下去了，便又去做一個廚師，後來又做石工，最後成了一個巡行賣魚者，往來麻沙秋謝州的各小城。

他未入獄時，還做過敲冰，掘溝等等工作；落雪時他又去掃雪，後來又去掘水道，築堤，最後便被捕了。

這個人的外面生活如是而已。這和其他無數的人的生涯相同的。這就是「窮人底簡短的編年史。」然而一個人是包含着兩部份的：身體與精神。窮人的精神並不就是那樣簡單的。

現在有印刷機了，甚至那些在麵包店和酒樓廚房裏每天作十三小時或十五小時的工作的人也會找出一點時間來思索和閱讀各時代的名作。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我希望我能夠把凡宰特所讀的書開出一張單子與讀者們。這一定會使你們驚奇的。假若你是一個普通美國的商人，這也許會使你驚駭着的，因為這些名字都是外國的，而且很奇特的：德阿米西斯（*De Amicis*）和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但丁和克魯泡特金，高爾基和拉布利阿拉（*Labriola*），赫郎（*Renan*）和雨果（舊譯鴞俄）。

現在他把他底生涯底故事寫出來了，我注意地閱讀過了以後，我真願意到法庭去以社會理想專家的名義做一個證人，證明與其說凡宰特犯了強盜殺人罪，不如說我自己犯了那個罪還像些。

然而，唉！這種「專家的證據」美國法庭是不肯承認的！所以我只得盡力地做一個無產階級底生涯底故事介紹與我的讀者們。

現在一個無產階級底生涯底故事是被譯成中文了。中國的名流們，請來看你們所說的該死的「無名小卒」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殉道者的壯劇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蒂甘譯

此页空白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略傳

(一) 蒲魯東 (Pierre 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蒲魯東以一八〇九年一月十五日生於法國百桑松 (Besançon) 地方，處境頗爲貧困，不得飽食暖衣以修學業。少小時節，即投身於勞動，或助他父親的工作，或營印刷所中的職務，以助一家的生活。所以他的學問，完全是努力奮勉，從利用餘暇中得來的。他以後雖能漸入中學，但因生計的困難愈甚，不得不中途退學，不過他好學之志，依舊不輟，刻苦奮勉，仍於餘暇獨自潛修。一八三八年，遂得百桑松大學的獎學金。且得徵文當選的榮譽，因此他格外奮勉，而潛心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一八四〇年遂公布他代表的名著，即是何謂財產權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一書。這一部書中，發表他大膽且狂激的議論，真足以驚倒一世，私產制度的地位，也受到一個很猛烈的打擊。本來蒲魯東的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專傳

求學，何等艱苦，努力奮鬥，纔可以受到一些貴族教育的餘緒，這是他切膚之痛，亦莫怪對於資本制度，痛心疾首，而爲貧乏工人，大聲呼援了。蒲魯東當他可以爲學校優待生之時，即宣言謂對於一輩下級貧民有莫大的情感，應當致力於他們生活上的增進，及精神智能上的發展，這亦可以見他的抱負了。一八三二年，爲巴黎某律師的書記，明年，到里昂航海會社作工，一八四七年，復辭去，而專用心於政治的社會的運動。一八四八年六月，被舉爲國會議員，遂想利用政府的力量，以實行改進工人的計劃，當時他常把胸中懷抱的主義，刊布於各種雜誌——如 *Le Représent du peuple*, *Le peuple*, *La Voix du Peuple*, *Le peuple de 1850* 等——努力宣傳他的思想，以期解決社會問題。但是因爲他言論益發激烈，大招政府之忌，有些雜誌既禁止發行，他自己亦被拘禁起來。一八五八年又以著作激烈，欲處監禁，遂逃至比利時。一八六〇年歸國，一八六五年一月十六日，死於巴塞 (*Passy*)，享年五十四歲。

蒲魯東的著作，以何謂財產權，及經濟的矛盾論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社會問題解決論 (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 爲最爲扼要。這些著作中間，他都否認私有財產及共有財產——指摘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即今日所謂集產——而別有一種改造社會的新法。他的大要是說：吾人所生息的土地，照宗教家說，都由於創造萬物之神，那麼應歸神有，不能復爲吾人所私有，除神以外，沒有對於人類，有徵收地租權利的人。仁慈的神，既對於人類免除地租，而一無代價，給與土地，則土地決應歸於人類全體所共有，斷不可容私人所獨占了。因於先占之故而即主張土地的所有權，不可不說是違反神意的。又財產權，雖有人主張謂爲勞動的結果，但此說須先承認可加以勞動的物體的存在爲前提，現在這可加勞力的目的物，既爲人所占有，一方面承認財產權，一方面并此可加勞動的目的物而無之，那麼此說亦可謂矛盾了。凡人類所生產的物，須按照他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勞動，及費用，比例以爲分配。但彼資本家及地主，却借了利息及地租之名，把生產結果的大部分，都歸入自己掌中，這樣強占勞動的收穫，明明是盜賊的行爲，所以吾說，財產權是盜賊的結果。

但是照一輩共產主義者——指馬克思派——的說法，要全廢私有財產制度，而移全部財產爲共有，這亦是一樣的不妥當。因爲私有財產制度，使各人的智力體力，無限發揮，毫無拘束，以致惹起不公平，不平等之事；而於共有財產制度之下，亦未免有壓抑限制人的能力之弊，以是亦不能不算是一種妨害人類自由行動的強制的不平等的制度。

這是蒲魯東對於私有財產制及共有財產制的批評。至於他的計劃，即是任意結社的方法。——即以生產資料的平等使用及生產物交換的平等爲基礎的自由制度。因爲於私有財產制度下面，占社會大多數的勞働者，其勞働的結果，以爲資本家所剝奪之故，致他的購買力減少；而這購買力減少的結果，復產出各種產業上的恐慌，資本家的破產，勞働者的窮困諸弊害。要剷除這弊害，只有能維持平等自由的方法，——即上述任意組織之一途。要達這目的，須先設一平民銀行 (*banque du peuple*) 以供國民自由交易及供給資本之用。即各人生產了貨物之後，拿到銀行裏來，銀行即給他一種紙幣，這紙幣是記載這貨物生產所需要的費用，與勞働的時間。有這紙幣的人，可以任意獲得他所需

要的貨物，即與自己勞働有相當價值的。又此銀行，對於要營生產的人，可以不收利息，借給他必要的資本，這所謂借貸，即是銀行中把一種證據給他，這種證據，於社會上各人間，可以當做貨幣，互相授受的。此時各人都可以為資本家，所以資本階級的權力，頓時消滅，同時利息與地租，亦無此名稱，所有所得的，即是勞働所得的了。但要實行這制度，不可使國家執其權。因為凡是國家，不論他形式如何，都可以利用強制與權力，所以不可不委諸個人的自由決定。所以將來的社會，不是國家的制度，而純然是無政府主義——無強權主義——的制度。一切社會的關係，都可一任個人的自由契約。要這種契約可以代法律而約束社會，纔可算達到理想的狀態。

紹虞著

此页空白

(11) 巴枯甯 (Michael Bakunin 1814-1876)

在俄國的社會改造家中間，巴枯甯、托爾斯泰 (Tolstoy) 和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都可算是主要的中堅分子；不過托爾斯泰比較的偏重於文藝方面，克魯泡特金現尚生存，他的事業還沒有告終，所以吾於俄國人中，便獨替巴枯甯一個人作傳了。

巴枯甯很受蒲魯東的影響，在巴黎時候，與蒲魯東最爲相契，而與馬克思却『不相爲謀』。他的學識，未必在馬克思之上，但是他熱烈的感情，激昂的言論，很足以予人以多量的刺激，所以他的學說的影響，却又未必在馬克思之下。

巴枯甯以一八一四年五月八日，生於俄國托爾欲克 (Torgok) 州的一貴族之家。少時做炮兵少尉，駐於波蘭，目擊當時壓制的政治，憤然辭退軍籍，而於莫斯科 (Moskva) 修哲學。一八四〇年，始流浪於西歐諸國，倡道極端的社會主義，到德國極信奉黑智爾 (Hegel) 的哲學，到法國與蒲魯東結交，遂傾向於無強權主義。當他的被逐於法國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署傳

而歸到德國時候，以德勒斯連（Dresden）的暴動，被處終身禁錮之刑，後來引渡至俄國拘禁於聖彼得堡。一八五七年，更放逐至西北利亞遂乘間逃走，經日美兩國以赴倫敦，即取其地居留俄人的機關雜誌（KoloKole）而經營之。此後他的生涯，大部分都在瑞士。一八六九年組織成立「社會民主同盟」不久便取消合併為「國際民主同盟」明年，企圖在里昂暴動，未成。一八七二年，於海牙的國際會議，敗於馬克斯黨，此後身體也漸壞，遂歸到瑞士魯牙諾（Lugano）地方。一八七六年六月十三日，死於百倫（Bern）。

死後經六年，有人發行他的著作神與國家。大意真自由不外服從於自然法則；自然法則，是以人類性情為根據，一度普及，自然無人反對的。至於特權，足以傷人的知識情感，立法行政及一切政治組織，都是無用之物。總之，吾人因為立法，權力，勢力，特權等，都是一部分少數優者，利益，而是多數者之損害，所以要反對他。即此可見他平生主張的一斑了。

(二) 葛費樂 (Arlo Cafiero 1846-1892)

葛費樂 (Carlo Cafiero) 在一八四六年九月生於亞底阿梯格海濱之巴勒塔 (Barletta) 即從前拿坡兒王國之城。年四十五歲，歿於魯賓拉城，時在一八九二年七月。葛氏生長於富家，居宅毗連教堂，幼時受教育於毛兒父塔 (Molfetta) 的修道院。其時交得學友高文禮 (E. Covelli) 稍後即出力為其革命的社會黨行列而戰鬥。後來氏被送到拿坡兒研究法學。卒業之後，便赴意大利王國的都城弗羅郎司 (Florence) 駐足。此城為外交匯聚之區，其時葛氏遂陷入政治及議會的交際場中。惟其如此生活於那等人的社會裏，稍遲即使其感受厭惡，旋即遠適外國，考察之後，思想上啓發了一種新傾向。一八七〇年葛氏遊於巴黎及倫敦。在倫敦約住一年，因得與「萬國勞動會」的會員們交識，尤其是和馬克斯交好。一八七一年返意大利，即為拿坡兒的「萬國勞動會」的會員。此支部成立於一八六八年。在一八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被政府解散，但是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專傳

隨卽由先導者法萊利（G. Fanelli）的贊助和一般熱烈的少年們如巴拿底祿（G. Palladino）、馬拉鐵司達（Errico Malatesta）、高文禮等重新把牠恢復起來，葛費樂卽爲參與其中之一人。當時曾被推舉爲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萬國勞動會支部的總書記，負責與倫敦的「高等委員」通訊，由此得與恩格司（Fr Engels）按期交換書信。

那時社會黨的首領馬申義（Mazzini）宣言反對「巴黎自由市府」（Com-mune de Paris）惹出葛氏的駁擊。適巴枯甯率意大利的革命份子，青年社會主義之前進者，而盡網羅於「萬國勞動會」的行列中。也就是「倫敦的會議」（一八七一年九月）的結果拿來煽惑「勞働會」的內部之爭以自斃之時。先是強權派一時得勢於「海牙會議」（Conference de la Haye）跟着，一八七二年以後，指導者同伴會的陰謀便被識破，而聯合主義的意義遂佔了勝利，在一八七三年便取銷「高等委員」的職銜。

葛費樂初由恩格司信中的話迷惑了事體的真相，頗傾向於倫敦一般人（馬克斯等）；然不久即自覺悟，因其純潔的感覺使其識認了真實；遂起而反抗教士派（馬克斯派）造謠反對巴枯甯的鬼計。從此便宣言自稱是「高等委員」之敵對者。一八七二年八月四日「萬國勞動會」的「意大利聯合會」開成立大會，由葛氏主席，討論結果，就發表了有名的宣言『意大利的聯合會與倫敦的「高等顧問」斷絕所有的同情，只承認和所有的勞動者照樣的有經濟的同情。』意大利的國際主義者（即萬國勞動會派）拒絕派送代表到「海牙會議」去；只是葛費樂却如同觀戲的一般去參加之，由此更證實強權派的道友會中一般人們所用以反對其他辯論者之種種奸謀的方略。

後來便同法萊利，白廈（Pezza）馬拉鐵司達，高司達（Costa）諸人代表意大利的聯合會參預聖底帽（Saint Ymier）的「萬國勞動大會」。這個大會是隨著海牙會議而發生的。

一八七三年三月葛費樂赴保羅尼（Bologne）「意大利聯合會」的第二次大會，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傳

同馬拉鐵司達、高司達、法哥仁立 (Faggioli) 以及其他許多的同志都被拘捕，直監禁到五月始恢復其自由。同年葛氏得其父母遺產乃計畫在瑞士與意大利之交界上建造一避藏所，預謀為政府所追捕之萬國勞動主義者的住所。卒在靠近羅喀魯地方，馬葉湖畔，設置一所別墅，名為巴羅拿達 (Baronata)，在這所別墅裏，最早住過巴枯甯和其他俄國的、意大利的幾位朋友。這種計畫，實在是根本錯誤；徒然浪費了俠豪的產業而為革命黨的愚誠者之所事。及至一八七四年七月葛氏的財產銷耗殆盡之日，因罄其所有而暗謀革命的暴動運動之用，事發於一八七四年八月。隨後偕其夫人寇斗卓夫 (Olym-pia Koutouzoff) 處於巴羅拿達幾淪為獨居之隱士；葛氏一八七四年六月在聖彼得堡所結合者；一八七五年十月葛氏傭工於米郎 (Mila) 城中之一照像館，他的同伴寇斗卓夫在那時回俄國，奮勇的去宣傳社會主義；在一八八一年之際被捕，遂放流於西伯利亞。

一八七六年葛費樂自米郎赴羅馬為意大利聯合會第三次大會的代表。此會本擬

在弗羅郎可聚會，旋因避免政府之加害，遷移於道司剛省內之阿柏蘭（Apenin）附近，即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之會議，葛氏即由此會任為馬拉鐵司達同赴第八次的萬國勞動會在柏兒勒（Berne）開會之意大利的代表。此大會在一八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舉行。

一八七六年至一八七七年冬間，葛費樂在拿坡兒與馬拉鐵司達和幾位別的同志，就中俄國革命黨人客拉父拈斯奇（Kratinski）即素以假名著之司台白尼阿克（Stepniack）同謀組織一種暴動的運動，在一八七七年春季初暴發於意大利的南方沿海各地。中途因一部之洩露，使意大利的國際派不得不捨棄其所謀之事；即一切組織尚未佈置完全，加之氣候不佳，而其同謀者數人已執軍器而動。這是有名的一八七七年四月五日至十一日的冒假轉運，自白奶望（Benevent）省（在賽來多 Cerret附近）的桑陸堡（San Lupo）起，直至卡塞特（Caserte）省的勒低魯（Ietino）和哥羅（Gallio）之兩區，臨時宣告佔領，最後乃在麻德斯山之坡，一般青年們的英雄聚會同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着葛費樂、馬拉鐵司達、賽葛兒里 (C. Ceccarelli) 等，都被逮捕，那時，他們正想幫助巴山尼和沙尼阿模的農人們豎起革命的旗幟。

今天，我們萬難想到當葛費樂與其友人同被囚困在意大利政府的監獄裏，並緊隨着他們那樣義勇的舉事之時，竟有所謂社會主義者（即今日的馬克斯派）散佈了滿腔的謔言來污辱他們。巴黎急進報的編輯呂萊、圭司德 (Jules Guesde) 把葛費樂等叫做賽來多的逃遁者，有意用此以煽惑意大利的社會黨與葛費樂等斷絕同情的互助之協作。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即馬克斯派，今日所謂的共產黨）的機關報法瓦司 (Vowarts) 斷言暴動是私毫不與萬國勞動會有相同之點，而直稱舉義者為簡單的匪徒。在巴賴木 (Palerme) 的潑弗羅 (Povero) 報上，這同類的人馬能 (Malon) 用其愚昏的腔調謾罵我們的朋友。另外還在給米哈包 (Mirabeau) 的通訊中造謠，因此惹怒高司達嚴正的回答以防護其被監禁的諸同志。到底，這類人在他們榆利集 (Zurich) 的機關報達瓦機 (Tagwacht) 上有漢美格萊李智 (Hermann Gruen-

ich) 者竟牽強附會的說葛費樂、馬拉鐵司達和其同伴們都是意大利與帝國間的「惡偵探」。

恰恰就是這種狡猾的，瞎眼的這類人在其各分部的報上攻擊他的時候，而葛費樂在獄中爲其意大利的朋友們計算，從事抄寫其節略的馬克斯的資本論，那時意大利還沒有一個人識得此書。

葛費樂如同意大利的，西班牙的一切革命的社會黨，如同大多數的法國、英國、比國、荷蘭、法國化的瑞士、俄國、美洲之社會黨，爲反抗馬克斯的強權派之義意而奮鬥，曾拒絕在『萬國勞働會』裏建立個人的專政。

然而葛費樂佩服這個德國的思想家之科學智識；此等處一定是葛氏同情於一八六九年十月巴枯寧寫給黑爾撒 (Herzen) 的話，他說我不能蔑視了馬克斯用其智能毅力和忠誠在近乎二十五年的工夫，爲社會主義的原故而服務，使我們不疑的驚其所爲之高超。他是『萬國勞働會』創立者之一，並且保衛萬國勞働會的原理。在這些地方，

以我的眼力看，是一件超越的功績，雖說是什麼他反對我們，我總是承認的。」巴枯甯和葛費樂都有寬恕的心腸，在他們的思想中容納他人的長處，因此，一八六二年巴枯甯首先譯馬克斯和恩格司的共產黨宣言爲俄文；資本論首先譯爲俄文的也是巴枯甯，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開始翻譯（後因奈厦夫（Netchait）之難遂中輟。關於此點，可參看巴枯甯與馬克斯一文。此文將譯成中文。）葛費樂在一八七七年是先來介紹馬克斯的大著作於意大利的第一人。資本論的節要（註）是葛費樂在一八七七到一八七八年秋季間起始，至一八七八年三月內成功。及至八月白奶望的審判庭放還所謂麻德斯的羣盜的自由，一八七九年葛氏的小冊子印行於米郎，《在社會黨叢書》中爲第五卷。

（註）法國Stock書店印行）

葛費樂的最後數年時得了一種痛苦的惡疾竟致喪失其精神。他的勇敢的婦人，在一八八三年逃出西伯利亞，得此消息，遂於一八八六年再來意大利，盡心誠意的調養葛氏，只是無效。葛氏的弟兄們想使其病愈，遂把他搬回他父母所遺留的房裏住（一八八

九年)然而病已深至不可醫治。

據醫治葛氏的醫生在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五日報告其臨終的情形，葛費樂是死於結腸沙病，並謂其忍受其愁苦的境遇而絕無怨恨之聲，我（醫生自稱）每次問他覺着病怎麼樣了，他總是鎮壓其痛苦來回答我說：『先生，我沒有病。』

居友梅作 (J. O'Neill)

克人譯

此
页
空
白

(四) 德卡 (Benjamin Tucker 1854-1893)

德卡 (Benjamin Tucker) 是美國的最著名的個人無政府主義者。生於一八五四年，在十八歲的時候，習專門藝術。過了二年，漫遊英、法、意各地。一八七八年，出版變法叢報於 New Bedford 地方。

一八八一年，德氏創刊自由雜誌 (Liberty) 出版於波斯頓，於是和葛氏 (Gibb) 交遊六年。一八九二年，至紐約，繼續出版自由七日報，竭力鼓吹無政府個人主義。死于一八九三年，年四十歲。

德卡和墨奇，都是繼承斯多奈的個人無政府主義。他說：『無政府主義云者，就是對於所有事件，統同應該由個人或任意的組合處理的，不用有待于國家，是所謂國家，當然在廢制的原則。』我們試翻他的「國家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論文，可以知道了。他對於他的學說，直名為無政府。他說：『使我做無政府黨有很多緣故，無政府非僅反對

政界的魁首；並反對最上權，制權，政府，號令，強權，以及帝國，王國，政府的作用，管理法；因為「無政府」一字，有多種解釋，他的要義，是反對強權政府，故用他為名的，因恐他的意義沒能盡確，有涵含誤會的弊。」

克魯泡特金說：『在美洲個人無政府黨中德卡，占一個很著名的位置，他的觀念，是蒲魯東和斯賓塞的觀念的一個聯合。他的論旨的起點，謂嚴格來說，無政府黨都是自利派，而那些集合個人的團體——無論他是數人的祕密聯盟，或合衆國的國會，有權利去壓制全體人類，如果他有力做到這樣；所以人類平等的自由，和絕對的平等，應該成為法律；而「各管各的事」，是無政府主義惟一的道德律。德卡還想推證把這些原理普遍的徹底的應用到事實上去，將有利益而無危險，因為各個人的權力，為所有別人平等權利的運用所限制。他更指出侵凌別人的權利和抵抗這樣的一個侵凌以及壓制和保護的分別；前者同是一樣有罪，無論他是以犯罪加於個人的侵凌，或一個侵凌大眾，或大眾侵凌一個；至于抵抗這種侵凌，是保護的和必要的。為着他們的自衛，市民和團體兩

者都有權利做激烈的行動，甚而至於大辟的刑罰。如果爲強要人踐履一個契約的責務，激烈也是公道……」

總之：德卡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o 或譯爲獨產主義）反對改良社會，惟主張改良個人，增進個人的幸福；他以爲人類不應犧牲個人以謀羣衆的自由，世間萬有，對於個人，都當退處於無權。凡有可以爲個人的障礙物的，應該剷除他。這種理論，不免有利用及誤會此主義者的流失。師復說得好：「德卡之個人主義，在無政府主義中，亦卓然成一家之言，近在歐洲其勢亦甚盛，幾欲與共產派爭衡，特流弊滋甚，主張共產者乃極力排斥之耳。」（見「無政府討論集」五三頁）故法國無政府共產黨於一九一三年，在「萬國社會雜誌」宣布與獨產分離。

然而美洲的勞動民衆表同情這派的很少，那些信從他的——大多是「智識階級」——不久知道他們所極端讚美的「個人境况」，非以個人的能力可以達到，且也廢除不少無政府黨的身分，所以一變爲古典經濟學者的自由個人主義，或流入於一類的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伊畢鳩魯」(Epicuræanu)非道德主義，或如斯多奈和尼采(Nintzche)一樣的超人理想。那大多數的無政府黨勞動者，願意那萬國勞動會的無政府共產主義。

太一著

(五) 梅曉若 (Louise mechel 1830-1904)

法國女革命家路易史梅曉若 (Louise Michel) 在勞働界中，稱爲『革命的化身』『勞働者的女神』。她的生涯，真要使我們熱烈的感動。

她於一八三〇年生於法國南部古城。她母親是窮困農民的孤女。當她母親在這城內做女僕的時候，同蒲羅谷主人某貴族的兒子發生戀愛，私生了她。她在家中，過了二十年和平的生活。她父親愛畜動物，在家中飼養了種種珍奇的動物，如同一個小動物園一樣。因此幼稚的路易史，不知不覺的爲動物自然性所融化了。她的生涯，特富慈愛心。尤其是對於動物，有深刻的同情。她以後對人的同情心就是這時候的環境所養成的。

但在她和平的生活中，却有一件最煩腦的隱痛，因爲她就是私生女的緣故，她母親是基督教的信徒，只曉得向上帝禱告，迷信運命；而路易史的境遇更是困難了。到了一八五〇年父親死了！她同母親全靠少數的貯金，在古城裏度日；從此以後，自然而要比本

來的貧乏更要苦了。但路易史真實的生涯，也就從此開始。

在古城裏度日的路易史，因為生活問題逼迫，不得已去當小學教員；但官立學校，就職時是要向政府宣誓的，因此路易史很不願意。以後同她母親移住到一個小村落去，創辦了一個私立的小學校。（不必說是很小的學校）就學的兒童，多是貧民的子弟；在這時候對於路易史已經有了革命的根芽在著萌發。

一八五六年，巴黎有一個私立小學校，請她去當教員；她將所得極少的薪俸，時常分給貧困者。母子的生活，實在是很慘淡的經營着。『富有的人何以不把所有分些把窮人？難道富有的人永無滿足的麼？』她發生了這種疑問，就感覺到社會組織的缺陷，而形了她為社會運動的一個堅強的戰士。路易史完全是平民化的，受了她父親慈愛與勇敢的感化，却沒有遺傳了貴族的血質；她外祖父是社會改革的思想家，或許也受着幾分的感化。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風雲突起；路易史與她的同志高唱非戰論，在巴黎發起了

一空前示威大運動。因此，自由戰士路易史的大名，就振動於法蘭西全國。

拿破崙之世連戰連敗，帝政推倒，豎立共和政府。但革命黨否認資本家所組織的政府，要求共產的社會組織。所謂巴黎自由市府就一炬爆發起來了。

路易史是其中的一分子，武裝赴前線看護負傷者，至最後防線，並不以為危險，其勇敢大胆之舉動，莫不令人感動。『大無畏的路易史！』她的精神當此時完全發揮，在那彈雨如注中，未中一彈，可謂幸運了！

她雖未死於彈雨中，反而被虜捕至法庭。她對法官說：『我不是為自己辯護，又不希望辯護的。我手持槍，我不能否認我的事實。』裁判長停止她發言。路易史回答說：『不！我所要說的話，都說完了，裁判長如不卑怯，請即殺我；如果釋放我，我當再往民間去宣傳復仇。』這是路易史在法庭上的態度。

裁判結果，無期徒刑放逐到尼由，加來獨尼阿地方，A君 R君亦同行。她在尼由地方看護同囚的病人，撫慰受壓迫而煩惱的土人；因為她常接近土人，所以漸知土語。又從土

人那裏聽來的傳說，寫成一本很有趣味的著作。又爲教育土人兒童起見，組織了一個小學校。

一方面巴黎革命黨人對於被難同志，極力運動政府釋放，直至一八七九年，政府見許特赦路易史。但路易史拒絕着說：『將巴黎自由市府連累者全數釋放則甚佳；要是只放我一人，那不敢接受這種恩典！』至一八八一年，黨人全數釋放，路易史乃復歸巴黎。

一八八三年，巴黎失業者舉行大示威運動，是路易史做嚮導的。當隊伍經過麵包店時，有許多失業者搶麵包，路易史爲此案的主犯被捕，以強盜犯的罪名解至巴黎法庭；同志R君至法庭說明路易史的潔白，以及她在尼由加來獨尼阿地方的行爲，因之伸說她的高尚人格。但路易史制止他說：『我不要辯白，聽他們隨便處我罪罷。』裁判結果她被判決禁錮九年。

參加釋放路易史運動的人，不獨是她的同志，而一般輿論界；如新聞記者議員等都加入運動，二年後遂出獄。

她出獄後，比從前更努力運動革命，因此屢受政府的壓迫，不得不逃到英國。這時候各國亡命者雲集於英，她收容同志子弟四五十人。創辦小學，又常出席於勞働者各種集會，盡力鼓吹革命。

如此在英國過了數年，同志G君從法國來。說：法國勞働者的慘狀，勸她歸國援助；此時路易史已爲七十歲之老處女，健康漸衰；然仍與同志歸國，繼續宣傳無政府主義。一九〇三年四月在知龍遊說時，染得肺炎，翌年四月九日，遂死於馬窩哀。

路易史七十五年的熱烈生涯，她很慎重而實際的。她雖沒有首領的虛銜，但是反抗的心理很強，感化勞働階級反抗強權，亦可說鼓吹自由的代表的戰士。巴黎自由市府和麵包店兩件事，不過是她生活中的一幅插畫而已！

她除了熱烈的革命性以外，又富有深刻的慈愛性。她的友人囂俄是當代的文豪，因爲贊美她的人格，特著我們的女神一書，盛傳於世。她友人又時常補助她生活費，但路易史都分給與貧民，她自身是赤貧到底的。

以上所述，不過是她生活中的一鱗片，已經可以使我們與法國勞働界同樣的尊敬她。希望以後有人將她一生詳細的傳記翻譯出來，更可以發揚她那大無畏的精神，和她全人的人格！

金光輝譯

(六) 邵可侶 (Elisee Reclus 1830-1905)

一九〇五年七月四日，吾們失去一個最好的同志：愛理賽邵可侶，(Elisee Reclus) 他七十五歲，歿於比利時的一小村中。他臨歿時遺囑其親屬友朋不要舉行任何儀式於其安葬之時，祇希望由他的姪兒保羅 (Paul) 獨自一人送之到公共墓地去安葬在他終身最友愛的哥哥愛理 (Eliie) 的墓旁。

他一生的事業是一般人所深知道的。

他生在仁隴德 (Gironde) 省之聖凡大 (Sainte-Foy-la-Grande) 鎮，他的父親為一新教牧師，所以他和他的哥哥愛理同入新教教會所立之孟桃板 (Montaubon) 大學讀書，稍後他二人相商結果終止神學的研究。徒步赴柏林從德人地質學大家加爾里特兒 (Karl Ritter) 受業講習地質學科，故一八四八年革命時，邵可侶與其兄愛理皆在德國。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後，卻可侶曾自德返法，不久會遭拿破侖第三政變，又復引去。在一八五二年卻可侶旅居英倫，後由英倫至愛爾蘭，由愛爾蘭再至美洲。此次旅行，他曾在數年後成一部最有興趣的遊記。書名聖馬爾特遊記 (Voyage à la Sierre nevada de Sainte-marthe) 出版於一八六一年。

嗣後卻可侶與其兄愛理於一八五七年又回法國，自此時起，卻可侶即從事於地理學的著述，其所成河史 (Histoire d'un Ruissseau 爲一宏富絕倫的著作) 及地球和地上狀態之寫真 (La terre, description des phénomènes du globe) 一書公布後，卻可侶遂以地理名家見稱於世。

及普法之戰，卻可侶曾加入國民義勇隊的汽球隊，該隊乃其友那達 (Zadar) 所組織，曾有大貢獻於巴黎被圍之時。

普法戰後，『巴黎自治團』 (La commune de Paris) 革命起事，卻可侶當時辭去一切指揮命令的職務，手執戰槍與進攻凡爾塞王宮的義勇兵士爲伍，乃於一八一七年

四月五日爲孟瓦列連砲火襲擊，遂以俘虜入獄。數月在監，因得盡悉凡爾塞及撒道里（Satory）監獄的慘酷，至同年十一月判決爲終身流放之罪，英國學者達爾文，瓦拉司（Wallace）及其他學者等書名請願，邵可侶因得恢復自由，乃遷居瑞士，與列弗郎塞（Le Francais）及儒考夫斯基（Joukovsk）創刊勞働者（Le Travailleur）社會雜誌。稍後卽爲革命者（Le Revolte）雜誌一最熱心的合作者，再後對於反抗（Le Revolte）雜誌及新世紀（Les temps nouveaux）雜誌也會用同樣的友誼爲之撰述，一直到他的歿時。

邵可侶到瑞士後，又著一書，名曰山史（Histoire d'une montagne）其內容宏富與河史相等。並於此時，從事著作一巨大的世界地理學（Géographie universelle）計十九冊，在所有學術的及平民的書報中都相與推重。此博大不朽的著作，對於各個土地各種民族，爲最詳細的說明。但是這部著作費去他一生二十年的光陰。

在一切已經公布的地理學書中，此類書籍正復不少；也有三四冊一部的，也有對於

一部分的說明非常詳細的，但是總沒有一部書能夠總括全局，對於各地帶的居民爲平等的敘述，令人贊賞不置的，更沒有一個著作者能及邵可侶那種和愛的心性和謙恭的態度的。

一八九二年法國政權爲多數汚吏所掌握，因有驅逐無政府黨人的事實。邵可侶遂與其兄愛理去法赴比，定居布魯塞爾（Bruxelle）他用了許多精力從事於地理的研究，曾創設「新大學」及「地理學院」並且自此時開始撰述人與地（L'homme et la terre）即於其死前數月始脫稿者同。這部書是人類的歷史，是以不同類的種族，不同方的地域，因各有其適宜的情形爲根據，纂集而成的。這本書的結論是無政府。（因此各大書店都不願承印）邵可侶以爲無政府是人類進化的極致。人類文明趨向無政府是必經的路程。

這樣廣大的地理和歷史的著作，竟由邵可侶撰成了。但是這部著作不但是一部博通的地理著作。他的內容無處不帶出無政府主義者的彩色來，這是邵可侶的一個勝利。

而且這部書也就因爲這部書有無政府主義的彩色，所以牠有價值。

從來君師治人的臆說，及他們的預料都逃不出勞伯宿的宇宙論（*Le système du monde de Laplace*）以外。

以此之故，政府臆說以及先知的君師在人類進化途徑的終極是要完全消滅的。惟一切人類在野蠻時代性質非常誠實，他的言行與其思想完全一致，毫不矯飾，他的意念充滿了同情的良心。祇以其智識缺乏對於不可解的自然現象及神祕莫明其妙，故易爲奸詐者所侮弄，常爲少數者所統治，同時野蠻人處處能保守赤子純樸的性質在他們的社會制度及原始習俗中。

人類的自由最圓滿的時代即統治減少的時代，統治愈減少則人類愈可以盡其本然之善。

在邵可侶的人與地中處處流露出自然的愛和自由的人格來。

這部書不只是一部廣大的地理書，實同時又是一部淵博的無政府主義書。

卻可侶的無政府的精神實出自他的天性。

他從來不想支配人，統治人，所以他自己不肯受人的支配，受人的命令，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他自處於衆人對等的地位。有一天我很受他這種精神的感動，即某日爲編輯東俄地理，他約我去幫忙，我初次到他書房，問他說：『我應該怎樣做？』他回答說：『你看，這些書，奇怪這些材料，你愛怎樣作就怎樣作』這一段故事起初我很以爲。兩三天以後，我覺出來這就是組織合作的唯一方法。卻可侶的世界地理學曾用這個方法收得最好最速的效果。

卻可侶的平等感情到處都能表現出來。當他來到一個城中——不論是歐洲或南美的各地——在一切事情之先，他要找到無政府主義的團體或無政府主義的報館，或者是在某處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常問同志說：『我今天在此地，怎樣可以做出點有益的事。』設若有人回答說：『今日報對於西班牙事件還欠三十行稿子。』他立時取過材料在一個桌子的角上就下筆了，成稿以後恰巧是三十行。

還有一件事，是他在都壘（Thonon）時親自告訴我們說尙爲一般人所不知道的。這是一八八二年他到孟梭礦區（Montceau-les-mines）有些同志給他說；當天晚上要去毀壞十字架，卻可侶也就同他們一陣去，他曾親手力毀了許多的十字架。

還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他這樣的特性。當里昂大訟案發生時，卻可侶立即寫了一封信給預審的法官，主張他應該加入訟案，他以為對於里昂區內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他有不可免的責任。法庭祇得恭恭敬敬的把他請到。

這種平等的精神——深固，真實的——及一切強權的厭惡，遂成卻可侶最完美最真實的無政府的精神。以此之故，他是一個很真摯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設若有一處共產黨的新關地已經設備好了，并且十分廣大可以保證必要的安富，爲他常年每日工作五小時或六小時的報酬，他一定很願意加入的，而且他一定能夠拿出少年的態度和時代的青年周旋。那麼在他周圍的青年可以得到許多感化。他自己也可以得到安慰。無論什麼人都未曾遇見過他出席於有革命精神的工人協會時那樣的慰快，矍鑠的可以表

現出他少年的熱誠來。

觀此就可以知道他能在所有的無政府主義者中間遺留下一深厚的勢力；而其高尚的感情能感化以我們振作，在未來的革命前及革命時可以興起羣衆中底真正平等及完全自由的精神。

卻可侶對於此類革命希望最切，設若在他生前親見此種革命暴發，他雖然已經是有六十餘歲的人，我敢斷言他仍將用一八七一年的態度拿起戰槍跳入先鋒隊伍中，再告一次奮勇。

克魯泡特金著

克人譯

(七)非勒(Francisco Ferrer 1850—1909)

經驗已成爲人生最好的學校。那些不在這個學校內學得一些重要知識的人，都要被認作真正笨伯。這是很奇怪的：雖然有組織的機關（指學校）繼續犯着錯誤，雖然他們一點不知道什麼叫做經驗；我們却真正的忍受着。

在西班牙的巴司龍拉城 (Barcelona) 內有一個名叫法南司可非勒 (Francisco Ferrer) 的人。他是個兒童教師，這城的人民都知道他，並且很愛他的。在西班牙國外只有幾個有知識的人知道他的事。若拿全世界來說，這個教師簡直可說沒有人知道他。

在一九〇九年九月一日，西班牙忽然應天主教會之請，把非勒逮捕了。十月十三日經過一次很滑稽的審訊後，非勒便放在孟特尤奇監獄的溝內，靠着跡印滿了的可怕的牆壁，被鎗斃了。立刻這個不知名的教師非勒便成了一個聞名世界的人物，激起了全世界對於這個陰險的謀殺的憤怒。

非勒的殺害，並不是西班牙政府和天主教會犯罪的第一次。那異教審訊所的歷史，便是一條長的烈火和腥血的河。但他們仍然不知道那些被他們（教會和國家）殺害的每個微弱的人漸漸長成了一個有力的巨人，這個巨人總有一天要使人類脫離教會和國家的羈絆的。

非勒於一八五〇年生於貧家。他的父母是天主教徒，所以他們很希望使他們的兒子也信教。他們絕對不曾料到他們的兒子將來會成爲真理的先驅者；他決不願在守舊的路上徘徊的。非勒在幼年的時候，便懷疑他的父母的信仰。他常常問他的父母那個散布善和愛的上帝怎樣要以地獄受苦，慘刑的可怕來破壞那天真爛漫的小孩子的幻夢。因爲他有一個活潑敏捷和愛的研究的心，他不久便覺得天主教會的可怕；他決不願信仰天主教。

非勒不僅是一個懷疑者，和尋真理者，也是反抗者。他的精神激起他對於國內惡辣的專制制度的憤怒。當勇敢的維拉甘拔將軍（General Villacampa）打着共和政治

理想的旗號，領着一羣革命黨向着那『專制』進攻的時候，青年非勒便是那裏面最熱心的戰士。這裏所說的共和政治理想希望不要與美國的共和黨主義相混。依我（註）一個安那其主義者的眼光看來，雖然我反對拉丁諸國的共和，我却知道他們的目的，確實尚於那腐敗的和反動的在美國的共和黨，這個只是毀壞自由和正義的東西。我們要知道那些瑪志尼派和加里波的派的目的，不僅在推翻專制主義，他們還特別想推倒天主教會；因為天主教會自始至終都是一切進步和自由主義的敵人。

（註）此著者高德曼自稱，下同。

美國的共和黨便恰恰相反。美國的共和黨便是代表帝國主義者，代表毀壞一切自由的工具。他的理想便可以麥堅尼的阿諛油滑體面和羅斯福的野蠻的傲慢來做代表。（註）麥堅尼和羅斯福皆美國大總統，麥氏為無政府黨員梭谷士所刺殺。

西班牙的共和黨革命失敗了。但是這次革命却是天主教會和西班牙王位的致命傷，他總要想把這個怪物的頭砍下來。隨這次革命而來的便是拘捕，迫害，懲罰。於是有許

多人便逃避到外國去。非勒便是其中一個，他也逃到法國了。

他的心靈已在這個新的土地中開展了。當時的法蘭西是自由，理想，與活動的搖籃。他在守舊的本國帶了憂鬱到巴黎，巴黎的生活鼓動他到了極點。這是對於一個青年理想家何等的光榮的機會。

非勒並不遲疑。他像一個飢餓的人一樣，立刻投身於各種自由運動中，日與各種人接觸；他一面學習，一面吸收，漸漸過了許久。他在那裏又看見了『近代學校』。這個學校，後來便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業。

這個『近代學校』在非勒未到法國以前便成立了。他的創辦人是有溫和和精神的梅曉若，（註一）（Louise Michel）梅曉若在許多年前，不知有意或無意的，便覺得『將來』是屬於年幼的後人的；倘若我們現在不把那些青年從那毀壞精神的機關（即中產階級的學校）中救出來，那麼，社會的罪惡仍將繼續生存着。或者伊的意見與易卜生一樣（註二），以為空氣中充滿了『羣鬼』，成年男女的迷信太深，不可克服。當他

們逃出一個鬼的掌握，又立刻爲九十九個別的鬼所束縛了。因此只有幾個人達到完全更新的山頂上。

(註一)梅曉若乃法國著名女安那其主義者，生於一八三六年卒於一九〇六年。

(註二)參看易卜生著戲劇羣鬼。

雖然，兒童却未爲舊的傳說所征服。他們心中尚無一定觀念，他們的赤心尚未因階級的區別變冷了。兒童之於教師猶如泥土之於彫刻匠一樣。世界將得一個藝術的作品或一個惡劣的模倣物，全靠着教師的創造能力。

梅曉若很合宜於滿足兒童的慾望。伊自身便是一個兒童似的人，很溫和，很慈祥，很真實，很豪俠的。梅曉若的心靈燃燒着到了一百熱度，憎恨那社會的不公道。凡是巴黎人民反抗罪惡或不公道的運動，伊總是在前列的。伊對於被壓迫者表示極熱烈的同情，因此被監禁了二年，於是在孟得馬太小小的學校也就消滅了。但是種子却植下來，後在法國各城中生長了不少的菓子。

『近代學校』的第一個冒險的發明者便是青年的老人拉賓（Paul Robin）。他同着幾個友人在離巴黎很近的一個很好的地方神浦設立了一所學校。拉賓的目的，不僅在刊教育上的近代思想，且在於一個很高尚的理想。他想以真確事實，指示出中產階級的遺傳觀念，不過是替現社會向着青年所犯的罪惡辯護的。那些說兒童必爲其父親的罪惡受苦，他們必仍處於貧困污穢之中，將來他們必長成爲醉漢或罪人，因爲他們確沒存其他善良的遺傳，這種議論在拉賓看來是極背謬的。他相信不論遺傳性的功用大，仍然另有一個與他相等或較大於他的原因，這個原因可減少或除去遺傳性的功用。固有的經濟和社會的環境，呼吸着自由空氣的呼吸，健全的教育，愛和同情心，尤其是對於兒童需要有深刻的了解，這些都可以毀壞那施於天真爛漫青年身上的殘酷，不公道和罪惡的印記。

拉賓並不選擇兒童；他並不到所謂最好的父母那裏去；只要他能尋到的兒童他就要了。他的學生大概從街頭或茅舍內，或孤兒院，或感化院以及所有可怕的地方得來的。

那些可怕的地方便是現代仁慈的社會因爲要使他良心安靜的緣故，把那些爲牠所害了的人藏起的地方。拉賓聚集了許多兒童，並且把他們帶到神浦（Cempris）去。在那裏這些小孩處着自然的環境，自由不受限制的，食的很好，衣服和住所也很好的。他們爲教師所愛，並且教師也很了解他們的。所以這些兒童漸漸生長，漸漸發展，甚至他們的友人和教師拉賓尙沒有料到的。

這些兒童長成了自靠的，愛自由的男人和女子。然而對於那些造成貧民和保存着貧民制度的機關自然是很危險的。於是神浦的小學校便被政府封閉了。封閉他的罪名是男女同校，因爲在法國男女同校還是應禁止的。雖然，神浦的工作已足使所有的進步的教育家相信他的可驚的能力和，他可用爲近代教育的一個迫切的方法，他很慢的但不可避免的來推翻現在的制度。

神浦的工作後來被許多教育家同樣的試驗過；其中有天才的詩人和著作家維奈（Madelaine Vernet）和福爾（Sefastian Fgurz）和他的『蜂巢』（La Ruche）

(註) 『蜂巢』我一九〇七年在巴黎時曾去參觀過。

(註) 『蜂巢』是福爾創辦的學校。

幾年前同志福爾購了一塊土地，建築了他的『蜂巢』。在很短的時候，他居然成功的把荒野未開墾的鄉村變成了一個很好的田莊。一塊大的方的場所，周圍有三座房屋，一條寬廣的路直到花園和菓園。花園內種滿了各種菜蔬，都是預備爲『巢蜂』中用的。福爾的意見，若是兒童受制於矛盾的影響，那麼他的發展便要受阻礙。只有使物質的需要，家庭衛生學和理想的環境和諧，兒童才能長成健康的自由人。

關於福爾的學校，他自己曾說過：

『我這裏有男女學生二十四人，他們大半都是孤兒，有些的父親是很貧窮而不能付學費的。他們的衣食住和教育費用我的錢。他們要受完全的基本教育直到十二歲。從十二歲到十五歲之間，他們仍然繼續求學，我並依照他們的性情和能力教導他們一點職業。當他們可以自由離開『蜂巢』在世界上謀生活後，我仍然允許他們隨時回到』

蜂巢」來，他們將受着熱烈的歡迎，那些可愛的兒童將把他們當作父母一樣的看法。假若他們願意在我們這裏服務，他們可以照下面的條件做去：他們的出產品的三分之一作為他們的生活費；還有三分之一作為學校的基金，當作將來新的兒童的費用；其餘三分之一，則隨他們個人的意思，贈與這裏的兒童作個人的費用。

『在我看護之下，兒童的健康是很完全的。清潔的空氣，滋養的食品，在露天中的體操，長久的散步，衛生規律的注意，短期和有趣的教授方法，尤其是對於兒童深刻的了解和慈愛的看護，都可產出精神和物質的好的結果。

『要說我們的學生達到奇異的結果，自然是不對的；然而以實在的情形看來，他們與別的兒童是一樣的，並且他們又沒有寶貴的機會，因此這個結果也實在使人滿意極了。他們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便是對於學問愛好的心——喜歡研究，願意知道：這是其他學校裏的兒童少有的。他們還學得一個工作的新方法，可以活潑記憶力和鼓動想像力的。我們更特別努力使兒童感覺着對於他的環境的趣味，使他們覺得考究，觀察和

反省的重要，以致將來他們長成的時候不會對於周圍的事，『裝聾做啞』不聞不問的。我們的兒童從沒有不問『爲什麼？』便去信那矇昧的信仰的；他們要等到他們的問題得着完滿的答覆時才能滿意。因此他們對於可疑的結果，和不完全不真實的答覆都不輕信；因爲那虛僞的答覆，足以阻礙兒童的發展，造成他們將來缺乏對於自身和他人的信用。

『我們的兒童中都是互相親愛，他們待他們的同伴都是良善，光明，和慈愛的。他們自己中間以及和『蜂巢』的成人中間的和諧是很足鼓勵人的。如果他們畏懼，和尊敬我們僅僅爲着我們年長於他們的緣故，那麼我們便覺得錯了。我們從沒有留下不完的事件來博得他們的愛情和信用；我們以了解來代替職務；信用來代替畏敬；慈愛來代替嚴厲。』

『尚沒有人會完全知道貯藏在兒童心靈深處的同情，慈善，豪俠的財富的。每一個真誠教育家應努力的打開這個寶藏——鼓動兒童的衝動，喚起最好和最高尚的趨向。』

對於那些以一生的精力看護人類植物（指兒童）的人，除了看見這植物的天性，展開他的花瓣和觀察他發展到一個真實的個性而外，再沒有比這更重大的報酬了。我的同志在『蜂巢』服務，但他們並不要重大的報酬；我們這個人類花園能夠產生美麗的菓實，全靠我的同志們的努力；他們盡的力量甚至還要較我所盡的力量大些」〔註〕

（註）見一九〇七年的母地雜誌——原註

譯者按母地雜誌（Mother-Earth）於一九〇六年創刊於紐約，為在美國宣傳安那其主義有名的月刊。編輯人為亞歷山大柏克曼君；發行人即高德曼女士。此報現已停版。

關於歷史材料和那普遍的舊式教授方法，福爾又說：

『我們向兒童解釋說真實的歷史尚在未著述中——就是那些為求人類進步而死的無名英雄的故事』（見母地雜誌）

非勒不能逃掉『近代學校』試驗的大波浪。他看見這樹試驗不僅是理論的形式

上的可能，且對於日常重要的實際應用也可能的。他並且知道在西班牙國內比其他各國更需要此類學校，因此類學校或能夠推翻僧侶和軍閥的二重壓制。

我們要知道西班牙的教育權是完全在天主教會的掌握中，我們若還記得那天主教會的信條：『將天主教之教理教誨兒童，印在他們的心中一直到他們九歲的時候，這便可使他們永不為其他的理想所征服。』那我們便可曉得非勒要把新光明帶到他國人中是一個危險的工作了。不久命運便幫助他使他的夢想實現。

繆利亞姑娘（Miss. Meunier）是非勒的學生，伊有豐富的財產，伊對於『近代學校』的計劃也很感覺興味，當伊死的時候，伊贈了非勒一些價值甚巨的財產，和每年一萬二千法郎進款作為設立『近代學校』的費用。

我們常聽見說；卑賤的人只能有卑賤的理想。若這句話果然是真的，那麼，天主教會因為要掩蔽牠的罪惡，用卑劣的言語誣陷非勒的人格的那種卑賤的手段，恰恰可用這句話來解釋了。因此在美國天主教的報紙上傳遍了一種謠言，說非勒利用他和繆利亞

姑娘親密的關係，騙得這筆巨款。

以個人來說，我認爲男子與女子的親密，不管是什麼樣的性質，總是他們自己神聖的事。然而實在這却是反對非勒的謠言之，所以我仍要辯明的。自然那些知道那天主教牧師的道德的人，當然會知道他們造的取悅人意的謠言。難道那些天主教僧侶，除了把婦女當作性的商品而外，還曾把伊們當作別的東西嗎？關於在修道院內的發現的歷史紀載足使我確信這個。然則他們還知道那不在性的基礎上面的男女合作麼？

實在的，繆利亞姑娘是非勒頗尊重的高級生。伊年幼時代的生活和伊的吝嗇的父親，順從的母親在一處度過的，伊很重視幼年時代的快樂和愛情之必要。伊知道非勒並不是機器，和造文憑的人，乃是真正的教師，賦有對於這種事業的天才的人。

我們這個同志帶着智識，經驗和必要的工具，特別是染着對於他的使命的神聖之熱誠，便回到西班牙，開始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在一九〇一年九月九日第一個『近代學校』便開幕了。巴司龍拉城的人民很熱誠的歡迎這個學校，他們還應允幫助他。在這

個學校開幕的一篇短演說內，非勒已將他的宗旨告訴他的朋友們。他說：『我不是一個演說家，又不是一個宣傳家，也不是一個戰士；我是一個教師。我愛兒童超過一切事物之上。我想我了解他們。我願以自由的精神，使他們成爲青年的後代，預備將來與新紀元接觸。』

他們朋友們便告誡他留意天主教的反對。他們知道天主教會對待敵人的手段的兇狠。非勒也知道這個。但是他像白蘭德（Brand）一樣，相信『非完全則甯無』的話。（註）他不願建他的『近代學校』在舊的傳說上面。他願意以誠實、光明和公正的態度對待兒童。

（註）參看易卜生的詩劇『白蘭德』。白蘭德是一個牧師。就是這劇的主人翁。

非勒於是成了一個被注意的人物。從『近代學校』開幕日起，他就受着暗中的監視。『近代學校』和他在曼加（Mangat）的家庭也都被監視了。他走一步路，都有人追隨着他，甚至於他到法國或英國去與他同事商議的時候，也有人追隨着他。他已成了被

看管的人了，現在只等着他埋伏的敵人什麼時候來逮捕他罷了。

這件事在一九〇六年幾乎成功，那時非勒被謀害西班牙王亞爾芳瑣的事件牽連了。（註一）但非勒無罪的證據太強，甚至那些『烏鴉』（註二）也不得不把他釋放了。然而，他們並非好意放他的。他們仍等着。當他們要捕獲犧牲的時候，他們能夠久等的。

（註一）指奧里大孟加西暗殺西班牙王的計謀事件。

（註二）『烏鴉』（Black crows）即天主會的牧師。——原註。

那個時候到底來了，在一九〇九年七月西班牙國內反對戰爭的暴動的時候。我們在革命史的記載中很難尋出一個比這次還要重大的反抗戰爭運動。西班牙的人民在軍閥勢力下屈服了幾世紀，而現在他們却不能再忍受那個束縛了。他們拒絕參加那無益的屠殺。他們以為沒有理由可使他們幫助專制的政府去壓迫那為獨立而戰的弱小民族。他們絕對不能與那些人民決戰。

天主教會宣傳和平的福音已幾有一千八百餘年之久了。然而當人民願意使這福

音實現的時候，而教會反叫強權者來逼迫他們去戰爭。因此西班牙王朝便襲用俄國王朝的謀害手段——迫令人民到戰場去。

於是人民不能再忍耐了。西班牙的工人便起來反抗他們的主人——反抗那些像吸血蟲樣的人，他們吸盡工人的力，吸盡工人的生命之血，他們更攻擊教堂和牧師，但是那些牧師有千萬個生命，他們不能報償他們對於西班牙人民所犯的罪。

非勒便於是年（一九〇九年）九月一日被捕了。直到十月初他的朋友和同志們甚至連他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十月一日人道報（L'Humanite）接到他一封信，從那封信上很可知道那審判的滑稽了。第二日他的同伴魏那弗蘭加（Soledad Villafra-ma）接到下面的一封信：

『不必煩惱；你知道我是完全無罪的。今天我特別有希望並且很快樂的。這是第一次我能夠與你寫信，自我被囚以來這也是第一次我能夠浴於陽光中，陽光是從囚室的窗子穿進來的。你也應該快樂的罷。』

非勒自己直到十月四日還相信他絕對不會被判死刑的。就是他的友人和同志也相信那敵人或許有點正義的感覺。他們屢次相信法律的力量，然而結果僅僅看見他們的弟兄被敵人殺死在自己的眼前。他們並不預備去援助非勒，甚至也不抗議。他們什麼事都沒有做。『爲什麼呢！要判非勒的死罪是不可能的；他是一個完全無罪的人。』但是在天主教手腕下，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做的。

十月四日非勒自獄內送了下面的一封信與人道報！

『一九〇九年十月四日自監獄內囚犯室發。

親愛的朋友們——不管我是怎樣的無罪，那法官仍要判決我的死刑，他們根據了警察的報告，說我是全世界安那其主義者的首領，說我指揮着法國的工團，又說我是各地謀判和暴動的罪人；並且我從前到倫敦和巴黎的旅行，便是爲着上述的那些目的。

他們拿那樣不名譽的誣告要想來殺我。

送信的人要走了，我不能多寫了。所有警察方面提出的證據來供審判參攷的，不過一些謊言和誣告而已。然而却沒有一個證據替我這個無罪的人辯護的。

「非勒」

在十月十三日非勒的那樣勇敢，堅定，忠誠的心便停止跳動了。那個最後的心的跳動消失了。然而他却一百倍利害的在全世界人心中的打擊，直到發出可怕的雷聲，攻擊那罪惡的主動者，穿着黑衣，帶着虔誠的面容的謀殺者！

非勒果然參加過反對戰爭的暴動嗎？照那主教以及所有巴司龍拉的僧侶署名的第一次訟詞看來，（這訟詞曾在馬追德（Madrid）一個天主教的報紙上登載過。）非勒並未被控為曾參加過這次暴動的。這個論調只控非勒組織無神學校，宣傳無神的文學。但是在二十世紀却不能僅僅為着不信上帝的緣故便處人以大刑。於是不得不造出別的罪名；所以後來又以煽惑暴動的罪名加在非勒的身上。

但却尋不到一個可信的證據足以證明非勒與這次暴動確有關係的。然而那些強

權者也不要證據。他們有七十二個證人，但他們的證據只是紙上的。他們從沒有見過非勒，非勒亦未見過他們。

據心理學而論，我們說非勒曾參加這次暴動可以嗎？我不信這個，下面便是我的心理，非勒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教師，且是一個無可疑的奇異的組織者。在八年之內，（從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九）他在西班牙組織了一百〇九所學校，此外還勸誘他國內的自由份子組織了三百〇八所學校。關於他自己的學校的工作，非勒備辦了一架印刷機。組織了翻譯部，散佈了十五萬本近代科學和社會學的著作，還有大批的唯理派的教科書。這是一定的，只有那最有方法和最有能力的組織者才能完成這樣的事業。

在別一方面，那次反對戰爭的暴動已經證明是全無組織的，並且這暴動初起時像許多革命潮的先例一樣，人民自己也很驚異的，舉個例來說，那巴司龍拉城的人民曾把這個城管治了四天，據當時旅行家的陳述，這四天內很無秩序的自然，那人民事前不會預備，以至時機來了，不知怎樣去做。照這樣看來，他們恰恰像一八七一年自治團起事時

候的巴黎居民（註）他們也是未預備的。當他們受餓的時候，他們保護着倉庫，裏面裝滿了糧食。他們設置衛兵防守着法蘭西銀行，因為中產階級偷竊來的錢便放在這銀行內的。巴司龍拉的工人也防守着他們主人的土地。

（註）參看克魯泡特金一九〇二年所著巴黎自由市府（或譯巴黎自治團）

那些下層階級的愚蠢是如何的可悲呵！這是怎樣一幕可怕的悲劇呵！但是他的桎梏是那樣深的陷入他的肉內，以致即使他能夠打破，他也不願意的。他對於強權，法律和私產的畏懼，更一百倍的在他心靈中燃燒着——他怎麼能夠不預備的，不期望的，把他拋開呢？

有人能片時的確信像非勒那樣的人願與那些無組織的，自生的運動聯絡麼？難道他不知道這個足引起失敗的結果，對於人民的不幸的敗亡麼？假若他參加這次暴動，難道像他那樣有經驗的人不完全把這次攻擊組織過麼？假若別的證據都沒有，只要這裏的一個原因便足以證明非勒是無罪的。並且還有其他可信的證據。

因爲當這次暴動暴發的時候，七月二十五日，非勒聚集了『近代學校』的教師和『理性教育聯盟』的會員開了一次會議。他們討論秋天的工作，尤其是預備翻印卻可侶的大著人與地（L'Homme et la terre）和克魯泡特金的法蘭西大革命（Great French Revolution）二書。假若非勒知道這次暴動，並且是裏面的一份子，他絕對不會在那天請他的朋友和同事在巴司龍拉來，使他們的生命受着危險的。只有那個真正的罪人，那個天主教徒奸惡的心才能用這樣的謀害手段！

非勒把他一生精神力的工作計劃得很詳細的。假若他參加這次暴動，那麼，他所有的事物都失掉了，除了滅亡和不幸而外，一無所得。這並不是說他懷疑於民衆憤怒之正義，或他不願出絕大的犧牲；乃是說他的工作，他的希望，他的性情，是向着別的一個目標的。他是想從教育入手，實現安那其主義的理想。

天主教會癡狂的努力，牠的虛僞和牠的誣讒都是無益的。已覺醒的人類良心，憶起過去所犯的罪惡，現在判定牠的死刑了。

非勒被控告爲以不道德的理想教育兒童，如憎恨上帝之類。非勒是不承認上帝之存在的。爲什麼他還要教兒童憎恨那不存在的事物呢？他常常領他的學生在露天中，示以落日之光輝，星天之燦爛，山海奇異之可怖；他同時以簡單直接的方法將生長律，發展律和一切生命相關律，解釋與兒童聽。照這樣做去，他使那些天主教會的毒草永遠不能在兒童心中生長着。

有人說非勒預備這些兒童來破壞那富翁。這不過是虛言如鬼怪故事之類而已。我們說非勒預備這些兒童來幫助貧民，不更對嗎？他教兒童知道貧窮的屈辱，卑賤和可怖，貧窮並非美德，乃是罪惡。（註）他又教他們知道所有的創造力之高貴和重要，這些創造力能獨力支持生命及建設性。因爲僅僅使人知道寄生於社會的無用和有害也不是最好和最有效的方法。

（註）參看蕭伯納所著劇本巴巴拉少佐（*Major Barbara*）或高德曼所著

近代戲劇所引此劇中項脫沙特（*Undershaft*）的說話。

最後又被控爲宣傳反對戰爭的理想來煽動軍隊。他的意見與託爾斯泰一樣，相信戰爭是正式的屠殺；這屠殺永遠保存着憎恨和驕傲，他把各民族的心都吞去了，使他們變成精神錯亂的狂人。

雖然，我們且看（非勒自述）他關於近代教育的理想：

『我希望讀者對於我這個理想注意：一切教育的價值都在於重視兒童物質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意志。恰恰像在科學中除去『事實』而外，不能有其他的證據來表現的，所以若不能廢棄『獨斷』也不能有真正的教育。現在改變這個目的，是極容易的，而實施這個目的却極難了。教育是常莊嚴的，限制的，那些能最好的保護兒童，不管他個人自己的（指教師）理想，和特別的夢想的人，纔是真正的教育家；那些能夠最好的合兒童自己的力量（*Energies*）的興味和需要的人纔是真正的教育家。

『我們相信將來的教育完全是出於自然，合乎自然的；我們固然現在還不能實現的，但是直接了解生命現象之方法的進化，和一切向善的進步能克服環境限制的事實

——這些都足以證明當我們希望以科學以救濟兒童時，我們的意見是全對的。

『讓我們大胆的說我們需要那些人，他們能不停頓的進化，能不調和的破壞，再造他們的環境，他們並能改造他們自己；我們需要那些人，他們的偉大力量便是他們精神上的獨立，他們並不保守什麼，他們常預備接受最好的理想，他們常因新理想戰勝而快樂。但是現在的社會怕懼那種人，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希望在現社會中有造成那種人的教育之可能。』

『我們要追隨那很留心的研究兒童的科學家的工作；我們要懇切的找一種方法來把科學家的經驗應用到我們想設立的教育上面，向着個人較完全的自由那方面做去。但我們怎樣能達到目的呢？我們只有直接的擔任那新學校的基礎的工作，我們將可能的自由的精神管理那學校，我們相信自由的精神將統治將來教育的工作。』

『我們現在已試驗過一次，曾得到很好的結果。我們能夠毀壞一切像在現在學校中的限制人性的組織，使兒童與自然和生命隔離的人造環境，拿假造的理想欺騙兒童

的精神和道德的教訓，以及戕害兒童自然傾向的信仰。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回復那使兒童喜悅的天然環境，在這環境中每個兒童將與他所心愛的接觸，並且我們將以生命的印象代替那機械的書本知識。我們只要能做到這樣，便已足以救助兒童了。」

「我們在這種情形中不斷的工作，自由的應用科學的事項，得着很豐富的結果。

「我深知我們不能這樣的實現我們的希望，因為由於我們缺乏知識，常常不得不用我們不願用的方法；但我們確信即使我們未完全達到目的，而我們所做到的不完全的工作，也仍要較現在那些學校所造到的好些。我很愛那『一事不知』的兒童的自然，勝過那些受過現代教育的兒童的腐敗智識。」（註）

（註）見母地雜誌一九〇九年十二月號——原註。

假若非勒果然參加過那一次暴動，假若他曾擲過一百個炸彈，那麼他得罪天主教會也不致像他現在反對天主教的教訓和束縛得罪天主教會如是之甚。教訓和束縛——他們不就是一切罪惡的背面麼？奴隸制，服從，貧窮，一切的不幸的事和所有的社會罪

惡都是從教訓和束縛生出來的。這就是他必要於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三日死在孟特尤奇的溝內的原因。然而誰人敢說他的犧牲是無益的呢？我們且看看全世界的憤怒猛烈的起來了：意大利有非勒街來紀念非勒；比利時也在運動與他立紀念物；法國最有名的人也繼續着那殉道者遺留下的工作；英國最先的出版他的傳記；各國聯合來保存非勒偉大的工作；甚至於那理想上常常進步很遲緩的美國，也組織了一個『法南司可非勒會』(Francisco Ferrer Association) 這個會的目的，是在出版一部非勒的詳細傳記，和在國內各州各設立一個『近代學校。』——見着這樣的國際的革命潮流，誰人還能說非勒的犧牲是無益的呢？

非勒之死，是何等的可驚，何等的動人，感動了人類的心靈深處。他驕傲的，昂然的死去了，他好像心靈的眼睛見着了光明，他並不要什麼牧師來鼓勵他的勇氣。那些執行死刑的人的感覺代表一個將死的時代，而他的感覺却是生存的真理，在他最後不朽的時間，支持着他的

一個將死的時代與一個生存的真理；
讓生存的來埋葬那死了的。

高德曼著 蒂甘譯

此
页
空
白

(七)師復

師復君以一八八四年生於支那廣東香山縣。幼而聰明，善屬文。十五爲諸生，稍長，博學業不爲，究心樸學，旁綜百氏；占算如天元八線諸術，皆究其微。

一九〇一年，君方弱冠，憤政府無狀，吮脂歃血，視民如鹿豕，乃創設演說社於香山城，提倡革命。旋留學於日本。逾年，會政治革命黨人組織「同盟會」於東京，君爲號召甚力。成立後，卽走香港，主某報筆政，鼓吹急進主義。復以間旋香山，倡辦女學。時風氣猶未通，抗者環起；君堅拒弗爲動，女學卒賴以成立。

一九〇七年，黨人將有事於欽廉，提督李準，固號摧鋤革命最勇，大吏咸倚爲重，君謂宜先取此獠，令敵驚亂，乃舉事，因攜炸彈入粵城伺焉。頃之，顛李當出，欲遮擊其所經途上。甫行而彈遽發，傷君頭胸及手。邏者聞聲馳集，昇之病院。醫斷其左腕，療治彌月，得不死。既瘳，清吏鞠之數次，君堅不吐實。卒以嫌疑下獄。繼移香山獄。君則本其獄中經歷，草「改良

監獄議』上之縣吏。吏驚異，謂君奇士，爲請於大吏，釋焉。

君在獄幾三載，惟以讀書著述自娛。曾著有獄中筆記，及粵語解，各一卷。

君出獄即重走香港，糾合黨人之有志於單獨行動者，組織「暗殺團」以反抗強權爲揭發，蓋君在獄中，經種種刺激及研究，無政府之主張，已根荪於是矣。一九一一年，團員林冠慈創李準於粵城南門，君實多所擘劃。尋君欲赴北京炸清庭攝政王載灃。抵上海，而武漢革命軍興，清庭敗覆。君意吾黨主義已獲傳播機會，單純破壞，轉非所急。因旋廣州發起「晦鳴學舍」，提倡無政府共產主義。

君謂：世界大同，當以言語統一爲先導，於是復發起世界語研究會，並於「晦鳴學舍」所發刊之民聲週刊中特設世界語部。旋被舉爲「環球世界語會」廣州代理人。

一九一三年，南方各省，反對臨時總統袁世凱之專橫，起二次革命軍，發難於湖口。黨中同志，多以傾覆袁氏專制政府，黨事進行必較易，因相率參與其事。君獨不謂然，屹然不動；經營其傳播事業益篤，民聲即於此時出版。迨南軍敗，龍濟光入粵，民聲遂被禁，罷刊。

「晦鳴學舍」亦被封，袁世凱及黎元洪且通電各省拿禁，君乃走澳門續刊兩期。又以袁氏要求葡人干涉，故復中輟。但君百折不撓轉徙數地，卒恢復之，以繼續傳播，未曾因橫逆之瀕加而稍挫餒也。君曾著一文，以勉支那之同志曰：

「中華民國名爲共和，實則專制，」此語殆遍於今日之社會，無可諱言矣。滿清之對待革命黨，其殘酷已聞於世界。今之袁世凱政府，曾絲毫末減否乎？滿清時代尙無所謂社會黨及無政府黨，入民國以來，二者乃始發生。袁世凱於對待政治革命黨之外，忽增加無數之勁敵；盜憎主人，勢不兩立，故即位數月，卽下令解散主張無政府之「社會黨」及乎戰勝國民黨後，顧盼自雄，益無忌憚；復借事下令解散非無政府之「中國社會黨」，殺其北京部黨員陳翼龍。各省之小民賊，承風希旨；於是「社會黨」黨員憤憤復以他事被槍殺於通州。當此疾風捲地，狂濤淘天之時，吾等鼓吹無政府之機關報晦鳴錄——按卽民聲原名——乃適出現。不二十日，龍濟光卽強禁我出版；偵緝我同志，蹂躪「晦鳴學舍」之團體。及吾等遷澳門後，正擬重張旗鼓，李開仙卽照會葡領事；袁世凱復令外交部照會葡

公使，要求禁止晦鳴錄出版於澳門。葡萄牙本一非驢非馬之專制的共和國，無異支那之小影；其管理澳門尤橫暴無理，故亦欣然樂從，禁止晦鳴錄出版，以表同情於支那之大盜。不甯惟是：黎元洪以竊拆郵信，而得「晦鳴學舍」之通告書，復據以電告袁世凱、袁遂、通電各省，嚴密拿禁云云。此等舉動，本不值吾輩一笑；然亦可見民賊之對待吾黨，固無所不用其極也。

今者支那無政府之生氣，摧殘殆盡矣，雖然：吾黨抱反對強權之宗旨，爲反對強權之運動，其受民賊之摧殘，固在意中，何足餒吾人之氣。自今而後：吾人之勞苦較前倍深；而責任則較前倍重。吾人當視民賊種種之殘暴，爲吾人鼓吹之好材料。彼輩之殘暴增一度，吾人之實力必須增一度；則平民厭惡政府之心理，當必隨之而增一度。夫如是：無政府之時期不遠矣，我親愛之同志乎！其益決心益猛進！無怠！無懼！以至於強權滅絕之域，殺戮因辱，固無政府黨之樂鄉！惟最後之凱歌，則必由我輩唱之，可斷言也！

『無政府萬歲！』

我輩向前進！

一九一四年七月，君在上海發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為實行社會革命運動之準備。成立之際，君草一宣言書，以公布於世曰：——

「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何？主張滅除資本制度，改造共產社會，且不用政府統治者也。質言之：即求經濟上及政治上之完全自由也。」

資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敵，而社會罪惡之源泉也。土地，資本，器械，均操之不勞而地主資本家之手；吾平民為服奴隸之工役。所生產之大利，悉入少數不勞者之囊橐；而勞働以致此生產者反疾苦窮愁，不聊其生。社會一切之罪惡，匪不由是而起。故吾黨誓殲此巨慝，廢除財產私有權。凡一切生產機關，今日操之少數人之手者（土地及器械等）悉數取回，歸之社會公有，由生產者公共使用之。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義，組織自由共產之社會。無男無女，人人各視其力之所能，從事於勞働。勞働所得之結果，（衣服食物房屋及一切生產物）勞働者自由取用之，而無所限制。

政府者：名爲治民，實即侵奪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蝨賊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權利；有個人自治之本能；無需乎強權之統治者也。故政府必廢。將來之社會：各個人完全自由，一切公共事業，自由組織種種公會種種團體以經營之；而無復絲毫以人治人之強權，是之謂『無政府』。行無政府於共產社會，是之謂無政府共產主義。

抑『無政府』以反對強權爲要義，故現社會凡含有強權性質之惡制度，吾黨一切排除之。本自由平等博愛之真精神，以達於吾人所理想之無地主，無資本家，無寄生者，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隊，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之社會。斯時也，社會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義；惟有工作之幸樂。

吾人爲欲實現無政府共產之社會，所用之唯一手段，曰『革命』。（革命者：非但起革命軍之謂也；凡持革命之精神，仗吾平民自己之實力，以期摧陷強權者，皆曰革命。）對於真理之障礙物，以『直接行動』剷除之，無所容其猶豫。

吾黨乃宣言於支那之平民曰：無政府共產主義，乃光明美善之主義，所以出汝等於

地獄，使入正當愉快之社會者也。『無政府』乃社會進化必至之境；近世紀科學之發明，與夫進化之趨勢，皆與無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故謂『無政府』為理想世界無從實現者，非也。無政府之社會：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獨立之精神，行互助之大道；其組織之美善，必遠勝於政府之代謀；故不必慮無政府即秩序擾亂也。無政府黨萬國聯合：不但為一國說法；故中國無政府，他國必來干涉之說，亦不必慮也。吾人之反對資本制度：乃主張廢除資本之私有，非但反對大資本家而止；故中國尚無大資本家，社會革命非所急務之說，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進也。人類之罪惡：實生於社會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現社會之組織，即所以滅除人類罪惡之根苗。改造社會，同時即改造個人。故人類道德不良，不可無政府之說，亦無由成立也。總之：無政府共產，乃人類天然生活之本則，社會進化之要道，亦為二十世紀不可避之趨勢，吾人可無庸疑慮者也。」

又宣言於支那之同志曰：無政府共產之實行，賴乎吾黨之實力。而欲增進吾黨之實力，則聯合全體，一致進行，實為今日惟一之要務。凡我同志，當各在其所在地與宗旨相同

者聯絡爲一。相其情勢，創設自由集合之團體，（或爲祕密之組織；或爲表面研究學術之機關）以爲傳播主義，聯絡同志之機關，以爲將來組織聯合會之預備。聯合會未成立以前，則以本社爲暫時之交通機關。無論爲個人，爲團體，均望隨時與本社互通聲氣。務使散在各地之同志，精神上皆聯爲一體，實際上皆一致進行。

又宣言於世界各國之同志曰：「萬國聯合」已爲吾黨今日一致之趨勢。吾人雖不敏，竊願互相攜手，向此同一之途徑而行。當支那無政府黨聯合會未成立之前，暫以吾社爲交通機關，凡世界各國吾黨之團體或個人，均望隨時與本社互通聲氣。凡吾黨之國際的行動，本社同人願勉力担任之。

旋又草一文，說明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並解釋時人對於吾黨主義一般之疑慮曰：

「何爲無政府共產黨乎？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果何在乎？試以簡明之語條述之——

(一)一切生產要件：如田地，礦山，工廠，耕具，機器等等，悉數取還，歸之社會公有。廢絕財產私有權。同時廢去錢幣。

(二)一切生產要件，均為社會公物；惟生產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而不必如今日之納租於地主或受僱於耕主。工業者自由使用工廠之機器原料，以製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僱於廠主。）

(三)無資本家與勞動家之階級，人人均從事於勞動。（如耕，織，建築，交通，教育，醫藥，保育，以及其他等等，凡人類正當生活所應有之事業，皆為勞動。）惟各視其性之所近，與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無強迫與限制。

(四)勞動所得之結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為社會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

(五)無一切政府。（無論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為統治制度之機關，悉廢絕之。

(六)無軍隊警察與監獄。

(七)無一切法律規條。

(八)自由組織種種公會，以改良各種工作；及整理各種生產，以供給於衆人。（例如長於農事者，可聯合同志組織農會。長於礦業者，可組織礦會。）公會之組織，由單純以至複雜。惟組織某種公會者，即為某種工作之勞働者；而非首領非職員。任此者亦視為勞働之一種，而無管理他人之權。會中亦無章程規則，以限制人之自由。

(九)廢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結合。產育者由公共產育院調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養育院之保養。

(十)兒童滿六歲，以至二十或二十五歲，皆入學受教育。無論男女，皆當得高等專門之學問。

(十一)無論男女，由學校畢業，至四十五或五十歲，從事於勞働。此後休養於公共養老院。凡人有廢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調治之。

(十二)廢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條。道德上人人自由，無所謂義務與制裁。使『互助』

之天然道德，得自由發達至於圓滿。

(十三)每人每日勞働時間：大約由一小時，最多至四小時。其餘時日，自由研究科學，以助社會之進化；及游息於美術技藝，以助個人體力腦力之發達。

(十四)學校教育，採用適宜之萬國公語，以漸廢去各國不同之語言文字，而遠近東西全無界限。

以上即無政府共產主義之最終目的也。欲達此種目的，當用以下之手段：

(一)用報章書冊演說學校等等，傳播吾人主義於一般平民。務使多數人曉然於吾人主義之光明，學理之圓滿，以及將來組織之美善。及使知勞働爲人生之天職，互助爲本來之良德。

(二)當傳播時期中：各看其時勢，與地方情形，可兼用兩種手段：(1)抵抗：如抗稅，抗兵役，罷工，罷市等；(2)擾動：如暗殺，暴動等。此兩種手段既所以反抗強權，伸張公理，亦所以激動風潮，遍傳遐邇，無異迅速有力之傳播。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三)平民大革命；即傳播成熟，衆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資本家；而改造正當之社會也。

(四)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黨萬國聯合，而不區區爲一國說法。現在傳播時代，各同志各就其地位之所宜，與能力之所及，從事於（一）（二）兩種方法。將來時機既熟，世界大革命當以歐洲爲起點。如法德英西班牙意大利俄羅斯等國，均已傳播極廣。一旦起事，或數國合舉，或一國先舉，其餘諸國必皆聞風響應。工黨罷工，軍隊倒戈，歐洲政府將次第倒斃。吾黨之在南北美及亞洲者，亦當接踵而起。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議者。若就今日中國言，則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於傳播。庶免歐洲一旦有事，而東方傳播尙未成熟，反足爲世界進化之大梗也。

以上又即吾黨用以達吾人目的之手段也。

抑時人對於吾黨主義，往往多所疑慮者；無非以爲『難行』而已。或則疑今日人類之道德不齊，一旦無政府，必有種種紛擾，及規避勞働，任意奪取需要品之流弊。或又疑大地人類衆多，傳播勢難普及；各國政府之強權，終非少數之無政府黨所能敵。此兩種疑慮，

大抵爲今日一般人所通具者，今當有以解釋之：

一，吾人已言：欲實現無政府共產之社會，須先傳播吾人主義，要求平民多數之贊成。倘多數人曉然於此主義之美善，則少數人之未明曉者，感之固自易。况無政府之人民，非必具有若何高深難行之道德。無政府之道德，不外「勞動」「互助」而已。二者皆人類之本能，非由外爍。但使社會改善，生活之狀態日趨於適，此種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發展。且彼時之勞動，乃最愉快之事，非如今日之苦惱者也。科學發明，復無金錢之束縛，凡事皆可使用機器。無論何種工作，必求其輕捷省時，合於衛生。故每日數小時之工作，無異於體操遊藝，人亦何樂而避之。倘仍有冥頑強暴之人，必欲他人爲之服役，而已則飽食安坐者，吾人當本反抗強權之大義，擯之社會之外，彼少數人豈能爲患哉？

二，凡事不合天然之公理者，其傳播難；合於天然公理者，其傳播自易。今無政府共產主義，實人人良心上所同具之公理，其傳播又豈極難；但視吾人之毅力何如耳。試觀歐洲無政府主義之出世，不過六十餘年。黨人從事運動傳播者，不過四十餘年耳。然今日歐洲

各國已異常發達。近十年間，其進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勢。無政府之團體，遍布各地。無政府之書報，汗牛充棟。在中國人聞而咋舌者，在歐洲則已視爲老生常談。今年萬國無政府黨大會於倫敦，已預定有萬國聯合機關之組織。萬國革命之實行，且將不遠。尤可喜者：歐洲社會，除資本家外，卽是工人。今日之工黨，腦中皆已深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義理。觀近年工黨之活動，卽爲無政府實行之朕兆。政府所恃者不外軍隊；而各國皆行徵兵制度。當兵者，亦無非平時之工黨。故在數年前，已常有政府調兵禁壓罷工；而軍人均不肯從命，甚或倒戈相向者。蓋不肯爲政府以攻其兄弟朋友也。然則將來一旦大革命起，軍人亦將反抗政府，此實可斷言者。彼食肉之政府與資本家，何足懼哉！若就中國今日情形論之：此主義之傳播，誠不若歐洲之廣。然吾東亞同志，苟能羣策羣力，犧牲二十年之時光，竭力從事於傳播，吾敢決吾主義行將遍布於東亞大陸。此時歐洲之進步，當更不可思議。實行之時期，必爲吾人所親見，慎勿視爲不可實現之理想也。

嗚呼！歐洲戰雲，瀰漫天地。以億兆人之生命，爲彼富貴者之犧牲；政府之罪惡，至是而

完全揭露矣。戰事完結之日，即爲宣布政府資本家死刑之日。無政府風潮，必將洶湧而起。願吾東亞平民，急從好夢中醒覺，奮步疾追，幸勿墮落乎後也。」

先是當滿清時，支那人蛻伏於專制政體之下，遭最痛苦之苛政，受最腐敗之教育；人格全失，新思想無由發生。及其季年，歐美日本之新思潮雖漸漸輸入，而其間有志者，大多數皆岌岌於政治革命之一途。惟一九〇七年，李石曾、吳稚暉諸君始在巴黎發刊華文無政府週報，名曰新世紀。雖當時滿洲政府文網綦密，郵禁殊嚴，新世紀絕不能輸入內地；然支那無政府主義之種子，實由此報播之矣。同時在留日本之張繼、劉光漢諸君，發起「社會主義講習會」於東京，是會不但研究社會主義，實亦研究無政府主義者也。次年劉氏復密刊衡報，鼓吹無政府主義。未幾劉氏返國，而爲端方之幕賓；張氏亦去東京，而走巴黎。於是東京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聲響，闐然沉寂，而巴黎之新世紀，遂爲獨一之機關矣。新世紀繼續出版者三年，至一九一〇年夏間，竟以他故停刊。迨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國革命軍興，南方各省次第獨立，江亢虎發起「中國社會黨」於上海，訂有八黨綱，就表面觀

之，頗類各國社會民主黨之主張，惟江氏宣言非政黨，且不運動選舉，則視社會民主黨爲較高；而對於財產問題，祇主張遺產歸公，而不主張土地資本公有，於社會主義之根本要義，未免有所遺棄，則又視社會民主黨爲尤下也。江氏雖亦嘗自稱主張無政府社會主義，然忽又謂無政府不能安居，不能進化；既而又宣言反對；強指無政府黨採用強權，否認機關矣。

君既刊布民聲週報；又遴選新世紀論文之尤精要者，錄刊多數之小本，傳之內地；數年前新世紀所下之種子，至是乃由君爲之灌溉而培植之；風聲所播，化者良夥。復駁斥江君亢虎之謬說，既詳且盡，其文字散見於民聲諸篇，故不具錄。于是支那之研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始明其真義所在，而不至爲江亢虎之言所迷惑；且皆知無政府社會主義之完善，而知國家社會主義之無用矣。

曩日新世紀之傳播無政府主義於支那也；未曾爲國際的聯絡運動，知者甚少，故世界同志，未能深悉我支那人所孟晉以求之者，宗旨何似迨君繼起刊布民聲，既特設世界

語部，以爲言論交通之機關，復與世界各同志，各團體通信。交換雜誌，討論主義，往還無虛日。一九一四年八月，致書于萬國無政府黨大會，報告吾黨在支那傳播主義之過去歷史，及其現在進行之狀況，並向大會提議：(1)組織「萬國機關」，(2)注意東亞之傳播，(3)與工團黨聯絡，(4)萬國總罷工，(5)採用世界語 (Esperanto) 五事。上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宣言書，及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一文，君均譯成世界語，傳布各國間。於是各國之同志，及團體，皆知支那無政府黨傳播事業活動之實況，而於同志社宣言書，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一文，尤傳誦讚嘆不置云。

吾人恆言無政府其目的，工團主義 (Syndicalisme) 其手段，明兩者之不可須臾離也。君感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上海漆業工人大罷工之風潮，曾於民聲著文論之曰：

「觀此次如火如荼之風潮，勞働界之進步，一似有不可思議者，殊不知非也。罷工要求加價之舉，各業均常有之。即以上海之漆業水木業論：十年以來，行此者不下數次。此次風潮，亦不過循其庸腐之古方而已，並非於勞働界所處之地位，有所覺悟也。故所執以爲

要求之理由，與夫所用之手段，亦皆最舊之故技，而未嘗有所進步；如結隊遊行時，或手執香火，或肩負神牌，或高提魯班先師之燈籠，如此等等可笑之舉，不一而足。以是之故，社會上一般人均輕視之，以爲無意識之舉動。官吏則指爲流氓痞棍所煽惑，故卒末由得良好之結果。考其原因，實由工人智識缺乏之故。工人現在所處之經濟地位，實爲人類以下之地位，愈貧愈愚，於是工人之智識程度，亦幾幾乎退至人類以下，凡此實「資本制度」爲之賊也。故工人本增進自己之生活地位：第一，須增進工人智識；然方今資本壓力重於萬鈞，欲增進工人之智識，又不能不先有團體，於是本報所竭誠獻議於中國一般之勞動家者，不外六字曰：『結團體，求智識。』各行各業之勞動家，皆當獨立一團體，名曰某業工團，或工會。大略如向來之公所會館，惟推廣而改良之。且絕對不宜與資本家所立之公所會館，同居一地。（向來工人方面多有爲資本家利用兩行同一公所者，此最爲受愚之事。）團中費用，由會員每月納最微之月金。若人數太少之行業，可合二三行，或三四行而爲一工團。團中最要最急之事，卽爲平民學校，每行至少設立一所，人數衆多者，當多設之，以爲

會員及會員之子弟求學之地。教授或以夜半，或以星期日當各相其地方及行業之情形而異。其人數衆多，會費收入較豐者，可兼出一工人報。復由各分業之工團，聯爲一工團聯合會，或曰總工團，以爲全體之交通機關。此城之工團，當與他城之工團，時通聲氣，互相聯絡。工人之智識既漸漸增進，團結力亦必日見進步；及乎勢力既厚，聲氣宏大，資本制度之死命，將由此工團操之矣。

顧此種進行，有當注意之點三：（一）此種工團之根本目的，自然爲反抗資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識幼稚，一時尙難顯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圖，實在乎多設平民學校。平民學校，無論何人皆可舉辦，惟由工團爲之，則其事輕而易舉也。迨乎工人之入學者漸衆，工人之自覺心發生，然後乃可以與資本家抗鬥矣。至於最普通之條件，爲今日所可行者，即要求增加工價，及減短工作時間是也。二者皆社會革命時機未熟，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法。工價：當就各地方之生活狀態，得一略優之率。工作時間：當以每日不得過八時爲限；而星期日之休息，尤不可無。此爲工團設後，可以次第要求者也。（二）工團之組織。吾無政府黨及社

會黨，皆當爲之鼓吹；且加以贊助。惟仍當以各業之工人，自爲主體。吾人但予以指導，以養成其獨立戰爭之能力。更當由小而大，由簡單而複雜，先從各業作始，然後聯絡各業，而組織總機關。萬不可徒驚虛名，苟且立一總工團，或工黨本部之名目；其實空無一物，徒呼號奔走，慫恿各地方設立支部。此等無實力之團體，其收效必不良；且往往爲不肖所利用。前年上海之「工黨」，卽坐此弊也。（三）工團之宗旨：當以革命的工團主義爲骨髓，而不可含絲毫政治之意味。如英美等國，皆有勞動黨加入政界，爲政黨之一，遂爲一般無恥之政客所利用，而各國之工人，亦往往受社會民主黨之煽惑，皆以政治思想，未擺脫乾淨之故。法國總工會章程第一條曰：「本會宗旨：在保護工人道德上，經濟上，各種權利；此會組織，純立於政治之外。惟恃工人自己之實力，滅除貧富之階級。不得以工會之名目及勢力，協助政治家，而爲運動選舉者盡力。」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實力，以滅除貧富階級；是卽用革命手段，以反抗資本制度也。是可見革命的工團主義之精神矣。」君之工團主義思想，及其對於支那方面進行之計劃，於此可見一斑。使假以數年，以君之學識毅力，必能由此

以圖建設，則大有造於被強權壓制之支那勞働界，可斷言也。嗚呼！孰知君竟齋志不瞑中，道捨其最親愛之支那勞働界，而長逝哉！

君作事耐勞堅忍，魄力毅力兩足。民聲之刊，本無憑藉。助君撰述者，亦寥寥無幾人。文章經濟，幾交責一身，君無餒焉。顧素羸弱，每成一期，輒爲不起數日。病少却，則孜孜又如故矣。論其摧剝，金石可銷，矧在血氣；卒以盛年積勞邁疾以殞。始君得疾，困莫能延醫，同志多以出嚮民聲印機爲言。君曰：『此吾黨主義，東方命脈，斷之以活一人，吾不爲也。』後藉友助，始就醫某病院，而病已深，醫百計營救，無能爲矣。以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於院中；中年三十有一。君最後致友人書云：

「……余忽患肺病，全肺皆痛。咳極苦。初服丁福保藥一禮拜，不見效，欲轉西醫，而無錢，故停服藥兩禮拜。惟是病勢日深，恐貽大患，迫得向人借貸百數十金。昨日往某著名之德醫求診，詎彼謂非進醫院不可，進院則三四禮拜可全愈，否則必日積日深，不可救治云。但入醫院，以一月計，最少非二百金不辦，試問余從何處籌措耶？然則亦惟有聽之而已。又

明科學，本爲富人之專利品；托爾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絕之也。現在民聲垂危，幾將易箠，余之憂民聲，比憂病爲更甚。倘民聲嗚呼，余又真成爲不治之癆病，則師復將與無政府主義同葬支那之黃土而已……」

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日

是年九月二十四日，「民聲社」諸同志葬君遺骸於西湖烟霞洞旁，蓋君生前，曾一度遊西湖，絕勝風景，留連而不忍去。當時孰知卽其日後埋骨處耶？

君爲人孤介，寡嗜慾，薄榮利。夙慕託爾斯泰之爲人。既介紹其學說於世；復儀型其道，德與同志數輩發起心社，社約十有二事：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吸烟；四不用僕役；五不乘轎及人力車；六不婚姻；七不稱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議員；十不入政黨；十一不作海陸軍人；十二不奉宗教。既布世論頗相非難，君略不措意，履行益謹。當疾亟，醫數強之食肉，君以死自矢，卒不渝其守。

(八)彼得克魯泡特金

彼得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是俄羅斯人，一八四二年，生於俄國舊都莫斯科。他本是俄國皇族最近支派劉理西克 (Rurisk) 王家的直系子孫，所以有人說尼古拉斯一世死後俄國迎奉日爾曼種族的亞力山大二世來作皇帝，到不如奉克魯泡特金作皇帝，比較上正當一點，這話也很有原因的。他的父親名亞力士彼魯涇 (Prince Alexieipetronich Kropotkin) 是一最頑固而又廣有田產農奴的軍人。他的母親加特林公主 (Princess Catherine Kropotkin) 爲某將軍之女，非常優美慈愛，而且富有文學的興趣和才能，不幸於一八四五年死去。當時克氏年才四歲，與他六歲的胞兄亞力山大相依爲命。

後此數年尼古拉斯皇帝幸莫斯科，克氏以偶然的機會，被選爲皇帝近侍候補者。同時與其胞兄亞力山大就學家庭教師，學習德法語言及其他普通科學。而尤以歷史課程

中法國大革命故事，曾與彼以最深的感興。

一八五七年，克氏年十六，以父命肄業彼得堡貴冑學校，課外常潛心於法國盧梭狄岱鹿諸家的著述。又以當時渴望自由革新的潮流，瀰漫國中，貴冑學校也不免爲此類思潮所征服。克氏革命思想，以萌芽於此時爲最多，因爲新思想的流行，就是革命思想的誘發了。他自傳中說：『自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二年之間，爲俄國人的智識力很發達的時代，過去十餘年中，僅能在私交的集會上可以談論的問題，及至到了屠格涅甫（Turgeneff）託爾斯泰（Tolstoi）海爾專（Herzen）巴枯寧（Bakunin）奧嘉（Ogaryoff）嘉維林（Cavelin）陀斯妥埃夫斯基（Dostoyevskiy）格里高（Grigorovich）奧斯陶維斯基（Ostroviskiy）乃格拉掃夫（Nekrasoff）諸人的時代，全用著作表現出來，流行於當時社會。政府雖是檢察甚嚴，關於政治的事項不能公然倡導，但是彼等用諧謔的描寫，假裝小說，一樣一樣都通過關門了。因爲我在聖彼得堡的時候，除了學友及親戚之外，相熟的很少，所以和這個時代的急進之運動，倒很

隔膜，然而那運動的真精神，連我修學最柔和的學校也傳播進去了，而且我的親族在莫斯科居住的，也早受著他的反響了。」

此時克氏有一家莫斯科親戚，因事遷居聖彼得堡，星期或假日，克氏到此家棲息，習以為常，然而克氏也就在此家親見著革命的文學。他自傳中說：「此處爲我永遠傾心革命的發源地，我得親見革命的文學，實以此處爲始；那有名的亡命者海爾專在倫敦發行的鐘聲（Колокол）雜誌，當時有震蕩全俄之勢，而尤以聖彼得堡購讀者爲最多。我有一個從姊，他用點方法得到了一本，我們總是以互讀爲常例……那鐘聲的封面上，印刷着……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謀叛失敗被尼古拉一世絞首的人……五個人最可尊敬的像片，使我起無限的崇拜的感動。」又說「海爾專的文藝優美……思想宏富，而且他愛俄國之深切，能使我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再三誦讀，不忍釋卷，我嘗以全副的精神去領會牠。」

克氏此時革命的精神，日益充足，有不能不表白於世人之勢。一八五九至六十年之

間，遂以由日記組織而成的革命文章，祕密分送於同學同志之中。但此時克氏爲立憲主義者，他那革命的文章，也不過主張俄國憲法之必要罷了。

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波及俄國，農奴問題，遂爲一般有識者所注意；自一八五〇年以後很有不穩的形勢。及至苦里米亞戰爭動員令布告全國的時候，農奴乘機而起，於是所有主的殺害，軍隊的威嚇，步驟日急，農奴制度也遂爲世人所痛惡，那解放的呼聲，也就日以增高了。而且亞力山大踐祚，又適爲農奴解放速成的原因，原來亞力山大二世自己就是痛恨農奴制度之一人，所以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即位的紀念日，就發布了解放的勅令。當是時脫離苦海的農奴，歡呼『自由』，億兆相慶，自屬應有的現象了；而克氏對於這個勅令，也是最抱滿意之一人。但是農奴解放的結果，俄國經濟上發生莫大的變動，同時使農民陷落於最悲慘的境地，那革命的精神與革命的運動，也就逐漸擴大，逐漸激烈，克氏的思想，也自然要前進一步了。

一八六〇年克氏年十九，畢業貴冑學校，同年六月被選爲近侍武官。原來近侍武官，

必須用貴胄學校最優等學生中的第一名擢拔；克氏在校四年，常佔本級的首席，所以也就當選了。這種當選，在平常爲最大的榮耀，而且是將來發揚所係，因爲得做皇帝近侍，可以常近皇帝，爲一般軍官所最羨慕的位置。

一八六一年五月，克氏同年級的學生，都做了軍官，各人選擇各人所屬的軍隊，那所有的同學，統是以各人所好，並且選擇便於自己發揚的途徑，去擔任各種的職務。但是克氏的志願不在軍隊，却懷抱修學大學的熱望，專心致志，要研究所好的科學，所以他經過種種的思慮，遂選擇黑龍江哥薩克馬隊爲其所屬的軍隊，這事實出他人意料之外，而在克氏則以爲得其所了。到差不多，即轉任爲直亞（Chita）督軍多蘭斯必嘉納（Trans-Dikalia）參軍，後又轉任爲東西伯利亞伊爾庫斯克（Irkutsk）督軍隨員，幫辦哥薩克事務。一八六四年，應俄國地理調查之任，由多省直至黑龍江及滿洲中部之松花江（Sungri）遊行二次，在地理上發明很多。

克氏居西伯利亞，經過數年軍隊生活，他的思想上會有很大的變動，覺悟了軍隊生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署傳

活的謬誤，爲他後日信從無政府主義的張本，他自傳中說：『我在西伯利亞數年，得到了別的地方不容易得到的許多的學科，我親見了以行政機關爲民衆作真正的必要的事業爲不可能；我完全離去了這種謬誤的觀念。我從此方才明白了人類及人類的本質，而且確實明白了人類結果的內發的生命，在書傳中不見，不明顯的民衆的構成的勞動，爲社會的成形發達上最重的條件，我也統發見了。譬如移住黑龍江地方的子和布爾慈共產制，是其一例。我親見用共產主義的同胞組織，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我又見國家殖民處處失敗之中，彼等的殖民獨有最大的成效，而且能同那絲毫未曾受過文明影響的土著共同生活；以很發達的極複雜的狀態去經營社會的組織；這樣一個事實，卽示我後日研究的一條路徑，在歷史所有的一切重大事件——以至於戰爭——不很明顯的民衆的活動的部面，比較上還是直接的觀察明瞭一點。於是我遂與託爾斯泰大著戰爭與和平中所說的長與平民的情形，發生一樣感想。』又說『我生於廣有農奴的家庭中，應該與當時代的青年相同，深信指揮命令叱責懲罰的必要，並且以此見之於事實。雖然當我

執掌於處理重要事件的時候，因各種的錯誤，一時引起困難的結果，我遂有以指揮命令爲主義的處置與以合意爲處置的批評；前者在軍隊的訓練上，雖有可稱讚的作用，但是關於真實的生活，却無絲毫的價值，其結果不過以多數一致的意思的嚴酷的力去強制施行罷了。我當時雖無爭論的文字發表我的觀察，然而我對於從來所愛好的國家訓令的價值，完全不信賴了；我實際上已作一無政府主義者，這就是我的準備了。」又說：「總而言之，因有這樣的事情，西伯利亞的生活，遂使我有不能久居之勢；一八六四年，我的胞兄亞力山大，率領他的哥薩克軍隊，與我相會於伊爾庫斯克，使我更厭惡此地的生活了。我們的共同生活，固然是很幸福，我們可以對讀許多的書籍，而且可以討論當時哲學科學社會學上所有的問題，但是我們兩人都望智識的生活很切，而西伯利亞一物無有：吾等在新聞紙上所得到西歐科學上，獨至於政治上的事態很使吾等感動，而後『俄國罷！』這句話，是我們談話的時候，反覆常說的話了。最後至一八六六年，被逐波蘭人暴動的時候，我們兩人對於軍隊士官的地位愈不勝其厭惡！』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一八六七年的春天，克氏決定返京，與其兄亞力山大向聖彼得堡進行；同年秋，平安到了京都。克氏即入國立大學物理學門肄業，兼任俄羅斯地理學會自然地理部書記，一八七一年離大學，葬其父於莫斯科。後應地理學會所請，往探芬蘭及瑞典冰淤，會中以責任重大，想推克氏為總書記，但克氏以為傳播思想於平民，是為當務之急，因辭不就。一八七二年，克氏年三十歲，初遊歐西，先到瑞士蘇里士。當時俄國男女學生，留學此地者最多，而且彼等都很熱心為社會主義的研究。自巴黎自治團發生以來，萬國勞動協會為歐美各階級的民衆所注意，克氏更以十分的熱誠，從事研究。他自傳中說：『我對於萬國勞動協會，為積極的研究，是我多年的志願。在俄國的新聞上，雖然也常有這樣的新聞，但是他們記載協會的主義與協會的事業，是不可能的事實。然而我總覺牠必能有一個圓滿效果的一個大運動，不過我不能捕捉其目的和宗旨罷了。現在我已經到了瑞士，我要決心滿足我這個志願了。』克氏到瑞士不久，即加入萬國勞動協會的一個支部。專心從事於研究。他自傳中說：『我常問俄國的友人說，怎麼樣才能夠對於現在流行各國的大運

動，得有最大的研究呢？他們的回答，就是說：讀書！當時我有個在蘇里士留學的義姊，他送給我許多的書籍，以及過去二年間合裝成本的新聞，我就用數日夜的工夫，一氣讀完了。因而得一個很深的印像，無論用什麼東西，也不能把他除去。』因為研究的結果，就發生漫遊世界的念想，於是自蘇里士至日內瓦。當時日內瓦是萬國勞働協會的中心，克氏到此，親與萬國勞働者接近，常常出席勞働者所開的集會，而且與勞働者為親密的交際，很為勞働者的熱誠直率以及他們盡心竭力的運動所感動。他自傳中說：『我現在有很深的感覺，無論如何，不能不同他們作一致的運動。』此後克氏以為萬國勞働協會標出的主義，還不純粹，因至紐齊特爾（Neuchatel）與當時猶拉山上居住的鐘表匠同居旬日之久，遂得與最有名的猶拉同盟（Jura Federation）接近。

猶拉同盟，是在近世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發達上，常佔重要位置的團體。克氏到瑞士以來，所遇的團體，要以此團體為最適宜了。然而這團體在當時（一八七二）對於萬國勞働協會總務局，常有反抗的態度。克氏曾說過：「萬國勞働協會，在實質上，純然是

勞働者的運動，勞働者決不承認他是政黨的。但是巴黎自治團暴發的時候，萬國勞働協會總務局，總想自倫敦來作這個運動的指揮者，就是想作一個統治體的意思；於是給極端的自由者一個最大的激刺，可勿容疑。還有一八七一年，勞働協會祕密會議，總務會員決定使協會幫助議員的運動，實在更違反認各樣的政府都是罪惡的人的意思。於是無政府主義由此發生。猶拉同盟，實是這運動的中心，克氏來此山上，爲日雖短，然而自此以後，成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了。

一八七二年，克氏由歐返俄，他當時會抱有無窮的希望，最大的勇氣，就是以自己研究所得的確當最新的理想，以及攜帶而來多種的社會主義書籍，新聞雜誌，慘淡經營，得脫國境嚴密的檢察，把那些革命的材料，運搬到俄。入境之後，毫不停留，一直來到聖彼得堡，他那種喜悅的感想，實在不可以言語形容。因爲黨人所認爲最痛快的事情，就是革命與暗殺的成功，其次就是傳播物的散布得達到充足圓滿的結果了。他自傳中說，『爲想把我的凱旋紀念品，帶給我哥哥看，所以在瓦爾索也不停留，高興的了不得，一直來聖彼

得堡了。』

是時俄國的青年革新黨，羣起猛進，虛無主義的哲學之道德的傳導運動，普遍於青年男女之間。他們運動的主眼，在於人民的教育。所以他們或爲醫生，或爲醫生的助手；或爲教員，村書記，農業勞働者，鐵工，木工，樵夫，產婆，看護婦等等；親身跑到人民的中間，去實行傳播的事業。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的改造，完全沒有什麼具體的計劃，而且也沒有革命的思想。他們僅是用教育來補助人民的知識，使物質的教育增高罷了。自從克氏歸國之後，盡數盡量將他自勞働協會所受的印象，和他所得的書籍，分散於朋友中間。而大學更是他所特別注意的地方。後來因有一位大學的同志，介紹他加入柴果斯基 (Толдыко-sky) 團體。克氏入團，受該團全體的歡迎，並且委任他起草本黨的黨綱。克氏在此時期中，曾著革命是必須的一書，鼓吹革命的進行。

柴果斯基團，當最初成立的時候，是各團員以各自的修養爲目的之共同組織，不過是少數青年男女的結合，後來人數漸次增加，運動也漸次趨近革命，遂成俄國革命團體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署傳

中一最有力的團體；那最有盛名的蘇菲亞（Sophia Perovikaya）就是這團體中的一人。自克民加入後，團員的主張，約分兩派：

- 一、主張努力去在有教育的青年之間，爲急進的社會主義的傳導。
- 一、主張準備使遲鈍的多數勞働者發憤自立，爲其專一的目的。

以上兩派，各是其是，就不免分道揚鑣了。而且當時俄國各方面的團體，都有這樣一個趨勢。以後政府的壓迫，日以苛虐；苛虐的程度日增，那青年運動者的奮鬥，也與日以俱增了；青年運動者的前途，也一變而出於激烈的革命了。

從前克氏肄業大學的時候，曾與三五同志在聖彼得堡勞働者之中，作熱心的傳道。及至此次由歐返俄，深感革命的必要，僑裝爲一農民（一八七二年冬）改名寶爾丁（Bodin）在各地開秘密講演，講演世界革命黨的歷史。這歷史的內容：是用各國近世勃興的近代的一般運動的歷史作根據，說明社會主義及革命運動發展的經過。他演講的時候，又能用簡明的言語，說明那深遠的意義，所以農夫工人都很能領會着他講演的真

理，而尤以亞力山大乃夫斯基（Alexanderevsky）地方的勞働者受的感化最深，恰如春草得着時雨，立刻萌芽就要長出來了。但是當講演的中間，謠言四起，風傳這講演爲警察偵探出來了，立刻就要捕拿他，幸而無事，繼續二個月，也就完全終結了。克氏中年的生活，要以此時爲最愉快了。

克氏有非常的美術天才，一八七三年，扮成個畫家，瞞着警察的眼睛，潛伏民間，爲不時的傳導運動，等待時期，準備革命。想不到在這潛伏時期中，與警察收買の間牒——一個勞働者——相遇於高斯特尼得保爾（Costinidvor），密告警察，警察立時把寶爾丁逮捕了（一八七四年）。然而當時還不知道他的真名，以後有克氏曾經住宿的旅館主人，證明寶爾丁就是克魯泡特金大公爵（Prince Peter Kropotkin）（現在克氏的著作，有數種刊本於他的名字之前，還有（Prince）字樣，而大英百科全書中的克氏小傳及近來歐美雜誌，也是這樣的寫着。大概是習慣如此罷了。）克氏無法隱瞞，就自白了。這個消息傳到京城，宮中府中，非常驚駭。以爲這樣的貴人，怎麼會作出這樣奇事呢？

於是柴果斯基團的團員，都作了被告人，例在捕拿之列。克氏也就幽囚於聖保羅（St. Paul）監獄中。後此三年，至一八七六年，因食物缺乏的原故，健康大損，醫生命令，轉到聖尼古拉斯病院（St. Nicolas Hospital），過了幾個月，幸而從前的健康，完全恢復了。但是克氏爲逃走計，仍然假裝做半生半死的樣子，表示出一開口一抬腳都有那不堪的苦痛，使看守的人不注意他。

一八七六年七月，因得外邊同志的援助，逃走計劃，完全成功。地底的俄羅斯（The Underground Russia by Stpnicack）裏邊有段克氏自述的話。他說：

『……牢獄常居，終等於死，我現在不能不在這剎那之間，一決死生了。於是我自己提着衣服，一……樂奏完了。我就振奮精神，等了一分鐘的工夫；樂聲又作了，我的位置，正和看守兵走到平行線的兩端，……一……二……三，脫去病服，飛奔而走。恰如我所想的情形，那看守兵從背後追來，走了三角形的兩邊，我也疲乏到不能走了。』

『我到看見馬車在那裏，……突然發出合圖拍掌的聲音，現出一位軍官服裝的同

志來，我就立時跳上馬車，如電光流水飛奔而去了。而且，也就在這個時候，穿上軍官的衣服，戴上軍官的帽子，早變成一位堂堂的將校了。以後聽說：我病院上下，翻天覆地的亂了一大陣；然而也是當然的結果。」

但是此次逃走到英國，很怕俄國偵探，不敢一直到倫敦上岸，所以從愛丁堡上岸了。當時克氏改名爲列巴宵夫（Lebbashioff），通信於平日最愛讀的自然雜誌，得到預想以外的歡迎。每月例得少許報酬，維持現時的生活。後來他又想到不能無規則的收入，親來倫敦造訪自然雜誌社編輯局，自然雜誌編輯局也就請他作一個編輯。在這個時候，有段很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一個同局的編輯，從書架上取下來兩本俄文書，求他下個批評。然而這兩本書，都是他自己的著作。一部是亞細亞山脈論，一部是冰河時代——都是克氏在獄中的時候，他哥哥寄贈自然雜誌的，他當時沒有什麼回答。第二天，他對那編輯說：他就是克魯泡特金。於是那編輯知道早先報紙上登載的克魯泡特金逃走的消息，克氏現在已經平安來到倫敦了。

當時克氏常同瑞士的朋友——猶拉同盟一個最出力的人喬木通信，所以他不久就想到瑞士去。因為給自然雜誌作地理上的文章，在倫敦與瑞士是一樣的。於是克氏於一八七七年到瑞士，加入他從來最親近的萬國勞動協會猶拉同盟。此時猶拉同盟對於社會主義，曾爲最大的努力。同盟團體中的會員如喬木等，更是少有的志士。克氏現在加入，熱心爲無政府主義之傳導，親親切切，同那勞動者往來；於是這團體遂建立永久的新生命。他們的思想，却與馬克斯派的集中主義之集產主義不同，他們所主張的更在馬克斯派物質的幸福主義經濟的平等以上。克氏自傳中說：我與彼等勞動者及其同情者結親密的交際的時候，我立時可以見出來尊重彼等人格的自由，比較尊重彼等個人的利益，還要重大。十五年以前，勞動者爲想交換物質的福利，把個人的自由賣給統治者，而且對於統治者之如何，毫不選擇……

一八七七年秋，社會黨開大會於比利時的坎特。這個集會，是在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之下，想統一全歐的勞動者，很有重大的關係。克氏深感拉丁民族勞動團體的自治。有

扶助的必要會與二三同志連袂來臨；而列巴胥夫的名字，遂入比國警察搜索人名簿中，幾至遭了逮捕。適以偶然的過失，僥倖逃走，復至倫敦。居無何，又到巴黎，開始為社會主義傳播的運動。當是時，又遇巴黎自治團赦免的機會，逃亡他國者相繼歸來。於是社會主義的氣燄，勞働者的元氣，陡然復振。

一八七八年克氏應瑞士友人之招，再到瑞士。當這個時候，陰謀暗殺的事情，流行歐洲，俄國有石素麗 (V. Zisulich) 女士襲擊警察總監戴暴夫 (P. Trebott) 的事件；德國有黑鐵爾諾卑林克狙擊皇帝的事件；西班牙有奧里大孟加西暗殺國王的計謀；意大利有巴慈撒刺殺意王的事件，相繼並起，凡歐洲的王后公卿，軍人政客，他自信有被殺的資格的人，都是慄慄危懼，恐慌不可以言狀；遂遷怒於猶拉同盟，因加以非常的壓制。於是巴烏爾夫魯斯被捕，同盟機關報先鋒 (Avant Gard) 也不能不停止發行了。

克氏此次到瑞士的使命，就是在發行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機關報。一八七九年二月，克氏與同志們慘淡經營，乃以四元準備的發行一種叫做革命 (La Revolue) 小雜誌。

這雜誌在十數年中，常佔得一有力的中央機關的地位，克氏扶助之功實在多了。現在已有十餘國譯本的告少年就是這雜誌上最初登載的一篇論文。

一八八一年，克氏受瑞士政府驅逐；當時他的夫人，正在瑞士大學預備學位試驗，克氏因暫居日內瓦湖畔的多倫，待至同年十一月，他夫人試驗合格後，同赴倫敦。一八八二年夏，開講演於哥拉斯高，愛丁堡等處，演講俄國革命實況，大受歡迎。此後克氏同他夫人深感倫敦寂寞的苦痛，且以爲想在英國作社會主義的運動，決乎沒有希望的；因預定在同年秋天再赴巴黎，然而巴黎實有逮捕的危險。他們夫婦協議的結果，以爲『法國的監獄，比較這樣墓場（指倫敦）的地方，好得多了。』於是同到巴黎。

前次克氏在倫敦居住的時候，里昂起了一個最大的恐慌，就是以里昂爲中心的地方產業，發生一個變化。及至克氏轉到多倫，里昂爆發了最大的同盟罷工，而尤以礦山罷工爲猛烈。因而法國警察，遂注意於無政府主義者；里昂大疑獄，由是而起；毫無關係的克氏，也就捲入旋渦中了。一八八三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審判，克氏即爲法庭中被審之一人。

此案判決，克氏也就是受重刑宣告者二十二人中之一人了。同年二月，禁錮於可來爾復（Clairaux）獄中，但是這審判很不公平，所以世論沸騰。『特赦』的聲音，充塞於議會，新聞紙，演說場以及各方各階級之間；英國學者，對於克氏也有特赦的請願，斯賓塞爾即是當時署名之一人。然而克氏的赦免，非常困難，法國首相在議院宣言說，克魯泡特金的赦免，為格外的困難。後此三年，至一八八六年一月中旬，法政府以特赦令釋放克氏，而克氏的釋放，也就是他夫人的釋放了。因為克氏在獄，他夫人為愛之所不能已，寓居獄門之外，以圖密邇的接近。克氏釋出後，與其夫人同至巴黎為數日間傳道的演說；又往倫敦，作第四次的英國海岸上陸。嚟！世界上革命志士，沒有比他再健了。

克氏此次匆匆來到倫敦，即得到一個最慘傷的惡消息，就是他的胞兄亞力山大於克氏亡命之後，遭警察的毒手，流放西伯利亞，失望以至於死。克氏此時的傷感，觸物而生，以至於莫可制止。翌年，他夫人生女，愁苦由是少解。

克氏此次到英，英國社會運動，正是發榮滋長的時候，哈銀特曼等，竭盡全力，為擴張

的運動；阿克氏觀之，以爲比較他從前在英國的時候，已經有很大的進步了，也是阿克氏心中多少可以慰藉的一件事。然而他仍在各方面去講演——從他口中講出來的話自然是無政府共產主義，不待言了。這個時候，地在革命雜誌（編輯局在巴黎）發表一篇論文，題目是麵包略取（*La Conquête du Pain*）。這篇文章可以說是無政府主義大成的東西，爲阿克氏大著之一。又在十九世紀雜誌上登出田莊工廠和手工場及互助論（*Mutual Aid*）。田莊工廠和手工場，批評從來社會主義的根據，剩餘價值的原理，僅僅主張分配公平的論調的不當；進而主張積極的就生產的本身去改革，即以智識和教育的進步，可以使手工勞動和教育勞動，也能得到同樣的效果。互助論是糾正當時風靡天下的達爾文主義——赫胥黎的生存競爭論——的一個大討論，很有特別的發明。這書的論旨，是說人類生活的本來面目，是互助的；生存競爭，不過互助的一個變形。

自此之後，阿克氏定居倫敦，創刊自由（*Freedom*）雜誌，爲宣傳主義的機關；間或投稿於隔週評論，而尤以地理雜誌上，常有阿克氏的論著。大英百科全書中關於俄國部分的

地理著述，成於克氏之手者，更居多數。

一九一四年，克氏仍居倫敦；同年六月友人華林往訪於英國的撲賴吞（Brighton）海港，克氏出客室見客，握手甚歡。克氏居室頗簡素，惟書籍甚多。壁上有托爾斯泰和卻可（Reclus）像片，卻氏為法國有名的地理學家，也是克氏的老友。克氏著作中革命者之言（Paroles d'un révolté）就是克氏在里昂入獄的時候，卻氏纂集成書。因以流行於近世的。克氏對於此次大戰，議論甚多；他同華君的談話中說：「這次大戰，實在是軍國主義的來日的紀念。吾黨對於這種潮流，仍以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為緊要；但是吾人并非贊助英法的國家主義，這不過是比較上的問題。譬如兩虎相鬥，應先擊最慘忍者而斃之，徐圖吾黨進步，激成戰後的潮流以圖革命罷了。況且這次的戰爭，平民更覺困苦，也未嘗不是吾黨進行的一個好機會……」此外克氏還有戰爭（War）一文，與這段談話，大旨相同。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六月，克氏由英還俄，臨行作留別西方勞働者書與西方

同志告別。書中有幾段說：『現在有許多改造社會的工作，都成爲必要的了，也不是烏托邦了。目下是要趕緊計劃去建設，因爲大而應行的多已成功了！現在已經是勞働家不當懷疑的時候，自身當去着手作這種社會改造的事業，不要國家替他們作了。改造生活的要點，已經被生活指明了。一切需要品的生產和他的分配，都應當組織直接有利於大家的。』又說：『也不是專意競爭每星期增加幾個佛郎的工錢，生產勞働者的本身，極應該成了社會生產的管理人，他們自己應當規定目的和法則；並且社會應承認他們有支配社會資本權力。』又說：『我們都願意平和，都不願意這種殘殺，但是單作空想，沒有用處，當應有禁止引起殘殺的人的能力。』又說：『戰爭終了的時候應當實行社會改造；：社會的生產品的分配，都應當歸社會公有。』又說：『羣衆合起力來，必定可以找出法子，達到目的；並且可以免除些競爭和破壞。』（參照克氏全集第一卷留別西方勞働者一封公開的信）他的意思非常誠懇；他的識見非常遠大；令人不能不用極端的熱誠去信從他。近年以來，歐洲勞働界的趨向，有形無形之中，受他的感化，實在不少了！

克氏到彼得格勒後，克林斯基曾用盡心機勸克氏加入內閣。克氏答道：「我以為街頭刷靴匠較之清潔而有益。」因他知道政府不能保護平民的利益，而直接間接總與資產階級妥協。所以他決計不與臨時政府合作，而從事於民衆革命的宣傳。

十一月革命後，他很明白的證明從前的預言。他常說：自布爾雪維克那裏，決不能得到什麼東西。但他對於協約國干涉俄國，也曾積極的表示反對過。他致丹麥著作家班得（G. Brandes）的信中說：

「所以我竭力反對協約國用各種武力干涉俄國的事情，這個干涉，結果反助長俄國的軍國主義。」又說：「他們或者以為扶助高爾卡德提督和台尼基將軍，是幫助一個自由的共和黨……他們將來給我們的結果，必定是恢復君主，反動和流血了。」

他又在致班得的信裏批評布爾雪維克說：「社會民主黨的多數派，想以獨裁的手段，把土地，工業，商業歸為社會所有；他們所從事的變革，就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不幸他們所用的方法，是在一個強有力的中央化的國家，類似巴布夫（Babouin）的共產主義；

因此阻礙了平民的建設。那個方法，想成功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並且爲暴烈與不良等，開一條反動的先路。」他對高德曼女士也說：「我並不是就現在俄國陷於饑饉與滅亡的狀態說，這也不是受外國干涉與封鎖的結果，實在是國家社會主義與布爾雪維克的方法錯誤。他們只曉得醉心於中央集權，關於實際的生活，他們毫無所知。」

克氏腦力與體力的努力，終因生命力與身體的虛弱，從了醫生的話，於一九一八年去莫斯科；又因城中糧食缺乏，與布爾雪維克的壓迫，不得不去離莫斯科六十俄里的特米多夫村，致完全與當時怒潮似的生活隔離了，致變爲志願的放逐者。

他是位才智豐盈的人，但此時已與世界潮流隔絕了。從蘇維埃的出版物中，他不能得到一點消息；不過偶而有幾本雜誌自國外飛來；通信也沉落了；他的很多同志也不能去看他；因此他晚年的生活便如此的寂寞。他重要的工作是著作人生哲學；但在他手邊並無充分的科學材料，又沒有書記，而他老年的手已不能很久的打字，畢竟死的催促反比他的工作來得快了。

他對莫斯科曙光雜誌（無政府的出版物，布黨僅限其通銷於莫斯科，份數亦受限制。一九二一年六月忽被封了。）主筆阿答培剛說：假使不因年邁力衰，決不能來此僻鄉著書——但他對該雜誌亦極盡力。

觀其致阿氏信中，可見其晚年的抱負了。他說：

「……我現在正努力於道德的著作，因覺其有絕對的必要。我知道非書籍創造思想的潮流，而是相反的；但我亦深信爲解說思想起見，非借助於書籍不可；因牠能安排思想在完滿的形式上。爲欲安排根本的人道，脫離宗教的色彩，非借助於書籍不可。」

「我的生命已不久了，心痛病也加重了。今天毫無原因的失了知覺。」

「我親愛的同志，因此我更得聚精會神來研究人生哲學，我並覺得現在俄國的情狀，勇猛的個人得不到什麼結果。飄浮的羣衆太多了，獨立的羣衆太少了。」

「我深信於將來。我的信仰，以爲工團運動，即工人組織；於最後一次會議裏，已代表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二千萬工人；牠在此二十年內組織無首領的共產社會，定佔重大的地位……」

「我同樣相信，農民中的共產組織，合作將佔極緊要的地位——特別是俄國農業合作——於此將來的五十年中，可以免去宗教的色彩。而組織共產主義的生活。」

「這是我所深信的。但我覺得，欲使此兩運動有生活的標幟，規定牠的形式而發展牠，鞏固牠的基礎，使自衛的工具成爲革命的大砲。——此處較我年輕的力量——特別是合作社宜由工農組織起來，而此種勞力是可得到的；雖則他們尙未認識自己的使命，但他們已成爲兩種偉大的運動，他們還未認清自己，尙未摻入共產主義的思想……」

一九二一年春天，布爾雪維克克氏患病，想利用他的名義，去滿足國外的勞動者與革命者。他們對於克魯泡特金，猶如親愛的朋友。衛生委員會會長斯密斯谷，跑到特米多夫去探病，但克氏始終拒絕政府的援助。

然而克氏因肺炎症的劇增，卒於同年二月八日在特米多夫村很和平的溘然長逝。

了他臨終的時候，還保存充分的知覺，光明和情性呢。俄國無政府黨聯合機關在十三日殯葬的那一天，佈置克氏的葬儀，擺成很感人的行列，使人永久不忘的。這是一個最大聯合的表示，從來不會在那一國見過的。Grand opera Chorus 樂隊二百人齊唱『永久毋忘』之安魂曲。排出長行的無政府黨，機關人員，工人團體，學生團體，社會黨團體及各種科學的和文學的會社，一直行至墳場。燦爛的冬日陽光，照耀着幾百枝深黑色的無政府黨旗幟，間以猩紅的閃光。當大隊行過那幾點鐘之久，而紅軍的兵士，絕跡不見，也不要牠。完全的秩序都由這大羣人自己保守。大隊分成數行，而學生和工人却在兩旁排成兩條『生活的鍊子』。那紅的黑的大大小小的旗幟上的銘語，都說出極大的愛和讚美於那無政府主義大家，——個人自由不要政府說，和自由的共產主義下之社會的幸福說之導師克魯泡特金氏。

莫斯科蘇維埃，對於克氏死後，即決定將他誕生的世塔脫巷 (Shtatnoj Strats) 改爲克魯泡特金巷，並將他誕生與逝世的房子保存起來。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殯葬委員會請求把這所房子，作為克魯泡特金紀念會的會所，並由這紀念會修理這所房子，組織克魯泡特金博物院。

現在這博物院已經成立，其加入該院的團體與個人，均須不違反克氏的根本原則與思想。克氏夫人說：『博物院並未得國家的援助，』故該院純由克氏信徒與其朋友們維持。裏面設有各種研究部，其中無政府主義部與科學部最為完備。

克氏墳墓在諾復健維啓教堂內，樹上刊有克氏的生年與死日，這是大革命家在物質上遺留於世界的小紀念品，但他的思想，仍為全世界勞働者所擁護。他不是什麼革命領袖者，他不過是一個指導者，對於現代的勞働運動，加一個切當的解釋罷了。

(十) 紐文許士 (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 1846-1919)

紐文許士是荷蘭的著名無政府共產黨，也是近代有數反對軍國主義家。他的一生以反抗人類階級之差別爲事業，故「人人平等」就是他的格言了。

紐文許士於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於安士潭 (Amsterdam) 城中，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少年時研究神學。一八七〇年五月，在克靈江 (Harlingen) 當牧師，因德法戰爭而促他注意於公家的事業，所以每逢宣講後，必向各長老談及勞働運動和萬國勞働的事業，他乃自說：「我在聖經內，首讀革命的理論。」因宣講宗教，曾歷遊白威域 (Beunewijk) 和海牙 (Hage) 他所講的，都是社會主義，對於神學絕少提及，故乃得了一社會主義宣講師的美名。

一八七八年，他的名著人類的權利 (Recht voor Allen) 出版。

一八七九年，乃辭却宣講的職務，從事於勞働運動，他說：「與其空談，不如死滅。」是

年就辦了平權 (rajtoprieti) 而冠以『欲他人自由，己亦必得其自由』二句話。爲社會黨報的編輯，及國會議員，實以他最先，未久他又爲反對國會最有力的人。

自經紐氏提倡之後，羣衆均大覺悟，每到一地方演說，衆人都視他爲人類的福星，但因宣揚「人人平等」的正義，而被置入獄，他當入獄的時候，向勞働者說：『你們不要爲我而哭，你只要哭你自己和你的小孩。』資本家屢欲把他毒死於獄裏，但到底沒有效果。無產階級運動把他釋放，政府就減輕他的罪，遂得恢復自由而從事於傳播事業。

紐氏本來是社會黨員。他於一八九一年，萬國社會黨第二次大會的時候，提出「國際戰爭將起的時候，關係國的勞働家，當以總同盟罷工反抗宣戰」的議案，可惜贊成者居少數，不能通過。一八九三年，第三次大會，他又提出戰時同盟罷工，也被否決了。自此以後，又覺悟社會黨的無能，轉而爲無政府黨了。著有社會黨對於戰爭的態度一書，大受勞働界的歡迎。他又嘗創立萬國反對軍備主義協會，傳播不倦。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萬國無政府黨開大會於倫敦，他也有反對軍國主義的提

案。後因戰爭的影響，大會不能成立，結果由他和馬拉台斯塔、高德曼等數人署名，在倫敦自由報三月號發表萬國無政府黨宣言，反對戰爭。後來歐洲大戰，漸漸有波及到荷蘭之勢，紐氏於八月二十五日發起荷蘭無政府黨大會於安士潭，議決以全力反對，發表戰爭與無政府黨 (Ia Mliko Kaj La Anarchistaro) 主張「不自衛」說。他說：

『荷蘭國的領土，一旦被他國兵力所佔據，也是意中的事，但我們勞働者對於他國的勞働者，不應互相仇視；因為國界的存在，朝廷和政制的保存，都和勞働者沒有絲毫利益，勞働家無論立在怎樣國旗和怎樣政府之下，都不免負擔很重，困苦顛連以歿。又無論怎樣的政體，勞働家惟有若干才力與膽識，才得有若干的權利和幸福，這是我們所深知的。』

『防衛國境而戰，他的痛苦和損害，較不防衛為尤甚。我們若揭「不自衛」做標幟，必將有偉大的活動向和平而前進。荷蘭的勞働家，現在雖獲得了微小的權利和政治的自由，然對於人生的價值，實不足道的。一旦荷蘭人民處在他國勢力之下，平民運動雖或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著傳

較難，但實足以促我們的進步，不患他的障礙呢。』

我們可知反對軍國主義，希望世界和平，實在是紐文許士所要求的，他的熱誠和勇氣，何等偉大！真是人類的福星啊！

紐氏的著作宏富，魄力偉大，荷蘭無政府黨的一切運動，都是由他主動的。無政府的機關報自由社會黨（Devrije Socialist）（按荷蘭文習慣稱無政府黨為自由社會黨，無政府主義為自由社會主義）就是他為編輯的。他的著作，多見於這報中。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紐氏死了！年七十三歲。當十一月二十二日移柩的時候，幾千勞働者扶送而行，旗幟飄搖空際。他死了之後，勞働者不知受怎樣的哀痛，即他的敵人，也崇敬他，天主教徒著為論說，要求上帝恕他的罪過。

(十一)大杉榮

(1)年譜

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大杉榮生於日本名古屋的新發田。他的父親名大杉東，是個陸軍少尉。他出生以後，他父親轉到東京近衛聯隊，他的家也遷往東京。

一八八九年(明治廿二年)五歲。他父親再轉回新發田聯中，他住在這地方一直到十五歲。那時他受他母親豪爽的性情的影響很深；他在小學校中很勤敏，很卓絕而又很頑皮的。他又習擊劍，柔術和游泳。

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十五歲。他進名古屋幼年學校。二年六月後被斥退出校；斥退的動機是男色事件，而真因却是他不守規律，不服從命令。

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十八歲。他到東京進順天中學，完成他對於法語的研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究。那時他很有在軍事上服務的志願。但不久他的母親病故，他的思想很混亂；曾在本鄉教會堂聽海老名禪正的說教，隨後就受洗禮而為基督教徒。他那時又很喜歡失龍野溪的新社會和丘淺治郎的進化論講話兩書。

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十九歲。他卒業於中學，入外國語學校法語科。這年冬天萬朝記者中因為非戰問題起了意見，主張非戰的幸德秋水、堺利彥、石川三四郎諸人便退出萬朝報，另組織了「平民社」，並發行純粹社會主義週刊平民新聞。他很表同情於幸德諸人，並且時常訪他們。那時候他很愛讀幸德的社會主義神髓一書。

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二十歲。他完全捨棄了他對於宗教的信仰。開始出席於平民社的研究會。並且幫助幸德編輯平民新聞。從法國社會主義雜誌譯了許多稿件載平民新聞「海外消息」一欄，就是他擔任的，專譯載各國運動的情形。

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二十一歲。一月平民新聞週刊停版，二月又復版宣言，是年九月便停版了。十月「平民社」也解散了。社員分成兩派：一派是基督教社會主

義者，發刊新紀元；一派是反對宗教的，便發刊光。自然他是加入光的。

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二十二歲。四月他卒業於外國語學校。某日在街中遇着民衆反對電車加資的運動，他便加入人叢中。與巡警戰鬥，後來竟被逮捕，判了二年六個月的徒刑，到了六月被保釋出獄。八月與堺利彥前夫人之妹掘保子結婚。他的夫人，也是社會主義者。十一月光第二十一號上載有非軍備運動的檄文一篇，這是譯自法國無政府黨報紙安那其上的告新的兵士一文，受着新聞紙條例違犯的起訴。不久他便與黑板勝美、千布利雄等人創立「日本世界語協會」。

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二十三歲。一月幸德諸人發行平民新聞。二月某日的報紙上便載他的一篇論文歐洲社會黨運動之大勢，他公然宣布他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意見。四月告新的兵士的訴訟判決了，決定以朝憲紊亂監禁他五月。他被入巢鴨監獄中，但他入獄後，他譯的告少年（克魯泡特金著）又在平民新聞日刊發表出來了，於是他的監禁罪又加上三個月。四月十四日平民新聞被日政府禁止，六月又在大坂發刊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異傳

日本平民新聞。十一月他便出獄了。

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二十四歲。一月裏他們的『金曜日講演會』政府用武力解散了，那時他跳上會所的屋頂上向着街中的民衆演說，與巡警戰鬥數次，終於被捕了，又判了一月半的監禁。六月他們在神田錦輝館開山口義三出獄歡迎會，這會又被警察解散了。他同十四個男女同志手裏赤旗上面大書「無政府共產」在街頭遊行，這十四人和他都被逮捕了。又判定二年六個月的監禁。自此以後，日本社會運動才分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兩派。這件事叫作「赤旗事件」。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廿五歲。他在這年完全都在於千葉監獄中。

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廿六歲。二月中他的父親死了。十一月他自千葉監獄出來，便加入堺利彥的「賣文社」。他在獄中時，幸德及二十三個同志因「大逆事件」（即反抗天皇的革命事件）被政府逮捕下獄。

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廿七歲。月廿四日大逆事件判決的結果，幸德十

二人被處死刑，其餘十二人終身監禁。這時同志四散，實在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中最悽慘荒涼的時代。各種革命的雜誌和書籍都被政府禁止出版了，甚至連討論也不許的。幸德諸人未判處刑時，他常往獄中訪他們，受他們的影響很深，並且更堅定他對於主義的信仰。

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廿八歲。十月他與荒細勝三（此人後來變為布爾雪維克主義者）共同創刊文藝雜誌近代思想，以哲學社會學的抽象論，來宣傳無政府主義於智識階級的青年，這個文學團體中漸漸起了主義上的爭論。

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廿九歲。他這時已是思想界中的明星。他又組織「工團主義研究會」，每月開會一次，但到會者多半是智識階級的青年。

一九一四年（大正三年）三十歲。近代思想或加發展，但到了九月便停版了。他也不以專向智識階級宣傳為滿意，所以又創刊為勞働者的出版物平民新聞月刊，更為具體的宣傳；這雜誌一、二、三號都被政府禁止。「工團主義研究會」也改名為「平民演講

會。」這時他的新舊同志甚多。

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三十一歲。平民新聞第四號因全面轉載記事，得免禁止；但是第五六號又陸續被禁止了。十月近代思想復活，內容包含近代思想及平民新聞兩雜誌的性質，更有精彩。

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三十二歲。近代思想社內因社員對於主義的意見不一致，一月號便停刊了。同時「平民演講會」因被免警察的壓制，常常遷移集會所。這時他與他夫人掘保子離異。他又戀愛神近市子，伊籐野枝二人；神近市子因為妬嫉的緣故，用匕首刺傷他的咽喉，他幾乎被刺死。這件事遍傳社會，有許多同志，因此就與他暫時脫離關係了。這件事是有名的『葉山事件』。

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三十三歲。自『葉山事件』發生後，不久他便與伊籐共居，後來生了一個女，叫她做魔子。十二月他們創刊文明批評雜誌，然而他們的生活，都是很貧困的。

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三十四歲。一月他移居東京部的貧民窟中，與和田久太郎、久板卯之助二人同住。他們的雜誌文明批評在第三號便停刊了。後來他得和田久板二人的幫助，出版勞働新聞月刊，出了四期，因受政府的迫害便停版了。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十五歲。這年春間因為受了俄國大革命，全世界經濟的恐慌，日本的米騷動，及國際勞働會議等事件的影響，日本的勞働組合，便突然興盛。十月他與同志近藤憲二、和田久太郎、中村還一、久板卯之助、伊藤野枝，共同發刊勞働運動月刊，他們的目的是促進反抗強橫的勞働組合中自由聯合的趨向。十二月他因為毆打監視他的偵探，被判定監禁三月，送入豐多摩監獄，他的次女便是那時生的。

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三十六歲。三月他便出獄了，六月勞働運動停刊，他便移居鎌倉。八月同志有組織「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計劃，他也是發起人之一。不久他又潛往上海，擬組織極東社會主義者的國際聯盟，但未得到完滿的結果，在上海一月後又回到日本。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三十七歲。一月，他和勞働運動的同志，又得到高津正道等布爾雪維克主義者的援助，再發行勞働運動週刊。二月中他忽然患病，並且很危險的，遂遷入醫院治療；幸而三月裏他的病便痊好，遷出醫院了。但是不久勞働運動因經濟困難。和布爾雪維克一派社員的陰謀的緣故，又停刊了。他的第三女就是在這時出世的。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三十八歲。一月，他和近藤憲二和田久太郎、伊藤野枝再出勞働運動月刊，宣傳無政府主義，並且鼓吹勞働組合中的自由聯合，同時對於布爾雪維克的中央集權觀察極端反對。四月，第四女出生。十月，「全國勞働組合聯合」組織的協議會，在大坂開會。但是「日本勞働總同盟」一派，採用中央集權主義，而「勞働同盟會」一派，主張自由聯合主義，兩方意見不相容，所以協議會便決裂了。這時他得到巴黎某同志的信，約他參加柏林的「國際無政府黨大會」，於是他潛逃出日本來到上海，得中國同志的幫助，領到赴歐的護照，同一個中國學生到法國。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一年）三十九歲。一月搭輪到法國在馬賽上岸，二月又到巴

黎會見許多歐洲同志。五月一日，他參加勞働運動，在巴黎工人示威遊行大隊中對衆講演，語多激烈，遂被警察逮捕，後來被法政府發覺他的真姓名，六月解送回日本。八月他的長子出世，他叫他做奈司脫，這是他在歐洲時最感興趣的「無政府主義將軍奈司脫馬夫饒的名字」；他並且蒐集了許多關於馬夫饒運動的材料，著了一篇無政府主義將軍馬夫饒，現在這篇文附在日本脫出記後面。九月一日，東京和橫濱發生絕大震災，在混亂中，他和野枝同他的甥橘宗一被麴町憲兵分隊憲兵大尉甘柏正彥等逮捕。甘柏等九月十六日在憲兵司令部中絞死他們三個，並且把他們的屍體拋入井中，用泥土蓋着，到九月二十日，這件事才暴露於世界。

這篇是參考勞働運動大杉追悼號上的大杉榮略傳及 *Biografto de Sakae Osugi* 兩篇寫成的。後一篇末有一句話，是大家緊記着：『用血來洗血。』

芾甘著

(2) 主義底殉難者大杉榮

克魯泡特金是一位聰明而偉大的科學家，真誠而仁慈的社會革命家；這是已經有過衆先生詳細介紹，我再不願拿我的一知半解，來消費了大家的時間。我只拿誠懇的態度，希望現代無數的青年，把他的精神和主義，充分的昌明而廣播在民衆的中間，以期實現平等自由的社會，在最近的將來。所以我們在這位老前輩的紀念日的今日，特別要做一次誠懇的表示。以提醒睡夢中的民衆。於光明的白晝，打擊黑暗中的野獸於滅絕的地步。

但是我們在紀念這位老革命家而兼學者的克魯泡特金時。又不得不聯想到一位真摯而熱烈的朋友。這位朋友，我想衆位的腦海中定還留着一個深刻的印象。這位先生就是四個月前，還在東方的專制惡魔的毒手中的東方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關於這位朋友的慘死，差不多沒有幾個人，不對他表示一種同情的惋惜。而對那比野獸還狂妄的專制惡魔，抱着無限的憤怒。這種現象很可以證明黑暗的魔神之將死，與民衆勝利之將至。

大杉榮在少年時代，即加入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他最初即與日本最老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堺，石川，西川，片山，幸德等人周旋。當時日本社會主義的萌芽，並無顯明的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判別。其後幸德渡美歸，始一躍而高唱無政府主義於三島。這是日無政府主義的誕生期。堺，石川等人滯留於社會主義，獨大杉以熱烈純潔的青年，特與幸德從事於無政府主義運動。其聰明卓識，已見一般。加以熱烈強毅的精神，初不以刀鋸鼎俎動其心。

他第一次印入我們腦中的印象，第一次強大的運動，就是所謂一九〇八年的「赤旗事件」。就是他在黑暗的專制政府之下，公然開了個歡迎出獄同志的歡迎會。散會後手執大書「無政府共產主義」字樣的赤色旗幟。公然宣傳無政府共產主義於日本的帝都的街市中，一時帝國主義的都市中大為騷動。不時即被專制魔王的惡狗全部捕去，下於獄中。此事件中大杉為其中主動分子。故其刑期特長，足足過了三年多的獄牢生活。是時他的老同志幸德秋水正不在東方，因免於難。

至一九一一年幸德秋水與同志數輩，計劃斬除東方的專制魔王，舉行大規模的革命運動，事洩，日本全體的社會主義者，差不多全繫於獄，坐死刑者十二人，幸德其首者。大杉因在獄中未與其事，得留無政府主義之種子，在專制的日本。

他經了一次監獄的修養後，對於主義更加堅決，對於社會運動更加強毅。幸德被害後，黑色反抗充滿了日本全國，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儼然在三島民家中間得到一種潛勢。從前他受過非常的壓迫，而他毫不爲意，反愈從事他的激烈的運動。『他爲恢復平民新聞，受了不少的辛苦，但終歸是由專制的帝王禁止了他的發行。』他在言論不能自由的地獄裏，不得已退一步，創刊了近代思想，文明批評的雜誌，專發表研究的文字者數年。但是他終歸耐不得這種文弱的學者態度，他毅然又出而創刊平民新聞，受了不少的困苦。但到底還是被專制魔王禁止了他的發行。五六年中入獄者七八次。一九一九年更發行勞働運動組織勞農運動社，宣傳自由聯合的勞働運動，與暴爾什維克的中央集權主義相抵抗。

一九二〇年以來，俄國布黨的失敗與慘酷顯明的發露出來以後，世界無政府主義者都明白的揭破赤俄的虛偽爲事。日本方面也應此種潮流，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在大阪開全國勞動大會，全國勞動者也顯然成爲互相敵視的兩派。大杉於是時亦注其全力。攻詰暴爾雪維克的詐偽。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無政府主義者觀察的俄羅斯革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間，他受了日本無政府黨的委託，赴歐洲，擬出席世界無政府主義大會，脫出日本而到法國。在法國五一運動的時候，跑在法國的羣衆中大聲疾呼，以鼓法國勞動者向特權階級革命之風潮，以致爲法國政府逮捕，入獄三禮拜後，送還本國，以致他的最大希望歸於泡影。其年七月十一日回到日本，這時正在日本共產黨事之後不久，日政府欲置之以法，但苦於無辭。孰知在日本空前的大震災之後，在九月十六日竟遭死於兇狂無恥的惡魔之手。這不只是日本勞動界的大不幸，簡直是我東方一般平民的大不幸！

大杉的思想與學說，在他的著作和行爲爲充分的表現着。他是一個大膽勇爲的革命家，同時他又是一個精細深刻的學問家。他的社會哲學就精神進而高尚的無政府主義。

他的著作中如生之鬥爭，生之擴充諸篇，很充分的表現着。他說：個人的生活，應當充分的擴充於無限的廣大，要求着無限的自由。自由與創造的連貫。就是他的哲學之全體。他對於文學和藝術，也都有深刻的研究。他對於藝術與高爾該，羅曼羅蘭抱同樣的態度。他對於生物學也有深奧的研究。他與克魯泡特金抱同樣的態度，極端反對達爾文的「生存競爭」的宇宙法則，而極主張「互助」為其法則。尤其他反對赫胥黎派的學者。他關於科學的譯作，有互助論，種之起原，昆蟲記等大著。

他的行為方面，差不多都一致於他的行為哲學。他的觀察力非常深入，判斷力非常英明；但他總不顧自己的利害，勇往直前的猛進。他自稱為「賭博本身」，自命為「正氣的狂人」。在這方面，他大似巴枯甯的精神。他與巴枯甯同樣認自由是唯一的生命。他為自由而生着，為自由而死去。

我們現在再沒工夫往下講了。我們只對他表示深刻的哀痛！我們應把他這慘酷的殉死，永遠記住在我們的腦海中，如紀念着克魯泡特金的樣子。

（3）大杉榮知識的來源

有個日本同志追悼大杉榮說：他的勇氣，才性，學問，都是容易找得到的；只他沒有知識者的矜心和驕態，怕找不到他一樣的了。這幾句話，實在能表出大杉的奇特來。因為大杉雖富有知識，決不以知識自鳴；並且很鄙棄一般的知識階級，立志要打倒他們。這地方好像是驕傲，却是極熱烈的革命精神的表現。他底無政府共產知識，固然從同志幸德秋水傳授來的；但自從他連續入獄以來，完全是自習自修的學問。（所以他很不滿意現在的教育）人單知他六次入獄，每次學一國語言，幾乎成了語學大家，少有知道他的心理，生理學，文學，哲學等的研求，也是獄中成績。（看他著的獄中記可以知道個大概）所以他譯著的書，除克翁的自敘傳，及克魯泡特金研究，和革命之失敗等關係主義的東西，還譯達爾文的生物起原，盧梭的懺悔錄，羅蘭的民衆藝術論等，可謂多方面的求知，嘗怪同志對人說，我們無政府黨只把克翁的麵包略取，互助論，無政府主義及近代科學等書

熟讀一過，就夠用了，不要再向外邊驚馳，真是大錯特錯。無政府主義，是要解決世界人生問題，與及宇宙問題的，不單是弄幾句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口頭禪，說幾句自由平等博愛的熟語，就算是主義者可以自滿了。故吾人既抱改革社會的責任，一定要把社會所有的現象，人類所有的知能，完全研究一番。甚至自然包含反對的學說，如馬克思資本論也要看牠。一般報紙上所登的社會新聞，雖極不值錢的物事，也不得放過。因社會病象不一，必細心診視，然後再把好的藥料，精製成良方，對症下藥，始能奏效。大杉雖在日本，決不是自居是一島國的人，他研究世界各國現狀，很清楚；對於中國大勢，尤其明了。他在上海，法國，和中國同志談話中，主張中國無政府革命，須自由組織極闊大的革命軍，才能把阻力削去，才能盡量宣傳主義。和日本從工人農人方面下手，大不同。再把中國分析起來，滿蒙回藏都有特別情形，不是念一句安那其咒。如同誦一句彌陀，便能使大千世界盡變成極樂淨土的。這是我們同志應當學大杉寬博於知的精神去努力研究的。說到這裏，大家不要誤會，謂我要大家一齊到監獄裏求學問去。大杉說的好，監獄是現世界的縮圖，那麼

我們就把宇宙作爲監獄，在裏邊把一切學知求到。再將衝破這個大樊籠，也未嘗不可。再講一句笑話，如果真要在監獄求學，還須到日本或法國去犯罪；在中國監獄，只能受罪，不能求知。小心上海租界的西牢，更是黑暗，已經把我們一個同志囚死了。（即李光宇）一個叫持平的還在那面作苦工，別的和識全得不到。我們在這裏追憶死者，獨當紀念這生不如死的同志，設法救他出獄才是。其餘如抱扑提倡的救助俄國同志，也應舉辦。因爲俄國自克翁死後，同志不斷的奮鬥，被已死的惡魔列甯設法殘害的最多。辛苦監獄中者，尤不勝指數。所謂共產政府，一方面紀念克翁，一方面殘殺無政府主義者，「反革命」三字，直可殺盡異己！所以克翁最後的遺言，說他雖不贊成歐洲人干涉俄難，却極力反對列甯政府。最要緊的該是說列甯提倡的第三國際大會是共產黨的東西。我們要自由組織第四國際大會，是全人類的東西才得。今天我很希望同志記着這幾句話，這一件事。並希望這第四國際大會在亞洲中國地方成立。我和世之無政府主義愛自由的人類共聚一室，交換所有的知識，研究世界革命的進步，高呼安那其萬歲！

景九梅（講稿）

（4）追慕大杉榮先生

今天是我們最敬愛的克翁三週年的紀念，又是對於東隣的同志大杉榮先生——被一殘虐無道的軍官慘殺的大杉榮先生——的追悼會。在這尊嚴的嚴肅的一天，我們總得對大家說幾句良心的話，流幾點熱誠的淚，讓大家能夠追想克翁的面目，或是能夠推察大杉榮先生的為人，而得祝福二氏於黃泉之下，這是我們自認為同志的本分，又是我們所認為同志的最大的榮幸。

對於克翁的事績或是克翁所主唱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的詳說，方纔陳君空三與秦君抱朴二氏已經跟大家說過了，所以對於克翁這方面的事情，就不要兄弟重新再說啦。就是對於大杉榮先生這方面，我想說幾句良心的話，下幾句忠誠的批評，給大家聽聽。

大家對於兄弟所下的批評，或是所說的話，有所不滿意，或是有所不妥當，兄弟很願意求其糾正，若是大家聽到我們這幾分鐘的話，可得推察東隣的同志大杉榮先生之為

人的一二，那是我們所認為同志的無上的光榮。

今天兄弟要說的是；大杉榮先生之為人，所以對他的生前的種種事績。或是他的生前的社會奉仕，等等細情，是兄弟今天說不到的，是兄弟今天說不了的；因為兄弟早就被日人迫開黑暗的東京，早就被日人迫離大杉榮先生的左右，又因為我是個流連性的無產階級，自東都一別，就沒有機會跟他通信，也沒有洋錢買報買誌看，所以他的事績或是他的種種事變，一概是兄弟不得知道的，所以對這一方面的情形，我很盼望大家或是我們同志裏頭有人跟大家報告報告。

所以我今願意跟大家談一談的話，就是我自己在東京的時候，找他幾次，或是直接間接聽他幾回的演說，敷衍起來而做我今天的材料，絕不是花錢買報看，又不是費工物色來的，是以總得求大家原諒一點，而靜肅地聽我幾句良心的話罷！

大家兄弟所要下的批評是什麼呢？就是大杉榮先生被一殘虐無道的無倫的軍官，暗中慘殺的事變。對這回事，大家諒必有相當的成見，就是暗中流淚說：大杉榮先生死的

很可憐，大杉榮先生的死很堪同情的……或是甘粕大尉心裏很狠毒，或是軍官的凶惡真是如狼似虎……種種傷心的話，到是沒有什麼益處的，不如我們利用這個機會，作個很大的團結，來保護我們的同志，來絕滅軍國於人圈，這是兄弟很大的希望，是兄弟很大的懇求。但是被慘殺這件事，據大杉榮先生年來的決心，那是當然的最後，又是我們所認為主義者，或是思想家的一個最大的覺悟，是不值傍人的同情，是絕不值別人可憐的。爲什麼不值傍人的同情，絕不值別人的可憐呢？因爲我們承認政府是個剝奪人權的魔王，資本家是個吸人膏血的妖精，軍隊是個助紂爲虐的怪物，俱不讓牠存在於世，俱不容牠立足於地，所以願意做人的人們，都有抱定一種誓死必勦的決心，所以頭斷血流或是頸折臂裂也是我們願意做人的覺悟，也可說是不願意做鬼的我們主義者的本分，還有什麼同情，還有什麼可憐的話可說呢？

對於這點情形，大杉榮先生是很有自覺的，我在東京的時候，就常常聽他對我們同志說；今天的政府，資本家，愛國者（或是軍國論者）是神祕的不可離的三位一體的妖

怪，髣髴是個極進步的魔法師，牠所做的所行的滿是欺瞞人羣愚弄民衆的妙法，所以我們自認爲思想家，或是自認爲主義者的，是要明真理而打破牠們的所謂妙法的種子於世，純粹是要求實在而絕滅牠們的欺惑人羣愚弄民衆的虛僞的種子於地，是以牠們同我們自有不兩立之勢，是以牠們自怕我們給牠漏洩，牠們就增訂幾條嚴酷的法律，牠們就多添倆所謂密探或是高等刑事，來監視我們所謂危險的人物，像我們有血的有淚的有心的人們，若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那嚴酷的刑法，那殘虐的槍刀，立刻就要臨身啦，所以願意做人說話的我們，是不得不覺悟，願意做人生活的我們，是不得不自己保重呀！就此我們就可明白大杉榮先生的日常的生活，是如何緊張，對於被人慘殺這方面是如何有覺悟了。

要是論到生前的大杉榮先生之爲人，是可以說是一個意志很強健的人，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尊崇自由同意的人。他曾肄業於陸軍幼年學校，他雖棄軍籍而投身於社會運動，到今殆二十餘年，能不變其節而亡身於一武夫之手，這也可以說是大杉榮先生的意

志非常強健所使然的。又說他頭一次下獄之時，他的父親——是個忠君愛國的陸軍大尉——是如何罵他，是如何責他，是如何跟他絕緣，他又是如何對待他，又是如何應答他，又是如何自若，這是人人所知道的，又是那忠臣孝子猜不了的。若是再讓兄弟給大家說一說，就是：「主義者是我願意做的，主義者是我願意做人的生活底本能的衝動而成的，主義者是我願意多感點兒人生的趣味而爲的，不像你們軍官不會人生的趣味而爲的妄動，不像你們軍官助紂爲虐而爲榮耀的人妖，不像你們軍官殘殺同胞而爲一魔王的奴隸！」我們拿他這幾句赤誠的話，就可以懂得他的爲人是如何勇敢，他的意志是如何強健的啦。

又對於大杉榮先生的人生觀，社會觀，簡直讓我說兩句；自由同意這四個字是他的出發點，妥協或是通融是他不理會的。所以無論什麼事，他是不問成敗得失或是利害的，就是祇問自己願意不願意，或是問你同意不同意，若是同意，願意，那就要大膽地拚命地去奮鬥，那就不必管其父母不父母，師友不師友。但是他所謂自由同意或是雙方願意，絕

不是像那一類的資本家，將世界上的經濟力或是資本都壟斷霸佔起來，回頭纔向沒有飯吃沒有房住的勞工們說：一天一宵的工作兩毛錢，你願意幹不願意幹？或是你同意作不同意作？這樣的同意，願意的徵求法，是他所極排斥的。

他說：『我們所尊重的自由同意，所主張的雙方願意，是自由的而無所制裁的，是平等的，而互相立足於一水平線上的，絕不是節制的，束縛的，又絕不是威嚇的，恐喝的，像政府或是資本家，靠着軍隊的猛烈，法網之嚴酷，而對人民收捐徵稅，或是對人民暴虐縱惡，而問人民願意不願意，或是問人民同意不同意，那就不是真情的，自然的願意，那就不是我們所要求的自由同意了，那明明是威嚇的，恐喝的，可怕的命令，所以願意做人而多感點兒人生的趣味的，我們是不得不反抗牠，是不得不剿滅牠。』

他又很反對那八小時的工作的論者。他說：『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和今天所謂布爾什維克派的主義者，看人未免太過於機械了，所以他們的主張——每人每天須勞動八小時或是四小時，人人就夠生活，人人就夠幸福，社會的需要就夠充分供給了。——』

這幾句話，完全是錯誤，完全是他們的根本的錯誤，爲什麼呢？我很希望大家，細細想一想，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生活，或是我們的幸福，是不是可以用時間的問題來比數的麼？是不是用物質的報酬就可解決的嗎？這些話都是不對的，我們的人生，我們的生活，或是我們的幸福，絕不是時間的長短，絕不是報酬的多少的問題，實在於個人願意不願意，實在於本人同意不同意的情緒的問題，所以本人或是個人如果同意，願意，那就不論是四小時的，八小時的工作，就是十六小時，兩天兩宵不睡眠的工作，他還是幹，他還是快活，他的人生還是有趣的，譬如中國的孔老二的殺身成仁，或是蘇夫人的織錦迴文等等故事，是很可作證的。若是個人不願意，本人不同意的工作，就別說八小時，四小時，就是一刻鐘一分鐘的談話或是遊戲，他也是不願幹的，沒有趣味的，不快活的，譬如不願意取消「地動說」這一句話，而被羅馬法王慘殺的噶利列氏，就是個好例。所以無論是勞苦的工作，或是快活的遊戲，大凡人生的事務，或社會的種種行爲，總得基本於雙方願意，或是根據於自由同意之上，纔能成功奏效的，纔能美滿圓滑的，絕不是像馬克思派的主張，和布爾什維克

的辦法，所能實現的，所能貫徹的。所以我敢說：我們生活的價值，人生的幸福，完全是在於個人願意不願意，同意不同意的上頭的，絕不是在於工作的時間長短，或報酬的物質多少的，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別上了人的當！千萬別上了馬克思派和赤俄的當呀！

就此數語，我們也可以十分明白大杉榮先生年來所尊崇的自由同意，所主張的雙方願意，是何等美麗，是何等燦爛的了！

又對於大杉榮先生的日常的生活，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很質朴的，又是一個很不願意人家奢侈的。爲什麼他不願意人家奢侈？爲什麼他不願意人家穿好的吃好的呢？他常常對於有志的青年說：我們時常若是願意穿好的吃好的，那不好的綿紗布類，那不好的菜蔬豆芽，誰願意紡織？誰願意栽種？換句話說，願意我們人人穿好的吃好的，祇是那一類貪厭無限的資本家。爲什麼資本家願意我們個個都穿好的吃好的呢？他們完全是爲利益起見，大地主的田地就不讓他的耕作人，給他種那不值錢的五穀豆苗，就不願意他的農人給他栽那不值錢的棉花芋蔴，他就立刻請技師給他栽桑種玉啦。工場主的工場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署傳

也就不讓工人給他紡紗織布，他馬上就特聘名人給他大織而特織，織那最時興的甯綢杭緞，紡那最高貴的湖絲蜀錦了。到底那便宜的，暖和的，而且耐久的綿紗布類，非絕跡總得減少，東西一減少，那價值是一定會騰貴的，今天日本所謂海外的輸出超過，而國內的物資缺乏的現象，是很可以作證的。若是綿紗布類的價值比今天再貴，或是比那綢緞綿絲更貴，那等賣力氣的無資產的勞工，——我們可憐的同胞，豈不是要赤身勞働嗎？豈不是要枵腹勞働嗎？想到這步田地，我是不願意上那敗類的資本家的當，而見我最傷心苦悶的同胞，受飢受寒，我也很盼望你們有血有淚的大家，千萬別再上人的當呀！

我聽到大杉榮先生這幾句斷腸的話，不覺也想願意穿布衣飯蔬食，跟我們最勞苦的同胞，盡一點兒休戚相關的責任，在今天我也很希望賢明的大家，往後再別上了那敗類的資本家的當呵。

又對於現代的教育方針或是教育制度，大杉榮先生是很反對的。他時常說：『今日的教育方針，完全是培養偉人，培養英雄的，不是普遍的讓人做人的，完全是叫助紂為虐』

的，不是讓人休戚相關的。又說：牠的制度純粹是宰人的，純粹是愚人的，純粹是強制而叫人做書蟲的，所以我們願意做人，願意休戚相關的人們是絕不能贊成的。」

他又對於現在日本的教育，也下了很嚴厲的批評。他說：『現在日本的教育，純粹是培養貴族，培養資本家，獎勵殺人的教育，完全是皇室中心的愛國主義的教育，也可以說完全是天孫降臨的一種特別的變態的非人的神話的底教育，不是爲人的普通的教育，這一點，爲人類的一份子的我們，是不能贊成的，是絕不能加擔的。』

大杉榮先生時常是很排斥這派拿馬爾撒斯的人口論，做他們的戰牌，而提倡侵略底愛國論的論者。大杉榮先生說：『無論英、美、法、德的愛國主義者，無論那一派的愛國論者，都是政府資本家的走狗，若不是無恥的走狗，他們一定是間接想壟斷漁父之利的野心家，就中日本的侵略主義的愛國論者這一派，純粹是資本家，軍閥，與一部份的在野的野心家的走狗。他們雖大傳而特傳說：我們日本的土地是一定不會長生的，但是我們日本的人民，是時時刻刻按幾何級數而增加的，所以要是再過了五十年以後，我們日

本的同胞——天上降臨的天孫民族——就沒有土地可住，就沒有米，麵，甘藷可吃了，所以現在我們爲千年萬年後の子孫計，總得傾家蕩產，捨命棄身，而去經營有利的植民地，霸佔經濟的市場，掠奪人家的領土。這樣欺人，哄人，惑人，瞞人的神話，前二三十年是很可以成功奏效的，但是閱過好些勞苦的今天的日本人，相信這種鬼話的人，可以說是一個都沒有了。現在的日本人嘴裏雖沒說出，但他的心裏，倒是很明白的，個個都很明白現在日本底所謂生活難的原因，養兵的弊害，又個個都極理會當兵的罪惡了，爲什麼呢？現在的日本人都極明白食人的兵馬，年年浪費他們幾萬萬的金銀，年年荒廢他們幾萬頃的園地，年年消耗他們無量數國民的精力，又年年殘害他們幾十萬的有用的青年。他們又很明白兵馬是破壞和平的怪物，和平是幸福的究竟，幸福是人生的極致，兵馬與政府是絕不能分離的，所以他們也是很明白那人生的和平人生的幸福，跟那食人骨血，如山如河的兵馬，剝奪人權，吸人膏血的政府是絕對不能兩立的，爲人類爲正義，爲自由，爲和平，爲幸福，是不得不廢棄兵馬，不得不掃除資本家，不能不打破政府推翻國家的。所以我很

相信今日的日本人，有一日會裁撤食人的兵馬，而歸於農工之業，會廢棄不生產的廣漠之練兵場，而成爲犁鋤之區，會解散製造殺人利器兵工廠，及鎮守各要塞地的職工而入於生產之市，會開放無用的軍營炮工廠，兵械局，與其他種種，而爲農工之房屋。所以我相信今日的日本國民，四千多萬的日本國民，有一日必會到我們所理想的：無掠奪的，無命令的，無殘虐的，休戚相關的，新社會，但牠的寬緩早急，是在於我們的身上，是在於我們的運動，是在於我們的奮鬥，在於我們所認爲無政府共產主義者的犧牲如何，所以我很喜歡跟大家互相努力！很喜歡跟大家爲人類爲勞苦的弱少民衆極力去奮鬥！

這幾句熱誠的話，是民國八年我要離開東京之時，他給我與我幾位同志作別的話。今天幸遇我最敬愛的克翁三週年的紀念，我可得同大家，在這北大第二院的大講堂裏頭，追悼我最私淑的大杉榮先生之亡靈，這是我們可謂不幸中之榮幸；又在這盛大當中，可得讓我吐露我們這幾句舊話給大家聽聽，更是我所爲榮幸之至啦。方纔我所說的話，雖是我跟大家談的，但其大半多屬於大杉榮先生給我或是給我們同志，給日本青年說

過的話，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聽過我這幾句話的大家，能夠推察大杉榮先生的爲人，能夠夢見大杉榮先生的本來面目，而能爲人類流點兒淚，而能爲勞苦的弱少民衆出點兒氣，那就是克翁之所爲榮幸，那就是大杉榮先生之所爲榮幸，那也是我們所認爲同志的所爲榮幸呀！

(5) 大杉榮之生平與其學說

大杉榮不僅是遠東無政府運動的所謂中心人物，並且也是日本社會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最著名的首領，他的赤誠毅力與膽識，爲一般常人所不逮，甚至社會革命運動中最反對他的主義的，也不得不佩服他平生的光明磊落的氣概，及其勇往直前的行爲，有幾萬不知求自由之社會運動爲何物的常人，他們也都知道大杉榮，大杉榮自己當然是從事這種社會運動的一員，這是不問可知的，但是不幸，大杉榮以敢作敢爲的精神，而聞名於全世界，不謂竟以這種的精神，而喪命於他本國的憲兵之手！

范一洗（講稿）

大杉榮在被慘殺的時候，年紀祇有三十八歲，他生在顯宦之家，他家甚效忠於天皇，家庭中充滿封建思想與帝國主義的空氣，他的家中人都是文武官，官級甚高，而且獲有榮獎，他初受教育於一陸軍學校，後來又入東京外國語學校讀書，他在學校中專攻法文，結果能夠充分運用外國文字，他有一次自己這樣說過，因為他能自由閱讀法文書籍，始有研究及了解無政府主義的機會，而踏進社會主義之門。

大杉榮在早年就已表示這幾種心理的與道德的特性了：他有真誠的毅力，獨立的精神，豐富的智識，而在日後尤其顯著，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或在日俄戰後不久，大杉榮就加入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而為一員健將了，至一九〇七年，大杉榮投入無政府主義一派。處於幸德秋水的旗幟之下，以全力從事於無政府主義運動。自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他死的時候為止，他始終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始終奮勉從事於無政府主義運動，而不稍疏懈，他是一九〇八年赤旗事件的主動人物，那時他們開了個公開的歡迎會，歡迎在獄被釋的幾位革命同志，大杉榮即在此時和他的友人手執紅旗，上用日本文大書無

政府共產主義字樣，爲日本破天荒的大運動，最後捉將官裏去，堺利彥、山川均因此事受監禁之刑，而大杉榮之刑期爲最長，足足在獄中坐了三年。

在一九一一年，因圖謀暗殺天皇事洩，日本許多鼓吹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人，幾乎全數被捕，有被處死刑的；大杉榮因在獄中，得免於難。本來是日俄戰後，日本政府鼓起戰勝的餘威，不惜以其全力來壓迫國內之積極的運動，而與黨人爲敵；此時從事積極運動的人們，內部亦起劇烈的競爭，社會民主派與無政府主義派各不相容，結果運動轉弱，政府乘機禁止一般人民之言論自由，但天下事壓迫甚者，反動亦甚，至一九一一年，黨人遂有謀刺天皇之謀，作爲帝國政府壓迫的一種反抗，其實，這次謀刺天皇的計劃，僅有五個人預聞其事，日本政府却羅織了國內一般著名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祕密審訊以後，就貿然判決十二人處死刑，餘十數人終身監禁，他們大多不在獄中病死，即在獄中發瘋，終年監禁與被處刑無異，而幸德秋水、菅野須賀，與其他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就在這次被殺死了。大杉榮徼倖在獄中沒有釋放，政府欲加之罪苦於沒有適當的措詞，

於是就被赦免，得以多奮鬥幾年。到現在始與幸德秋水輩在地下相見，也是他不幸中之大幸了！

大杉榮自出獄後，思想更加成熟，意志更加堅決，他更能明白了解社會與自由的意義，自此以後，他就一蹴而為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了，日本自幸德秋水諸人被害後，差不多到處都有黑色的反動，因為言論自由之權都被取消，在此實際運動靜寂的時候，大杉榮却努力從事文字鼓吹，著作關於哲學，倫理，文學與藝術的文章，在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文壇上，居然享有大名，人多知其眼光遠大，學問淵博，且用無政府主義的思想運用到各方面去，但是在這個時候，政治與社會的宣傳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大杉榮決計專從事於文字方面的鼓吹，他辦了一個雜誌，叫做現代思想，繼續出版至一九一五年，那時他與已經成立的無政府主義的小團體計議，把這個雜誌改組為專門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出版物。孰知不久就被禁止發行了。

這個政府壓迫黨人極嚴的時代快要過去了，他們漸漸寬懈下來了，至一九一七年

及一九一八年，鼓吹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雜誌又重復可以出版了，大杉榮在此時益加努力從事文字的宣傳，但在一九一六年時，曾被一位妒忌的女子刺傷咽喉，伊故意用此非常的手段來表示伊的愛情，他受傷以後，差不多有一年工夫才恢復他原來的健康，日本報紙記載這樁事情，對於大杉榮頗多譏諷之詞，但是譏諷儘管譏諷，誹謗儘管誹謗，大杉榮的人格依舊是很高尚很光明的。

大杉榮的觀察非常精微，決斷又非常明瞭，他能預先看出無政府主義運動在日本社會中應占何種地位，他從不爲狂妄的樂觀，或作荒謬的預言，他觀察日本目前的狀況，沒有希望無政府主義在日本即刻實現的幻想，在一九一八年八月「米荒運動」之前數月，他親身對著者說過這樣的話：「無政府主義運動——或者廣義的社會主義運動——是否已經發生，我不知道，我祇知道羣衆革命的怒潮已經勃發了，」我們看幾個月後的事情，就能知道他的觀察是何等精微，決斷是何等明瞭呵，

自一九一一年幸德秋水諸人被戮後，日本早年之社會主義運動頓時受挫折，宣告

終止活動。此時無政府主義派與有政府社會主義派尚未分別門戶，他們聯絡一氣，互助合作，胸中並無絲毫門戶之見，及至後來運動復活，黨同伐異之觀念遂生，至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一八年，二派已經分離，各樹旗幟，各自爲謀，而且勢成水火互相攻擊，忽而晴天一聲霹靂，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到日本，日本各派的份子於是又攜手聯絡一氣；不過在若干時候，他們終因道不同，不相爲謀，仍舊分途各自活動，攜手的理想等於泡影，終於沒有實現的希望。

一九一九年的反動，給日本政府以一種教訓，使他知道絕對禁止勞働團體的發生，是於他自己有不利的，於是勞働團體始准公然的存在，勞働運動因之十分發達，各派的社會革命家都投身於勞働羣衆中，從事有組織的勞働運動，同時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大爲發達，勞働者多受大杉榮與其同志們的影響，當時日本信仰社會主義的人，大多數都加入共產主義的團體，而共產主義在日本勞働運動上亦有一些影響，有一個時候，日本勞働運動中無政府工團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份子，曾經攜手共同聲討比較偏於保守

方面的人，不過後來沒有多少時候，他們也就撒手了，因為俄國內部的事實漸漸爲一般世人所明瞭，暴露他們真相者以大杉榮之功爲獨多，既已明曉布爾雪維克（共產黨）之暴虐的專政，致使俄國這次革命根本失敗，他們那些無政府主義者自然不肯再和共產主義表同情了，自然不肯再和國內的共產主義者攜手了，他們當然也一律不加入共產主義運動裏面去。

大杉榮的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純潔超脫的社會主義，是一種自由合作的理想學說，他以爲實現這種理想非先實行社會革命不行，他又承認組織力是革命運動中一種最重要的原素，他又同情無產階級專政，並謂由此可以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但他以爲如果徒有專政之名，而無建設之實，祇是一味壓迫，政治上反沒有民主國家的平等與自由，個人反不能在社會上活動，那末，這種有名無實的專政，非但沒有絲毫價值，並且也是非常危險的，對於勞働階級危險尤甚，由是看來，這是很明顯的，就是俄國革命已經失敗了，現在的新俄羅斯仍是一個專制的國家，不過形式上有些不同罷了，在日本最先

說這話的，就是大杉榮，大杉榮在他自己的出版物上以及其他雜誌上，攻擊共產主義甚力，並著有專書，且在演說場中亦常發表反對的言論，影響民衆心理甚強，我們讀他所著的俄國革命之失敗與無政府主義者之俄國革命觀二書，知道他能十分了解俄國的實況，但是東京有幾個布爾雪維克黨員，因為大杉榮著論攻擊他們所信奉的學說之故，竟欲得大杉榮而甘心；不過我知道傷害人家生命的陰謀，祇有幾個年輕的很惡的黨員曾經這樣計劃過，至於那輩誠實老成的社會主義者却始終敬佩大杉榮的人格，對他不加有所傷害。幸而他們的陰謀沒有成爲事實，大杉榮不死於共產黨之手，而竟死於日本憲兵之手，這是誰也料不到的。

在此我們應當知道，大杉榮之臂力甚偉，直駕衆人而上之。他善舞劍又善角力，奪棍一人能敵六人。東京一般富於臂力的少年，見之都要退避三舍，不敢與他們決鬥。

當時日本國粹會一派和其他兇惡的崇拜權利者，常欲得社會主義者，如堺利彥、山川均等而甘心，但大杉榮出外總是一人獨行，他們常尾隨其後，不過那些懦夫都不敢公

開的與他決鬥罷了。

我們觀察大杉榮對於俄國共產主義所持的態度，就能知道他是最崇拜自由的人。他對於社會運動之自由的敵人不論是『紅色的』或是『白色的』不論是『左派的』或是『右派的』不論是『信奉俄羅斯的共產主義的』或是信奉『意大利的法雪斯主義的』都沒有要危害他們的意思。他以為社會與個人的自由是始終應當保存的，這樣始合人道主義的原則。他又主張人助不如自助，自助最有效，要求自由的人就應當自己去破鎖練。

然而他並不是說要獲得政權，這不過是一種解放的要求。大杉榮認清政權與自由根本上不是一樣東西，而無政府主義的根據就在廢除一個人管束別個人的政權，以求自由的發展。大杉榮的主張與一般無政府主義者的主張相同，說政權這樣東西，不僅對於在下者有危險，就是對於在上執權的人也有危險的，而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危險更甚。恐怕一旦執了政權，連往日解放的思想與自由的觀念都要拋置在腦後了。自由是要自

己去取的，不是人家送來而己可以坐得的。

大杉榮這種自衛與反對外治的學說，一般真正信仰無政府共產主義的人靡然從風。大杉榮的心理，絕無『自私自利』之一念。知道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敬佩他的爲人，他的高潔，他的寬恕，以及他對於人的同情與友愛，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與他接觸的人，自然對於他更加友愛，不過能和他接觸的人實是很少，因爲他左右總是被偵探與敵人包圍住了，甚至他的隣居與他往來的工人，都偵察他的行動去報告警察局。大杉榮對於此等惡人當然沒有什麼友誼可言，不過他對他的朋友與同志仍舊是非常親愛的。當他十分困難的時候，明知已無隔宿之糧，然他還留他的朋友或同志在家吃飯，不論是本國人或外國人，都是很歡迎的，在最近幾年內，他的著作非常暢銷，因而獲得大宗款項，大杉榮就把這許多錢，除供給他與伊藤野枝及幾個小孩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外，差不多都用作宣傳事業的用費了。總之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宣傳，就是他一生最大的事業。

雖然他也知道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社會決不能一蹴即就。他竭力反對『改善必先

使惡』的理論。他說，我們不可沒有主義的觀念，但決不能好高務遠，須就現狀而爲正義與人道奮鬥。大杉榮每見有不平之事，卽大聲疾呼的反對之。我們觀察他奮鬥的行爲，有好些實在無謂得很，不過我們應當明白，他的動作完全受他自己本性的支配，一些沒有外界誘惑的成分夾雜在內。譬如有一醉酒的工人被捕了，他之被捕是賣酒給他使之飲醉的商人嗾使的，那末，他就要出頭干涉，對公衆演說警察之無理，及其待遇之不公，結果連他自己也同被捕去。某次，有一日本偵探被派去看守大杉榮的家屋。這位偵探時常從竹籬的隙縫中窺視他家中的內屋，於是大杉榮就警告他速去，他却充耳不聞似的，仍舊這樣窺視。大杉榮憤火中燒，就跑出屋外，到街上去把他扭住痛打，結果曾爲此事坐了幾個月監獄。但是後來那些偵探就不敢再去窺視了。

這是命運中制定的：愈是愛自由的人愈不能自由。大杉榮一生入獄至七八次之多，他有許多年頭完全消磨在銅牆鐵壁的監獄中，使他身心二方面都受磨折，一個極端愛自由的人，坐在絕對不能自由的監獄中，其痛苦亦可想而知了。不過他有不屈不撓的精

神，始終不懈的氣概，一生總是朝前奮鬥，不怕危險，不怕坐獄，最後奮鬥至死，他的夙願償了。

大杉榮胸境的坦白，毅力的真誠，與胆識的豐富，已爲一般人所公認，而他智力的高超，亦遠勝常人。日本的社會主義者，沒有一個不甘拜他的下風。他在現代思想上著論極多。他所翻譯的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被公認爲日本文譯本中之最善者。他還譯有羅曼羅蘭的民衆藝術論，克魯泡特金的一革命家的回憶等書。他並且著有公道論，克魯泡特金研究，無政府主義者之俄國革命觀幾部大著作，以及幾本短篇論文集。他與伊藤野枝合著的一本書，名二人之革命家——巴枯甯與高得曼，是研究無政府主義運動中這二位大人物的作品。

大杉榮於一九二二年冬，離開日本到法國去的時候，在上海逗留了幾個星期。因爲日本政府不肯給他護照，他是私下逃出來的。於是他設法取得了中國的護照，才起程到法國去，到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發源地去，到無政府主義較他處爲發達的大陸國去。他的

法語非常純熟，他參加法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而為一有力份子，因為他有坦白的胸襟，真誠的毅力，與豐富的智識，凡是與他接觸的人都感覺得有這樣一種深刻的印象。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巴黎的警察大捕社會主義者，大杉榮也被捕去。至是他的國籍始被察出，被押解回日本。路過上海時，被禁錮在日本領事館。他於七月初回到日本，離他被殺的時候不過二月又半。

大杉榮遺下四個兒女，承受他那種反抗的精神。長兒魔子今年六歲，智力甚富，體力亦強，將來一定也是一位健者無疑。

大杉榮的社會哲學，簡括說一句，就是鮮明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再明言之，就是自由合作。所謂自由共產主義，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合作共享是惟一的原理。這種純潔的思想，不問而知是反對掠奪的行爲的，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通通都在反對之列。並且真正的無政府共產主義者，是不信任國家與其他一切權力機關的。無論掠奪的合法不合法，手段雖不同，實際上並沒有二樣的地方。合法的帝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掠奪，未必較不

合法的強盜的搶劫爲善，而強盜政府也未必較合法政府爲惡；他們二者是一樣的。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社會，是一種自由平等社會，沒有掠奪的行爲，沒有專制的政府，也沒有俄國共產黨那樣的武力專政的制度。但在現在掠奪的社會組織之下，人人須得幹那掠奪的勾當，否則就不能生活。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也未嘗不可從事這樣掠奪的職業，不過應以所得的金錢作爲破壞現社會這種掠奪的制度之用，如果單謀一己的利益，那末，他就要變爲公衆的敵人了。大杉榮非常看重實行。他說：「實行較說話爲響。」又說：「人之如何看其作事如何而定。」

所謂國家的消滅，意思就是說人民羣衆權力的發展。到了國家消滅的時候，生產與分配聯絡一氣，男女老幼通力互助，不待別人的命令，自動的爲自己爲大家作工。全世界自由合作，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如此人類互助的本能與社會共同的意識始能發展到完美的地步，而自立與奮勉的精神亦必同時發展無疑。

這種自立與奮勉的精神，是人類求自由的惟一要素，一個人一定要有了這種精神

才會自由，所謂這種精神，就是自己認爲合理的，不必顧慮其他的意思，即勇往直前的做去，成敗可以不計。

有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人，有自立與奮勉精神的人，有求自由熱望的人，他們都應當躬身實行才好，要知求自由的奮鬥，並不是一種遙遠的理想，隨時隨地都可以實行，而且這種奮鬥不僅反對合法的定則，且亦反對一切阻礙人類發展的傳統的習慣的桎梏，自由是要人自己去尋的，不是隨便說說的东西，大杉榮又竭力反對世俗的道德觀念，不論新舊，他是一概反對的，他攻擊女子服從男子之不當，他蔑視東方女子的貞操觀念；他不是一位一夫一婦主義者，他自己也直認不諱。他以為本性要求怎麼樣，我們就應當怎麼做，他先與一位女子名近市子的相愛，這位女子與大杉榮實在不相稱，全不明白性的方面之平等與自由觀念，後來竟因爲嫉妬的緣故，以刀刺大杉榮之咽喉，於是有幾種無聊的報紙，借此毀損他的名譽，昧於事理的人，就對他深致不滿，但他卻不以爲意。

大杉榮是一位富於感情的人，而同情心尤其熱烈，眼見供給全世界衣食住的工人

受苦，處於不平等的地位，時常爲之掬淚，他出全力援助勞動階級，設法使工人覺悟，他們應有的權利，以及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並對他們傳播全人類都應自由的思想，因此工人漸漸覺悟，起而運動，以謀改良他們的現狀，增進他們的地位。在一九一八年，暴動發生的時候，他正滯留在大阪，聞訊後星夜趕往東京，與兵士們決鬥，他們正預備向羣衆開槍的時候，他就高聲對他們大呼道：「不要轟擊平民！你們自己也是平民！」這回他又被捕了，但是不久即行釋放，一九二一年，兵船工人要求管理權的奮鬥，大杉榮也私下送去許多錢幣，從物質上加以援助，作爲罷工的基金。

大杉榮雖然無時無地不從事求自由的運動，但他仍舊從大處着眼，不滿意於現社會制度，主張從根本上變更全部的組織，他與一般無政府主義者相同，信仰一種社會革命，以全力促其實現，他認這是建設一種自由社會之必要的手段，他所理想的自由社會，是一種廢除人治人的社會，是一種合作共享的社會，他爲謀這種社會的實現而奮鬥，而犧牲，他的目的，不在生命的合規與合法，而在生命的表現與發展，明言之，就是發揮生命

的能力，他的自由哲學，可以說就是生命哲學，不是論理哲學，而是實際哲學，他爲自由而生，也爲自由而死，他理想的世界，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平等的世界。（完）

譯者按高德文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柯慈洛夫的假名；柯慈洛夫與大杉榮是最好的同志和朋友，因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能立足，現在亡命在我們中國，但與大杉榮比較起來，自然是徼倖萬分了。

高德文著 朱枕薪譯

(十二)柴爾凱索夫 (W. Tcherkesoff 1840-1925)

(1)柴爾凱索夫之名

日本報紙上，曾由歐洲電報傳來柴爾凱索夫翁之死耗。但我尙未接到歐洲友人的通知，我自己還沒有看到此項電報，惟由友人延島英一君處聽說，使我非常驚愕，而且歎惜，柴爾凱索夫之名，自從共產黨宣言之底本譯出後，很得日本一般思想家知其名。但柴爾凱索夫並非其真名，其真名我現在已不記憶。（愛黎塞卻可侶翁與克魯泡特金的信中稱他爲 *Varlaam*，但不知這是他的乳名，還是他的姓。）但記西歐諸國都以柴爾凱索夫知名，所以現在也不妨仍襲用之。

(2)克拉考索夫事件

柴爾凱索夫 (Tcherkesoff) 以高加索斯山之南喬治亞國之貴族的公子，生於齊夫黎斯地方。他的誕生，後於克魯泡特金五六年，但他進到革命運動的生活，則遠在克魯

泡特金以前；因為他沒有做自傳，所以不能精確的敘述。然而克拉考索夫事件的連坐事，我會從他自己的談話中聽說過。克拉考索夫狙擊皇帝的事件，在一八六六年，乃對俄皇的第一次計劃。在此年代，克魯泡特金尚在西伯利亞過着軍隊的生活。

他參加克拉考索夫事件時，正是就學於莫斯科陸軍學校的十七八歲的青年。因年少之故，在此重大事件中，克拉考索夫被處死刑，而柴爾凱索夫，尚得免於難。

一九一四年我在比利時布爾塞寄宿於包爾卻可侶氏家，做着勞働生活。該市開人權聯盟大會，柴翁為提出對壓迫喬治亞人民的俄皇抗議的議案，特意由倫敦來比，也在卻可侶家投宿數日。大會開會時，曾帶我一同到會，到晚上十二點鐘纔回來。我每早總是五點鐘起來，自己一個人弄了早餐吃過了，去工作。柴翁屢屢和我同情，向我說：『明早我起來替你弄飯，你安心睡罷！』就是那個時候，我回答說，狙擊俄皇的克拉考索夫，受一週間禁止睡眠的拷問，坐在椅子上，身體動搖着睡覺。克氏的自敘傳中曾說過：『今天一夜的睡眠不足是很平常的事。』於是柴翁就以感慨無量的態度向我說：『呵！原來你知道這』

回事情麼？那個克拉考索夫實是我的朋友，那時我也在被捕之列。『在傍的邵可侶翁也似乎是不知這回歷史的樣子，與柴翁談及此事，頗饒興趣。』

(3) 共產黨宣言的底本

一九一三年十月我離開我在歐洲最初的生活地布爾塞，到倫敦郊外過洗碟子的生活。其時我從邵可侶翁，拿了阿克魯泡特金與柴爾凱索夫翁的介紹書。那時克翁離開倫敦，在克羅意棟住着，且聽說健康也不大好，因此失去了訪問的機會，柴翁則在倫敦，身體甚健；而且是很單純的富於友情的人，所以我就很歡喜的去訪問柴翁。就是那時候，柴翁拿他自著的社會主義史（共產黨宣言的底本是其中之一章）贈我，並向我力說馬克思與昂格思二人之奸偽，特別熱論昂格思是對學問太不忠實的剽盜慣手。

對於共產黨宣言的底本有平井新把考次基（Karl Kautsky）的辯駁翻譯過來，發表於三田學界雜誌上，此事兩三日我才聽說，因為我還沒有詳讀，所以平井君的意見我不知道。但只就考次基的辯駁，則甚無聊。考次基的議論，是非常滯硬的強辯。柴翁

對考次基的強辯，在他的俄文版社會主義史中有長文的反駁。（譯者按，此文已由友人抱扑君譯爲中文，題爲考次基也承認了載在民鐘第十一期上，最近常可與拙譯共產黨宣言的底本合併出版。）按其產黨宣言，大體是從空想社會主義借來的事實，已由著名博學者喬治蘇瑞爾氏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之解體（*La décomposition du Marxisme* 1910）中明言過。且最近新考維齊（*Simkovitch*）發表了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Marxisme contre Socialisme*）的大著，應用柴翁之主張，且附加了多少批評。克魯泡特金在其名著近代科學與安那其之末，也曾承認柴翁的主張，更是無庸敘述的，博學的『卡爾馬克思，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Karl Marx; Le communiste, Le socialiste*）之著者亞爾羅齊拉布柳拉氏曾稱揚柴翁之快著，蘇瑞爾也承認了剽盜論，自然再沒有我敘述的必要。如果說這只是安那其主義者之感情的中傷論，則幸而拉布柳拉，蘇瑞爾，新考維齊，都是一般世人信仰的學者，而且三人都不是安那其主義者，而是社會主義者，學者若知此，則上邊的反批當然沒用了。我對於平井氏在拿考次基

的文章來非難柴爾凱索夫而不一讀蘇瑞爾、拉布柳拉、新考維齊等人的著作，深感遺憾。我對於在倫敦陋舍中過着貧苦生活，帶着清潔的光榮永眠了的柴翁，只以此一言附記，因為我自己還將有共產黨宣言批評的文章公表於世，所以詳細的話，暫待將來的機會。總之共產黨宣言是胡亂湊合的文章，其前後支離滅裂，無論誰去一讀，總會注意到；總會覺着好像是借用別人的東西湊攏起來的。但馬克思與昂格思在當時，正當少壯，功名慾最盛的時期，尚可原諒。像昂格思後來簡直成了大剽盜了。所以柴翁痛斥其爲剽劫的常習犯，當非誣語。

(4) 歐洲大戰

我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的半歲餘，在倫敦郊外生活。其後應卻可侶 (Rec-ies) 與其他同志的招邀，又回到我依戀的布魯塞市，過着勞働的生活。這時正是我投宿於卻可侶之家，與柴爾凱索夫談到克拉考索夫事件的時候。

距此不久，歐洲大戰爆發。卻可侶夫婦僥倖從德軍重圍中轉到法國。以黃色人種的

第一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我，無論如何找不到機會，只得仍留於布魯塞的圍城中。在現在回想着還悚然興懼的環境中過了七個月，一直到一九一五年二月下旬，我纔出奔離比利時，經過荷蘭渡英，始得訪倫敦之柴翁。這時我是與一青年的日本人，訪翁於勤齊西杜東翁之住宅，翁夫妻歡喜的至於跳躍。由翁之介紹，預定一週間的逗留，借了一間小屋住下。其間得由柴翁聽到法國諸同志的消息。正巧加本特翁也來到倫敦，亦得相會。不久又得走訪我曾經住過七個月的克來們特家於米多爾塞克斯之賴斯利浦；轉瞬由翁照顧了的一週間生活已過去了，於是我再渡海峽而返法國。

其後翁爲援助俄國革命，以七十餘歲之老軀赴故鄉喬治亞，不意歸俄後，即受包利齊湘布爾雪維克軍的驅逐，翁僅得以身再逃於西歐。這時我正由非洲回日本，不久復行西渡，輾轉於旅途中。在那時候，我總是以很短的時間錯過，不得與柴翁相會。回到故國喬治亞後柴翁所受之痛苦，由卻可侶老人與翁之表弟考爾奈黎先（安那其主義者兼經濟學者的考氏之夫人是柴翁的胞妹）氏得悉。至今我已再沒有和翁相會的機會了，現

在回想着，那次我從比國脫出，到倫敦得翁之優遇，是與翁會見之最後的紀念了。

翁身不甚長，目瞳頭髮鬚皆黑色，一見與我們東方人相酷似，使我特別感着深摯的友情；其名亦自稱柴爾凱索夫，以柴爾克人自任。原來喬治亞是直接繼承古代巴比倫帝國之古代文明之國，具着與周圍諸國全然不同的語言文字。同國之歷史家謂喬治亞人是古代義齊特民族之後裔。我曾信日本古代之天孫民族也是義齊特民族，所以更覺與柴翁親密。我曾經由柴翁介紹過幾位喬治亞人，都與我們具同樣的眼色毛色，我自己覺着非常奇怪。又翁的一位友人亦向我談日俄戰役時，世界傳聞的日本軍人姓名，亦多與喬治亞人酷似。

柴翁再亡命西歐後，布爾雪維克黨對喬治亞民族之殘暴，柴翁曾不絕的申訴於世界中，柴翁似乎是為故國飲恨而死了罷！但翁總算以純潔的勞動與赤貧的生活完成了他的一生。回顧供獻於清教徒之戰鬥生涯的身世之光榮，很可以得着豐滿的安心，而走向往生罷。

不過以柔弱的身體，親自勞働，熱心的幫助着柴翁的生活與事業的柴夫人之心情，不知該如何痛苦！我實在找不出安慰他的言語來。

最後，再附一語，柴翁著之（*Precurseurs de l' International*）（國際之先驅一八九八年發行）當時亦甚得世人之讚揚，將此書與社會主義史合讀，當知翁研究之忠實與精深，是很難得的。

「追記」布爾雪維克對喬治亞自治主義者，殘虐已極。其事跡如將喬治亞東海岸（加斯皮恩海）的巴克大石油礦由喬治亞民族手中奪去，拍賣於美國資本家。巴克石油坑是世界有名的大石油礦之一，若以此委之喬治亞人以自由，是布爾雪維克黨人所不忍的。

(十二)馬拉特斯塔(Errico Malatesta 1853,12, -)

愛里可馬拉特斯塔，意大利人，生於 Santa Maria Capur Vetere。十五歲時，學習修辭學，羅馬史，拉丁文及 Gioberti 之哲學，即愛好自由而增惡社會之不公。初崇信加里波的主義，繼乃受巴黎公社之感動，對於社會民主主義及其表現黨均感不滿。一八七〇年，馬氏爲一醫學生且爲一瑪志尼信徒；但於次年之三月至五月間，即巴黎公社時期中，馬氏在 Naples 之咖啡店中，得遇青年律師，第一國際之 Carmelo Palladino。於是馬氏遂加入工人團體活動。一八七二年，彼訪巴枯甯與加斐羅 (Caffero) 又於一八七四年在 Locarno 與巴氏相晤時，正意大利革命失敗之時，馬氏深表同情於巴枯甯，遂於 Naples 建立第一國際之區分部，且得加斐羅之助。及第一國際中之馬克思派把持總會，建立中央集權，遂與自由聯合派之巴枯甯派相衝突。一八七二年之意大利區部大會即決議反對總會之中央集權之傾向。一八七二年之海牙大會，馬克斯派特選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零傳

定這個會址，使巴枯甯派不能與會，而便把他們一概除名，自是而後，兩派即分道而馳。海牙會後，巴枯甯派遂集會於瑞士，馬拉特斯塔在焉。一八七三年復開意大利全國大會，表示其爲無神的與唯物的 (Atroe Materialiste) 及無政府主義的與聯合主義的 (Anarchico e ideralista) 之顯明態度，自是而後，馬氏遂爲意大利及世界無政府主義及自由聯合主義之中心人物，常與監獄流放相周旋，與克魯泡特金、莫斯特、約翰勒夫 (Johann Neve)、墨爾林羅 (Merlino)、格拉佛，即可侶諸人齊名，現今年已七十餘，仍努力不稍懈，去年，無政府黨 Lucetti 刺莫索里尼，氏亦被逮下獄，但因國際工人之一致抗議，即被釋出，然其一行一處，莫不有意政府之偵探警狗相隨，一切行動，皆不自由，其生平著作，據我所知有無政府 (Anarchia)、選舉時期 (En Tiempos de Elecciones)、無政府共產主義之研究 (Estudios Sobre el Comunismo Anarquico)、日常鬭爭 (Pag uas de Lucha Cotidiana, Fra Contadini) 及對話體之 Al Caffé、En el Café 等。

(十四) 若克爾 (Rudolf Rocker 1873, —)

若克爾德人，生於 Magunir 父母皆貧且逝世時，若克爾尙幼。十四歲爲訂書商之學徒，從其叔研究社會主義之理想。十五歲即參加德國之工人運動。彼初入社會民主黨，其後，因得在倫敦出版之自治 (autonomia) 與約翰莫斯特 (John Most) 在紐約刊行之自由 (La Libertad) 而研討，遂脫離社會民主黨，信仰無政府主義。

一八九一年赴布魯塞爾 (Brusselles) 之國際大會，與荷蘭之著名無政府黨人杜美拉紐文許士 (Donela Nieuwenhuis) 及其他著名之運動家相識且訂交焉。一八九二年十二月因宣傳故，被迫離德，至巴黎，此地爲革命運動之中心地，識無數革命運動家，尤以卻可侶 (Elisée Reclus) 之於若克爾，其影響爲尤著。迄加塞利阿 (Caserio) 死後，在法同志，備受迫害，若克爾遂去而之倫敦，參加德人之革命運動，努力於公共講演及著作方面；與克魯泡特金、馬拉台斯塔、米雪爾 (Louise Michel)、柴爾凱索夫 (Tcherkesoff)

等相結識。一八九八年，參加倫敦東部以及全英之希伯來工人運動甚烈。更編輯工人之友 (El amigo del Trabajador) 週刊及每月發行之評論報萌芽 (Germinal) 以宣揚無政府主義，垂二十年。迄後往來各國宣傳主義不倦，一九二〇年與各國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工團主義之同志組織新國際工人協會於柏林，繼承第一國際巴枯甯派之工作。若克爾即為該會祕書三人之一。一九二六年秋，與高德曼同志赴坎拿大宣傳講演。生平著作甚多，如巴枯甯傳，法蘭西之革命運動，佛拉爾與教育問題，工人運動之目的與結果；無政府與社會民主主義，以戰抗戰，工人運動中之議會政策史，組織與無政府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的原理的宣言，俄國共產主義之失敗，聯合主義的本性與集中主義之對抗；日常麵包之戰鬥，約翰莫斯特：一個叛逆者的生平，藝術家與叛徒，無政府主義與佈爾什維克主義等等。

愛瑪高德曼傳

『宣傳 Propagandism 並不如有些人所猜想的那樣是一種 "trade"，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做奴隸的苦役和與乞丐的名譽同盡的 trade 的。從事這種職務 (profession) 者的動機，一定和那從事職業 trade 者的不同。其高貴是要深刻一些，其興趣也要強烈一些。』

——George Jacob Holyoke——

一

在美洲社會上的著名男女中間，在少數人的名號是被人常常提及的，愛瑪高德曼 (Emma Goldman) 便是一個。但是那真實的愛瑪高德曼，則幾乎爲人們所不能全了解。含有偏見與情感的報紙，常常發出誤解她和污蔑她的聲調；然而可奇者，「真理」並沒有顧忌到誹謗的重重羅網而且反能把牠衝破。被人誹謗的那位理想家的真價更因而愈得表彰出來。故在事實上可視爲彼等的些微慰藉者，乃是——大凡每一個新理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零傳

想的代表人物，都在相似的困頓之下，作努力的奮鬥和受無涯的痛苦。我們試看：前總統在阿莎瓦托米（Osawatomic）為紀念約翰布郎（John Brown）而舉行之表忠儀式，或法國的大總統參加蒲魯東（Pierre Proudhon）舉行銅像開幕典禮而向法國人民縷述他的生平，以為熱情爭競的典型，這些舉動是有些須的利益嗎？一方面做出這樣的假惺惺，而同時却殘害現存的約翰布郎和蒲魯東，又有什麼益處呢？瑪麗伏爾斯頓克拉孚（Mary Wollstonecraft）和魯意史米雪爾（或譯梅曉若）（Louise Michel）的光榮，並不由倫敦或巴黎的市長們在她們死後把她們的名字來標名街道而增大的——應該做的事，還是對於現存的瑪麗伏爾斯頓克拉孚和魯意史米雪爾的正義待遇。後世對於一些人物如文德爾腓力模（Wendel Phillips）和洛依德加利蓀（Lloyd Garrison）那樣，在人類解放的廟宇中，為之立龕崇奉；但那是他們同時人的義務，在他們的生時因為認識和感佩的原故而給予他們的。

社會正義的宣傳者的路徑，是佈滿了荆棘的。黑暗與非正義的勢力，用盡了他一切

的力量，非使人類的順適生活變成黯淡不止。尤有進者，甚至於和她在同一戰線上的同志們——實在的，她的最親密的朋友，也常常——對於先驅者的人格，不十分了解。妬忌，因妬忌而常生憎恨，與夫驕傲和猜忌，阻礙了她前進的道路，而使她的心中充滿了悲痛。在這樣情形之下，要對於主義不失信仰，必需有不屈的和勇敢的熱情。所以革命化的理想的代表人物，是站在兩個火焰中間的：一方面是使他對於由社會條件而來之一切行動負責的強權的迫害，他方面是同輩中常常從狹隘的見地來批評她的活動的不了解。因之革命的煽動者常常在圍繞她的羣衆中間孤立着。甚至於很親密的朋友也很難了解她所感覺到的孤獨和寂寞。這便是在公衆心目中的著名人物的悲劇。

長久包圍着愛瑪高德曼的雲霧漸漸地消失了。她對於這樣不爲羣衆了解的理想，的安那其主義的宣傳，她深邃的誠懇，她的勇敢和才能漸漸地被人了解和稱讚了。

美國的知力增長，雖不能盡歸功於從別國放逐到美的革命家，但是所撒下的種子——雖然在當時的了解者甚少，——收穫却很豐美的。他們無論何時都高舉起了自由

的大羣，因而國民遂得以浸育了社會的活力（Social vitality）。然能長此保持他們的歐洲教育和文化，而同時却和美洲生活相同化的却是很少。平常的人如欲構成一部分的堅強精幹而且耐久的概念，以吸取一個新國家的不熟諳的語言，習慣，風俗，並不失他自己的人格，原是很困難的。

愛瑪高德曼是那能完全保持自己的個性（individuality）而為美國社會上和智力上的重要因子的少數人中間之一個。她的生命是富於彩色的。是充滿了變異的。她已曾升到了極崇高的地步，而且也嘗過生活酸苦的滋味。

高德曼的父母是猶太人，她在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於俄國的可佛諾（Kovno）省。實在的，她的父母決未夢想到他們的孩子在日後會佔有那樣崇高的位置。他們像其他的保守者一樣，很想他們的女兒將來嫁給一個尊貴的公民，多養幾個小孩；並且在她的暮年，也享享多孩的樂趣。總之，她的父母總願她做個良善的和崇信宗教的婦女。他們決未夢想到女兒的靈魂裏，會充滿了這樣奇異的和激昂的精神，而且會發達到極

高點。所以他們後來雖同住一地，而親女間的抗爭竟到萬分嚴厲和決沒有妥協的敵對地步。在這種「父與子」(Fathers and Sons)中間的劇爭——尤其在親和女中間的——是沒有和解，沒有退讓，沒有休止的。她具有自由的精神，進步的精神——一種不知顧慮，不識障礙的理想主義，使她從家庭中的火爐旁邊跑開，和她父母的家庭脫離了。

猶太民族在新和舊鬥爭中所盡的職務——除却有一切的「反猶太族」(Anti-semitic)的人來誹謗這卓越的理想主義的民族——或許仍不爲人們公平而清晰的了解。只有現在我們才理會我們應該向那在科學、藝術和文化中猶太理想家致謝。然而對於他們——依斯拉爾 (Israel) 的子女——在革命運動中，尤其是在近代革命運動中所有的大功勳，知道的還是很少。

高德曼的孩提的第一個時代，是在德俄的庫爾蘭 (Kurland) 省的一個小村落過活。她的父母在那裏的官廳裏辦事。其時，庫爾蘭完全是德國的；甚至於巴爾底克 (Baltic) 省的俄羅斯貴族，也差不多由德國的貴公子 (Junker) 補充。庫爾蘭的富於英

雄奇跡的德國奇譚和故事，在年青的愛瑪高德曼心中記得很透熟。然而這美麗的牧歌（Idyl）時期是不長久的。不久這位正在發育的童心中，竟投入了人生的黑蔭。在她的青春時代，反叛的和對於壓迫的深憎的種子，已在心中深植起來了。她最初想去理解國家的美：她見着她的父親爲基督教的縉紳（Chinovniks）所憎厭，並且因爲他的官職卑小和是一個討厭的猶太人，還受了兩次的迫害。強制徵兵的暴行，常常在她的眼前顯現：她看見那家庭的唯一負擔者的青年，兇暴的被迫去投軍以度其慘苦的兵士生活；她聽見了那貧家農婦的悲啼；而且目擊那官僚受富者之賄賂而免其兵役的事實；她見到那女僕們爲她們的女主人（barinyas）所凌辱虐待，且常被軍官們認爲性的俘虜而受其玩弄，這些可憐的女孩，因爲受那高貴的大人先生的姦污而懷孕，以致爲其女主人所逐，常常跑到高德曼家裏去避難。這時高德曼雖幼，但爲同情所動，從她的雙親的抽屜裏抽出金錢，私自送與這些不幸的婦女。可知高德曼極顯著的性格對於孤苦無告者的同情，在她的早年便已顯然了。

到了七歲，她的父母把高德曼送往東普魯士的扣尼格士堡（Königsberg）去。她的祖母住在那裏。她一直住到第十三歲的生日。在這週遭裏的幾年生活，不是頂快樂的。雖然她的祖母和靄可親，但她的許多姑母却常常擺出主人的臭架子，使她很難堪。隨後她的父母也遷到扣尼格士堡來了，她的情境也因之改良過來。她現刻便在公共學校和私塾中肄業，並且習慣於中產階級的生活裏。她的課程以法文和音樂為重要的部分。這位易卜生和蕭伯納的將來解釋者，在此時還是完全在德意志空氣的家庭中的一個「小德意志的格勒琴（Gretchen）」她對於瑪利特（Marlitt）的情感傳奇小說有特殊的愛好；她是為拿破崙所虐待的，善良的魯意士皇后（Queen Louise）的讚美者。在這樣的包圍中間久住，將來會有什麼發展呢？命運——或者那是經濟的必需——決定她有另外一種的生活。她的父母決意遷居到俄京聖彼得堡去經營事業。這位年青的理想家的生活，在此處便開始了一個大變化。

一八八二年，——正是多事之秋，十三歲的高德曼到了聖彼得堡。此時貴族專制和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零傳

智識階級中間的鬪爭，正劇烈地到了生死關頭。亞歷山大第二世在前一年便被殺了。蘇斐雅拍樂扶斯加亞 (Sophia Perovskaia) 熱里亞波夫 (Zheljabov) 格里納維斯奇 (Grinevitzky) 李沙可夫 (Rissakov) 齊巴奇 (Kibalchitch) 米楷洛夫 (Michailov) 等等壯烈的革命家，執行了專制暴君的死刑，而且都進了不朽的 Valhalla 去了。殘餘的同志——弑逆犯赫爾孚曼 (Jessie Helman) 因為懷了孕的緣故，得免死了。而隨着俄國無數的烈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這個時期是求解放的大戰的轟烈時期，為世界上所未先見的爭自由的戰爭的最光榮時期。虛無黨 (Nihilist) 的殉道者的姓名，無不膾炙人口，並且激起了整千百的後起者。俄羅斯全智識階級 (Intelligentsia) 都充滿了不軌的精神 (Illegal spirit) 革命的熱情，挨家逐戶地沸騰起來，從高堂大廈，以至於蓬門圭竇，莫不掀然欲動，這種將爆裂的革命空氣，並且浸染到了軍隊，縉紳，工人和農人中間去，使皇宮裏的每一所炮台都不得不戒備起來。新理想在青年人中間發芽了。男女中間的性的區別早經忘去，他們都摩肩接踵互相扶助起來和舊勢力爭鬥。啊！

俄羅斯的婦女！她們不絕地爲正義而奮鬥，顯示她的英雄氣概和犧牲精神，她的忠誠和她的獻身。神聖的屠格涅夫（Turgenev）在他的散文詩 *On the Threshold* 上如此地呼喚着。

這是不可避免的：年青的愛瑪·高德曼從扣尼格士堡便捲入了這偉大的旋渦。假如站在這自由思想的圈子以外，那就無異乎是生命的虛度或是死滅了。在年青時代如是原不足驚奇的。青年的熱情者在那時並不是——而且，可幸者，在現刻也不是——稀罕的和偶然的現象。俄文的學習使青年的高德曼與革命的學生和新理想接觸。昔日信仰瑪利的地位，此時遂爲納克拉索夫（Nekrassov）和柴爾尼雪夫斯奇（Tchernishevsky）所代替，善良的魯意士皇后往日的讚仰者今日變成了狂熱的自由熱愛者去了；她如像千萬的其他革命家一樣，決心獻身於民衆的解放。

老年人和青年人的鬥爭，於是便在愛瑪·高德曼的家族內開始了。她的父母決沒有豫期到高德曼會信仰他們以爲是荒誕的烏托邦的新理想。他們極力和她辯解，想她把

信仰棄掉，然而結果只是逐日反復的爭辯罷了。家人裏邊，只有她的姊姊希倫(Helene)能夠了解她。她們倆是隨後一同跑到美洲去的。她倆中間的親愛和同情，是永不會消失。甚至於在以後高德曼被迫害的時候，還常常到她仁愛的姊姊家中避難。

最後，高德曼決定自謀獨立。她仿效千萬的男女，犧牲她們的快樂生活，走到民衆中間去。(to go v narod) 她於是做了一個女工。首先被傭於內衣製造家，隨後才改到手套廠去。那時她才十七歲，而且便有了獨力維持生活的能力了。但是，假如她仍然在俄國居留，怕不久便會同那千萬革命家的命運一樣，葬身於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之中的。然而她的新生活的第一章又從新開始了。希倫決定要往美國去，在那裏，別的姊妹們曾安過家。高德曼於是要求和希倫一路，於是，兩人便一同充滿着對於自由大地和光榮共和國的快樂希望的美洲出發。

二

啊，美國！怎麼一個可迷眩人的名字！奴隸的熱望，被壓迫者的天堂，一切有進步的希

望的目的，在此間，人們的理想是能充分達到的，沒有「沙」（俄皇），沒有哥薩克，沒有教會的貴族，啊！偉大的共和國！平等自由友愛——的光榮同義字。

這兩個女孩子，懷着這樣的思想走到美國。一八八六年，從紐約到羅切斯特（Rochester）可是，不久以後，Disillusionment，把她們警醒了。從前理想中視美國如天堂，然而現在，便如泡沫一樣破滅了。愛瑪高德曼在美國目擊那青年時代在庫爾蘭所見的可怖景象。此美國未來之公民，便不得不在那殘暴強迫之前屈服；而且，一班民治的官吏，還擺着殘酷難堪的態度對待她。看這位青年理想家自從熟悉了新大陸的情景以後，是如何大大的失望啊！自然，美國也沒有了「沙」，但她發現了許多和「沙」一樣的暴君；自然，美國沒有哥薩克，然而那掣着重棒的警察依然如故；自然，美國沒有貴紳了，然而工廠裏不人道的奴隸鞭策者還更爲酷烈呢。

高德曼不久便在嘉森公司（Garson Co.）的成衣部得了工作，工資每一禮拜在二元半以上。在那時的工廠，還沒有動力的設備；由早至晚，可憐的縫工都用足來踏動車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輪。沒有陽光，森森然如墮地獄，長日如年，靜默地度那無言的苦役，這是如何的可怖啊！在工作時間互作友誼談話的俄俗，在自由的美國是不容許的。然而對女孩們的掠取還不只是在經濟上的，而且還是管事和工頭們的「性的商品」。假使一個女工敢於抱怨她的上司，她便會被認為工廠裏的不良分子而逐到街上。並且願意來受苦的還不乏其人，所以「工銀勞動者」的供給，常常超過對於他們的需要。

美國小城市的生命之可怖景象，太使人難堪了。清淨教的（Puritan）精神，壓抑了快樂的些微宣洩；精靈上深深地籠罩着窒滅的陰霾；彼此之間沒有一些鼓舞，也沒有一些思想交換的可能。高德曼在這樣的情景下幾乎要悶死了。她比什麼都還迫切地希求理想的環境，希求友誼和了解；並且希求有情感相投者的交誼。在心靈上，她還是生活於俄國。因為不熟悉美國人的生活和語言，所以說她度的是現在的生活。毋甯說是過去的生活。她在此時遇着一個能講俄語的青年，他們便馬上相熟了。她以為那個青年能夠幫助她渡過的黑暗生活的橋梁，所以，他們便漸漸由友誼而至於結婚。

高德曼也不能不步過這結婚生活的慘路；她仍然不得不從悲苦的經驗上了解那法律的條例，只是依賴和自抹（Self-effacement）的表示；尤其是對於婦女。結婚不能從美人生活的清淨教中解放出來；真正的，那簡直是『自主』（Self-ownership）的喪失——並不是過甚之言，這一對青年的性格相差太遠，不久，他們便離異了。高德曼便來到紐哈文（New Haven）的一家工廠作工，不久，她的丈夫便死去了。

一八八〇年內在俄國活動的革命家和那時歐美煽動的社會理想沒有若干相似。他們的唯一的活動是教育民衆，他們的終極目的是在破壞貴族政體。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名稱，甚至於也不知道。高德曼也是一樣，對於這些理想的意義是不熟悉的。

她到美國的時期，如像俄羅斯四年前一樣，是個社會和政治的極不安定期。工人正在起來反抗以抵抗那恐怖的工作條件；勞働武士團（The Knights of Labor）的八小時運動正到沸點；罷工者和警察的血肉相搏，在全國響應起來了。反對芝加哥（Chicago）的哈佛斯特公司（Harvester Co.）的大罷工到了衝突的最高點。罷工工人的

虐殺，和對工人指導者的合法屠戮，在草市場 (Haymarket) 的爆彈炸發後舉行了。安那其主義的殉難者也舉行了「血的洗禮」。資本主義的辯護者想證明柏爾森司 (Barrons) 司柏司 (Spies) 林格 (Lingg) 斐失兒 (Fischer) 和恩格爾 (Engel) 的屠殺是正當的也失敗了。自從州長亞爾格爾德 (Algerd) 省釋了那三個未遭刑辟的草市場無政府黨，並宣布其理由，謂一八八七年支加哥所犯者，實五個法定的殘殺，已無疑了。（一八八七年草市場的慘劇，便是有名的世界勞働節「五一」的歷史。而其後所釋的三人，乃斐爾登，失瓦伯，尼伯。參閱支加哥無政府主義者殉道後的四十年——譯者。）

對於支加哥殉難的意義，了解者甚少；而一切統治階級尤為瞶瞶。他們以為殘殺一些工人的領袖，便可以遏止彌漫世界的理想의 潮汐。他們沒有注意到從殉難者的血液中間，會長出新的種子；而恐怖的殘暴，會增加主義的新感化者而使之日趨於勝利。

美國有兩個著名安那其主義思想的代表：便是克萊勒 (Voltaire de Cleyre) 和愛瑪高德曼。前者生於美國，後者是俄國的人。她們都因為這回「合法」的屠殺，才信

仰了安那其主義的理想。這兩個早先彼此不相知的女人，都同時接受了廣大的教訓，自從草市場屠殺以後，便在一個理想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了。

愛瑪高德曼像美國若干男女工人一樣，隨着支加哥的審判，異常的激昂興奮起來，她不相信無產階級的領袖會被殺害的。然而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事實所教訓，却和她的想像不同。她證實了在統治階級中間是沒有恩惠可以希冀的。俄國的皇權和美洲的富豪政治（Plutocracy），只有名稱上的不同罷了。於是她使用出全副精神來反抗這種罪惡，誓與革命的無產階級聯絡，殫精竭力，鞠躬盡瘁，以圖使無產階級從工銀奴隸（Wage-slavery）中解放出來。因此，她憑着天賦的熱情，開始探討社會主義和安那其主義的文獻。她常常赴安那其黨人的聚會，因此遂和社會主義與安那其主義傾向的工人相識。她第一次聽到的社會主義演說家是德國著名的約翰那格萊（Johanna Greie）在紐哈文的內衣工廠工作的時候，她遇見了許多熱烈活動的安那其黨，並且讀了約翰莫斯特（John Most）編輯的自由報（Freiheit）草市場的慘劇發展了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她天賦的安那其主義傾向，而自由報使她變成了一個自覺的安那其主義者。自從她研究安那其主義的理想，那經過美國的許多智能之士如華倫（Josiah Warren）安德留（Stephen Pearl Andrews）斯浦納爾（Lysander Spooner）在安那其主義的學理上的最高表示和愛美生（Emerson）若羅（Thoreau）和惠特曼（Walt Whitman）等在安那其主義的哲學上的最高表示都被她發見了。

隨後她因為工廠內的過度工作而生了病，便回到羅切斯特去。一直到了一八八九年八月她才再到紐約——她生命中最重要局面在此開展了。她此時已是二十歲，容貌已因遭磨難而蒼白了；一對眼睛，既大而充滿了慈愛的情意。她的頭髮如通常的俄國女學生那樣的短淺，而額部充分的自由顯露出來。

三

此時正是安那其主義的戰鬪時期。安那其主義駢駢地在各國發萌起來了。新信仰的分子，沒有顧及政府的嚴酷壓迫而逐漸增多了。但是在宣傳方面，仍具絕對祕密的性

質。政府壓迫的政策驅使這些新哲學的信徒採用結黨祕謀的方法。千萬的犧牲，落於強權的手中，投入囚獄裏去受苦。然而爲主義的熱情犧牲和獻身的潮汐却不因此而稍殺。克魯泡特金米雪爾（Louise Michel）和卻可侶（Elisée Reclus）等大師的努力，把這些獻身的黨徒們鼓舞起來了。

那時的社會黨人，把自由的理想犧牲了而反去和國家與政治擁抱。安那其主義者和他們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彼此間的鬥爭非常劇烈，不會便有和好的希望。這種鬥爭不僅在於安那其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便是安那其主義的團體中間也生了回響。理論上的不同和個人間的辯難引起了激烈的對抗。因爲德奧的「反社會主義」的立法，許多社會主義者和安那其主義者均渡海而避居於美。約翰莫斯特在國會（Reichstag）中失掉了位置以後，亦遁出故國而走到倫敦。在那裏他的思想進步了，脫離了社會民主黨而信仰安那其主義。後來他來到美國，在紐約繼續刊行自由報，盡力在德國工人中間活動。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專傳

當高德曼在一八八九年到了紐約，便和活動的安那其黨人聯絡。那時安那其黨的集會差不多是逐日的常事。她在安那其主義的講壇上第一次聽到的講演者是梭羅安洛夫博士 (Dr. H. Solotoroff)，而與她後日的發展有重大關係的還是約翰莫斯特。莫斯特對於許多青年理想家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滔滔的辯才，不倦的精力，和他爲了主義而受的迫害，在在都可以使同志們鼓舞起來。在那個時候，高德曼遇着了亞力山大柏克曼 (Alexander Berkman)，他的友誼，在高德曼的全生命中佔了一大部分。高德曼的講演天才是不會長期掩蔽的，熱情的火焰驅使她出現於公共講壇之上。又因爲友人們的鼓舞，她遂在安那其主義者的聚會中，做了德人的和猶太人的講演者。隨後她又向克來夫蘭 (Cleveland) 出發，爲旅行的傳播。在此時期，她盡其能力以參加安那其主義的宣傳。生命的熱情期便開始了。她雖然還不斷地做她的苦工，但同時還在各種勞工鬥爭中盡力活動。其最著名的是一八八九年爲加西德教授 (Prof. Grasyde) 和巴龍德斯 (Joseph Barondess) 所領導的製衣工人大罷工。

一年以後，高德曼出席爲紐約安那其黨大會的代表，並被舉爲執行委員；但隨後因爲策略上的意見不同便辭退了。那時，講德語的安那其主義者對於主義不是盡都澈底了解，有些還相信議會政策；還有一大部分更主張強固的集權主義。這些意見上的分歧，引起了一八九一年和莫斯特派的分離。高德曼、柏克曼和其他的同志聯絡成一個團體，取名『自治團』(Autonomy)。呂克爾特 (Joseph Penkert)、林克 (Otto Rinke) 和丁麥爾曼 (Claus Timmermann) 是其中的活動分子。兩派間劇烈的辯爭，一直至一九〇六年莫斯特死後才停止。

大蘇團 (Zhamya) 的俄國革命黨也給與高德曼以很大的鼓舞。哥爾敦斯堡 (Goldsberg) 梭羅安洛夫 (Solotoroff) 柴墨金 (Zametkin) 米勒爾 (Miller) 卡漢 (Cahan) 詩人埃德爾斯塔脫 (Edelstadt) 穴維奇 (Ivan von Schewitsch) 拉苛維撒 (Helene von Rakowitz) 的丈夫和「民報」(Volkszeitung) 的編輯，和其他許多俄國的流犯，都是這個團體的分子。在這時候，她過着了萊策爾 (Robert Rei-

曼遂和近代的著名文學家相識。他們中間的友誼，一直到了一八九八年萊策爾的死。

四

美國的勞工運動，並不因芝加哥的屠殺而銷沈，便是殺害了安那其主義者也不能使饕餮好利的資本家樂享清平之福。八小時工作日的鬥爭，仍然繼續下去。一八九二年

在彼茨堡 (Pittsburg) 的大罷工爆發了。洪司特德 (Homestead) 的爭戰，品克頓

(Pinkerton) 的挫敗，民軍 (Militia) 的出現，對罷工者的壓迫和反動的勝利，都是比較

在近代史上的事實。柏克曼爲了這可怖的事件的感動，決心爲主義而犧牲他的生命，使美國的工錢奴隸，知道安那其主義者對於他們的休戚相關的關係。他向彼茨堡的 (Ge-

ssler) 佛利克 (Frick) 的射擊失敗了，二十二歲的青年柏克曼遂被幽禁於暗無天日

的監獄裏。數十年來激勵和讚揚「誅戮暴君」(tyrannicide) 的資產階級，此時充滿了恐怖的狂怒。資本家的報紙也連成一氣，爲有組織有系統的誣蔑與造謠來中傷安那

其主義者。警察們也百計千方，想把高德曼也株連在內。熱情的運動者高德曼此時也沒有辦法，只得沉寂了。她只得逃到別處以遞出法律的網羅。在九年以後，美總統麥荊萊 (Mc Kinley) 被刺時，她也一樣地受了這種災害，終於逃往他處，始得保存他的自由。那時新聞記者欺壓安那其主義者的一切無恥的，愚妄的舉動，是不足奇的，一個人假如細讀當時的報紙，一定會見到他們要求加罪和屠殺的事例。那時高德曼所經驗到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一個安那其主義者對於資本家報紙的攻擊和迫害，還可以處之以比較的安靜；然而從自己全同儕中發出的攻擊，却太痛苦太難堪了。柏克曼的事件，引起了莫斯特和他的德國及猶太的安那其主義者的非難，在公共集會和私人集會裏，很劇烈的加以指謫和攻擊。因為高德曼袒護柏克曼和他的行為；又因她的活動太猛進了的原故，使人討厭而且甚至於不能得一安居的處所。然而她是非常講究知行合一的人，所以她甯願在公園裏尋覓地點來過夜而不願投宿友人處使他犯危難而生煩厭。（關於柏克曼的事件，請參觀柏氏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獄中記 (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

ria) 第一部 pp. 1—89 關於莫斯特行略，請參閱高德曼著莫斯特傳。關於麥荊萊所刺者。——爲木匠梭果茨 (Czogosz) ——被刺事請參觀高德曼政治暴行的心理——譯

五

爲了免除長久在公園內謀宿，高德曼後來不得不移居於賣淫婦住居的第三街一間屋子內。她在那裏的爲「普良的」基督教社會的遺棄者中間，賃了一間小屋，作縫紉生活以度日。第三街的婦女們對於她都表示深摯的同情，比所謂教堂中的牧師神甫還更真誠精越些，然而人類的忍耐已爲過度的折磨與窮窘所誚捐了。她已經損失了健康，遂又不得不移居於『波赫米亞』(Bohemian) 公所。那是一所大房子，因爲所住的大半道是『波赫米亞』無政府主義者而得名。愛瑪高德曼想在此間找尋朋友幫助她。如當像時德國革命時代的代表士瓦伯 (Justus Schwab)，梭羅妥諾去博士也不辭勞苦來看護她。並且在這個地方遇着了布拉底 (Edward Brady) 隨後由新的友誼漸漸成

爲最親密的朋友。布拉底是奧大利革命運動的一個活動分子，在他和高德曼相識的時候，恰是他從十年監禁的奧國囚獄中放出的時候。

醫生診察了高德曼的病，斷定是一種肺病，並且勸她離開紐約，於是她便到羅切斯特去，希望家庭的生活可以回復她的健康。她的父母在數年前已遷居此地了。家人中間，尤其是親子間的強烈愛情，原是猶太民族中顯著的特性。雖然她的雙親仍不同情於她的理想，不贊同她生活的方式，却仍然張開兩臂來迎接他病中女兒，她在父母家中得了愉悅的安息和看護；而愛姊希倫的溫情感藉，更能使她於短時期中恢復她的活動的能力。

高德曼的生活是沒有休息的。不斷的努力奮鬥以向其所信仰的目的，原是高德曼本來的天性。她覺得已經空耗了不少的時間了，自己應該馬上擔負工作已然是不可緩的了。美國已瀕於恐慌的深痛；千萬的失業者在大工業中心的街市上集合起來。他們挨冷受餓，躑躅各處以求工作和麵包。此時，無政府主義者在這些失業和罷工者中間，開始

他們熱烈的宣傳。失業和罷工的大衣製作工人在 Union Square 舉行大示威運動，愛瑪高德曼是邀請的講演者之一。她吐出熱情的雄辯，用猛烈的刺激語調來形容工錢奴隸的苦痛生活，而且引用滿林 (Cardinal Manning) 的著名格言：『我們不須知道法律。挨餓的人應有分享鄰人的麵包的權利。』她結束說：『要求工作罷。假若他們不給你們的工作，便要求麵包罷。假如她們既不給你們工作，又不給你們麵包，那末便去略取罷。』

第二天，她到斐拉得斐亞 (Philadelphia) 去赴一個公開集會的講演。資本家的報紙又驚慌起來了。假如允許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繼續他們的煽惑，那末勞働者不久便會了解他們生命的愉樂和幸福都被掠奪的情景，那豈不是極大的危險！因此，他們便用盡心力來阻止高德曼。紐約的總警廳長 敗爾類 (Byrnes) 發出逮捕高德曼的命令。她於是為費拉得斐亞當局所禁錮，而且在莫壓民醒 (Moyamensing) 獄囚了幾天以等待敗爾類令委的偵探壓可怖 (Tacon) 的引渡文書。壓可怖——勸她去騙賣那

些勞働者，並且總警廳長敗爾類也用他的長官名義，允許她許多的酬報。這些奴才們是如何的蠢笨啊！他們竟想使這位自願犧牲其一切於勞働運動中的高德曼變其信仰，便可知其缺乏於心理上的觀察了！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高德曼以煽動暴行罪而受審於紐約的法庭。聰明的法官是聰明的！他不管十二個見證人的辯護憑證，而只聽信一個壓可怖偵探的話。於是她的罪案便定了，判囚黑井島（Blackwell Island）獄一年。除了舒爾那特夫人（Mrs. Strat）而外，她算是第一個在美國被囚的政治犯。

高德曼便在監獄的醫院裏做看護婦以消磨時日。並且可以乘此機會以愛護撫視這些囚犯。因為他們的姊妹們（指賣淫婦——譯者）在兩年前也還分屋給她居住，沒有蔑視她而拒絕她。她在獄內還得了機會去學習英文和英文文學，以求熟悉美國的大著作家，因之她從哈特（Bret Harte）馬克圖文（Mark Twain）惠特曼，若羅和愛美生的作品裏發見了很豐富的寶藏。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畧傳

一八九四年八月，她出了黑井島獄。時已二十五歲，已然是成熟的人了。在智識上自然也有變化。她帶了豐富的經驗和從苦難中所純化的精神而重入決鬥場。她再不覺得自己的孤獨和寂寞了。許多人都伸出手去歡迎她。在那時的紐約聚了許多智識階級。士瓦伯的客室中完全是無政府主義者，文學家，和『波赫米亞』的聚會中心。在許多人的中間她遇着了不少的美國無政府主義者如克萊勒 (Voltaire de Cleyre) 威廉阿文 (Wm. C. Owen) 凡愛敦 (Van Etton) 和警鐘 (Alarm) 的前屆編輯和支加哥 烈士的遺願執行者魯蒙 (Dyer D. Lum) 他們便結了友誼。她並且在極誠摯的朋友中間，會着了高貴的老自由戰士約翰士蘊登 (John Swinton) 別的智識中心還有為約翰愛德爾曼 (John Edelman) 所刊行的休戚相關 (Solidarity) 為個人無政府主義者塔扣 (Benjamin R. Tucker) 所刊行的自由 (Liberty) 為哈利開勒 (Harry Kelly) 所刊行的反叛 (Rebel) 為丁麥爾曼 (Claus Timmermann) 編輯的德文無政府主義刊物暴風鳥 (Der Sturmvogel) 和卓越的天才萊策爾所主

任的武裝惡魔 (Der Arme Teufel) 她並得了布里士奔 (Arthur Brisbane) 的助力，得熟諳傅立葉 (Fourier) 的著作。其時布里士奔尚未投身於政治的污澤，他還寫了一篇他的父親——一個熱情的美國傅立葉信徒——的傳，寄到黑井島與高德曼。高德曼出獄以後，成了紐約公共社會的一個重要人物。因為她的獻身、理想和熱心，為許多急造分子所稱道。各色的人物都來和她締交，想說服她來從事他們的事業，然而結果來他們都沒有成功。

六

一八九四年，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的戰鬥到了極高度。有法蘭西共和國的白色恐怖，我們的法國同志便報之以赤色恐怖（此赤色乃象徵革命，與後起的俄國布黨之赤色不同，——譯者）。全世界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熱烈的進行社會的爭鬥。差不多各個國家都有他們行動的回響。高德曼想了解所謂舊的世界，遂於一八九五年向歐洲出發。經過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的遊行講演，到維也納。在那裏，她進了普通病院 (Allgemeine Kran-

Kenhaus) 預備做收生婦和看護婦，並且同時，在那裏研究社會狀態。她更得了和歐洲新文學家如霍普特曼 (Hauptmann) 尼采，易卜生，左拉，哈蒂 (Thomas Hardy) 諸人和別的藝術叛徒接近的機會，充着熱情去讀他們的偉大作品。

一八九六年秋，她取道楚利邪 (Zurich) 和巴黎回紐約謀進行恢復柏克曼的自由。二十二年囚禁的野蠻判決，激起了急進分子的狂怒。而本西凡利亞 (Pennsylvania) 的 Pardon Board 須視卡勒己 (Carnegie) 和富利克 (Frick) 對於柏克曼的意旨為轉移。因此要得有個到「本西凡利亞的蘇丹」那邊去不是希求他的恩惠，只是使他不中間影響到 Pardon Board。羅克士比 (Ernest Crosby) 答應了去會卡勒己。於是這種努力，在高德曼和克羅士比，霍爾 (Bolton Hall) 和阿波蒂 (Leonard Abbott) 團體中間，發生了友誼關係。一八九七年，她舉行了遠至加里佛里亞 (California) 的遊行講演。這次旅行的結果很好，她受了民衆熱烈的歡迎；而且，她的聲名也被民衆視為被壓迫階級的代表而遠颺了。她的辯才在各個海角都收了成效。她在加里佛里亞和依沙

克(Isaak) 族的分子發生了友誼，而且準備爲真理爲主義而努力。他們在極嚴重的壓迫之下刊行了火把 (Firebrand)，而在郵傳部的壓迫之下刊行了自由社會 (Free Society) 並且高德曼在這次游行講演中還遇着了偉大的主張性自由 (Sexual freedom) 的老叛徒莫涉斯哈孟 (Moses Harmon)。

七

在西班牙和美國的戰事期間，『過分愛國』(Chauvinism) 的精神達到了極高點。要想遏止這種危機而在同時還說爲古巴的革命黨人釀募經費，高德曼遂和拉丁同志們聯絡。其中的同志如哥里 (Gori)、愛斯特佛 (Esteve)、巴拉維其里 (Palavicini)、墨爾林諾 (Merlino)、拍特魯其里 (Peteruccini) 和佛拉爾 (Ferrara) 等。一八九九年，她延長講演的路線，直達太平洋海岸。雖然每一次旅行都有不少的逮捕和迫害，但還沒有什麼惡劣的結果。

同年十一月，高德曼又舉行她的第二次游行講演，抵英格蘭和蘇格蘭至巴黎爲止，

即赴第二次國際無政府黨大會。此時正值 Boer 戰爭侵略主義 (Jingoism) 的高潮，竟如兩年前在西美戰爭期間的狂態。英格蘭和蘇格蘭境內的各種集會都被愛國羣衆所擾亂和破壞了。此時高德曼便得了機會認識了英國許多同志如湯曼 (Tom Mann)、羅色蒂姊妹 (Rossetti sisters) ——無政府主義評論報炬火 (Torch) 的發行者加布里爾羅色蒂 (Dante Gabriel Rossetti) 的女兒們。她生命中的一個希望在此地得了滿足了。她和克魯泡特金、馬拉台斯塔 (Enrico Malatesta)、柴可夫斯基 (Nicolas Tchaikovsky)、柴爾凱索夫 (W. Tcherkesoff) 和米雪爾 (Louise Michel) 等做了很親密的友誼結合。這些爲人類的真理而奮爭的老戰士們，他們所做的事業鼓舞起全世界的千萬後來者；他們的生命和工作，使千千万萬的人能夠信仰高貴的主義，爲真理而犧牲。這些老戰士們都有青年時代的勇敢；他們的精神是完整的，並且充滿了『無政府』(Anarchy) 最後勝利的堅強希望。

勞働者的革命運動中因第一國際分裂而起的裂縫，再不能彌縫了。社會哲學的兩

派已經起了劇烈的鬥爭。那一八八九年在巴黎，一八九二年在楚利邪和一八九六年在倫敦開的國際大會產生了不能和協的歧分。大多數的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放棄了他們昔日的自由思想而成了政治家去了。他們排斥了革命的和無政府主義的代表。於是後者便決定另外召集一個國際的大會。他們的第一次大會遂於一九〇〇年在巴黎舉行。那時社會黨的叛徒米勒蘭（Millerand）做了內務部長，對於革命黨人極端虐害。所以赴會的人都受了壓迫，代表們在大會開幕前兩天便分散了。但是米勒蘭對於以後的社會民主黨大會則不然，他們用盡了廣告方法，大吹大擂，未聞米勒蘭有何反對，即此可見兩派革命性的優劣了。

然而米勒蘭對於無政府黨大會的反對，終歸失敗。許多代表們在巴黎城外一個同志的家中祕密地舉行會議。許多不同的理論和策略都討論過了。高德曼在這次會務中出了很多力，而且趁了這個機會，得和歐洲各國的無政府黨代表相熟了。

因為政府對大會的壓迫，代表們都處身於異常危險的境域。在這個時期，還從美洲

傳來了一個噩耗，使高德曼受了莫大的震動，便是柏克曼恢復自由的企圖失敗了。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她回到美洲操看護業，同時並極力宣傳主義，更組織了抗議西班牙政府暴行的聚會，以援助在芒特偉那（Montivich）受殘害的政治犯。

高德曼因為操看護業遂得和許多怪人物相會。有些人在她穿着看護服裝的時候把這位「著名的」無政府黨認作美麗的婦人。當她初從歐洲回美不久的時期中，便認識一位嗜吸雅片的病人斯丹德爾夫人相識。她要求高德曼盡心看護，俾能恢復她的賣淫職業。她的私穴在接近第三馬路的第三街。有一晚，高德曼走進了病人的住宅，突然遇見了一位男客面貌非常可怕。高德曼認識他便是在七年前從費拉德費亞把她帶進監獄而且想使她變節以欺騙工人們的偵探，壓可怖，當他不期然而然的碰見了他的情人的看護人——高德曼的時刻，其叢悚的表情，實難描寫。他馬上收藏他的兇暴面龐，做作正人君子的模樣，極力自白，言將改過自新，求恕前罪。壓可怖是斯丹德爾夫人的保護者，又是警察和妓院的中間人（Gobetweeen）幾年以後，他在桀隴區域（District Atto-

rnev Jerome) 的偵探本部，因為犯了偽誓之罪，判流新新 (Sing Sing) 一年。或許他現在還採私探之業，而且在這個名譽的社會上，怕還是一位砧石呢。

一九〇一年麻沙菊涉 (Massachusetts) 的羅威爾學院 (Lowell Institute) 敦請克魯泡特金講演有系統的俄國文學。這是他的第二次美洲旅行。同志們很渴想利用他的降臨，作一番有力的宣傳。高德曼遂寫信給克魯泡特金，得了他確定到來的允許。她並且還盡力組織了別的著名無政府主義者來美旅行，尤其是毛布壘 (Charles W. Mowbray) 和杜納爾 (John Turner) 等。自然，除了這些工作而外，她還在一切的運動中活動，為真理而犧牲她的時間和精力。

一九〇一年九月六日大總統麥荊萊 (Mc Kinley) 在巴法羅 (Buffalo) 為無政府黨人梭果茨 (Leon Czolkozs) 所刺，因之高德曼 便立刻成了衆失之的了。雖然沒有什麼證據，她也和別的無政府黨人在支加哥 被捕，禁錮了幾個禮拜而受了極嚴酷的審訊。在美國 歷史上從沒有對於社會的著名人物，施行過如此可怖的「人獵」(Man-

man)。不過警察和報紙們想把高德曼株連在梭果茨的企圖終於失敗了。然而在高德曼的心靈上却受了創傷。自然她對於身體上的苦痛，和在警察手中的酷待，是能於忍受的，但是心靈的壓迫，比其他還壞。於是她為當時民衆的愚昧，缺乏了解等等所壓伏了。她自己方面的一部份同志對於梭果茨的誤解，使她陷於失望。她的心靈的深處起了擾亂了。她刊行了一篇關於梭果茨的文字來解釋這回事件在社會上和個人上的地位。她此時如像在柏克曼事件以後那樣，幾乎找不到住處，而像野獸一樣，處處被逐。這種可怖的迫害，特別是同志們的難堪態度，使她不能繼續做她的宣傳工作。身體上和心靈上的創痛不能不靜養療治了。自一九〇一年起至一九〇三年止，這兩年內，她遂不復現身於講壇之上，她易名「斯密士女士」(Miss Smith)養晦待時，實習她的職業，有暇則研究文學，尤其是近代的戲劇。她認定近代戲劇是急進的理想和光明的感情之一種偉大的撒布者。

但是對於高德曼的迫害，反使她在聲名上得了莫大的宣揚。她在社會上的名譽比

從前更傳佈得遠。無數狠毒的人的攻擊，反激起各方面對她的強熱同情。在人生上異趣的各派人物，開始傾佩她的理想和奮鬥了。

英國著名無政府主義者杜納爾 (John Turner) 來到美國，使高德曼從退休中復起。她再投身於各種公共活動中。其時杜納爾為管理移民的當局所嫉，按照麥荊萊死後所頒的禁止無政府主義者入境的法律，要把他遣放出境。高德曼於是便組織了一個活躍的運動來防禦對他的迫害。

當阿爾勒列夫 (Paul Orlenoff) 和娜惹莫瓦夫人 (Mme Nazimova) 來到紐約以俄國的戲劇介紹給美國社會相見的時候，愛瑪高德曼便做了這件事業的管理者。她經了若干堅忍和毅力，竟籌好了必需的款子以介紹俄國的藝術家於紐約和芝加哥舞台觀衆之前。她因為是舞台的管理者，所以得了一些無比的經驗。阿爾勒列夫只能講俄國話。於是這位「斯密士女士」便不得不做他的翻譯員。那第五路住居的豪華婦女，又何嘗知道討論哲學戲劇和文學的管理人却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假如她

後來能夠有時間寫出她的自傳，定會有許多關於這些經驗的有趣味的故事。

爲依沙克族刊行的無政府主義週刊自由社會，在麥荊萊被刺後，因舉國的狂怒而不得不停止。於是高德曼遂和巴金斯奇（Max Baginsky）以及別的同志們，決定刊行一個月刊以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因之在一九〇六年的三月，母地（Mother Earth）的第一期便出版了，這個刊物的開辦費，一部分是由阿爾勒列夫，娜惹茲瓦夫人和她的同伴們從劇場的盈利中捐出的贊助費。在這樣大的困難和障礙之下，熱心的宣傳者高德曼竟能在一九〇六年以後母地一直維持下去，不能不算是這些年辰內急進刊物中的稀有成功了。

一九〇六年五月，柏克曼出了本西凡利亞的監獄。在這裏，他足足的消磨他十四年的青春，沒有一個會相信他能夠生還的，但他竟安然出來；於是高德曼在十四整年以內的苦夢得以休止了。

俄國的革命，隨處都激起了在美的俄人的熱烈反應。俄國革命運動的英傑柴可

夫斯奇（俄國著名的老革命黨，一八七二年曾在聖彼得堡組織柴可夫斯奇團——譯者）佈壘邪可夫斯卡雅夫人（Breshkovskaia）（即俄國革命之祖母——譯者）格爾夙里（Gershuni）和別的人到這些海岸來喚起美國人對於為自由而鬥爭的同情，並且募集維持運動的經費。這些努力的成功，其大部分都因為有高德曼的盡力，鼓吹和組織的天才。這個機會使她能夠給予母國的自由鬥爭以有價值的服務。然而無政府主義者對於許多急進事業的道德上和經濟上的贊助，不是人所共知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於這些獎飾是漠然無關的；只須真理的需求，便足以鼓起他們的興趣，使他供獻他的精力出來。然而也有一些別的人們，雖然時時都仰望無政府主義者的合力和維持，但他們却常想壟有一切已成工作的信用。最近幾十年中，無政府主義者幾乎組織了一切革命的努力，而且幫助各方面的爭自由的奮鬥。然而怕震懾了社會上的高貴的羣衆——他們是視無政府主義者如蘇丹一樣——和動搖了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地位，這些所謂的急進黨人完全隱蔽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

八

一九〇七年，高德曼做了在安士潭丹姆（Amsterdam）舉行的第二次無政府黨大會的代表。她在一切的會務中非常熱烈的活動而且支持了無政府主義者國際的組織。她和另一個美國代表巴金斯奇一道，在向大會報告了美國的情景以後，更演說了下面一番極可注意的話：

『那謂無政府主義是破壞甚於建設和那即據此以為無政府主義是反對組織的論調，實在我們的敵人所散布的錯誤之一。他們把現社會的制度（Institutions）和組織（Organization）攪弄不清，所以不了解我們怎麼樣反對前者而主張後者。然而在事實上，兩者是毫不相等的。』

『國家被人認為組織的最高形式。然而，實在說，國家是一個真的組織嗎？那怕毋甯說牠是欺騙民衆的暴虐制度還好一些罷？』

『工業仍然被人稱做組織；然而是不符事實的。工業是富者侵凌貧者的不停息的』

剽掠行爲。

『有人要我們相信軍隊是一種組織，然而經過嚴密的考察，那不過只是盲力的殘暴工具罷了。』

『國民學校，大學，專門學校和別種學校組織，不是組織的模型嗎？他們供給民衆以受教育的機會。然而事實上還隔得很遠呢。學校是一所真正的兵營，人類的心意在其中陶冶出來，使能在各種社會的和道德的幽靈面前，以維持衍續對於我們掠奪和壓迫的制度。』

『我們所了解的組織，是與之迥然不同的。組織該築基於自由之上。那是用以確定人類幸福的機能之自然和自願的團結。』

『那是有機的生長(Organic growth)之和協。這和協能產生各種不同的色彩和形式，正如我們喜愛花的完全一體(Complete Whole)那樣。同理，自由人類的組織的活動，是由休戚相關的精神所浸潤，而其結果是社會和協的完成——我們稱之爲無

政府主義。事實上，無政府主義在他消滅了個人間和階級間的對抗以後，盡力在可能之內建築公共意趣的和無強權的組織。

『在現在的狀態下，經濟的和社會的興趣之對抗，致使各社會的單位中發生不息的爭戰，而且在 Cooperative Common Wealth 的道路上，橫梗了難制的阻礙。

『還有一種以為組織不能培養個人自由，而反以為組織是賊害個性 (Individuality) 的謬見。然而按之事實，組織的功能，却是幫助人格 (Personality) 的發展和增進的。

『正如那動物的細胞那樣，由於相互的合作，以表示「完全的有機體」(Complete Organism) 之形成的潛能；個人亦然，應和別的個人互相合力，以達到他們發展的最高形式。

『一個組織，其真實意義，不能只是無用東西的結合。牠必須是能自覺的，有智能的個人的組織。不錯，一個組織的可能 (Possibility) 和動力 (Activity) 的全量，是在各

個人的精能的表示中顯露出來。

『因此，在論理上是在一個組織中，其分子之強毅的，自覺的人格愈大，其滯鈍愈小，而其各生命的原素愈濃厚。』

『無政府主義是主張無紀律，無恐怖，或者無懲戒和無貧乞的壓迫的一種組織之可能：一個新社會的有機體，牠能絕滅為生存而起的可怖鬥爭，這種鬥爭，是能損壞人類中最優良的品性，而且擴大社會上的黑暗的。要之，無政府主義企圖達到的是完成為全體福利的一種社會組織。』

『像這樣一種組織的萌芽，可於職工組合主義 (Trade Unionism) 的形式中求之。因其能廢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和懲罰之紀律，而使各會員能發展其自立的精神，與直接的行動故也。』

美國無政府主義理想的極大進步，可於一九〇七年，安士潭丹姆大會後愛瑪高德曼所舉行的三次游行講演演測之。每一次的游行，都達到新的地域，在那裏，無政府主義是

從未被人知道的。但她的最有成效的努力，還是無政府主義的文獻之販賣。其宣傳的效
果，是不能估量的。在這三次游行中的第一次游行，時在一九〇八年。高德曼在舊金山
(San Francisco)的講演，感動了一個美國陸軍中的兵士，名叫布瓦爾大(William Bu-
valda) 他因為敢於赴無政府主義者的集會，於是自由的共和國遂以軍法懲治之，並
把他囚禁了一年。感謝我們新理想的啓發力，使政府一方面損失了一名卒，而在自由的
真理這一方面却得了一名勇敢的戰士了。

宣傳家愛瑪高德曼的偉大行動，自然會發生猛烈的反動。她被人認為「強權的生
存」之危險物。仇敵們想出百計千方以圖妨礙她，也是無足奇異的。一種有系統的壓迫
她的活動的企圖，在一年前美國警察的聯合勢力便組織成了。然而終於沒有成功。美國
智識階級的有力抗議，把這些阻礙高德曼講演的陰謀撓毀了。但是在華盛頓的聯合政
府却竟把高德曼的公民資格取消。可是，公民權這個東西，對於高德曼是沒有用的，所以
她毫不介意。而光榮的美利堅聯邦共和國政府，竟不遲疑的使用這種卑污的方法來完

成他們的陰謀，實在太可恥了。

有許多具有偉大人格的人物，能以他們人格或個性的能力，影響不少同時代的著名的代表者。巴枯甯便是一個具有這樣人格的人。假如不是他，瓦格勒爾（Richard Wagner）決不會著出藝術與革命（Die Kunst und die Revolution）一書出來。愛瑪高德曼也是有似此的人格者。她是美國「社會的政治生活」（Socio-political life）的重要因子。因為她的辯才，精能和光明磊落的心智，她把千千萬萬聽她講演者的心靈溶化了。

對人類被壓迫者的深刻同情和慈憫，與乎對於自己堅決的誠懇，便是高德曼重要的性格。不管是她的友人或者仇敵，沒有一個人能轉移她的目標或者支配她的生活方式的。尊嚴和體統，容易消失理論上無政府主義的教訓，但她却不僅能在口上宣傳而且還能身體而力行之——這便是她犯的萬惡不赦的罪惡。她不像許多急進黨人那樣，只把理想做自己的智識上的裝飾；她也不和現的社會妥協，也不和陳腐的偏見調和。因為

這樣。所以許多急進黨人，都不能原諒她。但她也不顧忘那徘徊歧路者，迷戀骸骨者和別有居心者的非難和阻礙，她很切實的很嚴重的保持她的急進主義（Radicalism）保持那浸透了她的血液和骨髓的自由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她不僅以此教導他人，還能切切實實的實踐她的信仰。她自己生活自己；她和民衆相聯結——因此，便遭了法利賽人（Pharisees）和沙丟斯人的（Sadducees）的狂怒和悲恨了。

哥里（Pietro Gori）稱她是：『一個道德的能力（A moral power）是一個具有先知的視力，預言被壓迫者的未來新國土的婦人；是一個有論理的和深刻的真誠來分解社會的罪惡；用藝術家的手腕來描述未來的建築在真正的平等博愛和自由上的曙光』的婦人。』

雷底（William Reedy）說她是理想的女兒，她的福音或真理，是那每個具有真實而且偉大的心靈的男女的 Vision。

凡是喘喘然恐懼他們行爲的結果和無政府主義的哲學相符合的人，都是一些懦

夫。高德曼有非常的真誠和非常的大膽，她不管一切的圖害和陰謀，仍然鎮靜而安穩的向前猛進。她是一個純樸的無政府主義者，她代表和宣揚爲華倫（Josiah Warren）蒲魯東，巴枯甯，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所整理的無政府主義理想。她並且能了解許多犯了政治暴行者——如卡塞利阿（Caserio）瓦揚（Vaillant）布勒西（Bresci）柏克曼和梭果茨等——的心理。要知道與黑暗和專制的威權相搏鬥是在社會鬥爭中的戰士的光榮，而高德曼在一切爲戰鬥而受創的男女朋友和同志中間，確實可以自豪了。

克萊勒（Vol airine de Cleve）於一八九三年在高德曼末一次的囚禁時，描寫高德曼的特性道：『那激發高德曼的精神，便是使奴隸從奴隸中解放出來，使暴君從暴君中解放出來的唯一精神——是自願去受苦犧牲之勇猛敢爲的精神。』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於紐約 Hippolyte Havel

「譯者附識」此文在一九一〇年著成，印在高德曼的無政府主義及其他的
前面。文字異常流動，我的譯法是注重直譯，但有時也採用意譯，自然遠不及原文的

第二篇 無政府主義者著傳

生動了。關於高德曼此後十餘年的事跡，都不詳悉。只書道高德曼在一九一八年因反對戰爭，和柏克曼一同被放出境，彼時她對於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充滿着熱烈的同情，所以便和柏克曼等返俄想幫助革命，爲勞働階級盡力。至莫斯科後，頗受佈黨政府歡迎，並担任了一些工作。及在俄既久，洞知佈黨獨裁的暴行，壓迫左派各黨的酷虐，與壓制工農的惡毒，知在俄已無活動的餘地。於是始離俄赴德美英法各處，游行宣講無政府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真相。她做了一本很簡明精當的小冊子，叫做俄國革命之破碎（The Crushing of Russian Revolution），還有一部宏博的日記，叫做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凡二冊，與柏克曼之 Bolshevia Myth 同爲研究俄國革命之重要文獻。今年英國大罷工時，她在倫敦目擊其事。其後，她在法國南部寫信給我，表示她對於英國大罷工的意見。她說：『我知道你一定高興知曉英國總同盟罷工的事情，那時我正在倫敦。雖然牠因爲職工組合委員會一部分的貽誤而失敗，但因工人們的休戚相關和力量仍然極可驚異的表示。我

們無政府主義者很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自驕了，因為在過去的多年，我們是總同盟罷工的獨一宣傳者。那時我們飽受了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恥笑，然而現在，總同盟罷工已然見諸實行了。英國工人現刻雖然只為他們的首領爭得一些利益，而自己沒有得到解放，但這是無關的，將來，他們會知道「總同盟罷工」是極重要的經濟武器……」隨後她又做了一篇文章，專論此事，已由友人蒂甘譯出載民衆十六期了。今年九月，她從法國的 St. Tropez (Var) 寫信給我，說她將在十月七日同柏克曼往坎拿大出發，作游行講演，但恐難以登岸，如果然上陸，她將在坎拿大過冬，在明年三月內返倫敦。隨後，從阿根廷出版的 La Protesta 日報上知道她已安抵坎拿大了。

Hippolyte Havel 著
劍波 譯

自由書店出版書目

(一)已出版者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一卷 國家論及其他

第二卷 麵包略取

第三卷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

自由叢書

第一種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第二種 蘇俄革命慘史

第三種 革命之路

第四種 革命的先驅

(二)在印刷中者

自由叢書

第五種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四卷 人生哲學

(三) 在編輯中者

克魯泡特金全集

第五卷 自敘傳

第六卷 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實現

第七卷 互助論

第八卷 田園工廠手工場

第九卷 法蘭西大革命

第十卷 俄羅斯的恐怖

自由叢書

地底下的俄羅斯

一個虛無主義者的經歷

馬克思主義的謬論

上帝與國家

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學說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五月初版

自由叢書

第四種

革命的先驅

編著者

自由叢書社

印行者

上海自由書店

代售處

各處大書坊

價目

平裝本實洋
六元貳角

1—100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381B

